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楔子 疑案未明还孽债 忏情无奈托遗孤

灯火阑珊，暗香浮动，伊人何处？露白葭苍，曾是旧时行路。

清梦已随潮咽尽，怅望家山云树。恨鸿爪还留，盟鸥非旧，又西飞去。

记宝扇求诗，香巾索字，见笑当年崔护。燕子穿帘，早入王堂谢户。

凌波微步姗姗远，肠断江郎别浦。怕桃叶桃根，他年重见，此心良苦！

——调寄陌上花

烟雾迷漾，万木无声，山雨欲来。

林深路陡，行人怅望，白云深处，可是家乡？

在这山雨欲来之际，觅食的鸟儿早已回巢。寂寂空山，只有两个旅人还在默默无言的赶路。

他们并不是来自异乡的客人，也不是鸟倦知还的游子。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如鲜花初放，看来十分登对。只可惜他们夫妻的名份，却还未曾得到别人的承认。他们是在一年之前，瞒着家人私奔的。

云海变幻，人生也何尝不是一样？当他们离开家乡时，只道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了，谁知不过才隔别一年，他们又踏着旧

为什么他们又要回来？你若问他们，恐怕他们也唯有苦笑。

那男的现在就正在心中苦笑，要不是妻子再三恳求，他怎样也不敢回来的。他不敢想象回到师门的时候，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难堪的场面。

不过，他这惶恐不安的心情，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偷觑妻子的面色，只见妻子的面色比天色还更沉暗。“ 看来玉妹的心情也不见得比我好过。 ”他想。

“ 唉，咱们还是别回去吧！ ”话到口边，还未说出，忽然被一声雷声打断了。

女的似乎被雷声吓着，尖叫了一声，险些跌倒。男的连忙将她拥在怀里。

“ 京、京郎，我、我怕！ ”

“ 两湖大侠的女儿，居然会怕打雷。好在这里没有旁人听见，否则恐怕就要当作笑话在江湖流传了！ ”

江湖上谁不知道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名字，他是武当派俗家弟子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据说比武当派的掌门还高三分。这个女子正是他的独生女儿何玉燕。男的是他的二弟子耿京士。他们还有个大师兄，名叫戈振军。

何玉燕苦笑道：“ 两湖大侠的女儿，嘿嘿，两湖大侠的女儿，我做出这等有辱门风的事，还有什么颜面承认‘ 是两湖大侠的女儿！ ’ ”

耿京士低头道：“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

何玉燕一顿足道：“ 是你害了我！ ”

耿京士本是满怀歉意的，但何玉燕这个“ 害 ”字却是说得未免太重了，他呆了一呆，黯然道：“ 咱们做夫妻也做了一年了，你还不肯原谅我么？ ”

何玉燕软了心肠，一戳他的额角道：“ 傻瓜，我不肯原谅你，还要你跟我回家？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哼，要不是你害了我，我怎会走几步山路都险些摔跤？ ”

耿京士蓦然省起，说道：“ 不错，我真是傻瓜，连我们的孩子都忘记了。让我听听他的动静。 ”

他把耳朵贴着妻子胀卜卜的肚皮，笑道：“我听见了，他在你的肚子里伸拳踢腿呢，长大了一定是个武学高手。”

何玉燕推开他道：“嬉皮笑脸，我可没兴趣看你这副死相！看天色恐怕要下大雨，快走吧！”

耿京士道：“你走得这样快，小心咱们的孩子！”

何玉燕道：“这条山路我比你熟悉，最险的地方已经走过了，不会跌倒的了。”

最险的地方真的已经走过。前面就是坦途？当然，何玉燕心里所想的并不是这条山路。

她心里毫无把握，不觉轻轻叹了口气：“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她没有说下去，但耿京士当然是懂得的。何玉燕正是因为发觉自己有了孩子，在遥远的异乡举目无亲，这才渴望回家。

“你看头顶厚厚的黑云，恐怕赶不及回家了，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雨吧。”耿京士道。

何玉燕好像没有听见，走得更快了。云层闪过电光，天边又响起雷声。

何玉燕咒道：“要下雨就下个痛快吧，老是打雷，却不下雨，闷死人了！”

耿京士道：“你心里烦，我吹支曲子给你解闷。”

他拿出笛子，吹一支何玉燕最爱听的小调。何玉燕跟着笛声，默念曲辞：

> “晚风前，柳梢鸦定，天边月上。静悄悄，帘控金钩，灯灭银缸。
>
> 春眠拥绣床，麝兰香散芙蓉帐。猛听得脚步声响到纱窗。不见萧郎，多管是耍人儿躲在回廊。
>
> 启双扉欲骂轻狂，但见些风筛竹影，露坠花香。叹一声痴心妄想，添多少深闺魔障。”

这本是一支轻快的小调，何玉燕却听得又是伤心，又是悔恨，心中自叹：“深闺魔障，深闺魔障！”不过在伤心悔恨之中，却也感到几分温柔滋味。心情越发矛盾，也就越发不安。

她终于忍受不住，忽地叫道：“不要吹了，你越吹我越心烦！”

耿京士愕然道：“你怎么啦？”一看她的面色，心中明白了喟然叹道：“你还在恼我么？”

不错，这本是何玉燕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她就是因为被二师兄的笛声引诱，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铸成大错的。也是在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喝了酒，不，不是酒，是人生的苦杯。

何玉燕道：“不做也已做了，还有什么好说。我不是恼你，我只是觉得没脸见我，见我爹爹。”

耿京士忽道：“说真的，我实在有点害怕。只怕到了你家，咱们夫妻就做不成了。不如让我回辽东去，你在孩子生下之后，再来和我相聚。”

何玉燕道：“丑媳妇终须要见翁姑，怕见也得见呀。爹爹虽然严厉，我知道他心里是最疼我的。如今米已成炊，他看在我有了他的外孙份上，最多把你骂一顿，终归还是会原谅你的。咦，你在想什么？”

耿京士道：“我，我没想什么。啊，大雨来了，快，快过那边避雨。”这次没有雷声，大雨却忽地倾盆而降。

他们躲在一块从山壁横伸出来的石屏底下，雨越下越大，何玉燕不知是否欣赏雨景，看得出了神。

她忽然想起大师兄，离家出走那天，在和大师兄道别的时候，也是下着这样的倾盆大雨。她感到没脸见的人，其实不是爹爹，是大师兄。

“嗯，大师兄……”就在她心中想着大师兄的时候，耿京士忽然说了出来。

何玉燕心头一震，大声说道：“你想说什么，别放在肚子里，尽管对我说出来！”

耿京士道：“说实在话，我是害怕大师兄。”

何玉燕道：“你放心，他一定原谅你的。”

耿京士道：“不，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放过我！”

何玉燕道：“你相信我的话，师兄其实早已原谅你了。”

耿京士道：“你怎么知道？”

何玉燕道：“我的话你不信，要大师兄亲口和你说，你才相信吗？”

就在此时，电光闪过，忽然看见两个人向他们跑来。跑在前面的正是他们的大师兄戈振军。

跟在大师兄后面的是老家人何亮，何亮跑得慢，还在山坡上，大师兄则已来到他们的面前了。

何玉燕觉得奇怪，她的家是在山南五里开外的一条村庄，下着这样大的雨，他们为什么跑上山来？难道他们有未卜先知之能，特地来接她回家？

唉，为什么大师兄的面色这样阴沉可怖？

他不说话，冰冷的目光从她的身上转到耿京士的身上，就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似的狠狠盯着他。

雨势已经小了一些，天没那么黑了。何玉燕清楚的看到了大师兄脸上的神情，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寒噤。比雨势最大的时候还觉寒冷。

她能够理解大师兄的伤心，但却不能理解他这种异乎寻常的冰冷。她从来也没有见过大师兄这种充满恨意的目光。大师兄没说话，她也不敢说话。

好像一年前的情景重现，那天她在大雨中和大师兄道别，也曾看见他目蕴泪光。但目光中却并无恨意。而现在他的面色却比那天还更可怖，还更阴沉！

“他见我和京士回来，自是免不了伤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那天更加伤心吧？那天我是和他诀别的啊！当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还要回来，他也只道以后是再也见不到我的了。但他还是宽恕了我们。现在我们回来，为什么他却这样？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那天他知道我要永远离开他还更令他伤心的？”

她忍受不住大师兄这样冰冷的目光，虽然他的目光不是盯着她。她鼓起勇气道：“大师兄，我们回来了！”

戈振军这才回过头来，说道：“你早就应该回来的！”

她说的是“我们”，但戈振军说的却只是一个“你”字！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和她所想的完全两样！

她感觉得到，耿京士的担心不是过虑了。

她呆了一呆，颤声说道：“大师兄，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

戈振军道：“这话你早已说过了，用不着说第二遍。我也从来没有怪你对不起我。”

还是只提她一个人！

何玉燕再次鼓起勇气道：“大师兄，那么你自己说过的话呢？”
戈振军道：“我也是说了就一定算数，从来不说第二遍！”
何玉燕燃起希望，连忙说道：“多谢大师兄一诺千金，京士，还不过来给大师兄叩——”
突然，她的话好像给冻结起来，说不下去了。
大师兄仍是那么样冰冷的脸色，只是望向她的目光似乎多了几分怜悯的神情。
耿京士也好像给“冻僵”了，动也不动。
何玉燕打了个寒颤，叫起来道：“大师兄，你忘记了吗，那天你亲口和我说过的——”
戈振军道：“我没有忘记，我说过的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忘记的好像是你！”
忘记，她怎会忘记？
那天的情景如在目前！

也是像现在一样，下着大雨，也是像现在一样，她站在大师兄面前，只是少了一个耿京士。
大师兄也是像刚才那样，望着她，没说话。
她顾不得大雨滂沱，双膝跪了下去。
“师哥，我对不起你。我、我——”
“你怎么啦？有话好说，不必这样！”
“我没脸和你说，只求你——”
大师兄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是不是你要和二师弟走了？”
何玉燕心头一震，“师哥，你都知道了？”
大师兄点了点头，面色比天色还更沉暗。
何玉燕哭起来道：“师哥，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了，我不敢求你原谅，只求你放过他。”
戈振军涩声道：“我早知道会有今天的事的。二师弟多才多艺，又会讨你喜欢，我本来比不上他！”
何玉燕道：“师哥，不是我想变心。爹爹将我自幼许配给你，我本来也想做你的好妻子的。唉，这些话其实现在已是无需说了，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戈振军眼睛一亮，说道：“你是受了他的诱骗，上了他的当？”
何玉燕道：“也不能全怪他。只怪我命，命该有此孽障！”
戈振军道：“这样说，你其实也是喜欢他的。”
何玉燕道：“师哥，你别问了。你肯原谅我们，就让我们走。不肯，我就任由你的处置！”她宁愿独自承担过错，戈振军的确是无须问下去了。
戈振军挥了挥手，颓然说道：“你们走吧，只要二师弟真的是对你好，我也不会怪他。不过……”
何玉燕忙问：“不过什么？”
戈振军道：“你们今后打算怎样？”
何玉燕道：“埋名隐姓，远走他乡。”
戈振军叹道：“何必如此？”
何玉燕道：“我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一向又不大喜欢京士，这件事

情，若是给他知道，我是他的女儿，或许可免一死，京士恐怕、恐怕最少也要给他废掉武功！”

戈振军道：“暂时避开一下也好，待师父的气平了，我再替你们说项。不过江湖上人心险诈，你们年纪还轻，在江湖行走，可千万要小心择友，别要误入歧途，坠了你爹的侠义名声。”

何玉燕道：“师哥，你放心，我们也害怕给爹爹抓回来的。我们又怎敢仗着他的名头在江湖上招摇？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决意在没人知道的异乡埋名隐居的了。纵然默默无闻，过此一生，也无所谓。”

戈振军道：“你们也用不着这样消沉，师父的脾气虽然执拗，终归还是会原谅你们的。那时你们仍然可以做一对名扬江湖的少年英侠。”

何玉燕道：“那恐怕已经是十年八载之后的事情了。”

戈振军道：“二师弟害怕师父，也未免害怕得太过份了。其实你们无须……”

何玉燕道：“我知道，我们瞒着爹爹偷走，更会惹他生气。但我现在是嫁鸡随鸡，只能听从京士主意。”其实她有一句话是不敢对大师兄说出来的，她知道耿京士最害怕的并不是她的父亲，却正是她的大师兄。

戈振军道：“你既已决意跟他走，我也不劝阻你们了。但愿你记得我的话。”

何玉燕道：“我会牢记在心的。师哥，你若没有别的吩咐，那我走了。”

没想到才不过一年，他们又已回来。

没想到丈夫担心的，现在竟然成为事实。

眼前的景物宛似当时，为什么大师兄的口气全都变了。

她带点气愤问道：“大师兄，我忘记了什么？”

戈振军道：“我是说过可以原谅耿京士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但没说过可以原谅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要我把那两句话重说一遍？”

何玉燕亢声道：“我们并没有误入歧途，也没有坠了爹爹的侠义名声！”

戈振军脸部毫无表情，冷冷说道：“我不是说你！”

耿京士不知道他们那天说过些什么，他只知道大师兄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了。他被大师兄冰冷的目光盯得难以忍受，突然大声说道：“师妹，你不要替我求情。大师兄，我是对不住你，你喜欢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

戈振军道：“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师父！”

耿京士吃了一惊，叫起来道：“你说什么，我怎样对不起师父？”

戈振军还没回答，那老家人何亮亦已来到了。何亮是她家老仆，对她的父亲最为忠心，论辈份还是她的族中长辈。

何亮气呼呼的对着耿京士戟指而骂：“岂只对不住这么轻松，你，你这奸贼——”

戈振军道：“大叔，先别这样骂他，问清楚了再说！”

何亮道：“还用得着问吗？我亲眼见到的！”

耿京士也生气了，叫道：“说清楚点，你见到什么，因何骂我奸贼？”

戈振军摆一摆手，说道：“这件事情，我会弄清楚的。师妹，你跟何大叔先回家吧！”

何玉燕道：“不，我和京士已经做了夫妻，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留在这里陪他！”

何亮怒道：“小姐，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要是知道了还庇护他，那就休怪我。休怪我——”

何玉燕道：“你要对我怎样？”

何亮是看着她长大的，一向对她的爱护真可说得是无微不至，此时他心中滴血，放软语调说道：“小姐，我相信你现在仍是被这奸贼蒙在鼓中。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女子，决不会像他那样丧心病狂的！”言下之意，倘若她知道了丈夫所做的事，还要认他为夫的话，那也就是“丧心病狂”了！

何玉燕惊疑已极，喝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快说！”

戈振军缓缓说道：“师妹你要留在这里也好。不过只怕你受不起刺激！”

何玉燕道：“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心想：你们这样冰冷的目光我都受得了，还有什么刺激受不了。

戈振军道：“好，那我就请你老实回答我，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和耿京士在一起？”

何玉燕粉脸飞红，说道：“大师兄，你问这个干吗？”

戈振军喝道：“回答我！”

何玉燕道：“我不是和他在一起，还能和谁在一起？”

戈振军道：“整个晚上，他都是在你身边吗？”

何玉燕心头一震，“大师兄，他、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早已打探到我们的行踪，昨天晚上，就来窥伺？”

原来昨天晚上，耿京士的确是曾有一段时间，不在她的身边。

他们在一间小客店投宿，何玉燕午夜梦回，忽然发觉丈夫不在身边，大约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他方始回来。连何玉燕也不知道他是去了什么地方。

是据实回答呢，还是替他隐瞒呢？何玉燕迟疑不敢作答。

耿京士站出来道：“我自问做的不是亏心事，也用不着隐瞒。不错，昨天晚上，我是为了一点私事，曾经离开那间客店。”

何亮大怒道：“你还敢说你做的不是亏心事，我说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戈振军用手势止住何亮，何亮退过一边，咕哝道：“你审问他吧。其实此事已是铁证如山，还何须审问！”

戈振军回过头来问耿京士：“什么私事？”

“会一个朋友？”

“这人是谁？”

“你没有权利知道我的私事！我也不是犯人，不能让你当作犯人一般审问。”

昨天晚上，耿京士也是这样回答妻子的问话的。何玉燕惊疑不定，心中隐隐感到“不妙”，劝丈夫道：“京郎，你既是问心无愧，那也不妨对大师兄直说。”

耿京士苦笑道：“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

何亮叫道：“我忍不住了，戈少爷，你不许我说，我也要说。姓耿的奸贼，你犯了弥天大罪，还敢装作没事人一样，气煞我也！”后面这两句话，是指着耿京士大吼的！

戈振军道：“好，他不敢说，你替他说！”

何玉燕诧异之极，说道：“何大叔，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何亮道：“我当然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的。他犯的罪行，抵赖不了！”

何玉燕道："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请你说吧。我总该有权利知道吧？"

何亮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但声音却是十分冷峻，说道："昨天晚上，他根本不是去会什么朋友，他是回到你的家中，杀了你的爹爹！"

雨已停了。但何亮此言一出，却是恍如在何玉燕的头顶上空响起一个晴天霹雳。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了一呆，茫然问道："何大叔，你，你说什么？"

何亮流着泪叫道："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还不知道么？"

何玉燕晃了几晃，好不容易才稳得住身形，叫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爹爹怎会死在他的手下？"

何亮摇一摇头，叹息道："大叔几时对你说过谎话，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你的爹爹真的是已给奸人害死了。这个奸人就是……

何玉燕抢先叫道："这个奸人绝不会是他！"

何亮道："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

耿京士冷静得出奇，说道："大师兄，师父遇害之时，你在不在家？"

戈振军咬牙道："我若在家，焉能容那奸人逃走？"

耿京士道："那么我想问何大叔几句话，可不可以。"戈振军道："可以。"

何亮余怒未息，哼一声道："你还想狡辩？"

耿京士道："我还没有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狡辩？"

何亮道："好，你问！"

耿京士道："师父是昨晚什么时候遇害的？"

何亮道："约莫是将近二更时分。"

耿京士道："昨晚我们住在牛眠镇……"

何亮迫不及待就截断他的话道："牛眠镇离咱家不过二十五里，以你的轻功，半个时辰也足够来回了。"

耿京士道："昨晚二更到三更时分，牛眠镇是一直在下着雨的，那时你在家中，外面是不是也下着雨？"

何亮道："是在下雨。"

耿京士道："我记得师父有早睡的习惯，那时他已经睡了吧？"

何亮道："我不知他是否已经睡着，但我听得他好像是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叫，我跑到他的房间去看，那时你这奸贼已经把他害死了！"

何亮口口声声，说是他亲眼看见，似乎已是没有辩驳的余地了。

耿京士忽道："师妹，你的爹爹有没有点着灯睡觉的习惯？"

何玉燕道："当然没有！"

耿京士道："何大叔，你听见我的师父呼叫，想来不会先点亮了火把，才跑去看吧？"

何亮道："不错，我没有看清楚你的面容，但我看见了你的背影。那时你正从窗口跳出去！你是十岁那年拜师的，今年二十二岁，十二年来，我看着你长大，看了十二年，纵然我老眼昏花，也绝对不会认错人了！"

耿京士道："若在平时，你看见我的背影，就能认出是我，那不稀奇，但在昨晚……"

何亮道："昨晚怎样？"

耿京士道："昨晚下着雨，无月无星，依你所说，我又正在施展轻功逃

跑，你又怎能从瞬息之间所见的背影就认得是我？”

何玉燕心头一宽，说道：“是啊，大叔，恐怕是你对他先有了偏见，这才——”

何亮厉声道：“耿京士，你以为这样狡辩，就可以脱了嫌疑么？不错，我是没有看得清楚，但我可听得清楚！”

何玉燕道：“你听见什么？”

何亮道：“我跑进你爹房间的时候，听见他正在骂：你这畜生，我教给你的武功，你竟用来……话声中断，没有骂完，他就咽了气了。”

“畜生”通常只是用来骂忤逆的儿子和徒弟的。倘若何亮说的不假，凶手的确似乎是除了耿京士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耿京士面色大变，呆了片刻，忽地问道：“大师兄，昨晚你何以不在家中？”

戈振军还没开口，何亮已是怒气冲冲替他回答：“岂有此理，难道你还想反咬你的师兄一口吗？玉燕的爹就正是因为你骗走了他的女儿，给你气出了病来。昨晚戈少爷是给他到镇上抓药的，四更时分，他方始回来。”

戈振军道：“我到药店拍门，有药店的老板可以替我作证，那时镇上正敲三更。”

耿京士叹口气道：“我可没人作证，看来我是非背这黑锅不可了！”

何亮大怒道：“你这奸贼，你这样说，难道是我和你的师兄串通了来害你不成？”怒不可遏，一巴掌就打过去。

耿京士闪身避开，说道：“何大叔，你服侍师父多年，我是把你当长辈一样敬重的。请你不要开口就骂，伸手就打。否则……”

何亮大怒道：“否则怎样？你这弑师逆徒，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他的武功虽然远不及耿京士，但咫尺的距离，他拼了老命，一扑上去，耿京士还是给他抱住了。他果然张开口就咬。

耿京士也似动了气，双臂一振，将他推开。

咕咚一声，何亮倒在地上。

戈振军连忙将何亮扶起来，一探他的鼻息，已是气绝！

戈振军面色铁青，放下何亮的尸体，拔剑出鞘，喝道：“耿京士你想杀人灭口，可还有我呢！”

何玉燕这一惊非同小可，叫道：“什么？何大叔，他，他已经死了么？”

耿京士这刹那间不觉也呆住了。刚才那一推，他自己觉得是并没有用多大气力的，难道真的是失手将他打死了？

他心神尚还未定，戈振军已是唰的一剑向他刺来。

耿京士出剑抵挡，叫道：“失手打死何亮，是我的过错。但弑师之罪，我决不能承担！”

何玉燕也吓得慌了，叫道：“大师兄，你怎不容他分辩？”

“他还有什么可分辩的？”

“他为什么要弑师？不错，我们是做出败坏门风的事，惹得他老人家生气。但我绝对不能相信，京士会因为害怕爹爹的责罚就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

“当然不会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戈振军板着脸道：“你一定要知？”

何玉燕道：“ 我一定要知道！ ”
戈振军叹了口气，说道：“ 我怕你受不起，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 ”
何玉燕哽咽道：“ 爹爹死了，何大叔也死了，还有什么事情更能令我受不了呢？ ”
戈振军继续说道：“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但不让你知道，你只会说我公报私仇。好吧，你既然要知道，那就告诉你吧。因为他是满洲的奸细！ ”
这个刺激果然更大，大得令何玉燕都站立不稳了。
何玉燕站立不稳，坐在地上，颤声说道：“ 大师兄，你，你有什么凭据，说，说他…… ”
戈振军道：“ 过去一年，你们是住在什么地方？ ”
何玉燕道：“ 松花江畔，一个渔村。 ”
戈振军喝道：“ 为什么要跑到满洲人的地方？ ”
何玉燕道：“ 那是为了避免碰见相识的人。 ”
戈振军道：“ 耿京士，我要你回答我！ ”
耿京士道：“ 师妹已经替我说了，你还要我回答什么？ ”
戈振军道：“ 只怕你是瞒住她吧！我说，你跑到那个地方，是因为便利你和买主接头！ ”
耿京士脸上挂着苦笑，目中则已露出凶光，涩声说道：“ 不出我的所料，大师兄，你果然是要找个藉口杀我！ ” 乒乒乓乓，他们又打起来了！
何玉燕叫道：“ 你们暂且不要打好不好，大师兄，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求求你—— ”
耿京士道：“ 师妹，别求他了。他不会放过我的。 ”
戈振军却叹口气道：“ 师妹，你还不相信他是坏人吗？好吧，你有什么疑问，说吧！ ”
何玉燕道：“ 我们在那里打鱼为生，同一条村子的都是渔民。
在那里住了一年，根本就没有见过满洲官员。要说有‘ 买主 ’ 的话，那也只是收购我们鱼获的买主。 ”
戈振军道：“ 收买奸细，并不是一定要由官员出面的。 ”
何玉燕道：“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他也很少和外人来往。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人物。 ”
戈振军道：“ 有一个三角眼、招风耳的汉子，你认得吗？ ”
何玉燕道：“ 这人名叫霍卜托，是小镇上一间鱼栏的买手，我们打的鱼，都是卖给这间鱼栏的。他怎么样？ ”
戈振军道：“ 这是去年上半年的事情，下半年这个人就忽然不见了，对么？ ”
何玉燕惊疑不定，说道：“ 不错，听说是那间鱼栏换了买手，至于为何换人，我们从来不管闲事，没有问过。大师兄，你知道这个人？ ”
戈振军道：“ 这个人我没见过，不过，他的身份，我倒知道！ ”
何玉燕道：“ 哦，他是什么身份？ ”
戈振军道：“ 他是长白山派数一数二的高手，在当鱼栏买手之前，他的身份是金国可汗努尔哈赤的卫士。 ”（注）
何玉燕暗暗吃惊，她怎也想不到那个相貌丑陋，看似平庸已极的鱼栏买手竟然是个武学高手。
只听得戈振军继续说道：“ 不过，他现在的身份则是满洲派出来的细作

了，他奉了努尔哈赤之命，目前正在咱们大明的京师活动，姓名也改用了汉人的姓名，叫做郭璞。”

何玉燕道：“大师兄，即使你所说的都是真的，但这却与我们有何相干？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份。”戈振军道：“你不知道，耿京士知道！”陡地喝道：“耿京士，你现在还不招认么？”

耿京士道：“你要我招认什么？”

戈振军道：“你为什么要从关外回来？”

何玉燕道：“大师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是我叫他回来的。因为我怀了孕，想要回家——”她粉脸通红，但为了要救丈夫的性命，也顾不得忌讳了。

戈振军道：“师妹，你给他骗了，表面看来，他是应你之请，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到了霍卜托的一封密信，是霍卜托叫他回来的！”

何玉燕惊疑不定，说道：“哪有这样一封密信，我从没听、听——”

戈振军利剑似的目光已是射向耿京士，冷冷说道：“他当然不会对你说的。”陡地又提高声音喝道：“耿京士，事到如今，你也应该知道瞒不过我了。你敢说没有这封信吗？你敢不敢让我搜？我知道这封信是你要拿来当作信物的，料想未曾烧毁，不是在你的身上，就是在你的包袱里！”

耿京士那个随身携带的包袱，在刚才避雨之时，已经放在那块形似横伸出来的石屏风底下，何玉燕伸手就可触及。耿京士面色大变，不知不觉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何玉燕也是不觉想道：“倘若他当真是像大师兄说的那么坏，我也不该袒护他了。”一咬银牙，立即打开丈夫的包袱。

打开包袱，果然就找到一封信。

信上写的是：“弟在京师，侥幸已获晋身之阶，不日当可谋得一官半职。兄回里了当大事后，请即来京一晤。知名。”

信上虽然没有署名，但何玉燕却认得的确是霍卜托的笔迹。她卖鱼给霍卜托，也常向霍卜托买捕鱼的用具，有时为了方便，甚至还找他到城里代购日常用品，因此，就有了帐目的来往。每逢月底，霍卜托都开有清单给她的。

何玉燕看了这封信，浑身发抖，如坠冰窟，颤声问道：“这、这封信！”

耿京士倒好像没有刚才那么恐惧了，他坦然迎接妻子的目光，说道：“信是真的。我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不得已的原因。但我问心无愧，……”

戈振军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径自对何玉燕说道：“师妹，你也应该看得出来，这封信不是普通的应酬信件。信是真的，你还怀疑我的话是假的吗？”

但何玉燕还是满腹疑团，她抬起头问道：“大师兄，你说过你并不认识霍卜托此人？”

戈振军道：“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的相貌，我是听得别人说的。”

何玉燕道：“相貌还在其次。我不懂的是，你怎么知道他有这封信给京士？甚至连这封信的内容你都好像早已知道！这封信既然是密信，他总不会轻易告诉‘别人’吧？除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戈振军冷冷说道：“不一定要好朋友才能知道，他的敌人也会知道的。”

何玉燕道：“此话怎讲？”

戈振军道：“别忘了你的爹爹是两湖大侠，同时他又是武当派的领袖人

物。他虽然不在京师，京师里也有武当派的弟子！霍卜托行踪可疑，他来到京师不久，他的身份就给人打听出来了。”

何玉燕道：“你是说有武当派的弟子，把他们知道的有关霍卜托的秘密告诉爹爹？但身份的秘密容易打听，那封信的秘密难道也是打听得来？”

戈振军道：“他不是打听到的，他是亲眼看过的。你别惊诧，听我说下去，你就明白了。”

“这封信是由霍卜托的助手替他带回去的，监视霍卜托的人，立即就跟踪他的助手。他这助手在离开京师的第三天就被那人擒获了！”

何玉燕道：“那个送信的人既然已经给武当弟子擒获，何以这封信还会送到他的手中？”

戈振军道：“武当派的弟子当然不会把送信的人杀掉，他只不过是点了那人的隐穴。点了隐穴，会有什么效果，大概用不着我和你说了吧。”

武当派有一门独门手法，点了那个人的“隐穴”，那个人仍然可以行动如常，不过，若是一运真气，立即腹如刀绞。隐穴被点之后，内伤逐日加深，倘若过了七天，还没有武当派的人替他解穴，这个人就要受到极大的痛苦折磨，最后气绝身亡。

何玉燕明白了几分，说道：“他留下活口，为的就是要那个人仍然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去送信？”

戈振军道：“不错，若非如此，怎能引得叛徒自投罗网？”

何玉燕道：“那位武当派弟子是谁？”

戈振军道：“是丁师叔！”

他说的这位“丁师叔”乃是何玉燕的父亲何其武的三师弟，名叫丁云鹤，丁云鹤的武功虽然不及师兄，在武当派中却以足智多谋见称。

何玉燕道：“丁师叔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气力引京士回来？”

戈振军道：“第一，他还未知道耿京士是否业已决意背叛师门，恐防中了敌人反间之计。清理门户，是应该由师父亲自动手的，他不便越俎代庖。唉，但想不到其后事情的变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叛徒虽然给引了回来，但师父亦已给叛徒害死了。”

耿京士叫道：“师父不是我害死的，那封信也不是要我做满洲的奸细！我可以发誓——”

戈振军冷笑道：“谁还会相信你的誓言？”冷笑声中，眼睛望向何玉燕。

何玉燕也不敢说出“我相信”这三个字了，不过她心里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她避开大师兄的冷酷目光，说道：“我还有一个疑问。”

戈振军道：“你说！”

何玉燕道：“那个送信的人是霍卜托的副手，丁师叔既然没有杀他，他为什么不回去禀告霍卜托？”言外之意即是：倘若霍卜托知道此事，霍卜托自必要想法通知耿京士，耿京士还怎肯自投罗网？

戈振军道：“师妹，你的想法也未免太幼稚了！”

何玉燕道：“请大师兄指教。”

“不错，侠义道是该一诺千金，但那也要看是对什么人。对朋友和对敌人不能一样！”

何玉燕道：“那人送信之后，丁师叔没有给他解穴？”

“丁师叔怎能容他多活几天？一离开你们住的那个小镇，丁师叔就把他杀了。”

何玉燕道：“那么丁师叔呢，不知他现在何处？”

戈振军叹口气道：“我刚才说过，其后事情的变化，连丁师叔也是意想不到的。他早已在你爹爹被害之前给人暗杀了！”

何玉燕道：“丁师叔亦已遭害？”

戈振军道：“我也是今早才得到消息，丁师叔一回到京师，就暴毙了。身上没有伤痕，但武学的行家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给长白山派的风雷掌力震毙的！”

何玉燕呆住了。她不仅是为了师叔的被害伤心，而是她还存着一线希望，希望大师兄说的不尽不实。但现在丁师叔也死了，那还有何对证？

戈振军似乎知道她的心思，冷冷说道：“丁师叔是先到咱们家里，然后才回京师的。那封信不过寥寥数行，他早已记牢，念给你爹听了。当时我也是随侍在师父身边的。”

“弟在京师，侥幸已获晋身之阶——兄回里了当大事后，请即来京一晤。”他把信背出来，果然一字不差。

“了当大事，这件大事不只是等待你在家产子吧？”戈振军毫不放松地问他师妹。

何玉燕颤声道：“那，那你以为是、是指什么？”

戈振军厉声说道：“还用得着我说吗？你自己也该想得到！他叛师求荣，最紧要的事情当然莫过于保全自己！”

这话说得十分明显，耿京士是因为害怕师父清理门户，因而先行弑师！

这本来也是极为合理的推测，但何玉燕却又怎能接受这样冷酷的事实？“不，不，他即使是行差踏错，我也不能相信他会杀害爹爹！”

不过，不相信也要相信了，因为她已经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大师兄。

她咬着牙叫道：“耿京士，我，我真是看错了你。你，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耿京士苦笑道：“燕妹，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真是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不过——”

戈振军喝道：“还有什么不过！”

耿京士道：“大师兄，请你宽限十天，到了限期，我一定回来和你们说明真相！”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此时此地，他还不便说明真相；第二，他向大师兄求情，用的却是“你们”二字，当然也是求他的妻子谅解的了。

何玉燕留意他的眼神。感觉得到他内心的凄苦，但却似乎并没羞愧不安，而是坦然迎接她的注视。何玉燕不禁心中一动，暗自想道：“做了亏心事的人，不会这样坦然的，难道他真有难言之隐？”

但耿京士如今已经从她的丈夫变成了杀她父亲的疑凶，她又怎能率先提出可以答允他的要求？她把目光移向大师兄。

戈振军冷笑道：“你还会回来，骗小孩子也不会相信！嘿嘿，你杀了师父，居然还想脱身，这算盘也未免打得太如意了。倘若我徇情放走了你，师父在天之灵也不会饶恕我的！”

他这段话显然也是说给何玉燕听的。何玉燕还能说什么呢？

她狠起心肠，咬着牙根，颤声说道：“大师兄，杀父之仇，本来应该由我报的。但如今，只好，只好偏劳你了！”

只听得“唰”的一声，戈振军已是挥剑向耿京士刺去。何玉燕掩面低泣。

耿京士挡开他的一剑，突然一声长叹，说道：“ 大师兄，你这样迫不及待的要来杀我，其实也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你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得很久了。大师兄，我说得对么？ ”

戈振军大怒道：“ 我是替师父报仇，不是和你计较私人恩怨！你杀了师父，杀了何亮，还能怪我不留情面！ ” 口中说话，出剑已是越来越快。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疾发如风，“ 嗤 ” 的一声轻响，耿京士肩头中了一剑，虽没伤着骨头，已是流血如注！

何玉燕转过了头，不敢再看。只听得耿京士朗声说道：“ 大师兄，我本来不应和你动手的，但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一出世就没父亲，说什么我也要见到我的孩子才能瞑目。大师兄，你既然一定要杀我，可莫怪我不让你了！ ”

戈振军道：“ 谁要你让，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杀了！ ”

双剑相交，但听得“ ” 的一声，耿京士晃了两晃，脚步都好像有点站立不稳的样子。戈振军喝道：“ 着！ ” 长剑顺势横披，截腰斩肋。他出剑如电，而且是趁着耿京士身形未稳之际痛下杀手的，只道这一剑最少可以斩断耿京士的两条肋骨。哪知耿京士摇摇晃晃，看似站立不稳，但他接连转了两个圈圈，却恰巧避开了戈振军这凌厉的一击。

戈振军哼了一声，心里想道：隔别一年，这小子的轻功似乎又进了一层。但饶你轻功再好，料也难以抵挡我的连环七十二招。

果然只不过使到二十多招，耿京士的身形已是被他的剑势笼罩，戈振军又喝一声：“ 着！ ” 长剑抡圆，当作大刀一般从耿京士的头顶上方直劈下来。这一招“ 直劈华山 ”，以剑作刀，刚猛无伦，正是戈振军最得意的一招杀手，他自恃功力比对方胜过一筹，料想耿京士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抵御了。哪知就在他的剑势刚刚引满待发，距离耿京士的头顶不到七寸，就要劈下来之际，耿京士的剑锋一转，轻轻巧巧划了一个圆圈，竟然把他这一招极其刚猛的剑势化解了。

戈振军吃了一惊，暗自想道：这一招剑法我好像从没见过，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要知戈振军身为大师兄，耿京士初入师门那一两年，还是由他替代师父传授师弟剑法的。后来耿京士虽然得到师父亲自传授，但师兄弟也还是同时练习，而且当然也还是由师兄负起督导之责。所以戈振军可以说得上是耿京士的半个师父。但如今耿京士竟然使出了一招他从未见过的剑法，他怎能不感惊奇？

哪知令他惊奇的还在后头，耿京士一扭转劣势，剑法就跟着完全变了。只见他剑势如环，东划一个圈圈，西划一个圈圈，大圈圈，小圈圈，圈里套圈，戈振军那么凌厉的攻势，被他的圈圈套着，竟然受了牵制，威力再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发挥出来。而且耿京士划的剑圈好像还有一股粘黏之劲，渐渐令他不知不觉的跟着耿京士的剑势移动。

何玉燕没听到金铁交鸣之声，不知不觉，张开眼睛看了。

戈振军思疑不定，喝道：“ 原来你在辽东改投别派，怪不得胆敢背叛师门了！ ”

耿京士冷笑道：“ 枉你做掌门师兄！ ”

戈振军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就在此时，只听得何玉燕“ 咦 ” 了一声，接着说道：“ 大师兄，他使的是本门剑法！ ”

戈振军瞿然一省，失声叫道：“ 这，这就是本门的太极剑法？ ”

何玉燕道：“ 依我看来，好像是的。 ”

原来武当派有两套名闻江湖的剑法，一是“ 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 ”，另一就是“ 太极剑法 ”。江湖上常见的是连环夺命剑法，至于太极剑法，则甚至本门弟子（尤其是俗家弟子）也有许多未曾见过的。

这里面有个原故，原来太极剑法乃是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晚年所创的，由于这套剑法博大精深，奥妙无穷，要想练成，除了内功方面，必须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之外，还得弟子本身，有上佳的资质（领悟力强），故此武当弟子，都是先练“ 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 ”，有成之后，然后再由师父量才施教，传以太极剑法的。“ 量才施教 ”，那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了。另一方面，因为张三丰是道士，由他传下来的不成文规矩，太极剑法十九都是传给道家弟子，极少传给俗家弟子的。原因是张三丰恐防俗家弟子容易在江湖上惹事生非，所以选择又更严格。不是完全不传俗家弟子，而是除了道家弟子所必须具备的那两个条件之外，俗家弟子还必须经过本门长老的暗中考察，确信他是人品好的，这才传授。武当派这个不成文规矩，直到明末清初，方始逐渐改变。

何玉燕的父亲何其武是懂得太极剑法的，但他一来因为弟子的“ 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 ”都未练得大成，不想给弟子躐等；二来也为了遵守本门规矩，要等待弟子在江湖行走数年后，考察他们的人品，的确是值得传授之时，那才传授。他为了害怕弟子见了这套剑法而心有旁骛，是以他在自己练太极剑法之时，总是在三更半夜，一个人在内院练的。

不过，他虽然不让弟子看他练剑，他自己的女儿却是无法避免不让她看见的。只能告诫女儿，不可妄求躐等。练武之道，是必须循序渐进的。是以，何玉燕也只是“ 识得 ”太极剑法，而并非“ 懂得 ”太极剑法。连“ 懂得 ”都谈不上，更不要说会使用了。

戈振军一听得耿京士使的果然是太极剑法，不由得面色大变，心里想道：“ 师父平日好像是不大喜欢这个小子的，谁知暗中却传授了他太极剑法。哼，我是掌门弟子，一直以为师父的衣钵当然是要传给我的，怎料得到，师父竟然是这样偏心！ ”他妒火如焚，也顾不得是否打不过师弟了，立即又来一轮猛攻。

耿京士突然使出太极剑法，戈振军固然惊奇，何玉燕却比他还更诧异。

原来何玉燕和戈振军一样，在此之前，都是根本不知道耿京士会使太极剑法的。

戈振军只道师父偏心，暗中传授师弟剑法。但假如真有此事，做父亲的又怎能瞒得过女儿？

戈振军虽然拼命进攻，但还是给耿京士化解了他的攻势。

不过耿京士所受的压力虽然大减，何玉燕的心头却是更加沉重了。

“ 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太极剑法呢？为什么对我也从不透露呢？ ”

夫妻之间，本来是应该没有秘密的，但如今给何玉燕发现的丈夫的秘密已经不止一桩了。

霍卜托那封密函，他一直瞒着妻子。

昨晚他偷偷出去，又是去会什么样人呢？他也不肯告诉妻子。

如今又再加上这套太极剑法，令得何玉燕疑惑更深了。

“ 唉，不知他还有多少秘密是瞒着我的。 ”

不错，直到现在，她还是不能相信耿京士会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但想

到丈夫竟然瞒着她这许多事情，已经足够她伤心，足够她气愤了。

忽地她感到腹中绞痛，不知是否受到刺激所致，本来是还未足月的，胎气已突然动了。绞痛一阵比一阵厉害，她即使全无经验，也知道这是临产前的“阵痛”了。

耿京士每退一步，就化解了师兄的一分攻势，此时，他已是转守为攻。戈振军一招“举火撩天”，恰好被他斜斜划出的剑圈套住。耿京士喝道：“师兄，你再不松手，可休怪我不留情了！”他只要再划半道弧形，就可以把戈振军的手臂斩断！

就在此时，他听见了何玉燕忍耐不住的呻吟！

耿京士吃了一惊道：“燕妹，你怎么啦？”

何玉燕呻吟道：“我求求你们，不要打了。我，我要死了，快来帮我！”

呻吟声突然中断，接着却是“呜哇”的一声——初生婴儿的离开母体的哭喊。

不是死，是生，他们的孩子诞生了。

耿京士又喜又惊，不顾一切，飞奔到妻子跟前。他挥剑割断脐带，抱起婴儿。“啊，是个男的！”他大喜叫道。

正当他惊喜交集的时候，忽地感到一片冰冷，刺骨透心的冰冷。原来是戈振军的青钢剑从他的背后刺来，已经刺入了他的心脏。

戈振军的声音比他的剑锋还更冰冷，“师妹，你别怪我杀他，他不配做这孩子的父亲！”

何玉燕呆若木鸡，她好像没有听见戈振军说的话，甚至连思想也冻结了。这刹那间，她的脑海好像突然变成一片空白。

这一剑来得好快，耿京士也好像还未知道是发生了甚么事情，只是脸上现出一片茫然的神气，身躯晃了两晃，就慢慢倒下去了。他的手还是紧紧抱着婴儿。

婴儿触着地面，屁股给沙石擦伤，“哇”的一声又哭起来。

戈振军弯腰劈开耿京土的双手，抱起婴儿，冷冷说道：“我已经让你见到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可以瞑目了。这是你自己说过的。”

何玉燕好像从恶梦之中给婴儿的啼哭惊醒过来，叫道：“给我，给我！”

戈振军勉强笑道：“燕妹，你瞧，这婴儿很像你呢。”

何玉燕接过婴儿，她的眼中没有掉下眼泪，语声却是比哭还更令人难受：“好苦命的孩子，生来就没爹、没娘——”

戈振军忙道：“师妹，你别胡思乱想……”

何玉燕在婴儿的小脸上亲了一亲，说道：“师哥，我对不住你。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肯答应我么？”

戈振军道：“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何玉燕道：“我知道你会替爹爹报仇的，所以我不是求你代报父仇。不过，这件事情，却比报仇更难的。”

戈振军道：“你说吧。不管怎样为难，我都会尽我的力替你办到。”

何玉燕道：“好，得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求你照料这个孩子，直到他长大成人……”

戈振军道：“师妹，我会帮你照料这个孩子的。咱们本来就是、就是……倘若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你肯答应让我做这孩子的父亲！”

何玉燕苦笑道：“不错，我不能做你妻子，只能求你做这孩子的父亲了！”

表面听来，他们说的好像差不多，意思其实却并不一样……
何玉燕继续说道：“你可以不必让这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嗯，就让他的名字叫玉京吧。”
“玉京”这不是从耿京士和何玉燕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合成的吗？用不着何玉燕画蛇添足，戈振军一听就懂得她这命名的含义了。尽管她可以不让孩子知道父亲是谁，但孩子的名字就含有纪念父母的意思在内。想深一层，这个名字不也是正包含了一份她对耿京士的情感？她并没有把他当作杀父仇人，她还是承认他是她的丈夫。戈振军不觉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当然他也懂得师妹说的“不介意”是什么意思了。
戈振军的心情十分复杂，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去责备她么？他唯有勉强笑道：“这名字很好。不过要是你能自己教导他，那就更好。”
何玉燕的声音越来越低，说道：“唉，活着实在太苦，请恕我把麻烦推给你。唉！师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临死还要，还要——”
戈振军叫道：“师妹，你，你要活下去！”但已经迟了，何玉燕的话还没说完，就倒在他的怀中，死了！在闭上眼睛那一刹那，她放开孩子，她最后一眼，就是看见戈振军接过她的孩子！
天地万物，都好像静止了！
地上有何亮的尸体，有耿京士的尸体，现在又加上了何玉燕的尸体。
唯一的声音，就只是孩子的哭声了。
戈振军抱着孩子，眉头打结！唉，要养大孩子，岂只“麻烦”这样简单。
孩子在哭，在抓他的脸。戈振军也在仔细看孩子的脸。
初生的孩子，也看不出他究竟是像父亲多些，还是像母亲多些。
啊，这是耿京士的孩子，但也是何玉燕的孩子！
也不知是爱屋及乌还是孩子本身就很可爱，他不知不觉竟然好像当真是自己做了父亲一样，对这孩子有了一份情感。“别哭，别哭，乖，乖！”他轻轻抚拍婴孩，逗他，哄他。
但孩子还是在哭。
他有许多事情要做，但目前最紧要的事情，却是如何安置这个孩子，他不知道初生的孩子会不会有“饿”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总得喂他一点东西吧？这个孩子也不能让他赤身露体的在林间抵受风寒啊！
旅人是必定贮备有食水的，戈振军在何玉燕身旁找到了她携带的水囊，还有半囊食水，他倒了一点食水给婴儿喝下，苦笑说道：“你喝不到母亲的奶汁，只能把水当作奶汁了。”婴儿果然停止了哭声。
但水总是不能替代奶汁的。这未足月的婴儿瘦小得可怜，戈振军纵然没有育婴的经验，也知要养大这未足月的婴儿，非得奶汁不行。即使不是母乳，也一定要是人奶。
雨已止了，但天色也近黄昏了。山坳那边有缕缕炊烟升起。
他蓦地省起：“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奶妈，我怎的想不到呢？”
正是那家人家，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名叫蓝靠山，是个猎户，妻子也是个能干粗活，十分健壮的少妇。就是这位蓝大嫂，数日前刚刚产下一个女儿。戈振军和这对夫妇很熟，而且有一次帮蓝靠山打死一只吊睛白额虎。当时蓝靠山的猎叉虽然已经插在老虎身上，但老虎皮粗肉厚，受了伤更是凶性大发，要不是得到戈振军及时赶来帮他，他已是难逃虎口。
戈振军心里想道：“蓝大嫂身体健壮，奶汁分给两个婴孩，料想也可以

喂饱他们。蓝大哥是个可靠的老实人，即使撇开我对他的恩惠不谈，我和他是从小就相识的朋友，他也一定会替我保守秘密的。”

主意打定，他在耿京士的包袱里随手拿起一件衣裳，包裹婴儿，急急忙赶去找蓝靠山。

事情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蓝家夫妇一口应承。戈振军教他们编造一个故事，说是山边拾获的弃婴。这个一向不说谎话的老实人也破例答应了他。他们说好，待孩子六、七岁的时候，戈振军就来领他回去。

来回不到十里路程，戈振军从蓝家回到原来的地方，天还未黑，一切都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只不过有点小小不同。他离开的时候，何玉燕和耿京士的尸体是分在两处的，虽然距离并不远。但现在他们的尸体已是差不多靠拢在一起了，何玉燕的一只手，已经抓住了耿京士向前方伸出来的那只手。

是当时他们还未“死透”呢？还是有人移动他们的尸体呢？地上没有陌生人的足印，戈振军也不相信有人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他皱了皱眉，把两个死人的手分开。然后，用刚从蓝家借来的一把铁铲挖坑。

他挖好一个坑，把师妹的尸体搬过来，禁不住泪咽心酸，说道：“师妹，你放心去吧。我会把你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唉，你那天和我道别，我不能给你送行。想不到今天才是永别。”

天色已晚，本来让他们夫妻合葬那是最省事的。但戈振军想起师妹和耿京士手拉着手的情景却是忍不住心中妒意，暗自想道：“他骗得你生前和他同衾，我却决不能让你在死后还与他同穴。”

他掩埋了师妹，把土填平，立石作为标志。跟着挖第二个坑，挖到一半，忽听得急促的脚步声。

戈振军抬头一看，只见来的是个长须道士。戈振军吃了一惊，连忙抛开铁铲，站起来躬腰说道：“无极师伯，请恕失迎！”

原来这位无极道长乃是武当三老之首，在武当派的地位是仅次于掌门人无相的。

无极道长好像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抹了额上的汗珠，呼呼喘气。

戈振军大为奇怪，心想：“无极师伯内功深厚，即使是跋涉长途，按说也不会脚步虚浮，气喘如牛的。怎的他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无极道长喘息未止，目光已是移到耿京士的尸体上。他焦黄的面色显得更难看了。

戈振军见他形容古怪，心里惴惴不安，正想向他禀告，只听得他已在开始说道：“我来迟了！”这四个字是伴着一声长叹说出来的！

戈振军道：“禀师伯，我是替师父清理门户。这事说来话长，耿京士他在辽东——”

无极摆一摆手，说道：“你用不着说了。你的丁师叔上次从辽东回来的时候，曾经回武当山禀告掌门。当时我在场，事情本末我都知道！”

戈振军本来也应该想得到无极道长是早已知道的。要知道耿京士和满洲奸细勾结的事，是丁云鹤侦察得知的。如此大事，他除了必须告诉耿京士的业师两湖大侠何其武之外，当然也还得禀告本派掌门。而无极道长在武当派的地位是仅次于掌门的，掌门人除非不和第三者商量，否则第一个就必定是找无极。如此大事，掌门人也不能独断独行，自必要和本门长老共商对策。

如此显浅的道理，戈振军不是想不到。只因无极道长第一句话就说“我来迟了”，他怕师伯责备他擅杀师弟，所以在师伯未说明业已知道之前。他

还是要禀告的。

戈振军稍稍宽心，心想："你知道就好。奸徒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总不该怪我替代师父清理门户吧？"

无极道长好像知道他的心思，叹口气道："我也不知你是否杀错了人。"他看了戈振军一眼，稍停片刻，方始接下去道：

"此事疑点甚多，但可惜我没工夫和你仔细说了，只能拣紧要的告诉你吧。第一、霍卜托不是满族人！"

戈振军诧道："但丁师叔已经查明，他是长白山派的弟子，又是满洲可汗努尔哈赤的卫士！"

无极道长道："不错，努尔哈赤也以为他是族人，否则就不会要他做卫士了。但其实他却是汉人，而且他父亲在二十年前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剑客。你听过郭东来这个名字吗？"

戈振军道："是不是二十年前在关外失踪的那位沧州剑客郭东来？"

无极道长道："不错。郭东来死在关外，霍卜托是跟义父长大的，他的义父是女真族人。他的义父给他取了个满洲人的姓名，不过霍卜托的"霍"字和他原来的汉姓"郭"字还是同音的。"

戈振军道："师伯是否因为他是汉人的侠义之后，因此怀疑他未必会真的效忠于努尔哈赤？但俗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何况他也未必知道自己的本来身世？"

无极道长道："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但我对他的身世知道的也只这么多。他的义父是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不敢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也不敢断言他一定就是奸细！"

既然连霍卜托的奸细身份都不能断定，那么耿京士的奸细身份，岂非更加不能一口咬定？戈振军的手心开始沁出冷汗了。

"但霍卜托写给耿京士的那封信，说什么要在京师谋得一官半职，又要耿京士了结什么'大事'之后上京和他合作，那又怎样解释？看语气似乎是隐藏着什么阴谋吧？"戈振军提出自己的看法。

无极道长道："我也不知他这封信说的究竟是什么事。当然是有图谋，但却不一定是要耿京士背叛师门！"

戈振军道："不一定是背叛师门，但也不一定是不背叛师门！"

无极道长道："振军，你别把我当作是来替耿京士辩护的。就正因为我不敢下结论，所以我才说我也不知你是否杀错了人！"

戈振军不作声。无极道长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丁师叔并非死于长白山派之手！"

戈振军吃一惊道："听说丁师叔的尸体没有伤痕，怎么不是长白山派干的？"

无极道长道："你以为只有长白山派的风雷掌力，才可以力透内脏，致人于死，不留伤痕么？"

戈振军道："弟子孤陋寡闻，只是听得师父好像这样说过。"

"他什么时候对你这样说的？"

"三年前，弟子刚出道之时，师父曾经和我讲述过各家各派的武功特点。因为关外的长白山派是和中原各正大门派作对，所以对长白山派的风雷掌力，说得比较详细一些。"

无极道长微喟道："要是你的师父现在和你谈论各家各派的武功，恐怕

他就不会这样说了。”

戈振军不明其意，正想发问，无极道长作了一个叫他“稍安毋躁”的手势，说道：“你听我说下去。我是第一个发现丁师弟的尸体的，他在一间小客店里遭人暗算，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尸体还未冰冷。我一看就知，这是本门中人打死他的！”

戈振军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失声道：“凶手竟是本门中人？师伯，你，你怎么知道？”

无极道长道：“本派的太极掌力，若是练到火候，同样可以杀人不留伤痕。不过太极掌力是纯柔，风雷掌力是纯刚，所以虽然同样在身体的外面不留伤痕，但若剖开尸体，因风雷掌力而死的，必定心肺俱裂；因太极掌力而死的，则内脏也还是如常！不过，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也用不着剖视。”

戈振军吃惊过后，讷讷说道：“我正想告诉师伯一件奇怪的事，耿京士也会太极剑法。”

无极道长说道：“他在用太极剑法之前，是否曾经用过连环夺命剑法。”

戈振军道：“用过，他就是因为用连环夺命剑法打不过我，才改用太极剑法的。”

无极道长道：“那么凶手就决不会是他了。不错，太极剑法是需要有本门的内功作基础的，但要练到能够杀害你丁师叔的

太极掌力，内功已是差不多到达炉火纯青之境了。他的内功还比不上你，当然未有那样造诣。我知道你的师父去年已经把太极剑法练到上乘境界，他本人的内功相信也可以运用高深的太极掌力的。但内功是不能迅即传给弟子的！”

戈振军这才明白师伯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要知他的师父也是直到去年，本门的武功方始大成的。那么在三年之前，他的师父当然是还未懂得太极掌力和风雷掌力的异同了。

他呆了一呆，说道：“但杀死丁师叔的凶手，决不可能是师父！”

无极道长道：“当然不会是你的师父！”接着叹道：“要是你师父还在的话，那就好了！我也不用这样着急来找你了！”

戈振军道：“家师惨遭不幸，弟子正要禀告师伯，原来师伯已经知道——”

无极道长道：“不错，我已经到过你的师父家中，正是因为你的师父已经死了，我才赶来此地的。”

戈振军道：“师伯可曾查察过家师的死因？”

无极道长缓缓说道：“杀害你师父的那个凶手，用的也是本门手法！”

戈振军道：“这么说，何亮的确是没看错人了！”

无极道长道：“何亮看见了那个凶手？”

戈振军咬牙说道：“正是何亮看见这逆徒弑师，这逆徒才把何亮也杀了灭口！”

无极道长沉吟不语。

戈振军续道：“弟子就是因为要替师父报仇，若不当机立断，恐防这逆徒逃脱法网，所以才立即处置他的。请师伯回山之日，替弟子禀告掌门，恕弟子专擅之罪。”

无极道长只是苦笑，仍没说话。

戈振军忍不住道：“这逆徒弑师，罪证确凿，师伯还有什么怀疑吗？”

无极道长道：“ 我恐怕不能回山为你转禀掌门了。 ”

戈振军吃一惊道：“ 为什么？ ”

无极道长道：“ 这个原因，慢点再说不妨。我想知道的是，何亮是否真的看得清楚？ ”

戈振军心里有点不安，但仍然这样说道：“ 昨晚虽然下雨，但何亮是看着他长大的，料想不会看错。而且倘若不是他做贼心虚，又何必杀了何亮灭口？ ”

戈振军为了恐怕长老师伯责怪他鲁莽从事，没查清楚就乱杀人，只好把何亮看见的只是背影的事瞒住不说。

无极道长若有所思，半晌说道：“ 既是何亮亲眼看见，按说是无可置疑了，不过…… ”

戈振军道：“ 不过什么？ ”

无极道长不说话，却忽然一掌向他拍下。

戈振军大吃一惊，本能的出手防御。在这生死关头，他的防御，当然是运用全力的。

无极道长只用了三分力道，戈振军已是摇摇欲坠。无极道长将他扶稳，说道：“ 你别惊慌，我只是试你的功力。 ”但说话之时，却摇了摇头，似乎同时在想着什么似的。

戈振军惊魂未定，连忙说道：“ 师父昨晚遇害之时，弟子是在镇上，不在家中。 ”

无极道长笑道：“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我试你的功力，只是想证实一件事情。 ”

戈振军道：“ 什么事情？ ”

无极道长缓缓说道：“ 耿京士不是弑师的凶手！ ”

他先说了结论，然后再加解释：“ 凶手是用连环夺命剑法的一招化为掌法，从你师父身上的伤可看得出来。是一招毙命的！ ”

戈振军懂得他的意思，说道：“ 师父是在病中。而且他想不

到杀他的人竟是—— ”蓦地想到师伯已经下了结论，凶手不是耿京士。因此他只好把了嘴唇边的“ 耿京士 ”这个名字咽下去。

无极道长继续说道：“ 不错，你的师父必定是因那个凶手是他熟识的人，丝毫不加防备，这才受到暗算的。不过以你师父的内功修养，纵然是在病中，也还是不会轻易给人一掌打死的，那人的内力比不上杀害你丁师叔的那个凶手，但却要比你还强一些。我想，我决不会看错！ ”

戈振军松了口气，心想：“ 只要你不疑心是我就好！ ”

无极道长接着说道：“ 那人的内力既然比你还强，而耿京士的内力则是比不上你的，凶手怎可能是他呢？ ”

戈振军道：“ 那么难道是何亮说谎？ ”他为了推卸责任，仍然不敢把细节都说出来。

无极道长道：“ 我看恐怕还有蹊跷，只可惜何亮亦已死了，我是无法查问详情了。不过，从已知的事实看来，最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本门出了叛徒！而且叛徒不止一人，杀你丁师叔的凶手是一个，杀你师父的凶手又是一个，甚至还有第三个！ ”

戈振军道：“ 这第三个可不可能是耿京士呢？ ”想到自己可能是杀错了人，声音不觉有点发抖了。

无极道长字斟句酌地说道：“ 我不敢说他不是第三个叛徒，我只能说我不相信他是那两个凶手中的任何一个。 ”

他好像有点疲态，喘过口气，方始继续说道：“ 但不管他是叛徒也好，不是叛徒也好，反正他都已死了，所以目前要做的最紧要之事，并不是去查究他有没有背叛师门的事实，而是要把目前已经知道的事情，从速禀告掌门！ ”

戈振军不作声，无极道长继续说道：“ 杀害你师父的那个叛徒还在其次，杀害你丁师叔的那个叛徒，功力之高却是非同小可！他的太极掌力真可说是运用得出神入化，连我也比不上他！ ”

戈振军惊骇之极，说道：“ 有师伯这样造诣的高手，在本派恐怕也是寥寥可数吧？ ” 武当派道家弟子中，和无极同一辈份的有掌门人无相和另外两位长老无色、无量；俗家弟子中和他们同一辈份的倒有六七个，但凡是武当派的弟子都会知道，同一辈的俗家弟子的武学造诣是比不上道家弟子的。所以这“ 寥寥可数 ”四字，其实只是包括除了无极本人之外的其他三个人而已。不过，戈振军当然是不便说得太过“ 具体 ”了。

无极道长摇了摇头，颓然说道：“ 兹事体大，我不敢胡猜，你也不要乱想。而且也不一定是我们老一辈中才有这样的高手。俗语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那叛徒既然是处心积虑，等待时机，谋害同门，即使他已经练成了绝顶功夫，他也会深藏不露的。这番话请你紧记在心，除了对掌门人之外，决不可和任何人谈起。 ”

戈振军道：“ 是，弟子懂得。 ”

无极道长似乎连说话也有点吃力了，但还是继续说道：“ 从已经发现的事实看来，杀害你丁师叔的那个叛徒是主谋，他的武功也最为可怕，这个人我虽然不敢胡猜，但相信必定是潜伏在武当山上三清道观里的人，你要提醒掌门当心暗算！至于杀害你师父的那个叛徒，他还只懂得使用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虽然已经用得甚为精妙，但相信多半还是俗家弟子中的高手。好了，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你料理了师父的葬事，明日便即赶去武当山替我禀告掌门吧！ ”

戈振军吃一惊道：“ 师伯为什么不自己回去？ ”

无极道长叹道：“ 难道你还看不出我是受了严重的内伤吗？要是你师父还在的话，或者我还可以多活一年半载，但如今我已是即将油尽灯枯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赶快问吧！ ”

戈振军其实亦是早已看出师伯是受了内伤的，不过却不知道他是伤得如此严重。他大惊之下，连忙说道：“ 师伯，你不能死，你赶快运功疗伤吧。弟子虽然本领不济，也还可以略尽守

护之责。 ”

无极叹道：“ 你不必费神了，我是给附有太极内力的暗器打着穴道的。内力已经透过穴道，伤及心脉了。只凭我本身力量，决计无法起死回生。除非有精通本门内功的人，助我打通奇经八脉。唉，但你…… ” 他没说下去，不过戈振军当然是明白他意思的。要知戈振军连太极剑都未练过，更不要说运用什么“ 太极内力 ”了。本门的内功他也只是初窥藩篱，如何能够替无极道长打通奇经八脉？

他这也才完全明白师伯来到之时，为什么第一句话就是叹息“ 我来迟了！ ” 不仅是因为未能阻止他杀了耿京士而发，同时也是为了他的师父之死

而发的。

但“太极内力”这四个字却令得戈振军又吃一惊，急问：“师伯，暗算你的仇人是谁？”无极道长说道：“就是杀害你丁师叔的那个凶手！”

戈振军呆了呆，望着师伯。

无极道长懂得他的意思，说道：“我没见着那凶手的面，但我知道一定是同一个人！”

他说出那晚遭人暗算的经过：“当时我正在察看丁师弟的伤势，冷不防就中了他从窗外飞入来的一枚钱镖。我中了钱镖，就如同给本门高手用太极掌打了一掌似的。我仗着数十年苦练的内功，逆运真气，侥幸未至于当场丧命。但要追凶，那是决不可能的了。唉，我已尽了我的所能，拼着还有一口气在，无论如何也要赶来给你师父报信，但也不过只能苟活三天了。现在我的时辰已到，你的师父已死，我的后事只能付托你了。我的‘后事’不是指这具臭皮囊，是要你向掌门禀报，……”他怕戈振军误解他的意思，为料理他的“后事”耽搁时间，是以不惮辞费，再次嘱咐。

戈振军道：“师伯，还有一件事情……”

无极道长的眼皮本来是就要瞌上了，听他呼叫，又再张开，道：“快说，何事？”

戈振军道：“霍卜托那个义父，师伯虽然不知他是何等样人，但想必已打听到他现在何处吧？”

无极道长不懂他为何在这紧要关头，最后一个问题问的却是似乎不太关系重要的事。

但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仔细琢磨了。他强力支持，断断续续说道：“那，那人，以前是，是住在寥，寥儿沟的，但，但……”

“但什么？”戈振军把耳朵贴到师伯嘴唇边，这才听得见他重复说的那五个字，“他，他已经死了！”

无极道长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他报出了别人的死讯，他自己亦己死了。

师妹已经掩埋了，地上并列着耿京士和何亮的尸体，现在又添上了无极道长的尸体。

死的人真是太多了，从第一个打探到耿京士有“背叛师门，通番卖国”嫌疑的丁云鹤算起，到最后一个给耿京士洗脱了一大半罪名（虽然未能证明他“一定”不是奸细，但已证明他不是凶手）的无极道长止，死了多少人啊！

戈振军茫然回顾，心中默数。丁师叔死了，师父死了，师妹何玉燕、师弟耿京士死了，老家人何亮死了。还有，他业已知道的，给霍卜托送信的那个人死了，霍卜托那个义父亦已死和这件事有关的人，甚至只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差不多都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就只有他了，武当派的掌门人虽然知道有这件事情，但却不知道是他、戈振军杀错了人！

他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之后，心中一片迷茫！

是啊，在这世界上是没人知道他杀错了人，但没人知道就能减轻他的罪过么？

他答应了师伯，要把师伯业已知道的事情，都禀告掌门的。倘若将来查明真相，耿京士非但不是凶手，也不是奸细的话，他怎么办？

不错，“误杀”的罪名是不至于要他填命的，尤其是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之下“误杀”，掌门人也会原谅他的。料想最重的刑罚也不过是面壁思过一

年半载，绝对不会将他逐出师门。

但当真相大白之后，耿京士和他师妹生的那个孩子耿玉京始终是会知道的吧？耿玉京能够不把他当作杀父仇人吗？

而且最紧要的还是自己的良心能不能够安然？

不错，师伯也曾说过，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要让掌门人知道，本门最少藏有两个叛徒，其中一个且是本领极为高强，手段极为阴狠的。至于耿京士是否叛徒，那倒无须急于查明，因为他反正已经死了。他是可以瞒过一些细节，不必告诉掌门的。但他能够这样做吗？

天色渐渐黑了，戈振军独立空山，好像化成了一尊石像，谁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一阵冷风吹来，他方始猛然醒觉：“死的已经死了，还是让他们入土为安吧。我也应该走了。”他拾起铁铲，继续挖那个尚未挖好的坑。

地上有三具尸体，戈振军却没有工夫挖三个坑了。但要是让师伯、师弟和何亮的遗体“挤在”一个坑中，戈振军又未免感到有点于心不安。

他踌躇片刻，先把无极道长的尸体放进去，跟着再把何亮的尸体放在师伯的左边，心中默告：“师伯，你是已经悟道的人，我遵照你的嘱咐，送你归天，我知道你是不会责备我太过草率的。何大叔，你是死得最不值的一个。但我让你和师伯作伴，想必你也不会怪我了。”

最后他的目光投到耿京士的身上，心中忽地起了一个念头：“一错不能再错，我已经杀错了他，就不该再阻止他和师妹合葬了。”但要让他和何玉燕合葬，必须把已经填平了的那个坑再挖开才行，而天色已是更加黑了。他心中改变了几次念头，终于还是把耿京士的尸体放在他师伯的右边。

正当他要填土的时候，忽地又想起一件事情，他把耿京士的遗体再搬出来。并非他要改变主意将师弟另葬，而是要把霍卜托那封信搜出来，带走。但奇怪的是，他却找不到那封信了！

这封信是他到蓝家去的那段时间被人偷走的呢？还是掉在地上被风吹走的呢？他只记得当时耿京士已经从师妹手中拿回这封信，但却记不起耿京士当时是否重新把这封信贴身收藏了。当时他正在为师妹“偏袒”师弟而激怒，跟着就是他和师弟恶斗了。他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封信，也可能在激战中从耿京士身上掉下来而失落的。

他没有找到那封信，却在耿京士的身上找到那支玉萧。他的师妹，本来是他未婚妻的师妹，正是被耿京士用萧声勾引去的。

他咬了咬牙，突然做出一件令他日后想起也会面红的冲动事情，他把玉萧在石头上用力一敲，把玉萧敲得碎成片片，把玉萧的碎片撒入坑中。

做了这件事情，他才蓦地瞿然一省：“我为什么讨厌这支玉萧，啊，我是妒忌师弟比我多才多艺，妒忌他的才艺抢去了玉妹的芳心吧？唉，我刚才那样迫不及待地杀他，是不是也因为有妒忌的成份在内？”

他填上最后一铲土，把师弟和师伯一起埋了。抛开铁铲，四顾茫然。那感觉就好像是自己也给埋葬了一般。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也都好像是没有一样值得他牵挂的了。

耿京士和他一样，都是在师父家中长大的。所差不过是入门前后而已。他入师门的时候，师妹还没出生，耿京士入门的时候，师妹则已七岁了，师妹固然是一出娘胎，就和他一起；师弟也是他看着长大的。或许他对师弟的感情不能和他对师妹的感情相提并论，但不管是恩是怨，他对师弟也还有一

份好像亲人的感情，但现在，所有的“亲人”都已离他而去了。

他欲哭无泪，也没工夫在这儿哀悼了。因为他还要回家，家中还有一个对他恩义最重的“亲人”——他的师父，等他回去埋葬！

啊，多少年来，他已习惯了把师父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但如今，这个家的“成员”，只除了他之外，都已死亡，这个家是彻底“毁”了！

天地虽大，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可以供他安身立命的家？他不敢想下去，只是感到异样的寂寞，异样的空虚！

〈附注〉

注：努尔哈赤是当时满洲族的杰出领袖，他统一了东北女真族所住地区，公元一六一六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国号为金（为有别于十二世纪时与宋国对立的那个金国，史家通称为“后金”）。称可汗。至公元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他的儿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始改国号为清。

第一回 未泯杂念参无相 三戒当持号不岐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均县，又名参上山，太和山。山势雄壮秀丽，周围四百公里，下临汉江，最高的天柱峰海拔一千七百公尺。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它的特点是‘高瞻远瞩’和‘幽深清秀’兼而有之。”（注一）

或许武当山没有五岳有名，但在明代，它的地位却是在五岳之上。因为明代的皇帝，曾封武当山为“太岳”，加上一个“太”字，即是表示它的地位高于“五岳”了

封建时代，臣下得到皇帝的“不次”（不依次序）封赏，称为“殊遇之恩”。以山喻人，武当山在明代也真可称得上是得到“殊遇之恩”的。明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明成祖朱棣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督工营造武当山宫观。这次工程，每日使用工匠军民等三十万人，费用以百万计。这是根据《明史》的记载。在嘉靖的碑文中则是只耗资二十余万，建筑器材绝大部份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宫殿差不多同样规格！

武当山上有两座著名的碑刻，一座是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立的“太岳太和山道宫碑记”。在碑文中永乐引用道教经典叙述所谓“真武大帝”和武当山的关系，并说他父亲洪武（朱元璋）和他自己之取得天下，都曾经得到“真武”的默佑。所以在武当山上建造宫观，表彰“神功”。

另一座碑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立的“重修太和山宫殿纪成碑”。碑文大意是：成祖定都北京，是属于“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所镇守的北方，因此能蒙神恩庇佑，统一中国，并巩固了北方广大的领土，等等。这是嘉靖替祖宗讲的，解释了明成祖何以要和“真武大帝”拉上关系。

嘉靖在武当山脚建了一座刻有“治世玄岳”四字的石雕牌坊，当地人称“玄岳门”。永乐时已把武当山的地位列于五岳之上，到嘉靖时更尊为“玄岳”。把武当山的“地位”，捧得更加高不可攀。

过了石坊，便是遇真宫。遇真宫是明成祖为了纪念武当派的祖师张三丰建造的。玄岳门与遇真宫之间，还建有张三丰的铜像，是一个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非常生动的人像。

此时正有两个小道士在瞻仰他们祖师的塑像。

年纪较大那个道士给师弟讲祖师的故事：“你知道吗？张真人可真是个怪人，他从来不讲修饰，有个外号叫“邋遢张”，他为人不拘小节，和贩夫走卒，山野小民，都能交上朋友。但本朝的洪武、永乐两位皇帝，好几次派人拜访他，想请他入京一见，他都避开。你说怪不怪？”

那较小的道士道：“这故事我已听师父说过了。不过听说他云游四川时，还是和洪武帝的一位王子蜀献王交过朋友的。师父说张真人并无世俗之见，在他心目中，皇帝和平民都是一样。他交朋友是讲缘份的，倒并不是因为对方是皇帝才特地避开。”

年纪大的那个道士喜欢用“你知道吗”做口头禅，不料他讲的这个故事，师弟比他知道的还多。他心里不大高兴，为了维持做师兄的体面，“哼”了一声，说道：“你知道张真人是什么地方的人吗？”小道士道：“大概不是湖北就是湖南吧？”大的那个道士冷笑道：“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咱们的张真人是辽东人！”（注二）

小道士道：“哦，咱们武当派的祖师竟然是辽东人吗？这个我倒没有听

见师父提过。”

年纪大的那个道士觉得有了面子，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以为我骗你不成，张真人是辽东人这个事实武当山上的道家弟子，年纪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的。”

小道士莫名其妙，说道：“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

年长那个道：“怎么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本门惯例，道家弟子是只收年未弱冠（二十岁为弱冠）的。即是说三十岁以上的弟子，最少亦已入门十年有多。你入门不过六年，现在也还没到二十岁，当然没人告诉你了。”

小道士道：“师兄，你越说我可越糊涂了。祖师的事迹，每一个门人弟子都应该知道的。为什么要满了十年以上，才能把祖师的籍贯说给他听呢？”

年长那个道：“也不是入门满了十年，就可以让你知道。只不过因为在十年之前，祖师的籍贯，是不忌讳，现在则是忌讳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提起。要不是我告诉你，恐怕你再过十年，都未必知道呢！”

小道士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脾气，问道：“什么忌讳？”

年长那个道：“这里没有外人，说给你听也不打紧。你知道吗——”

他正要说出“忌讳”的所来，忽然发现有个“外人”来了。

是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汉子，浓眉大眼，一副乡下人模样，双目呆滞无光，好像心神不属的模样，呆头呆脑的正向着他们走来。

年长那个道士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陡地喝道：“你懂不懂规矩？”

那汉子一愕道：“什么规矩？”

年长那道士道：“永乐帝为了对张真人表示尊敬，特许我们武当派立下一条规矩，天下学武的人无有不知，我看你是装蒜！”

那汉子道：“我委实不知。”

“你不识规矩，识不识字？”

“若不是太深奥的字，倒还识得几个。”

“你上山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解剑亭？写着这三个字的匾额，是悬挂在亭子当中的。你没看见？”

那汉子道：“好像看见。”

年长那道士勃然大怒，喝道：“哼，你这是明知故犯！”

那汉子也似已经给他盛气凌人的态度激怒，淡淡说道：“我到底犯了你们哪一条规矩？我问你，你又不说出来。对不住，我有事在身，你若只知骂人，请恕我不能奉陪了。”

那道士亢声说道：“你经过了解剑亭，‘解剑’这两个字的意思你都不懂吗？武当派的规矩，就是不准外人佩剑上山！”

说到“不准”这两个字，他已是拔剑出鞘，剑光迅如闪电，唰的一剑向那汉子刺过来了。

他倒不是想要取对方性命，他是想卖弄手段，一剑划断那汉子的腰带，把那汉子的佩剑击落！

他出手如电，只道这乡下少年决计躲避不开，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令他稍微受一点伤，作为薄惩呢？”根本就没想到对方有反击之力。

结果当然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这一剑竟然刺了个空。

那乡下少年也是个倔强的脾气，即使他知道对方的用意，他也不甘受辱的，何况他并不知。突然遭到对方的袭击，他本能的就拔剑抵御了。

双剑相交，铮的一声，溅出火花。乡下少年喝道：“你怎能不让我说话，

我……”那道士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被他反击的，要不是应变得宜，险些反而受伤，不觉老羞成怒，哪肯听他分说，立即又是一剑刺将过去，喝道：“你分明是看不起我们武当派，还有什么好说！”

这一剑来得更快了，竟然刺向乡下少年的眼睛。

乡下少年已是无法分神说话，长剑一圈，化解对方攻势。那道士不觉也是心头一凛：“他这一招怎的竟然好像是连环夺命剑法中的第十八式长河落日？”但此时双方出手都快，他已是欲罢不能。

乡下少年连退三步，退一步化解对方一分攻势，连退三步之后，好不容易稳住阵脚。刚要说话，那道士的剑法已是倏然一变，从连环夺命剑法变成了太极剑法，剑势如环，一个个的剑圈，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迫得那乡下少年必须全神招架，仍然无法解释。道士大为得意，心里想道：“原来是本门一个学艺未精的俗家弟子。哼，即使你是本门弟子，你对我不敬，也该惩罚。且击落了他的剑再说。”

岂知对方的剑法虽不如他，但要击落对方的剑也不容易。

原来这个乡下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戈振军。

假如他从来没有见过太极剑法，十招之内，必败无疑。但好在他不但见过，而且曾经和用太极剑法的耿京士交过手，这个多月来，他对太极剑法的奥妙自行揣摸，虽然还不会使，但已“懂得”几分。这道士想要在迫切之间将他打败，却是不能转眼过了三五十招，那小道士叫道：“师兄，这人使的剑法好像是……”

年长的道士喝道：“你别多管闲事，留神看我的太极剑法吧！”小道士一来是慑于师兄的威严，二来他也正是想学太极剑法，被大师兄一喝，果然就不敢开口了。

五十招过后，戈振军渐感不支，那道士一招划出三个剑圈，罩着戈振军身形，喝道：“撒剑！”这一招名为“三转法轮”，待转到第三个“法轮”（剑圈）之时戈振军的剑非脱手不可！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喝道：“不败，住手！”声音不大，语气也不怎么严厉，但听在那道士的耳中，却是令得他心头一震！

来的是个老道士，这老道士正是武当派的掌门无相真人！

此时那道士刚刚划出第三个剑圈，业已套着戈振军的长剑，心头一震，不知不觉间剑势稍慢，剑圈划得歪歪斜斜，戈振军一招“大漠孤烟”，剑尖投入圈中一挑，“　”的一声，那道士的长剑坠地。戈振军也乖巧，心想：“他是‘不’字辈的道家弟子，如此气势，定非一般弟子可比。我可不能损了他的颜面。”心念一动，赶忙也装作是禁受不起对方这一击之力，自行扔剑。两柄剑几乎是同时落在地上。

不过，他瞒得过小道士，却瞒不过无相真人的眼睛。无相真人心里想道：“此人能用连环夺命剑法抵御太极剑法，在本门弟子之中，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可以做得到。嗯，近年来本派人材寥落，我正愁后继无人，此人倒不失为可以学武的上乘之选。就只怕他心计深沉，可以为善，也可为恶。若用于为善，当然是本派难得的人材，若用于为恶，那就反成祸患了。嗯，我只好多费点心力教导他吧。”

“这是怎么回事？”无相道人问那道士。

那道士惶然说道：“禀掌门师伯，你是亲眼看见的了，他佩剑上山，我叫他解剑，他不肯听，还和我动手！”

无相真人哼了一声道：“你看不出他是本门弟子吗？他不是外人，何须解剑？”

那道士满面通红，说道：“他没有向弟子讲明，我是在和他交手之后，才知道他是同门的。”

无相真人心里当然明白，这道士是说得不尽不实。要不是这道士先动手，戈振军决不会跟他打起来。不过由于这个道士乃是他的师弟武当派三个长老之一的无量道人的大弟子，他看在师弟的份上也不想太过责备他了。只是淡淡说道：“这条规矩，我本来想废掉的，只因是本朝永乐帝的恩典，我只好让这条规矩和解剑亭都保留下来。但望你们能善体我的用心，以后不要恃着皇家的恩宠生骄，即使是外人犯了规矩，也不可就和人家动武。”

那道士甚是尴尬，跪下来道：“多谢掌门教训。”

戈振军连忙也跪下来，说道：“禀掌门，这其实是弟子的过错，弟子脑筋迟钝！这位师兄问我懂不懂规矩的时候，我一时想不起就是这条规矩，怪不得师兄教训我的。”

无相真人皱一皱眉，说道：“既是误会，揭过就算了。我又不是要追究你们的责任。都起来吧！”接着问戈振军：“你的师父是谁？你是第一次上武当山吧？为什么单独前来？”武当派的不成文规矩，俗家弟子第一次上山来拜见掌门，都是由师父或者是由本门的长辈带领来的。

戈振军道：“禀掌门，弟子戈振军，家师是——”

无相真人连忙说道：“哦，原来你是何其武的大弟子，你知不知道，我正是等着你来的。”

戈振军受宠若惊，怔了一怔，说道：“掌门知道弟子今日要来？”

无相真人道：“不错，因为你的无极师伯本应该前两天就回到山上的，他不回来，你的师父就该来的。但他们两人都不见来到，那么你当然是非来不可了。我就是因为怕你初次上山，人事陌生，要经过许多通传，才见得到我。所以这两天我才特地走下山，为的就是可以让你免掉许多麻烦，马上就见到我。”

戈振军道：“禀掌门，无极师伯和家师——（说至此处，他偷窥一下掌门面色，停一停才说下去。）这个、这个、说来话长无相道人道：“既是说来话长，那你就跟我回去，先歇一歇，慢慢再禀告我吧。”

戈振军暗自庆幸自己的所料不差：“好在我懂得看掌门人的面色，没有立即向他禀报。否则有这两个臭道士在旁，万一我掌握不好分寸，说出了不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事情，那就糟了。”

要知无相真人以掌门之尊，亲自来接戈振军上山，当然不会只是为了免除他通报的麻烦，而是恐防他不识轻重，一到了武当山上，就把这牵连甚大的秘密，随便告诉同门的。戈振军年少老成，这一层他也是早就想到的了。令他踌躇不决的只是要不要先向掌门报丧而已。因为按照武林常理，杀师的仇有如杀父之仇，为人徒弟的惨遭此变，是应该立即赶去向掌门人报丧，而且是应该一见到掌门人的面，就号啕痛哭的。

此时他方始放下心上的石头，因为不论从掌门人的面色，或是从掌门人所透露的口风，他都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做得对了。一般的事情，才要遵守“常规”，非比寻常的大事，那是无须拘泥“俗礼”的。

不过，那两个道士却是不懂得内里因由的，他们见掌门人“破格”接引一个俗家弟子上山，却是不禁大为惊诧了。于是他们都忙不迭的对戈振军自

我介绍，戈振军这才知道，年长的这个是长老无量道人的大弟子，道号不败；年幼这个是长老无色道人的第三个弟子，道号不浮。

无相道人道：“戈振军，你是第一次上山，先来拜过祖师吧。”待戈振军行过参拜祖师的大礼，便即带他上山。不败、不浮没有掌门人的吩咐，可不敢尾随了。

戈振军跟着掌门人走，也不敢随便说话。过了“遇真宫”，无相真人忽道：“振军，刚才你参拜祖师的时候，脸上有古怪的神色，你心中在想什么？”

戈振军暗暗吃惊：“掌门人的目光好锐利，我想什么，只怕都瞒不过他！”嗫嗫嚅嚅说道：“禀掌门，弟子是想请问一件事情，只不知该不该问？”

“你尽管问！”

“本派祖师张真人真的是辽东人吗？”

“不错。你还要知道什么？”

“那么张真人是满人还是汉人？”

“祖师是在辽东出生的汉人，你问这个干嘛？”

戈振军道：“我是听得两位师兄在谈论祖师的事迹，心中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

“何以不能让新入门的弟子，知道祖师的籍贯？但听说十年前是没有这条规矩的。”

“现在也没有这条规矩。他们之所以不敢提起祖师的籍贯，只因为他心中有障！”

“什么叫做心中有障，请掌门指点，开弟子茅塞。”

无相真人道：“世法有云，众生平等。这虽是佛家的话，但佛道同源，佛理亦即道理。人是‘众生’之一，众生都一律平等，何况是此地的人与彼地的人。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贵贱之分，好坏之分，倘若你的心中，先存有汉人就是好人，满人就是坏人，那就是‘障’！”

戈振军若有所思，默然不语。

无相真人继续说道：“十年前，努尔哈赤带领的满洲兵士虽然已经开始在边境骚扰，但咱们大明还只是把他当作小小的边患，因此在十年前张真人是出生在辽东一事在本派还是并不作为忌讳的，其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如今已是和大明俨然成为敌国了。两国边境之间的战争，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本派弟子，自是不免有人觉得，倘若提起祖师是辽东人的话，即使他只是在辽东出生的汉人，那也是很不光彩的事了。”

戈振军道：“哦，原来忌讳是这样来的。”

无相真人道：“其实你不提也还是有人知道的，这种忌讳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重要的不是张真人的籍贯，而是他的为人！”

戈振军道：“张真人一生光明磊落，那是没话说的！”

无相真人点点头道：“岂仅光明磊落而已，你知道从太祖皇帝起，大明历代天子都推崇张真人的原因吗？”

他自问自答：“永乐帝立的碑文，说是他取得江山，多蒙真武大帝庇佑，其实这只是假托神道的说话，内里还有原因的。当年太祖驱逐蒙古鞑子，恢复大汉河山，张真人创立的武当派，是曾为他出过力的。不过张真人不愿领功而已。所以直到今日，满洲已成敌国，当今天子对张真人的敬礼也还依着旧礼，而天下有识之士，也并不以张真人是辽东人而认作天下之耻的！我盼你不要和庸人一般见识，要辨别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满汉之别！”

戈振军喃喃自语：“ 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满汉之别。 ”

无相真人道：“ 是啊，汉人中也有坏人，满人中也有好人。这道理不是很浅显吗？ ”

戈振军不觉汗流浃背了。要知耿京士之所以被他疑为奸细，乃是因耿京士避居辽东而引起的。满洲人里面也有好人，何况只是住在满洲人的地方？这个引起怀疑的立脚点岂非就站不住了？

不过，关键还是在霍卜托这个人身上。现在已经知道他是出生在辽东的汉人了，这情形就和武当派的祖师张三丰一样。因此，问题只在于他是否真的做了满洲的奸细。不错，他是曾经做过努尔哈赤的卫士，但又焉知他不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 ”呢？无极师伯和他自己在一知道霍卜托的身份之后，就断定他满洲奸细，是否也有“ 先入为主 ”之见呢？

而关键的关键则是霍卜托写给耿京士那封信，他要耿京士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北京要谋得“ 一官半职 ”又为的是什么？只有查清楚了这两点，才可以证明耿京士是奸细或不是奸细。

如今，和这个事件有关的人差不多都已死了，唯一的活口，似乎就只有霍卜托了。

甚至在霍卜托的身上，还可能查到隐藏在本派的大奸细。霍卜托这个人太重要了。

无相真人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戈振军尚未想到的一件可能发生的事，他亦已想到了。

他把戈振军带入他的静室，在问清楚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之后，喟然叹道：“ 现在是只留下霍卜托一个活口了，他也是最重要的证人，只盼他尚未惨遭毒手了！ ”

听得“ 惨遭毒手 ”四字，戈振军吃一惊道：“ 你是说害死无极师伯那个奸徒也会害他？ ”

无相真人道：“ 不一定要那个人亲自动手的。 ”

戈振军道：“ 那么，要不要立即派人上京去找他，倘若查明真相，他不是奸细的话，咱们可以通知现在京中的武当弟子保护他，或者叫他赶紧躲起来。如果没有适当的人的话，弟子愿意自告奋勇，跑这一趟。 ”

无相真人道：“ 这件事不用你来操心了。如果现在才派人上京的话，哪还来得及呢？ ”

戈振军又喜又惊，说道：“ 原来掌门早已派了人去了？ ”

无相真人道：“ 不错，我派去的人是我最信得过的大弟子不戒。我想，就在这一两天，他也应该回来了。 ”

戈振军道：“ 啊，那是在丁师叔遇害之前就派出去的了？ ”

无相真人道：“ 不错，这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当时我还未知道有那么厉害的对头的。我差遣不戒上京，主要的目的还是在查明真相，其次才是防他遭人毒手。嗯，但现在可不同了。 ”

无相真人虽然没有言明，戈振军也懂得“ 不同 ”之处。如今既然发现有那么厉害的潜伏敌人，当然是更可虑了。如果无相真人是现在才派人上京，那就应该派遣武功更高的人，以保护霍卜托的性命为主要目的。

戈振军忽地想起无相真人刚才用的是“ 对头 ”二字，心有所疑，问道：“ 据无极师伯的说法，暗算丁师叔和他自己的那个凶手，太极掌力已是在他之上，显然是本派高手。不知掌门对此是否还有怀疑？ ”要知倘若已经可以

断定是本门中人的话，那就应该用“内奸”二字，而不是泛指“对头。”

无相真人说道：“有这样造诣的本派高手寥寥可数，我想来想去，并没哪个可疑。是以我不敢断定他必定是藏在本派的内奸。”

戈振军道：“但太极拳是本派不传之秘，外人怎能练成太极掌力？”

无相真人道：“张真人创立本派至今，亦已有二百年了。二百年中，练成太极掌力的道家、俗家弟子纵然不是太多，为数也是不少。难保没有一两个把本派的武功传给外人。例如对武学成迷的人就往往有个毛病，见了别派高明的武功，就什么戒律也忘记了，宁愿把本派更高明的武功和别派交换的。二百年中，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人，本派的‘不传之秘’就会给外人偷学了去，那个人若又经过一百几十年的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当今之世，若有外人的太极掌力练得比我更高，那也不足为奇了。”

戈振军一阵迷茫，心想：“这一层无极师伯确是还没想到。”说道，“若然如此，事情岂非越来越复杂了？”

无相真人道：“我不敢说是或不是，总之，整个事件是还有许多疑团我都未能猜想得透的。唉，但愿不是本派的奸徒所为就好。兹事体大，你也不必胡猜乱想。反正不戒这一两天就可以回来，到时或者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刚说到这里，忽地有人推门而入。

戈振军吃了一惊，不知道这个胆敢闯进掌门人密室的人是谁，但想必是本派中一个重要人物。

他心念未已，谜底已经揭开。只见那闯进密室来的中年道士已是叫了一声“师父！”但眼睛却看着他。

无相真人笑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不戒，我们正等着你回来呢。这位是你何师叔的大弟子，名叫戈振军。你有话但说无妨。”

不戒满脸风尘之色，也顾不得与戈振军叙同门之礼了，当下便即匆匆说道：“禀师父，弟子有辱使命，来到京师，已经迟了一步！”

无相真人心头一凛，问道：“霍卜托怎么样了？”

不戒说道：“已经死了！刚好是我来京师的前一天，突然暴病身亡的！”

无相真人道：“暴病身亡？哪有这样巧的事？是不是给人谋杀的，你查过没有？”

不戒道：“禀师父，此事似有跷蹊，我也不知他是否被人谋杀，甚至不知他是真死假死！”

无相真人眼睛一亮，忙道：“此话怎说？”

不戒道：“我遵师门之嘱，一到京城就去拜候那位退休的震远镖局的前总镖头石铸。他是老北京，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认识。我托他查霍卜托这件事，结果他从一个下三滥的小人物口中，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无相真人道：“哦，是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说得仔细些。我们一起参详。”

不戒道：“那个下三滥的小人物是个专偷死人东西的人，即盗墓贼。霍卜托是个新来京师的人，无亲无故，掘这种人的坟墓，风险是最少的。所以霍卜托虽然是在锦衣卫当差，他也胆敢在他下葬的第二天晚上，便去发掘坟墓了。结果，令得他对石铸大叹倒霉。你猜怎样，不但没有陪葬的珍品，连衣服也没有。甚至更出乎他意料的是，打开棺盖，连尸体也没有！”

无相真人道：“哦，连尸体也没有？那么是谁替他安葬的？”

不戒道：“听说是锦衣卫的几位同僚替他料理后事的，其中一个也是石

铸的老朋友。据那个人说，他的确是亲眼看见霍卜托的尸体被放入棺材！”

无相真人道：“但按常理来说，尸体是绝对没有人偷的！”

不戒说道：“但也有一种可能，他是给人毒死的。毒死他的那个人，恐防留下后患，故而毁尸灭迹。”

他见戈振军土头土脑的样子，怕他听不懂，又再以加解释：“中毒身亡的骨头是黑色的，所以纵然死了多年，也还可以验得出来。凶手害怕他日有人开棺验尸，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莫过于自己先行动手，把尸体盗走、毁灭了。”

戈振军道：“这个可能不是没有，但更大的可能还是假死。”

不戒道：“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疑案，是真死？是假死？是谋杀？是病亡？都不容易断定！”

戈振军喟然叹道：“但愿他是假死才好，否则最后一条线索也都断了。”但不知怎的，他口里虽在叹气，心底却也有几分“如释重负”之感。

无相真人忽道：“霍卜托写给耿京士的那封信呢，是不是在你手上？”

戈振军道：“那封信已不见了。”

无相真人一怔道：“怎会不见的？耿京士没带在身上么？是到了你的手上才遗失，还是没搜出来？我想你不至于忘记搜他的身吧？”

戈振军道：“他是带了来，但我也不知是怎会不见的。”当下只好把当时的情形，比较详细他说给无相真人知道。

无相真人叹道：“想不到一个疑案之后，又是一个疑案。倘若那封信是给人偷去的，咱们就更难查明真相了。”

不戒道：“但那封信，师父不是曾经听过丁师叔口述的么？”

无相真人道：“我要的是霍卜托的亲笔字迹。他死了也还有用的，你懂么？”

不戒道：“恕弟子糊涂，我想不出有什么用处。”

戈振军道：“如果将来发现霍卜托还有另外的书信或者日记之类的东西留下来，咱们就可以用这封信的字迹去辨别真伪。”

不戒道：“啊，不错！你的脑筋是比我灵活得多！”他本来不大看得起戈振军的，此时却不觉另眼相看了。

无相真人道：“振军，你今后打算怎样？”

戈振军道：“弟子已是无家可归的人，哪还谈得到什么打算？”

无相真人道：“好，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会安置你的。”

戈振军道：“多谢掌门恩典！”掌门将怎样“安置”他，他亦已隐隐猜到几分。故此，他的心中虽然仍然充满哀痛，但在哀痛之中，却也有点儿为自己的前途而庆幸了。

无相真人道：“好，你现在可以跟我去向两位长老报丧了。”

三日之后，武当山上添上一名新的道家弟子。

武当门下，有数百名道士之多，多收一名弟子，本来不足为奇，但这个新来的道家弟子，却是破了武当派的先例的。

第一，按照武当派的习惯，道家弟子，多是幼年拜师，很少超过十五岁。这名弟子却已有二十七岁了。

第二，这名弟子并不是“外人”，他本来就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

第三，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名弟子竟然是由掌门人无相真人收他做“关门弟子”的。由俗家弟子转为道家弟子的不是没有，但由掌门人亲自收为弟

子的却是“ 异数 ”。

这名新弟子就是戈振军。

无相真人是很得门下弟子爱戴的掌门人，他做的事情，当然没人敢加非议。但饶是如此，一众弟子也是难免“ 议论纷纷 ”了。

无极长老和两湖大侠何其武的死亡消息，在戈振军受戒之前亦已公开。当然所谓“ 公开 ”也只是让别人知道他们业已“ 病逝 ”而已，真正的死因是没有公开的。

无极道长已是年过六旬，虽然不算高龄，也算得是长寿了（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是比现代人短的），但何其武不过刚过五旬，却是只能算中人之寿了。不过，他们“ 病逝 ”的消息，是由掌门说出来的，当然也没人敢怀疑掌门说谎。有好些人还以为是掌门人念在何其武早逝的份上，才把何其武的大弟子收录做自己的弟子。（何其武是俗家子弟的领袖，地位非比寻常。）

戈振军现在已是道号“ 不岐 ”的道士了，他不是不知道别人的议论，但他却只当不知。他本来就是不爱多说话的人，做了掌门人的弟子，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也真的是好像“ 看破红尘 ”的样子，不过，他也并非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

他想起受戒时师父给他念的偈语：“ 入门持三戒，三戒贪嗔痴。心中有主宰，岐路任由之。无色复无相，何悔复何疑？ ”

复念偈语，不岐是禁不住心中苦笑了！“ 三戒贪嗔痴，这三戒我是早都犯了。无色复无相，这是佛道两家最高的境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谈何容易？ ”

继而再想：“ 心中有主宰，岐路任由之。师父给我取的道号叫‘ 不岐 ’，是不是怕我把持不定，又再误入岐途呢？ ”

这天他是奉命到后山采药的，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已是红日西斜了。

忽听得有人说道：“ 不岐师侄，你有什么心事么？ ”

不岐抬头一看，来的乃是本门长老无量道人。自从无极道人去世之后，他已升为首座长老，地位仅次于掌门了。

不岐一凛，说道：“ 弟子没什么心事啊！ ”

无量道：“ 没有就好。但倘若你是有什么心事的话，那也不必瞒我！ ”

不岐道：“ 弟子怎敢对长老隐瞒？ ”心里不禁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要这样问我呢？ ”

无量说道：“ 你想必也会知道，你的俗家师父何其武是和我同拜一个师父的，我和他虽有道俗之分，但却是最要好的朋友。 ”

不岐道：“ 是，弟子知道。 ”他口里这么说，心中却是颇有疑虑：“ 不错，师父和他虽然都是同出于上一代的掌门幻空真人门下，但师父常常提起的却是无色师伯而不是他。和师父往来较密的也是无色师伯而不是他！ ”

无量好像知道他的心思，说道：“ 交情的深浅不是以往来的疏密来计算的，我近年因助掌门师兄研究本派的内功心法，到何师弟的家中次数是少了一点。但他的事情，事无大小，都是不瞒我的。尤其是当他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时候，更加要和我商量。纵然我们没有见面，他也会托人给我带信、传话的。 ”

何其武是俗家弟子的领袖，无量则是本门长老，两人又是同出一师。他们之间从不见面，也会互通消息，这也是情理中事。不岐不敢置疑，只好仍

然沉默。

无量忽地叹了口气，说道：“你的师父只生一女，他把女儿许配给你，本是盼望你们将来生下儿女，也好兼祧何家的。但怎知人事难料——”

不岐心头一跳：“听他口气，莫非他已知道师父的死因？”要知何其武死于非命一事，无相真人对两位长老也都未曾说出来的。

心念未已，无量已是接下去说道：“他们父女都已死了！”原来他说的“人事难料”，只是指“他们父女”之死。

不过，即使他不知道何其武的死因，这一句话也还是令得不岐捉摸不透。

何玉燕去年和耿京士私奔一事，因是属于何家家丑，何其武自是不欲外扬。不过纸包不住火，经过了一年的时间，这件事毕竟也还是有许多人知道。但也正是因此，知道此事的武当弟子都不敢在不岐面前，提起他的俗家师妹（这个师妹是他以前的未婚妻）。而那些人也只道何玉燕是和耿京士躲在远方，尚未回来。

而现在，无量长老却已知道他的师妹亦己死了，“是掌门师父告诉他的呢？还是他自己打听到的呢？”“他又还知道多少呢？”不岐越听越是吃惊，越听也越觉得这位长老令他“莫测高深”了。

无量长长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和师妹本来是可以做对好夫妻的。唉，要不是去年闹出的那场婚变，你也不会做道士了。”

不岐道：“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弟子如今已是出家人，请长老不要再提了。”

无量说道：“武当派的道家弟子和别的道门弟子不同，张真人当年也是以出家人管尘世事的。”

不岐道：“他们亦都已离开尘世了。”

无量道：“但有些人还在世上，有些事也还未成为过去。”

不岐道：“长老指的是何人何事？”

无量道：“你自己也当知道，这世上还有何人需要你的照料！”

不岐呆住了！无量盯着他道：“还有人要你照料，你怎能把心事瞒住我呢？说不定我可以替你解开心事的。心中有主宰，歧路任由之，不岐，你随我来吧！”

不岐如受催眠，不知不觉，跟着他走。

走没多久，转过一个山拗，看见一户人家，竹门泥墙，和山上其他菜农的房屋并没什么分别。

屋内传出来婴孩的哭声，哭声颇为宏亮。不知怎的，不岐觉得婴孩的哭声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心头起了一种微妙的感 应。

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唉，这孩子怎的老是哭个没完没了，难道他知道自己一生下来就是没爹娘的么？”

一个女子的声音道：“让我来哄他吧。小宝宝，不要哭，不要吵，叔叔就来看你了。”

那男子叹口气道：“咱们已经来了三天了，怎的他还不来探望孩子呢？莫非——”

无量道长轻轻一推不岐，说道：“要你照料的人就在这屋子里，你还不去看他——”

其实，不岐已是用不着别人催促他了，因为他已经听出了这对夫妻的声音，亦已知道这个孩子是谁了。他呆了呆，立刻好似旋风一样，冲开了围在

墙外的篱笆，推开了竹门，跑进那间屋子。

果然不错，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正是何玉燕的孩子！炕上还有另一个婴孩，已经熟睡。

那对夫妻，不用说也正是受他之托，抚养这个婴孩的那家姓蓝的猎人夫妇了。

蓝靠山怔了一怔，大喜叫道：“ 戈大哥，你果然来了！ ”

不岐无暇追问他说的“ 果然 ”二字是什么意思，便道：“ 监大嫂，让我抱一抱他。 ”

他抱起婴儿，想起那日师妹托孤的情况，心头百感交集，勉强定了定神，把小指头塞进婴孩口中，让他吮吸。

蓝靠山的妻子笑道：“ 戈大哥，你的指头好像比我的奶头还有效，你瞧，他不哭了，他睁大了眼睛看你呢。哈，他真的好像认识你，认得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她是山沟里长大的女人，说话不避粗俗。

不岐心中苦笑：“ 他长大了，不把我当作唯一的仇人就好。 ”说道：“ 我已经出了家，我已经不是戈振军了。我叫做不歧。 ”

蓝靠山道：“ 不岐？嗯，我可叫不惯。你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我还是叫你戈大哥。 ”

不岐道：“ 随便你吧。我只想知道，你们怎样会来到这里的？ ”

蓝靠山道：“ 咦，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 ”

不岐惊疑不定，说道：“ 我？ ”

蓝靠山道：“ 半个月前，有位道长来到我们家里，说是你在武当山出了家，为了想和孩子时常见面，特地托他带了银两和口信来给我们，叫我们搬到武当山去。难道他说的是假话吗？ ”

不岐道：“ 这位道长是怎么个模样？ ”

蓝靠山道：“ 年约三十左右，眉毛很浓，身高体胖，唇边有颗黑痣的。 ”

这正是不岐上山的那一天，曾经和他交过手的那个道人不败，不败是长老无量的大弟子，不岐心中雪亮了，“ 怪不得在我行拜师礼那天，凡是有职司的弟子都来观礼，唯独不见这位师兄。原来他是下山办这件事。 ”于是作出恍然大悟的神气道：“ 不错，你说的这个人道号不败，我是在他的面前露过思念你们和这孩子的口风，想必是他想帮我达成心愿，故此就冒称是我托他捎口信和带银两给你们了。 ”

蓝靠山道：“ 这就对了，我亦想过，天下只有说假话骗钱的人，哪有反而自己花了银子来说假话的？ ”

蓝靠山的妻子道：“ 这位道长真是好人，他不但花钱帮我们搬家，还帮我们安排了今后的生活。 ”

不岐道：“ 啊，怎样安排？ ”

蓝靠山道：“ 我们来到的那一天，他就带我去见管香积厨的那位道长，说我是他的小同乡，叫那位道长给了我们一块菜地耕种。 ”原来武当山上有为数将近一千的道士，粮食可以向富有的信士募捐或者在山下购买，囤积起来，但每日吃的新鲜蔬菜则是必须在山上种的。武当弟子开辟了一千多亩菜地，免收地租，交给愿意上山的人家种菜。不过，由于免交地租，故此山上的菜农多半也是和武当派的弟子们有点关系的。

蓝靠山道：“ 我本来是猎人，也很喜欢靠打猎来过日子，但一想，种菜是要比打猎安定得多，他日我年纪大了，打猎没气力，但种菜则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自己虽然不怕冒打猎会给野兽所伤的险，这两个孩子我却是希望他们不必冒这种险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搬到这儿就可以和你时常亲近了。”

不岐道：“你说得对，我这位不败道兄，真是为你们设想得周到。我也应该去向他多谢一声的。好，那你们就安心住下吧。天色已晚，改天我再来看你们。”

不岐怀着满腹疑团，走出蓝家。转过山拗，只见长老无量道长还在原来的地方等他。

“不岐，你见着你的朋友和那孩子了吧？是我叫不败用你的名义叫他们来的。”无量说道。

“是。我已经知道。”不岐木然回答。

无量说道：“这孩子是你师父的外孙，也是我的何师弟唯一的骨肉。你不会怪我多事吧？”

不岐说道：“师妹本来就是把她的遗孤托给我的。我想，我和师叔的心意都是一样，要这孩子近在身边，才好照料。”

无量微笑道：“那么，你满不满意我这样安排？”

不岐说道：“多谢长老师叔，安排得这样周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是在心中苦笑，但也并非全是“反语”。他的确是曾想过要蓝家搬来武当山的，但倘若这件事情是由他去办，恐难免惹起同门的疑猜。如今由本门长老安排蓝家来做菜农，那么日后他和这家人往来，也就自然多了。

但疑团莫释的是，无量怎会知道这孩子落在蓝家？师妹产子以及他把这孩子交付蓝家一事，他是对掌门师父也还未曾说出来的。

“难道无量师叔，他，他那天也是在盘龙山上？我做的事情，他都看见了？”

另一个更可怕的想法蓦然在心中升起“霍卜托那封信是不是他拿走的？甚而，甚而……隐藏在本派的那个凶手也就是他？这，这恐怕不会吧！无极师伯与他相处数十年，倘若凶手是他，他暗算无极师伯的时候，无极师伯即使没见着他的面，也该知道是他的，但无极师伯却是直到死时，还是猜想不透是谁。不过，凶手和偷信的人也未必是同一个人，那封信恐怕难保不是他拿走的了。”

他胡思乱想，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他心底的怀疑，也是不敢在无量面前，露出半点口风的。

无量却似看出他有心事，若有意若无意地说道：“心中有主宰，歧路任由之。无色亦无相，何悔复何疑？这是掌门给你的训示吧？嗯，任何人都是一样，有些事情，未到适当时机，他是连对亲人都不愿说出来的，别人怀疑，那是别人的事。甚至有些事情，连自己也不知做得对是不对的，但只要自问并非存心去做错事，那也无须后悔与多疑。是是非非，将来总有一天明白。”

无量这番说话，表面听来，好像是为一个新入门的晚辈弟子“说法”，但在不岐听来，这番话却是话中有话，而且每一句话都好像是针对他的。

照不岐的“诠释”，这番话最少包藏有三种意思：一，他已经知道了不岐所做的事情，包括不岐“误杀”师弟一事在内。二，他也看穿了不岐的心事，这心事就是害怕别人知道他的某些秘密。三，因此他向不岐暗示，叫不岐只可“心照不宣”。那“弦外之音”即是：“你不要问我怎会知道这孩子

落在蓝家，未到适当时机，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但什么才是‘适当时机呢”？）你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也是一样！”

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唯唯诺诺，连声称是了。

无量忽道：“蓝家夫妻知道这孩子的来历么？”

不岐道：“他们只知道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无量道：“如此说来，连蓝靠山也未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

不岐道：“我想，是不必告诉他吧？”

无量说道：“好，那么，知道这个秘密的就只有我和你了。”

不岐道：“不败师兄呢？”

无量道：“他只是奉我之命去办替蓝靠山搬家的事情。我这个徒弟本领不济，但也有一样好处，绝对对我忠心。我不告诉他的事情，他就不敢多问一句。”

不岐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但却压上了另一块石头，另一块更加重大的石头！

只有无量知道他的秘密，那么他岂不是从此要受无量挟制。

还有，除了这一件秘密，无量是不是还知道他的另一些秘密？听无量的口气，似乎他所知道的还不仅仅是那一天在盘龙山上发生的事情！

无量不知是否看出他的心思，微笑说道：“不要胡思乱想了。天色不早，快回去吧。”他的笑容倒是十分慈和的。

回到道观，天色早已黑了。不岐匆匆吃过晚饭，便即去见师父，他是新来的弟子，必须加倍用功，除了日课，还要做晚课的。

无相真人正在打坐，听见他走进房间，这才张开眼睛，缓缓说道：“唔，你回来了。”

“禀师父，我往后山采药，回来晚了。”不歧说道，心里可着实有点儿害怕师父细加盘问。

无相真人道：“我知道。嗯，听说你今天采药的成绩倒还不错呢，有两支灵芝是很难得的。”

不歧不觉一怔，他今日采得的药都是普通草药，哪有什么灵芝！

但他随即也就省悟了，管理采药事务的正是无量的另一个弟子不呆，这个“成绩”想必是不呆替他虚报的，而不呆之所以要这样做，不用说，当然是奉乃师之命了。

无相真人微笑道：“是无量师叔陪你回来的吧，他很夸赞你呢。”

不歧这才恍然大悟，给他虚报成绩的原来并不是不呆，而是长老无量。他暗笑自己糊涂，即使是采获灵芝，这点小事，管事弟子也不会特地去禀告掌门的，当然是无量曾经来过这儿，在和师父的闲谈中谈起的了。

“弟子哪有什么值得无量师叔夸赞？”不岐定下心神，装作谦虚的样子说道。

无相真人微笑道：“你想知道他夸赞你什么吗？他夸赞你又聪明，又好学呢。他说他和你谈论本门武学，你说得头头是道，而且最难的是还能有自己的见解，触类旁通。”

不岐道：“无量师叔太夸赞我了。我入门不过一月得闻本门的上乘武学，这才略有寸进，这寸进也都是师父教导之功。”

无相真人皱眉道：“我喜欢说老实话，不喜欢别人奉承，你虽然只跟我

一个月，也该知道我的脾气了。”说了不岐几句，这才恢复笑容，续道：“武学我可以教你，资质可是你自己的。”

不岐鼓起勇气道：“有一事弟子不知该不该问？”

无相真人道：“你尽管问！”

不岐道：“上月初六那天，无量师叔不知是否在武当山上？”这一天正是他的俗家师父何其武被害的第二天，也正是他“误杀”耿京士以及无极道长因伤重而死亡的那一天。

无相真人道：“你要知道这个做什么？”

不岐道：“弟子不敢隐瞒，弟子心中实是不能无疑。听说，听说无量师叔的太极掌力在本门是仅次于师父你的……”

无相真人面色一端，沉声说道：“你上山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和你说过了。本派创立二百余年，难保没有一两个嗜武成迷的弟子把本派武功与外人私相授受。太极拳、太极剑都未必是本门的不传之秘，练成如我这般的太极掌力，那也不算稀奇，你怎能胡乱怀疑本派长老！”

不岐道：“弟子知罪，弟子本是不该问的。”

无相真人道：“但你已经问了，我不说无以释你之疑。无量师弟为了练本门的上乘内功，三个月前就开始闭关，直到你来到武当山的前一天，他才开关的。他是足足闭关了三个月。”

三个月前，丁云鹤都未遭暗算，已故长老无极道人被人用太极掌力所发的暗器打伤，又是在丁云鹤遭人暗算之后，不管凶手是否同一个人，都不会是无量了。凶手都不可能是他，而不妓找不着的那封信，更加不可能是他拿了去的。这件事是上个月初六才发生的。

“但那天的事情，为什么无量师叔好像有如目击一般呢？”不歧百思莫得其解，不过却是不敢从坏那一面怀疑无量长老了。

无相真人道：“今晚不用你做功课了，早点回去歇息。明天我叫无色师弟代我传你太极剑法。”

不岐一怔道：“师父才开始为弟子讲解剑理，为何又要三师叔代理？”

无相真人道：“我是想你速成。无色师弟的剑法乃是本门第一，更胜于我的。他和你的先师，又是最好的朋友，一定会用心教你。明天起我也要闭关三个月，若不请他代授，恐怕耽误了你的功夫。”

无色道长是三个长老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今年只不过四十八岁。他性情爽快，不拘小节，晚一辈的弟子最喜欢跟他接近。在何其武生前，他又是每年都要到何家一两次的，因此在三清观长一辈的师叔伯中，他也是和不岐最熟的一个。

第二天，不岐一到他的住所，他便说道，“你的何师父本来是想过一两年就传你太极剑的，如今他已不幸身亡，又绝了后，我是把你当作他的儿子一样看待的。即使没有掌门吩咐，我也一定要替他传你剑法，以还他的心愿。不过，你若是练得不好的后，我也会替他打你屁股的。嗯，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呢！”他说不是“玩笑”，自己却先笑了起来。

从无色的话语中可以知道，他是知道不歧的师弟和师妹都已死了的。但何玉燕有了孩子的事情，他则似乎未知，否则他不会说何家是“绝了后”。不岐放下了一半心事。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无量长老给他的“压力”却加重了。

“老师教得越严，学生得益越大。师叔替掌门师父传授弟子剑法，弟子只盼师叔越严越好。”不岐说道。

无色笑道：“我也盼你不要给我打屁股才好。好，那就开始传吧。太极剑的剑理，掌门师兄对你说过了么？”

“说过一遍，还望师叔指点。”不岐道。

无色道：“太极拳、太极剑，道理都是一样，太极拳讲究的是后发制人，太极剑讲究的是意在剑先。意先招后，先后却正是相反相成。借对方之力以为己用，随势屈伸，任彼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太极无始无终，剑法变化无穷。但只要领悟以静制动的道理，也就可以一以贯之了。若然练到炉火纯青境界，招数全都忘了也不要紧。不过，我也未能达到这个境界，你从扎根基的功夫做起，每一招都是必须严格达到我的要求。从有到无，‘有’是真有，‘无’却不是真无。这道理你懂么？”

不岐觉得他的讲解比掌门师父还更透彻，点了点头，说道：“师叔讲的道理，弟子是听得懂的。但是不是真懂，弟子就不知道了。”

无色道：“对，著要真正懂得，还要练过无数次才行。甚至练过无数次，也还未必就能真懂，还要加上无数次的临敌应用的。”接着笑道：“不过，道家讲的是清净无为，我也不敢希望你有太多的临敌机会。好，闲话少说，我先练一遍你看。”

不岐用心观看师叔使出他的太极剑法，只见他剑势如环，挥洒自如，端的有流水行云之妙。心中暗暗叹服，怪不得掌门师叔如此推崇他的剑法，我现在尚未懂得其中奥妙，已是看得心醉神驰了。

但不知怎的，他却隐隐觉得无色的剑法好像和无相真人的剑法有点不大相同（无相也曾经演过一遍给他看的）。但究竟是哪一点不同，他可说不上来。

后来的日子就是每一招、每一招的详加教练了，动作放慢许多，讲解也详尽得多。练了十多天，这一天练到了一招“白鹤亮翅”，不岐这才开始看出了“不同”的地方。

无相真人使这一招的时候，双脚都是贴地的，无色则是右足的脚跟离地三寸，剑锋斜削的幅度也较大。还有，无相真人出剑较慢，不带风声，无色则快得多，且有微风飒然。

不岐开始明白了，虽然只是微细的分别，但效果则是大不相同的。若然用无相真人所教的手法使这一招，最多可以在对方的手臂上划开一道伤口，但若用无色的手法，则很有可能把对方的整条手臂都斩下来。

看出了一点，也就可以概括其余了。无相真人的剑法比较“平和”，无色的剑法则比较“锋利”，倘若用于应敌，当然是无

色所教的剑法，更加“实用”。他也开始懂得掌门师父要他跟无色学剑的用心了，是要他学更加“实用”的剑法，将来才可以替他的第一个师父报仇。他想到这层，不觉一阵迷茫。在感激之中，又似乎有点惭愧。他也开始发觉，原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并不是那么渴望要为师父报仇的。

无色见他若有所思，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教法和你的师父有点不同？而且也似乎有点不太符合太极剑的上乘剑理？”

不岐道：“弟子不敢妄议。”

无色道：“你只管说出你的想法。”

不岐道：“我想，太极剑法虽然是讲究以静制动，但静与动不等于快与

慢，静、动也不必截然划分、静中有动，动中也有静的。师父、师叔的剑法其实也是不约而同！”

无色呆了片刻，赞道：“想不到你悟性这样高，我最初还只是想到因材施教，未想到这一层呢。”

不岐大着胆子问道：“不知在师叔眼中，弟子是什么材料？”

无色道：“我当然早就知道你是一块学武的材料。但同样是可造之材，也还是各有各的不同长处的。听说你上山那天，曾经用连环夺命剑法和不败的太极剑法打成平手？”

不岐道：“那是不败师兄让我的。”

无色道：“不，我知道他的脾气，他是决不会让人的！我就是因为你能够如此，这才想到要你善用长处的。你是攻胜于守，刚胜于柔。上乘武学虽说柔能克刚，但这是指到了最高的境界而言的。未达到那个境界之前，苟能善用，同等功力的人，刚亦未尝不可克柔。”

他说得起劲，教得也特别起劲。可是不岐却似乎有点心神不属的样子，不像往日学得那样用心。

无色以为他是过度疲劳，说道：“这几天来你日夜苦练，也该歇一歇了。学贵专精，贪多嚼不烂反而不好。今天就练到这里为止吧。明天你把白鹤亮翅这一招练得熟了再来找我。”

刚下过一场雨。不岐踏着布满苔藓的山路回去。雨后路滑，他心神不属，好几次险些失足。

山路曲曲弯弯，他的思路也是曲曲弯弯。好像是在阴暗的天色中独自摸索，找寻出路。

他在想些什么？

埋藏在心底的一幅图景又再展现眼前了。他抬头看一看仍然阴暗的天色，他想起了那一天——那个最难忘的下雨天，在大雨初歇的时候，他和师弟耿京士的那场恶斗。

耿京士忽然使出太极剑法，把他杀得手忙脚乱。啊，师弟的剑光有如电闪，他做梦也想不到师弟的剑法如此厉害，他怎样也是抵挡不了的了。要不是师弟刚好在这个时候听见初生婴孩的哭声，这一剑落在他的身上后果如何，他真是不敢想象。

但“不敢想象”也还是可以想象的。现在他亦已用不着“想象”了，他确实知道后果将会怎样，这后果就是，他的右臂必定给斩断无疑！

脚跟离地，剑势斜飞，似挟风雷，快如闪电！这正是无色刚刚教过他的那一招白鹤亮翅。当时他不知道，现在则是知道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不知令他做了多少次恶梦，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心有余悸。他禁不住心中苦笑：“想不到倒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救了我的一条性命！”

而现在他也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当无色把太极剑法演给他看的时候，他心中总是觉得有点什么“不对”的感觉了。啊，不仅是因为和掌门师父所演的剑法不同，而且还因为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

这一个发现——耿京士的太极剑法和无色教给他的剑法相同，令他疑惑不已。耿京士的剑法是跟谁学的？那个谜样的人

物，莫非就是无色？

当然这个疑团他只能藏在心中，决不敢当面去问无色长老的。

尽管他的心中波涛澎湃，他在武当山上的日子倒是过得很平静的。无色

悉心教他剑法，爱护他有如子侄，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心里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怀疑。无量自从那天之后，也没有单独找过他了。

无量没有再来找他，令他减了许多疑虑，但无色的“ 毫无异状 ”，却是令他心中的疑惑扩大了。

他跟无色学剑，学的日子越长，他就越发觉得耿京士那天所使的太极剑法，和他现今所学的剑法，简直是一模一样。

即使有如掌门所说，别个门派的人懂得太极剑法也不稀奇，但总不会“ 巧合 ”到这般田地，连无色别出心裁的一些微细变化，也有那么一个“ 外人 ”，恰好和他有着同样的创意吧。

在他的第一个师父（何其武）生前，无色是何家常客，他若要在暗中传授耿京士的剑法，那是可以瞒过别人耳目的。但为什么耿京士连对自己的妻子都要隐瞒呢？

而更令他疑虑不安的是，为什么无色也要对他隐瞒此事呢？从前对他隐瞒还有可说，是不愿惹起他对师弟的妒忌，（耿京士学武的资质比他更好，这一点别人或许不知，他自己是知道的。而据他猜想，无色只在暗中传授他的师弟，资质的差别恐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但现在耿京士已经死了，而他却正在跟无色学剑，为什么无色还是丝毫不露口风？

不过，他当然不会怀疑无色就是那个神秘凶手，一来，无色是他第一个师父最好的朋友，二来根据已知的事实（无极长老在临死前对他说的），那个凶手是用太极掌力杀人，而不是用剑杀人的，在三位长老之中，无极的太极掌功夫是居于第一位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太极剑法已经学全了，无色不再教他，以后就只凭他自己修习了。但这个“ 哑谜 ”始终藏在他的心中。

另一件事令他稍感“ 意外 ”的是，第三年他的掌门师父第二次“ 闭关 ”的时候，本来是要无量教他内功的，无量却逊谢不允。他本来有点害怕无量会拿着他的“ 把柄 ”来“ 挟制 ”他的，但无量放弃这个可以和他单独接近的“ 机会 ”，虽然令他稍感意外，却也令他安心多了。

但他的“ 私事 ”倒是颇称心意的，孩子在蓝家长大，三岁那年拜他做义父，七岁那年由掌门特许准他收这孩子做徒弟。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却稍为更改师妹的遗嘱，他要蓝靠山认作孩子的父亲。这孩子叫蓝玉京，不是叫耿玉京。

那几桩连环凶杀案，则始终未破；霍卜托是生是死，也没侦察出来，何家的人，由于死去多年，甚至已经也没有人再提起了。但不岐是忘不了的，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正是：

几番风雨伤寥落，铸锗而今悔恨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附注〉

注一：引自朱家溍教授写的《武当山》一文。本书有关武当山的史实，也是用这篇文章作主要的参考材料的。

注二：据明史记载，张三丰是辽东站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号元元子，名张全一，又名张君实。不修边幅，又称“ 张邋遢 ”。明太祖成祖屡遣使求之，不遇。英宗时封为“ 通微显化真人 ”。

第二回 各逞机谋缘底事 自疑身世感亲情

又是草木摇落的深秋，又是斜阳如血的黄昏。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这渺无人迹的荒山，如今却有一个人在轻轻叹息。

是叹息：年去岁来，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

是叹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就在这座山头，就在这个人站立的地方，十六年前，曾发生过一宗十分奇特的武林惨案。

说它“奇特”，因为它既是“惨案”，又是“疑案”。

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弟子在这里自相残杀，结果是师兄杀了师弟，但这个师弟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被师兄误杀，非但外人莫测根由，连这个杀了人的大师兄自己也不知道。

埋葬在这座山头的还有一位天下闻名的武林前辈，曾经是武当派首席长老的无极道人。

无极道人名满天下，但知道他是死于非命的则寥寥无几，知道他是丧在这座山头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了。

甚至知道他是被人暗算，知道他是为了何事赶到这座山头方始倒毙的人，也不知道那个凶手是谁。

甚至还不止此，和这个疑案有关的人物差不多也都已死了。这些人物包括两湖大侠何其武本人和他的女儿何玉燕，还有武当派的名宿了云鹤。

剩下来的与此案有关的人，似乎就只有一个人了——何其武的大弟子戈振军。不过戈振军是他十六年前的“俗家名字”，如今则是武当派掌门无相真人的关门弟子，道号不岐了。

而现在这个轻轻叹息的人，也是武当派的道士，而且还恰好是不岐的师兄。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无相真人的大弟子不戒。你知道了他的身份，或许你就会懂得他为什么要叹息的理由了。

不过，难道他只是为了叹息而来？

无相真人虽然没有正式立他做掌门弟子，但谁也知道他必定是继承无相的人选无疑，因为他不但是大弟子，而且精明能干，近十年来，无相真人已是把武当派的事务，差不多都交给他料理了。

一个在武当派中地位这样重要的人物，跑来这座荒山做什么？

当然他是有事才来。但这件事情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他是奉了掌门师父之命，来这里发掘无极道人的尸体。掌门要他把这位前首座长老的遗骨带回武当山安葬。

武当派的历代长老都是葬在本山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无极道人了。因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长老必须葬在本山，掌门无相真人还是想到了要为无极迁葬。

令不戒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师父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师弟不岐？

十六年前，是不岐（当时他还是戈振军）亲手把无极埋葬的。

戈振军没有筑坟，也没有立碑，他只是掘了个坑，就把无极掩埋了。坑当然亦已填平。

虽然他记得地形，也立有标记。但叫外人来发掘，总不如由他自己来发

掘吧？

不戒也曾问过师父，但师父的回答，却还不能令他释疑。

师父说，这是因为不岐已经去了辽东的缘故。

但为什么不能等待不岐回来才发掘呢？师父交给他这个任务之时，不歧已经去了三个多月，若是按照正常情况，短期内他也应该可以回到武当山了。

师父说不岐这次前往辽东，是要到他的师妹和耿京士在十六年前住过的那个地方，实地查察一番的。很难说得定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我的年纪老迈，恐怕不能等了。”

但师父为何直到如今才想起要为无极迁葬呢，十六年可并不是一个短时间？

当然这也还是可以解释的，他的师父今年虽然已经七十七岁，但身体一直倒是很好的。在此之前，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当务之急”所以迟迟没有想起。而现在他则是开始感到“年老体衰”了。

当然，这也只是他替师父“解释”而已，他是不便去“质问”师父的。这个“解释”未必是师父本人的意思，他自己也不能满意于这个解释的。

但尽管他心中藏有疑团，他也还是乐意执行这个任务的。撇开“师父之命不可违”这条不谈，这位长老在生之时，对他是十分爱护的。他对无极长老的尊敬，是仅次于对掌门师父的。

不岐并没有将当年怎样埋葬无极的情形告诉他，他是凭着师父的复述来找寻埋葬的地点的。

他找到那块形如鹰嘴的石崖，找到了崖边那棵大树。

大树后面有两个稍微拱起的土堆，土堆上乱草丛生，早已和周围的野草连成一片，旁人看来，只道是地形的起伏不平，决不会想到这两个土堆就是坟墓。不过，不戒已经从师父的复述得知，知道在左边的这一堆黄土下面埋葬的就是无极道人了。

师父曾告诉他：右边那堆黄土，埋的是不岐的师妹何玉燕，何玉燕的遗骨，不岐是想自己来给她迁葬的，叫不戒不可弄错，误掘了何玉燕的坟。另外还有一个易于辨认的标记，在埋葬无极道人那个土坑旁边，戈振军当年是曾插下一根粗如儿臂的树枝的。

不戒为了恐防弄错，先找标记，他没见到树枝，却发现有一棵孤零零的高仅逾丈的矮树，正是生长在左边的那个土堆上。不戒初时一怔，随即也就恍然大悟了。经过了十六年，戈振军插下的那根树枝已经成长为这棵矮树了。

这棵树虽然矮小，但也有二三十枝树枝。不戒走近去仔细一看，发觉这些树枝颇有不同。在离地七尺以上的树枝叶子很多，下面的树枝叶子却疏疏落落，有几枝甚至是光秃秃的一片树叶也无。同在一棵树长出来的树枝，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

他初时一怔，随即也恍然大悟了，那是因为有人在这棵树的下面，练过剑法的缘故。下面那些树枝的叶子是给剑气削掉的。

但怎的那个人不拣别的地方练剑，却要跑到这个荒山上的土堆来练剑呢？不戒自是不禁疑云大起了。

他再看一看右面那个土堆，一看又有新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是用不着推断的：一看就可以知道是曾经有人来过！

在那个土堆上摆有一束小白花。

何家是绝了种的，当年的戈振军，现在的不岐则已远赴辽东，是谁来此

拜祭何玉燕的“坟墓”？他又怎知何玉燕葬在此地？

不戒猜想不透，摇了摇头，心想：管他什么人来过，我赶快把师父吩咐的事情办妥就走。他是带了一把铁铲来的，于是便即开始铲土。

他气力大，不过一炷香时刻，已是挖开了原来那个已经给戈振军填平的坑，　的一声，铁铲触着盖在尸体上面的那一层木板了。那层木板早已给泥土的压力压得裂开，已经不能起保护尸体的作用了。唯一的作用只是使到下面的骷髅还保持人体的形状而已。

不戒拨开浮土，站在坑底，把随身携带的火石擦燃，一看之下，不觉又是一呆。

在坑底并排排列的是三具骷髅！

原来戈振军一直以为，即使掌门将来要把无极长老的遗骨迁回武当山安葬，这件差事也必是交给他办的。当年他由于妒忌的心理，没让耿京士和何玉燕夫妻合葬，说出来恐怕师父对他会有不良印象，因此他就把这件事隐瞒了。

三具尸体，左边那具是耿京士的，右边那具是何家的老家人何亮的，当中那才是无极道人的。

经过了十六年，没有棺材的尸体早已腐化了，只剩下骨头。

幸好不戒是自幼就跟无极道人在一起的，他也曾经到过何家好几次，和何亮、耿京士都是相当熟识。骷髅还保持人体形状，从身材的高矮和骨架的粗细也就不难辨认了。老年人的骨头和少年人的骨头也有分别，这一点也是瞒不过精明能干的不戒的。

他心里叹了口气，原来不歧师弟当年并没有让耿京士和他的师妹合葬。嗯，这也怪不得他，他的师妹本来就是他的未婚妻。耿京士当年“勾引”师妹私奔一事，不戒是知道的。当年他也曾很不满意耿京士的所为，他的同情是放在戈振军一边的。

发现耿京士的尸体，虽然引起他的感喟，但却不令他感到奇怪。发现何亮的尸体，那就令他大大的惊疑了。

惊疑还并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戈振军当时是在匆忙中掘两个坑的。为了省时省力，他让何亮和无极道人葬在一起，那也是不戒可以理解的。不戒并不是那种拘泥于“尊卑有别”的人，一个老家人和武当派的首座长老葬在一起，他倒是觉得无所谓的。

引起他惊疑的是何亮的骨头，何亮的骨头是黑色的。只有中毒身亡的骨头才会这样！

在他细心察视之下，终于在何亮的一条肋骨缝中，发现一枚小小的侮花针。他是武学行家，用不着什么推断了，这枚梅花针当然是淬过剧毒的无疑！

何亮的死因咀白了，他是中了毒针身亡的！

死因明白，另外的事情却更难明白了。第一个问题，是谁发的这枚毒针？跟着的那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毒针来杀何亮？何亮不过是个略懂武功的老家人，要杀他易如反掌、用得着用毒针来暗算他么？

当然他第一个想起的行凶者是耿京士。

根据戈振军当年向掌门人的禀报，这个老家人何亮也正是死在耿京士手下的。

但不戒再想一想，却还是觉得可疑。

按照戈振军当年所说的经过情形，何亮是给耿京士失手推跌，因而摔死

的。何亮武功不高，而耿京士当时在心情激愤之下。出手不知轻重，以致误杀何亮，如此解释，情理是可通的。

但现在却有新的发现，何亮是死于毒针！

即使耿京士有心要杀何亮，他也无须使用毒针。何况武当派乃是名门正派，门下弟子一向就是被严禁使用喂毒暗器的。虽说耿京士曾经离开师门一年，但在那一年当中，料想他也决计练不成那等神妙的暗器功夫，可以杀人于不知不觉之间。

那么不是耿京士又是谁呢？

当然不戒不会怀疑到戈振军身上。戈振军和耿京士以及其他的武当弟子一样，都是没练过梅花针这门功夫的。何况，戈振军更没理由去杀何亮。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有人埋伏在暗处，偷施暗算了，不过，不戒自己想出来的这个解释也还不能令自己满意。因为梅花针是份量轻微的暗器，要用梅花针来伤人，非得埋伏在很近的地方不行。而当何亮被杀之时，在场的除了耿京士之外，还有戈振军和何玉燕，这三个人都非庸手。那人发出梅花针，又怎能全都瞒过他们的眼睛。

不戒猜想不透，心里想道：“先且不必想他，待我把这三个人的遗骨都带回武当山去，先禀明师父，然后再和不歧师弟一起参详。”

主意打定，他开始收拾遗骨。

忽地觉得头顶有股劲风“压”下来，不戒应变极快，一闪闪开，只听得轰隆一声，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把三具骷髅都压得碎成片片。

不戒拾起铁铲，双脚一撑坑壁，飞身跃起。说时迟，那时快，又一块大石头抛下来。不戒人在半空，铁铲挥出，三十年的内功在这紧要关头发挥了作用，真力所到，“　”的一声巨响，那块大石头竟给他的铲铲得倒飞回去。他的双脚亦已踏上实地了。

但就在此时，伏击者又已换发暗器，这次不是用石头掷他了，是排列成三个品字形的九枚透骨钉向他射来。那人的腕力也真强劲，九枚透骨钉发出的啸声好像利箭一般可以射穿他的耳膜！

不戒挥舞铁铲，把九枚透骨钉全都打落。但虽然全都打落，他的虎口亦已隐隐感到有点发麻。不戒是个武学大行家，铁铲一碰着对方的暗器，立即就知道那个人是运用内家真力发出这九枚透骨钉的，不禁大吃一惊，心里想道：“奇怪，这人练的内功怎的好像和本门的太极神功颇为相似？”微细的分别，只是那人的内功似乎较为霸道，透过暗器传来的劲道也是若断若续，不似他得自武当掌门真传的精纯。

“暗器伤人，算得什么好汉？有胆的出来！”不戒喝道。

话犹未了，立即就听得有个带着外地口音的男子笑道：“不戒道长，我知道你是武当掌门的衣钵传人，素仰贵派内功高深莫测，我这不过是试试你的功力而已。”

这个人是戴着蒙面巾的。

不戒喝道：“你若是想和我印证武功，何必藏头蒙面？”

那人哈哈笑道：“你又猜错了。对不起，我是想杀你的！不过，我不是想用暗器杀你，我是想用剑杀你！咄！看剑！”他先说破，这才出剑，表明不是偷袭。

不过那蒙面人的出手，也端的是快如闪电，说到一个“剑”字，剑光己是如匹练般的卷过来了！他拔剑，飞身，出招攻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姿

势也极其美妙。这一招剑法，不戒一看，竟然又是似曾相识。

铁铲沉重，不戒一见那人剑法，就知难以遮拦，果然不过数招，就给那人攻得手忙脚乱，那人笑道："我若连拔剑的机会都不给你，恐怕你死不……"

"死不瞑目"这句话尚未说得完全，不戒已是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翻出三丈开外，陡地一声大喝："你要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双臂一振，铁铲挟着风雷之声，从他手中飞出，向那人拦腰铲去。

那人亦不敢硬接，一个斜身窜步，剑尖轻轻一点、一引，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铁铲拨过一边。不戒见了他这手法，不觉又是心头一凛。

不过他的手法虽然巧妙，却也不免缓了一缓。说时迟，那时快，不戒的剑亦已出鞘，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接招！"他剑划弧形削出，那人也是划了个弧形接招，不过幅度却比他更大，双剑一交，那人的剑锋比不戒的剑锋向前多伸三寸，不戒险些被他所伤。

幸好不戒功夫老练，一个沉肩坐马，剑势反圈回来。这一下当真是有如渊停岳峙，深得以静制动之妙。蒙面人亦似识得厉害，不敢把招数使老，立即变招。只见他肩头一耸，脚跟离地，剑势斜飞，宛如白鹤亮翅，斜削的幅度比刚才那一招更大。这一剑若是给他直削下来，不戒的一条臂膀只怕非得和身体分家不可。

不戒依样划葫芦，也还了一招"白鹤亮翅"，所划的弧形幅度却缩到七尺之内。宛如江海凝光，蒙面人强攻不进，又再变招。

不戒疑心大起，喝道："你这两招太极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那人哈哈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须知剑理可以相通，剑法自然亦有相似。你以为只有太极才有这两招吗？"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说话之间，已是接连划了三个圈圈，使出来的又是太极剑法的一招"三转法轮"。

不戒喝道："你这分明是太极剑法，还要狡辩？"

那人冷笑道："你一定要把我的剑法当作太极剑法，那也由你。嘿嘿，但普天之下也不见得只有武当派的弟子才会太极剑法！莫说两招，还有得你瞧呢！接招！"

那人剑法展开，一个圈圈接着一个圈圈，绵绵不绝，往复循环，好像波浪般层层推进，果然都是太极剑中的招数。但出手却比无相真人所传的快得多，攻势也强得多。不戒暗暗纳罕，这路剑法怎的似曾相识？啊，对了，是有几分似无色师叔的剑法。但它和正宗的太极剑法却又好像只能达到"形似"，未能达到"神似"的地步。不过，若说它比不上本门真传，却又未必。虽然刚柔易势，却又似是殊途同归。莫非当真是如师父所说，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个武当派的弟子把太极剑法和别派弟子私相授受，经过了许多岁月，又由别派高手变化而成？不戒的剑法是无相真人所传，从没跟无色学过剑法的。所以他跟不歧不同。他只看得出这人的剑法与无色"有几分"相似，但这"几分"到底是"三分、四分"，或是"七分、八分"，他可就不能说得准确了。

不戒初时心神不定，给那人攻得手忙脚乱。他瞿然一省，心想："我怎的忘了师父所授的要旨了，任彼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当下凝神应战，那人剑法越来越快，他却越来越慢，剑尖好像坠着铅块一般，东指西划，但每划一个圈圈，就把对方的攻势消解一分。

说也奇怪，他的防御圈子虽然越缩越小，动作也越来越慢，但蒙面人那么凌厉的剑势却也攻不进去。过了一会，蒙面人的剑法如受阻滞，不知不觉

跟着他慢下来了。不戒的剑圈从收缩又再扩张，把蒙面人的身形笼罩在他的剑圈之下。

不戒正自把太极剑法使得得心应手，忽地感觉右臂好像有点麻木，蒙面人一招“大漠孤烟”，攻入他的圈子，接着一招“长河落日”划出一个椭圆形的剑圈反罩过来。

双剑相交，无声无息，原来双方都是用了个“粘”字诀，把内力贯注剑尖，和对方的剑胶着了。

不戒初时暗暗欢喜，心想：“你若和我比剑，我恐怕还得多用三五十招，如今你和我拼内力，这一招我就叫你逃不脱我的剑底！”原来他的内力是更胜于剑法的，而且他早就试出对方的内力是不如自己的了。

但相持的局面并不如他估计那样很快就会结束，相反，拖延得已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了。他力透剑尖，仍然不能伸前半分，对方坚韧的抵御，甚至竟然隐隐含有反击之势。

“奇怪，我的内力怎的也好像不济了？”令他吃惊的还不只如此，刚才他不怎么在意的那一丝麻木的感觉，如今已是在蔓延了，这麻木的感觉从肘尖的曲池穴向上蔓延到了肩井穴，向下蔓延到了虎口的关元穴，整条右臂都有麻木不灵的感觉了。虽然他仗着精纯的内功，手臂还不至于麻木得僵硬，但只麻木不灵，亦已受了很大的影响了。

就在此时，树林里忽然走出了两个人，一男一女。那男的躯体魁梧，不戒认得他是鲁南的独脚大盗，名唤周雄，三年之前，他打劫一帮皮货客商，恰值不戒路过，他被不戒打得负伤而逃。那女的则约莫三十多岁年纪，徐娘半老，还作少女打扮，眉毛画作半弯新月，额点丹黄，唇抹胭指，梳着两条辫子，有说不尽的妖媚风骚。这个女人他也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周雄磔磔大笑：“牛鼻子，臭道士，三年前的威风哪里去了，你想不到也会有今日吧？”

那半老徐娘却是在抿嘴轻笑，说道：“不戒道长，你知不知道，刚才你是骂错人了？偷施暗算的不是这位朋友，是我！不过，我并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以我也不怕你骂。怎么样，我这枚小小的毒针，滋味恐怕也不大好受吧？”

不戒霍然一省，喝道：“你是青蜂常五娘？”

原来常五娘乃是一个善于使用喂毒暗器名闻江湖的女飞贼，因此不戒虽然没有见过她，也曾听得人家说过她的相貌和来历的。

据说她是四川唐家二公子唐绍的情妇，她最厉害的一种暗器名为“青蜂针”，就是偷得唐家的秘方炼成的。青蜂是一种罕见的异种蜜蜂，它的针比黄蜂更毒，俗语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俱不毒，最毒妇人心。”常五娘是个手段狠辣的女飞贼，赖以成名的暗器又是毒针，故此在江湖上得了一个“青蜂”的绰号。

若在平时，常五娘的毒针再厉害也决计伤不了不戒，只因她的毒针是混在那蒙面人的透骨钉中发出，蒙面人的功力和不戒不相上下，不戒全神贯注应付他的透骨钉，这才着了常五娘的暗算。

常五娘格格笑道：“想不到武当派的高人也知道小女子的贱名，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投桃报李，小女子劝道长还是趁早投降的好。否则你的真力再耗下去，毒就会发作得更快了。一到毒气侵人心脏，那时我纵有解药，也保不住你的性命了！”

不戒对她的“劝告”好像听而不闻，陡地喝问：“何亮是不是你用毒针害死的？”

常五娘笑道：“你这个人也真怪，自己死到临头也不着紧，反而要去查究一个老家人的死因！嘿嘿，是我又怎样？”

不戒喝道：“是你，我就要你偿命！”

常五娘笑得有如花枝乱颤：“道长，你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吧。”

此时不戒和那蒙面人仍然是在相持不下，而且好像还是蒙面人占了一点上风。蒙面人的长剑始终挺得笔直，不戒的长剑却有点微弯了。

哪知常五娘笑声未止，陡听得不戒一声大喝，两柄长剑同时断了。

不戒以内力震断对方的剑，自己的剑也给对方的反弹之力震断。不戒是中了毒的，这一下强运真力等于是孤注一掷，休说常五娘意想不到，对那蒙面人来说，也是始料不之及。

这刹那间，蒙面人不觉呆了一呆，说时迟，那时快，不戒己是疾掠而前，把手中的半截断剑向常五娘掷出。周雄站在她的身旁，忙挥铁拐。

那半截断剑来得快如闪电，周雄的铁拐刚刚举起，只觉一股劲风扑面，刺得他的眼睛都几乎睁不开，待到他眼睛张开，铁拐也挥出之时，耳朵早已听得常五娘尖锐叫声了。他的铁拐根本碰不着断剑。

常五娘本以轻功见称，但饶是她闪得快，也还是未能避开。只听得“卜”的一声，断剑贴着她的腮边擦过，插入了她的肩头。原来不戒的掷出断剑，乃是用上了回旋的手法。他不但算准了双方的距离，连常五娘的腾身闪避，亦已在他计算之中。

常五娘被断剑插入肩头，琵琶骨也断了，她痛得倒在地上打滚，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滚了两滚，终于骨碌碌地滚下了山坡，也不知是死是活了。

不戒一剑得手，但本身亦已受到两面夹攻。

在他前面的是周雄，周雄的铁拐打不着断剑，却朝着他的脑袋打下来了。

在他后面的是那个蒙面人，蒙面人如影随形，亦已跟踪扑到，掌挟劲风，猛击他的背心。

好个不戒，在背腹受敌之下，一个搂膝绕步，掌缘轻轻一带，使出惜力打力的功大，周雄那铁塔般的身躯，被他“四两”之力带动，收不住脚步，狂冲向前，那根沉重的铁拐，变了方向，刚好是向着那个蒙面人打下去了。

那蒙面人也会“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但他正以猛力发掌，急切之间，若然改变手法，那股猛力就要回击自身。蒙面人可不愿意为了顾全伙伴的性命而令自己受伤，他的那股掌力仍然向前发出，只不过加上一点牵引的巧劲，使得周雄倾斜仆倒，这也还是为了保护自身的。

这一下就等于两个太极高手借周雄的身体来过招，周雄的身体好像陀螺一般，被不戒轻轻拨过一边，又给蒙面人的猛力推过另一边，转了两转，登时四脚朝天，眼耳鼻口都流出血来，跟在常五娘的后面，骨碌碌也滚下山坡去了。

那蒙面人冷冷说道：“杀人就要偿命，这是你自己说的。刚才那场比剑，算作没有输赢，咱们再比掌力。”

不戒耗损真力过甚，已是阻遏不了毒气的蔓延，此时不但一条右臂麻木不灵，半边身子也都好像是在逐渐僵硬了。他眼前金星乱冒，视力亦已模糊。当下强运玄功，吸一口气，镇摄心神，只凭一条左臂，便与对方过招。

双掌一交，不戒只觉对方的掌力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下，往复循环，

无断续处，无缺陷处，确是和本门的内功同一路子，但柔中带刚，却又不似正宗的太极掌功夫。

不戒把生死置之度外，凝神应战，眼中有敌，心中无敌，灵台恢复清明，一招“ 三转法轮 ”使出，双掌划圈，掌力吐出。蒙面人好像身陷漩涡，不由自己地跟着他转了两个圈圈。第三个圈子转了一半，那人方始能够稳住身形，摆脱他的沾黐之劲。

不戒暗暗叫了一声“ 可惜 ”，原来他这一招“ 三转法轮 ”，本来可以牵引对方连转三个圈子的，转到第三个圈子，那人非得给他摔翻不可。只因他中了剧毒，毒气正在继续蔓延，此时连左臂也开始感到麻木了。就差那么一点，后劲不继，功亏一篑，只能逼使对方转两个半圈。

蒙面人冷冷说道：“ 果然不愧是武当掌门的首徒，只可惜你命不久长了。念在你修为不易，我和你做一宗交易如何？ ”

不戒运气御毒，根本就不理会他说些什么。那蒙面人自说自话：“ 你中毒已深，想要恢复如初那是不可能的了。但若得到常五娘的独门解药，还可以多活十年。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让你去取常五娘的独门解药。否则你自己也当明白，即使你想和我拼命，可也是打不过我的了。我不罢手，你如何能够抽身去取解药？ ”

不戒知道他是存心激怒自己，仍然当作没有听见一般，加紧把已经开始涣散的真气收束。

那人激不动他，冷笑说道：“ 你不听良言，没办法，我只好成全你了。 ”陡地一声大喝，双掌齐飞，一招“ 野马分鬃 ”，夹击不戒两边的太阳穴。

不戒用了个“ 卸 ”字诀，用一招“ 云手 ”的手法，意欲将他身形带动，这次只须将他转一个圈子，就可以将他摔倒。

哪知这一次却不灵了，那人的掌力大得出奇，不戒只能“ 卸 ”去他的一半力道，余下的力道刚好和不戒的力道抵消。但不戒的大半边身子已经麻木，是以彼此的力道虽然恰好抵消，但那人只是晃了一晃，不戒却不能不连退三步了。原来那人自知对太极掌的运用，他是远不及不戒的。是以他这一招“ 野马分鬃 ”，虽然仍是太极掌的招式，但所发掌力却不同了。

太极拳、太极掌、太极剑都是讲究以柔克刚的，但这蒙面人的掌力却是刚猛非常，而且好似洪彼冲破堤防，一泻无遗，毫无含蓄之妙，与不戒所学的上乘内功心法大异其趣。

若在平时，对方用猛力攻他，他是求之不得。但此际他的毒伤已经发作，大半边身子都已麻木不灵，纵然施展以柔克刚的上乘功夫，亦是克制不住这股刚猛的力道了。他只能卸去对方的一半力道，剩下的一半力道，还是冲击得他摇摇欲坠，好似在狂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

蒙面一人见强攻有效，掌法立变，着着抢攻，凌厉之极。此时他用的已不是太极掌法，时而掌劈，时而指戳，好像还夹有刀剑的路数。饶是不戒见多识广，也看不出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掌法。但奇怪的是，他虽然看不出来，对方的这路掌法，他又好像是似曾相识。

那人似乎看出他心里的疑团，哈哈笑道：“ 你不识我这路掌法吧？我若不告诉你，恐怕你是死不瞑目了！ ”

不戒哼了一声，说道：“ 邪魔外道，何足道哉？ ”言外之意，这种不是名门正派的掌法，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寻根究底。

蒙面人摇了摇头，纵声大笑，说道：“ 邪魔外道？嘿嘿，看来你的本门

功夫学得尚未到家吧？我只稍加变化，你就认不得了？”

不戒瞿然一省，冷笑道：“什么掌法，你只不过是偷学了本派的第二流剑法罢了，就敢在我面前夸嘴？本门的掌法和剑法虽可相通，但你变出来的却是非驴非马，我说你邪魔外道，难道说错你吗？”

蒙面人哼了一声，说道：“不错，我这路掌法就是从你们武当派的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变化出来的，非驴非马也好，第二流也好，总之你是抵敌不了。嘿嘿，我用你们的第二流剑法，就可以打败你这个已经练成了第一流太极剑法的高手，只可惜无相真人不在此地，否则他见了他要立的掌门弟子，败在我这个只是偷学了他几手粗浅的剑法的人手里，准会气死！”

不戒知道对方是想激他生气，但心里却也不能不又添一个疑团，为什么这蒙面人好像唯恐他不知道这路掌法是从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变化出来的呢？

不戒咬牙奋战，终于支持不住了。胸口中了一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蒙面人喝道：“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认输投降么？”

不戒心头一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落在这厮手上！”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害怕对方杀他，而是害怕对方不知还有什么阴毒险狠的手段，要利用他来挟制武当派了。他把心一横，想要自尽。但可也迟了一步了，他的真气已经涣散，根本就不能够自断经脉了！

不戒不禁心头一凉，想不到自己威震江湖，今日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长啸穿林，那蒙面人喝道：“来的是什么人？”

话犹未了，那个人已经从树林里走出来了。

是一个丰神俊朗，腰悬佩剑的少年。看来不过二十左右年纪。

这少年现出身形，冷笑说道：“你蒙着脸孔不敢见人，这话似乎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

不戒正在准备作临死前的一击，根本就不理会来者是谁，但听得这少年声音好像熟人，不知不觉地抬起头来望他一望。

这少年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咦，你，你不是不戒师兄吗？”

不戒也是不禁呆了一呆，叫道：“你，你是牟师，师弟，——”突然胸口如受巨锤一击，登时地转天旋！

他本来已抵敌不住那蒙面人了，何况还在分心说话，蒙面人一听得他们是师兄弟，迅速出掌，这一掌正劈中他的前心要不戒倒在地上，迷迷糊糊的好像灵魂出了窍，但隐隐还听得见那少年的喝骂声。

“休得伤我师兄！”

那蒙面人哈哈大笑，“我早已伤了他了，如今我不但是伤了他，恐怕还已经把他打死了呢，你要怎样？”

少年喝道：“我要你死！”

不戒心里说道：“我不能死，要死也得等到牟师弟杀了这奸贼我才能死。我要把师父的嘱咐交托给他！”

就凭着这点责任心支持着他，不戒努力不让眼皮阖下，终于驱退了死神，虽然他自己也知道死神还会再来，但能够多活片刻就多一分希望。

他躺在地上，不能转动。只听得见那蒙面人的掌风呼呼，偶而也看得见好像闪电似的剑光从他眼前掠过。这是当那少年正在他的前方，在他的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出剑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

“啊，牟师弟不愧是本派名家之后，剑法又得过无色师叔的真传，使得果然比我还要精妙。哈，妙极，妙极，这两招正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可惜又看不见。”不戒精通本门剑法，只看了两招，就已看清楚师弟和他所学的不同了。

这少年的剑法全采攻势，快如闪电，凌厉之极，正是无色曾经传给不岐的那套太极剑法。无色那套别出心裁，加以变化的太极剑法和不戒的所学路子不同，倒是和那蒙面人的剑法较为相似。

蒙面人的剑已经给不戒震断，如今他只能用太极掌来对付那少年的太极剑。

不戒听见那蒙面人的掌风仍是强劲之极，不禁担心：“那蒙面人的功力不在我之下，牟师弟虽然得兼本派道俗两大名家之长，究竟年纪还是太轻，能打得过那蒙面人吗？”

原来这个少年名叫牟一羽，他的牟家正是在武当派中历皮最长的武学世家。武当派自张三丰创派至今，一共传了十一代，历代弟子，不论是内功还是剑法，都是道家弟子胜于俗家弟子的。但只有一个例外，在第三代弟子中，有一个叫做牟独逸的俗家弟子，他的剑法不但冠于同门，而且是当时天下第一剑客。这个牟独逸就是牟一羽的祖先，从牟独逸开始，牟家世代相传，都是武当派的弟子，从未中断，至今亦已差不多有两百年了。不过，自牟独逸之后，纵然不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却没有出过像牟独逸这样的杰出人物了。牟一羽的父亲牟沧浪虽然亦足堪称剑术名家，但比之不歧的俗家师父两湖大侠何其武却已有所不如了。

牟沧浪可能有见及此，他希望儿子重振家声，因此要儿子拜当今武当派中剑法第一的无色道人做师父。无色和牟沧浪是平辈，年纪比牟沧浪轻，他只答应传牟一羽剑法，不肯以师父自居。他每年到牟家三两次，每次停留十天半月不等，牟家的武学本来就已经得了武当派真传，只不过不及无色的精妙而已。有无色指点诀窍，每年来三两次亦已足够。牟一羽也曾跟随无色道人来过两次武当山，两次都是来给掌门人拜寿的。不戒只知师叔这个弟子不凡，却未见过他的剑法。

不戒躺在地上，身体也在逐渐僵硬了。他难窥全豹，心头忐忑不安，忽听得“蓬”的一声，似是重物坠地。不戒不禁心头一凛，只道牟一羽已遭毒手。但随即就听见一声惨厉的呼叫，跟着就是沉重的脚步声在奔跑，听见这两种声音，不戒倒是安心了。

那个逃跑的人，显然是因为受了重伤，无法施展轻功，脚步声才会这样沉重。

两个人拼搏，有一个已经倒下，另一个就不会逃跑，即使他是受了重伤。因为那个人既然倒了下去，就算不是业已死亡，一定也是比他伤得更重。他大可以在杀了那人之后，从容裹好伤才走。

不戒判断没错，他听见的那个似是重物坠地之声，并不是因为有人倒下，坠地的只是一根粗如儿臂的树枝。

逃跑的是那个蒙面人，牟一羽根本就没受伤。

那蒙面人一掌劈断树枝，没打着牟一羽，牟一羽那快如闪电的一剑却已重伤了他。

牟一羽叹了一声“可惜！”回过头来说道：“师兄，那个蒙面人已经给我打跑了，小弟无能，不能将他立毙剑下，不过，他给我刺着心房，凉他也

难活命，师兄，你的伤怎么样？”

不戒嘴唇开阖，吐出来的声音细如蚊叫。

牟一羽拿出一颗能治内功的小还丹给他服下，手掌贴着他的背心，一股真气输送进去，说道：“师兄，你歇一歇，慢慢说。”

不戒说话的声音听得见了，“你把坑底的骨头都、都拾起来，带、带回去给掌门！我、我不行了，你、你省点气力吧。”

说完了话，不戒的眼睛也闭上了。

牟一羽叫道：“师兄，师兄！”听不见他的回话，把耳朵贴上他的胸膛，这才发觉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原来他既中了毒，又受了伤，只因为要把师父的嘱咐转托师弟，方始能够支持得到现在的。

不过，他虽然尚未停止呼吸，但从他心脏跳动的微弱，亦可知道他实在是危在旦夕的了。

牟一羽沉重的面色刚刚开朗了些，不禁又皱起眉头了，他自言自语的喃喃说道：“不行，你要死也得回到武当山才能死！”

武当山的展旗峰下，有个小湖，湖中荷花正在盛开，湖面风来水皆香。

湖边有个少女，不过十六七岁年纪，脸上有两个酒涡，更衬托出她的俏丽。

展旗峰的玉镜湖是武当山一个名胜所在，但这个俏姑娘却不看风景，也不看湖里的荷花。

她抬头看山，山峰有什么好看？

这座展旗峰石色如铁，石势奔骤跃动，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

如果山峰也有性格的话，展旗峰是应该属于朴实浑厚一类吧？“朴实浑厚”是正面的赞语，从反面说来，也可说成是“古板”的。

一个天真活泼的俏姑娘，难道会喜欢一座“古板”的山峰？

不过在这座展旗峰上，离地不过六七丈处，峭壁之间，有一朵大红花，这朵大红花迎风招展，灿若朝霞，却像是个热情的少女在蹁跹起舞。

俏姑娘莫非是给这朵大红花吸引住了？莫非她是要和这朵大红花比一比谁美谁俏？

她忽然腾身飞起，这一跃足有三丈高，手掌一按岩石，又再升高两丈多，在空中一个转身，恰好是在那朵大红花的下面掠过，但她的手却还是未能碰着那朵红花，一个转身，翩如飞鸟般又落下来了。

“姐姐，好俊的轻功！”

“弟弟，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

一个年纪和她相若的少年笑嘻嘻跑到她的眼前，说道：“姐姐，你这样着急叫我来做什么？”

“弟弟，你给我摘下这朵红花！”

弟弟笑道：“姐姐，你那么俊的轻功都摘不下它，我怎么行？”

姐姐说道：“你别给我送高帽，谁不知道你的功夫比我行，你到底给不给我摘？”

弟弟道：“姐姐，我不是给你戴高帽，说到轻功，我确实没有你好，我顶多只能跳三丈高。”

姐姐说道：“你跳不上去，就给我爬上去！”

弟弟噘着嘴巴道：“你为什么不爬？这朵红花可是你想要的！”

姐姐嗔道：“谁叫你是我的弟弟，姐姐叫你做点事你也推三托四？我是女孩儿家怕弄脏、弄破衣裳。你是男子汉也怕？”

弟弟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耸耸肩头。说道：“我早知道你一叫我就没好差事。不过，也用不着爬上去吧？”

姐姐道：“岂有此理。你还要和我讨价还价？”

弟弟道：“你没听清楚就骂我？我只是说不用爬上去。可并没说不给你摘花？”

说罢。他掏出两枚磨利了边的铜钱。对准峭壁上的那朵大红花掷去。

两枚铜钱闪电般飞出，那少女都还未看得清楚，只听得“叮”的一声，铜钱擦着石头飞过，那朵大红花已经落了下来。

少女接到手中，只见花瓣都未掉下一片，乐得她眉开眼笑，赞道：“弟弟，好俊的暗器功夫！”

少年说道：“我这暗器功夫还差着点儿呢，要是练得到家，只须一枚铜钱就行了。”

原来那朵峭壁上的大红花是从石罅中生出来的，根部全在石罅里面，茎部也只露出几寸。准头稍为差一点，就会把花打碎。而且即使刚好割断它的茎，用力倘若不是恰到好处的话，花瓣也会片片飘零的。

少年的第一枚钱镖刚好插进石罅，把下面一截的花茎削断，钱镖撞着石壁的反弹之力恰好把那朵花弹得离开峭壁丈余，这样，落下来时才不至于被尖利的石笋擦伤。但落下来的速度也还要保持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花瓣还是会掉一些的。他的第二枚铜钱用上粘黏之劲，紧接着第一枚铜钱飞到，刚好在那朵大红花离开石壁之时碰着它的茎部，那股粘黏之劲令得那朵花空中打个转，减弱了下坠之势，缓缓落下，这才能够保持得花朵的完整的。所以这转眼即过的暗器功夫，已是包含了好几种武当派的上乘武学。

少女的笑容不见了，说道：“这一手暗器功夫是你义父教给你的吗？”

少年道：“不是。是无量师叔祖教的。我的师父是专心练剑，不练暗器的。咦，姐姐，你怎么啦？刚才还是满脸笑容，怎的忽然问又好像不高兴了？”

少女道：“我是在想——”

少年道：“想什么？”

少女道：“我想，命运这个东西可真是奇妙！”

少年笑道：“姐姐，我看你今天才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呢！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触？”

少女道：“难道不是吗？就说你我二人吧，咱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而且还是同一天生下来的双胞胎，命运可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少年道：“你现在不是和我一样吗？”

少女道：“自小就不一样了，在家里爹妈疼你，在道观里那些老道士、中道士也都欢喜你。你的义父兼师父是不必说了，连无量、无色两个长老也时常亲自指点你的武功。人人都宠爱你，有好处都归了你！”

少年心想掌门师祖也曾亲自给我讲解过本派的内功心法，要是我说出来，你恐怕要更加妒忌了。当下笑道：“但那些小道士可是争着奉承你呢！”

少女面上一红，说道：“我和你说正经话，你这小鬼头竟敢取笑起我来了。我才不理会那些牛鼻子呢。”

少年笑道：“你怎的在武当山上骂起道士来了？别忘了你现在也是女道士的徒弟了呢。”

少女道：“ 我只是个挂名弟子，怎比得你是掌门人的再传弟子。不过，说正经的，弟弟，你也别误会我是妒忌你。弟弟有出息，我这个做姐姐的也高兴的。我只不过是自叹命运不济罢了。 ”

少年道：“ 你也不能说是是命运不济了。要是你这句话给爹爹听见…… ”

他话未说完，少女就抢着把话接过去道：“ 我知道，爹爹一定会骂我不知足了。他常说小灵儿呀，你真不知是几生修来的福气，出生在穷苦人家的女儿，居然有这样好的运道，有武当派的道姑看得起你，教你读书识字，还教你武功。这两年观中的执事道长还拨了几个小道士来帮我种菜，你连菜地都不用下了，简直就变成了千金小姐啦。不过，奇怪的是，我可从来没有听见爹爹和你说过这种话，要讲‘ 福气 ’，你的福气不是比我更好吗？我也明白，我的福气，其实是沾你的光的。 ”

少年一想，姐姐这话的确不错，心里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爹妈对我的态度和对姐姐的不同。“ 不单这一桩，其它事情好像也是如此。爹爹从没骂过我，对我好像客人一样。不过，这一点恐怕连姐姐也没感觉到吧？ ”

他把疑团藏在心里，说道：“ 一般人家都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姐姐，我知道我是比你多占一点便宜。但你也不必烦恼，我和你说正经的，你若是想学什么武功，只要我懂的，我会偷偷教给你。 ”

少女道：“ 你不怕师父责骂？ ”

少年道：“ 反正你也是武当派弟子。 ”

少女道：“ 本派武功渊博，长一辈的几乎都是各有所长的，好像有一条规矩，倘若未得掌门允许，每人是只能跟师父学的。但好像也只有你是例外。”

少年道：“ 我知道，但我不是你的长辈，同门拆招，是允许的。你跟我拆招，以你的聪明，就可以偷学了。 ”

少女低下头不说话，少年道：”姐姐，你想什么？ ”

少女道：“ 我在想你的名字。 ”

少年说道：“ 我的名字有什么好想？ ”

少女道：“ 昨天一位师姐和我说，倘若她不是和我们熟识，只听我们的名字，决计想不到我们乃是姐弟。她赞你的名字起得很雅，蓝玉京，像是个世代书香的读书人的名字，不比我的名字这么俗气。 ”

少年笑道：“ 最后这句话不是你那师姐说的吧？ ”

少女说道：“ 她口里没说，我知道她心里是这么说。 ”

少年笑道：“ 姐姐，我倒觉得你的名字更别致呢，水灵，水灵，人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注意你的眼睛了。 ”

原来这个少年就是戈振军当年托给蓝靠山抚养的那个婴儿，他是耿京士和何玉燕的遗孤，本来应该叫做耿玉京的，只因戈振军存有私心，不愿意他知道生身之父是谁，因此要蓝靠山认作他的生父，他就只能叫做蓝玉京了。那个女的才是蓝靠山的亲生女儿，名字叫做水灵。

原名戈振军的不岐，现在已经是武当山上很有地位的道士了，他是耿玉京的义父兼师父。蓝水灵因为弟弟的关系，常在观中出没，她和弟弟一样，对练武也很有兴趣，武当派是有女道士的，有个道号不悔的女道士就收了她做挂名弟子。只做挂名弟子，那是因为女道士的规矩，比男道士更严，做了道家的女弟子要还俗就很难的原故。

蓝水灵不知道弟弟的身世之隐，因此她对这个弟弟虽然爱护有加，但多少也有点“ 不平 ”之感，觉得凡是好的都几乎归了弟弟，甚至父母也是对弟

弟特别“偏心”。

蓝水灵道：“对啦，那位师姐还赞你长得俊呢。她说你人如其名，名字有个玉字，人也长得有如粉雕玉琢一般。我说可惜你已经做了出家人了，否则你或者还有机会做我的弟妇。”她本是装作一本正经的说话的，说着说着不觉就笑起来了。

蓝玉京道：“我的名字是义父给我取的，她称赞我的名字取得好，那可与我无关。”

蓝水灵道：“你的相貌总是你自己的了吧？”说着叹道：“也怪不得人人都宠你，你确是样样都比我强，长得比我好看，人也比我聪明。那位师姐说的虽是笑话，但我也觉得、觉得蓝玉京道：“你觉得什么？”

蓝水灵道：“或者我的比喻用得不恰当，我觉得你好像是乌鸦巢里养出来的凤凰。”

蓝玉京道：“岂只不当，简直该打！你这么一比，岂不是把爹娘都比作乌鸦了？”

蓝水灵道：“是该打，但可惜我才疏学浅，想不出更好的比喻。”

蓝玉京道，“姐姐，你知不知道那些小道士在背后怎样说你？”

蓝水灵道：“他们说我什么？”

蓝玉京道：“他们也有一个比喻，说你是一只会走路的黑牡丹！喂，你别着恼，他们是赞你黑里俏呢！”

蓝水灵道：“岂有此理，你也跟着那些混帐臭道士来取笑你的姐姐，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啪”的一下，蓝玉京脸上挨了她一巴掌。蓝玉京没还手，也没说话，只是眼睛好像发呆一般看着姐姐。

蓝水灵道：“姐姐和你闹着玩的，你生气了吗？”

蓝玉京道：“我没生气。”但他的一双眼睛还是那么样的看着姐姐。

蓝水灵道：“咦，你中了邪吗？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

蓝玉京道：“姐姐，你的眼睛真美，我这双眼睛可就远远比不上你的了。”

蓝水灵听得弟弟称赞自己的眼睛，倒是不禁有点得意。原来他们家乡的土话，形容女孩子的眼睛又大又美是叫做“水灵灵的眼睛”的。“水灵”的名字就是因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之故。她自己也觉得样样比不上弟弟，只有这双眼睛是比弟弟更美丽的。

弟弟抓着她的痒处，她佯嗔说道：“小鬼头几时学得这样油嘴滑舌？正经事不做，就知道哄姐姐欢喜。说正经的，咱们来了这里半天，你也该和我练剑了。”

蓝玉京忽道：“姐姐，你有没有镜子？”

蓝水灵道：“我从来不带镜子。”

蓝玉京道：“那么你看看水里！”

蓝水灵道：“水里有什么？”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脸上弄脏了，自己却未发现。

水清如镜，蓝玉京道：“水里有咱们的倒影。”

蓝水灵莫名其妙，说道：“那又怎样？”

蓝玉京道：“你现在看得清楚你是多漂亮了吧？”

蓝水灵轻轻捶弟弟一下，说道：“你今天怎么啦，老是开姐姐的玩笑。”

蓝玉京道：“说正经的，可惜娘亲不在这儿。”

蓝水灵诧道：“你要娘亲在这儿做什么？”
蓝玉京道：“你和娘亲都是瓜子脸儿柳叶眉。”
蓝水灵笑道：“这个还要你告诉我么？”
蓝玉京道：“水是照不出年纪的，要是你和娘亲站在一起，水中的倒影一定像两姐妹。”
蓝水灵颇为得意，说道：“大家都说我和妈长得一个模样。”
蓝玉京道：“听说妈年轻时是个美人儿。”
蓝水灵说道：“不错，爹爹平生最得意的事就是娶得妈妈为妻，我听他说的那个英雄夺得美人归的故事，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了。”
蓝玉说道：“我倒还想再听一遍。”
蓝水灵模仿爸爸喝醉了酒的样子，大着舌头说道：“水灵呀，你知不知道你妈是我从前住过的那条山沟的大美人哩，你猜她怎肯嫁给爹爹的，那是因为爹爹有一次喝醉了酒，打死一条大老虎……哈哈，底下的话就是怎样自夸自赞他是如何英勇了，反正你也听过不少遍，用不着我再说了吧。”
蓝玉京道：“你漏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蓝水灵道：“漏了哪一句？”
蓝玉京也学着爸爸的口吻说道：“水灵儿呀！幸亏你长得不像我，只像你妈。”
蓝水灵蓦地醒悟，说道：“你这小鬼头，原来你还是绕着弯儿来开姐姐玩笑。”
蓝玉京道：“这怎么是开玩笑，你自己也说的，你是长得像娘亲嘛。不过——”
蓝水灵道：“不过什么？”
蓝玉京道：“我长得不像娘亲，也不像爹爹。小时候我常常奇怪，爹爹每次说那个故事，为什么只提你的名字，现在我懂了，那是因为我和爹妈都不相似的原故。”
蓝水灵一怔道：“你说这个做什么？”
蓝玉京道：“咱们是双胞胎对不对？”
蓝水灵道：“你怎么啦？这件事难道还会有假？”
蓝玉京道：“那咱们的相貌为什么全不相同？”
蓝水灵道：“这个、这个……”
她刚刚说过‘乌鸦巢里养出凤凰来”这句话，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因为弟弟样样都比她强，包括弟弟长得比她漂亮在内，而感到造物“不公”，愤愤不平的，但此际当弟弟也在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她却是不禁怔着了。
弟弟问话的口气和脸上的神情都显得甚为“异样”，像是惶惑，像是不安，像是有着难以名说的苦恼，又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从没见过弟弟这样的神情！
她不觉也受到感染，而惶惑不安了。
“这个，这个，俗语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兄弟姐妹的相貌全不相似，那也是常有的事。”她只能用这个说法来开解弟弟了。
蓝玉京摇了摇头，说道：“但咱们是孪生姐弟呀！人家都说双胞胎十九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但相貌相同，甚至心性都是一样。比如说其中一个心里所想的事，另一个就会替她说出来，但咱们……”
用不着弟弟说出来，做姐姐的也懂得他的意思了。

她和弟弟的性格的确是很大不同的。她性格单纯，心里是欢喜或是忧愁，往往给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弟弟的性格可“复杂”多了，他有时显得老成，但有时也很容易激动，甚至还会弄点“狡狯”。不过弟弟的这种性格，倒并不是由她自己观察出来。虽然她从小就隐隐觉得弟弟的性格是和她不一样，但她还是不能观察得这样深刻的。弟弟的性格，是由几个对她弟弟“颇感兴趣”的师姐和她说的。

她苦笑道：“弟弟，我的确不知你心里在想什么。但你不能告诉姐姐吗？”

蓝玉京道：“姐姐，我，我……”眼圈不觉红了。

蓝水灵道：“咱们一出娘胎就在一起，你有什么苦恼，对姐姐说吧！心里的苦恼一说出来就会好的。姐姐的本领比不上你，不能帮你打架，但愿能够帮你减轻苦恼。”她轻轻抚拍弟弟，倒真是有点像“大姐姐”的模样了。

蓝玉京道：“我，我不知怎样说才好！”

蓝水灵道：“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难道对姐姐还要顾忌什么吗？”

蓝玉京道：“姐姐，你刚才说起打架，我就从打架说起吧。我几乎忍不住要和他们打一架！”

蓝水灵道：“他们？”

蓝玉京道：“就是你说的那些小牛鼻子！

“小牛鼻子”就是和他们同一辈份的那些小道士，蓝水灵刚才用这个称呼，还给弟弟说过的，若在平时她听得弟弟也这么说，一定会笑出来，但此时她却是笑不出来了。弟弟的眼神充满抑郁和恼怒。

“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架？”蓝水灵问道。

“他们在背后说我，一见我来就停口，不过我还是听见了。”

“他们到底说你什么？”

“他们说，说我是私生子！”

蓝水灵怒道：“哪个说的？向他的师父告他！”

蓝玉京苦笑道：“这种胡言乱语，怎能够闹出来让大家知道？”

蓝水灵想了一想，说道：“不错，侗起来是有点小题大做，咱们的爹娘也会尴尬的。不过，你既然不好骂他们，也不好打他们，那就只好当作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不必去理会他们了。”

蓝玉京道：“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咱们姐弟的相貌确实是毫不相似嘛！”

蓝水灵吃一惊道：“别人说不打紧，难道你也怀疑？”

蓝玉京道：“我，我——唉，姐姐，我也不知……”

蓝水灵变了面色，说道：“弟弟，你一向聪明，怎么忽然糊涂起来了？你想想，咱们虽然相貌不同，但却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假如你是私生子，我岂不也是私生女了？我怎么会是私生女呢？”她说了之后，这才想到，只凭自己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于是立即又补上两句道：“你怀疑什么都可以，但你绝不能怀疑娘亲是个坏女人！”

蓝玉京道：“姐姐，你才是糊涂呢。我当然不是怀疑娘亲，他们也并非说我是妈的私生子。”

蓝水灵倒真的有点糊涂了，说道：“那你是谁的私生子？”

蓝玉京道：“是别人抛弃的私生子，我是爹爹拾起来养大的。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爹爹知不知道？”

蓝水灵气得一巴掌就打过去，说道：“你真的是这么想？”

蓝玉京拿着她的手，说道：“姐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好吧，你说

吧。”

“我不会这样想，但不能禁止别人不这样想。事实上他们就是在背后这么样嘁嘁喳喳议论我的来历的。”

“你把他们当作放屁好了。”

蓝玉京叹口气道：“也怪不得他们这样议论我，谁叫我不像爹也不像娘呢。”

蓝水灵是比较“单纯”，但可不是笨姑娘，一听弟弟这样说，就知道弟弟口里虽说“不会这样想”，心里其实已是这样想的。

可是弟弟的目光充满惶惑、充满苦恼，用不着弟弟说出来，她也可以猜想得到，就因为长得不像爹娘，弟弟已经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她还忍心责备弟弟么？

“弟弟，你说爹娘疼不疼你？”

“这还用问，我还嫌他们疼得过份了呢。”

“着呀，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如果你不是他们亲生，他们又怎会这样疼你？”

她可不知，毛病就出在“过份”二字，弟弟就正是因为爹娘对他过份“宠爱”，从不打他，从不骂他，以至引起怀疑的。

她见弟弟没有说话（蓝玉京还能说什么呢？），只道弟弟已经信服，便道：“别把那些小牛鼻子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今天咱们姐弟说过便算，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胡扯了半天，咱们该练功夫了。对啦，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前几天师父已经开始教我练太极剑法了。”

“是吗，那我可要恭喜你了。姐姐，你知道吗，这是本门的镇山剑法，通常是不轻易传给俗家弟子的，你只是挂名的俗家弟子，你的师父这样快就肯传给你，可真是难得之极了。”

蓝水灵道：“你不是早已练了吗？”

蓝玉京道：“那是因为我义父的关系，我七岁那年，就已经拜了义父为师。掌门人也是看着我长大，所以破例不必我到江湖修积功德，就准义父传我太极剑法。”

蓝水灵道：“你瞧，你的运气多好，你知不知道，别人都在妒忌你呢，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蓝玉京道：“哦，还有别人妒忌我吗？”

蓝水灵道：“你以为只是姐姐妒忌你吗，昨天我那位师姐就对我说，她不懂不岐道长为什么对你这样好？”

蓝玉京怔了一怔，道：“那你怎样和她说？”

蓝水灵笑道：“各人有各人的缘法，这有什么好说的。咦，弟弟，你怎么啦，难道你的义父对你特别好，你也有了怀疑吗？”

蓝玉京是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但此际听得姐姐提起，他却的确是不禁又有一点怀疑了，心想：“是啊，姐姐已经说爹娘偏心了，为什么义父也好像对我特别偏爱呢。不错，他和爹爹是好朋友，但姐姐也是爹爹的女儿呀，义父为什么又一向不大理睬姐姐呢？难道就只因为我是男孩子。”他只能相信姐姐所说的“缘法”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命运有点‘奇特’罢了、好像一生下来，好运就跟着我。”

“好了，别尽说了，咱们练吧。”

“别急，我还要找一把剑呢。”

“你的剑不是已经带来了吗？”蓝水灵诧道。

蓝玉京笑道：“今天我不能用真的剑和你过招。”边说边把一根竹拗折，把它削成一柄竹剑。

蓝水灵道：“为什么今天你要用竹剑？”

蓝玉京道：“义父昨晚教了我七招快剑，你知道我练的太极剑法是和一众同门不同的，比他们快得多。但义父还嫌我不够快，所以昨晚把剑法中的七招要我照他所授的剑诀一练再练，要我练得像他那样快才算合格。练熟了这七招，再教七招。”

蓝水灵好奇心起，说道：“你的义父出剑快到什么程度？”

蓝玉京道：“我也很难形容，只能给你说实例。他叫我把一支筷子拿在手中，只见他剑光一闪，我的筷子已是断为七截。这七招剑法，他是一气呵成的。”

蓝水灵矫舌不下，半晌说道：“这样快可是难以抵挡。”

蓝玉京道：“我虽然没有义父那样快，但也怕万一失手，误伤了你。因此我非用竹剑不可。”

蓝水灵道：“那我也用竹剑吧。”

蓝玉京道：“不必多费工夫另削一柄竹剑了，你但用真剑无妨。”

蓝水灵一点即省，笑道：“对，你的剑法比我高明得多，我当然不会误伤你的。”

“好，你尽量用你师父教的剑法，不必顾忌，多练几遍，你就会领悟同是一套剑法，但其中也有分别了。”

姐弟开始拆招，蓝玉京的剑法越展越快，他的那柄竹剑好像会变化一般，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转眼之间，蓝水灵只见眼前一片森森剑影，好像有无数碧绿色的竹剑从四面八方向她刺来，剑尖在她眼皮下晃动，剑影贴着她的额角掠过，剑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蓝水灵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心里想道：“幸亏弟弟用的不是真剑。”

蓝玉京道：“姐姐，你莫惊慌，小心应付我这连环七剑！”

蓝水灵心中默念：“任彼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对眼皮下晃动的剑尖，视而不见，谨守正宗太极剑的法度，用了一招“如封似闭”，转为“铁锁横江”，抵挡弟弟这一气呵成，快如闪电的连环七剑。

只听得“卜”的一声，蓝玉京竹剑的剑尖折断，紧接着“　”的一声，蓝水灵的青铜剑脱手飞出。蓝水灵喜出望外，心想这次能够削断他的竹剑。也可以勉强算得是打成平手了。说道：“弟弟，你这连环七剑全都施展没有？你是不是怕误伤了姐姐，故而没有使出真章？”

只见弟弟已经斜跃着三丈开外，左手紧按右臂，有几滴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把他的手指都染红了。

蓝水灵大吃一惊道：“弟弟，你受了伤吗？”连忙走过去看。

蓝玉京苦笑道：“不碍事，只是划破了表皮。姐姐，你的太极剑法学得不错啊，我那连环七招已经使到最后一招白鹤亮翅了，我本来还有点害怕竹剑也会划破你的衣裳，哪知……”

底下的话当然是不用说下去了，原来姐姐的衣裳没破，倒是他的衣袖给姐姐的剑尖划开了一道裂缝，幸亏他立即用粘黏之劲，把姐姐的剑引得脱手飞出，否则只怕骨头也给刺穿。不过，他打落姐姐的剑，用的乃是内功，倘

若只论剑法，他这次比剑，却是输了一招了。

蓝水灵仔细审视，见弟弟受的伤果然只是微不足道的轻伤，这才放下了心，说道：“恰好我今天随身带有针线，弟弟，你把上衣脱下来，让我替你缝好袖子，免得你回去给你师父知道。”

蓝玉京道：“师父哪有闲功夫理这点小事？”

蓝水灵道：“哦，他在忙些什么？”

蓝玉京道：“他这次是到很远的辽东去的，去了三个多月，当然有许多事情要向掌门师祖禀报。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对我说，今天晚上不必等他回来吃饭了。”

蓝水灵叹道：“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一回来还是不忘教你的剑法！你得到这样好的义父兼师父，真是几生修到！”

蓝玉京道：“这倒是的。昨晚他教我剑法时候，已经、已经……”

蓝水灵道：“已经什么？”

蓝玉京道：“已经是露出疲态，到了后来，好像精神也不能专注了。”原来师父昨晚教他剑法之时，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在他自行练习之时，师父却在一旁发呆，还无缘无故叹了口气。他本来想用“心神不属”这四个字的，但怕姐姐问不休，他也答不出来，因此只好顺着姐姐的口气，改变原来所想的说法。

这四个字却从姐姐口中说了出来：“怪不得你今天好像有点心神不属的模样，敢情是在挂念师父？他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还未曾得和他畅叙呢。”

蓝玉京懂得姐姐的用意，她是怕他输了一招，心里不好受，故而替他想出理由的。不错，他因为受了同门说他是私生子的刺激，心情一直未能平静，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该输那一招的。他的姐姐才不过学了几天太极剑法。

何以他会输这一招，姐弟二人都在纳罕。蓝水灵一面替他缝补衣裳，一面说道：“听说你义父的太极剑法是跟无色长老学的。”

蓝玉京道：“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蓝水灵道：“无色长老的剑法是被公认为本派第一的，我听他们说，你义父的剑法已尽得无色长老真传，比起无色本人的弟子都强，已是堪称本派第二高手了。依你看……”

蓝玉京有点奇怪，说道：“弟子怎能妄议师父剑法？姐姐，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不相信他们这个说法？姐姐，我师父的剑法当然是好的，你不用怀疑。我今天输这一招，不过是因为我学得还未到家的缘故。”

蓝水灵确实是有所疑的，但听得弟弟这样说，她却是不便直说了。

蓝玉京的师父不歧究竟是否当得起“武当第二剑客”的称号，的确还是有人怀疑的。

这个人就是蓝水灵的师父不悔。

蓝水灵一面替弟弟缝补衣裳，一面想起那天的事。

“那天”，是她开始获得师父传授太极剑法的第三天。

这天她的师父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好像有点不大高兴的模样。教得很慢，一个上午，只教了她三招剑法。直到她复演这三招的时候，师父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你不要嫌我教得慢，扎根基是要慢慢来的。你学得很好，若肯这样专心学下去，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女剑客。”师父说道。

蓝水灵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不假思索便即说道：“我也不想成为什

么女剑客，只想……”

师父道：“只想什么？”

蓝水灵道：“只想打得赢弟弟。”

师父哈哈笑了起来，说道：“你弟弟的剑法很好么？”

蓝水灵道：“他的剑法是不歧道长教的，当然一定比我好了？”

师父道：“唔，名师出高徒，不岐师兄的剑法是跟本派第一高手无色长老学的，他自己现在也被认为是本派的第二高手了，当然要比我高明得多。”

蓝水灵红了脸，说道：“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拿自己来跟弟弟比，并不是……”

师父笑道：“你不用着慌，我并不是怪你说错话。我才没有那么小气呢。不过，哼，你要是跟我练成了太极剑法，也不见得就打不赢你的弟弟。他的师父……”

蓝玉京道：“他的师父怎样？”

师父道：“他的师父是把那套剑法当作宝的，其实依我看来师父的性格和她是颇有相似之处的，蓝水灵见师父欲说还休，倒是不觉有点奇怪了，问道：“师父，你怎么不说下去。”

师父说道：“我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不歧师兄教你弟弟练剑，他一发现我，就停止不教了。其实我并不是有心偷看他的。但可惜我不想偷看，也己看到了几招了。”

蓝水灵好奇心起，说道：“不歧师伯的剑法依师父看是怎么样？”

师父道：“他是本派第二高手，我的剑法最少恐怕也要排名到十名开外，我怎敢说他的剑法不好。”

蓝水灵倒也聪明，一听便即笑道：“师父，你这样说一定是不歧师伯的剑法还有破绽了，你悄悄告诉我如何？”

师父道：“我可没这样说，你别胡猜！”

蓝水灵道：“我猜得不对吗？好吧，那我就把师父刚才说的那句话拿去问别人，看看别人是不是认为那个意思？”

师父道：“好呀，你这小鬼竟敢威胁起师父来了，告诉你不打紧，就只怕……”

蓝水灵道：“怕什么？”

师父道：“怕传到你弟弟的义父的耳朵里去。”

蓝水灵道：“师父，你不告诉我，这话才会传开去呢。你说给我听，我不告诉弟弟就是。”

不悔一来是怕徒弟缠个不停，二来也是对不歧那次怕她偷看剑法的事情有点不满，便道：“你不岐师伯的剑法当然是好的，只不过花式太多，恐怕有点中看不中用。”

蓝水灵今日找弟弟拆招，多少也抱着一点“求证”的心理的。此际她想起师父说的那句话，倒是不觉真的有点怀疑起来了：“难道弟弟学的太极剑法当真是中看不中用么？但他用半截竹剑也能够打落我手中的青钢剑。那又怎能说是不切实用呢？嗯，恐怕多半还是因为他今日心神不属之故吧？”她却不知，弟弟令她长剑脱手这一招本事，却是掌门师祖所传的内功心法。

她是曾经答应过师父不告诉弟弟的，只好把怀疑藏在心中了。

蓝玉京道：“咦，姐姐，你还在想些什么？”

蓝水灵道：“没什么，我只在想掌门师祖练的是最正宗的武当派功夫，

你也不妨向他讨教几招剑法。”

蓝玉京笑道：“无色长老的剑法难道就不是正宗的太极剑吗？当年师祖叫我的义父跟他学剑，就因为他自认剑法不如他这师弟呢。我想今天我之所以失招，一定是因我学得还未到家的缘故，回去我问义父，明天再和你拆招。”

说到这里，忽见一个年轻道士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道：“原来你们姐弟躲在这里，出了大事啦，亏你们还有闲情玩耍！”这人是和他们姐弟同一辈份的第三代弟子，道号悟性。

在蓝水灵的心目中，这个悟性也是属于“小牛鼻子”之一，平时没话也要找话来撩拨她的。蓝水灵因他一向装腔作势，说话夸张，他急她可不急，好整以暇的把最后一针缝上，这才问道：“什么事情大惊小怪？”

悟性道：“不戒师伯回来了。”

蓝水灵道：“他又不是下山还俗，回来了就回来了，有什么稀奇？”

悟性道：“他是给别人抬回来的！”

蓝水灵不觉一愕，说道：“他为什么要别人抬回来？”

悟性失笑道：“大小姐，他当然是因为自己不能走路，才要别人抬。大小姐，你还要问吗？”

蓝水灵果然是还要问：“他得了什么重病？”

悟性笑道：“大小姐，不能走路的原因最少也有两个，一是生病，一是受伤，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生病？”

蓝水灵道：“难道他是受伤？”

悟性道：“对了！他不是患了重病，他是受了重伤！”

蓝水灵开始吃惊了。要知不戒乃是掌门人无相真人的大弟子，武功之高，众所周知，蓝水灵的确是从未想到这位武功高强的师伯也会受伤的。

“什么人伤了他？”

“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护送他回山的是扬州牟一羽。牟一羽一来到就赶着去禀报掌门了，他还有闲功夫和我说么？大小姐，你……”

蓝水灵知道他欢喜夸张，但本门长辈受伤这种事情，料想他是不敢加油添酱的，她不能不着慌起来了，说：“不必你催我了，走！”一面说一面把缝好的上衣交给弟弟。

悟性道：“咦，玉京师弟，你的新衣怎么会破的？”

蓝水灵道：“你催我走，你却理这闲事做什么？”

悟性道：“随便问问，一路走一路说也可以呀。”

蓝水灵道：“我叫他给我摘花，给荆棘勾烂的。”

她的性格虽然爽直，可并不傻。她偷学弟弟的太极剑法，自是不愿意给这个“小牛鼻子”知道。

一直没有开口的蓝玉京却忽地问道：“是掌门师祖叫你来找我们回去的吗？”

悟性哈哈一笑，说道：“蓝师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不错，掌门人一向疼你，若在平日，他闲着没事，或者会找你去陪他下棋，但在这个紧张的关头，他即使要找人商量，大概也不会想到要找你吧。”

蓝玉京道：“我知道我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那你这样紧张来找我们回去做什么？”

悟性笑道：“蓝师弟，你生我的气吗，人人都说你聪明，我怎敢说你不懂事呢。不过，不戒道长是你本支师怕，你懂事也好，不懂事也好，你的师

伯受了重伤给人抬回来，你总是应该回去探望的。你怎怪起我来了，难道你不关心师伯？”

蓝玉京道：“我怎会不关心师怕，我只是想要知道，是谁想起要找我回去？”

悟性诧道：“师弟，你问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做什么？”

蓝玉京道：“你以为无关紧要，我却以为很关重要。”

悟性道：“为什么？”

蓝玉京道：“我要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这几句话说得很“孩子气”，连蓝水灵都给弟弟骗过，以为弟弟真的是这样想，哼了一声，对悟性道：“你还不趁机会表功？”

悟性笑道：“我可不敢贪师祖之功。”

蓝玉京道：“哦，原来你是奉了二长老之命来找我的吗？”“二长老”即无量道长（大长老是十六年前被害的那个无极道长。因此无量虽然排行第二，但在现存的长老之中已是以他为尊了）。悟性正是无量道长的大弟子不败的徒儿。

悟性道：“是呀，他老人家可是心思很细呢，他一知道不戒师伯被抬回山。立刻就想起你来了。一来因为不戒师伯是你本支长辈，二来也是恐防你的师父伤心过度。要你在他身边安慰他。”

蓝水灵也给感动了，说道：“说老实话，你这位师祖和我一向感觉他好像有点深沉莫测。谁知他为晚辈想得这么周到。”

悟性笑道：“他也不是对每一个本门弟子都这样好的，他是对不岐师叔和你们姐弟特别好。”

蓝水灵道：“对我弟弟好那是真的，可别把我算在里面。”

悟性道：“你嫌我的师祖对你不够好，那么我对你特别好，好不好？”

蓝水灵道：“呸，谁希罕你对我好？”

她在前面跑，悟性在后面跟。

忽然她那朵大红花掉下来。

悟性一见有可献殷勤的机会，忙把红花拾起，赶上前去说道：“师妹，你的花掉啦，好在我眼明手快，马上拾起来，你瞧，花瓣都没有失落一片。”

蓝水灵道：“掉在地上的花，我不要了。”

悟性轻轻吹一口气，说道：“它是掉在草地上，并没沾上污呢，挺干净的。”

蓝水灵道：“干净的我也不要。”

悟性道：“你不是因为喜欢这朵花，才叫令弟帮你摘下来吗？令弟的衣裳都给勾破了，为何你现在又不要了呢？”

蓝水灵道：“我现在不喜欢它了。”

悟性道：“为什么？”

蓝水灵道：“你这个人怎么爱管这样闲事？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有什么好解释的？哼，你刚才不是还责备我有闲心玩吗？现在你倒有闲心管起野花来了。”

悟性给她抢白，讪讪说道：“这朵野花实在开得好看，我觉得有点可惜罢了。”

蓝玉京忽然说道：“这朵花倒是没有沾上污泥，但你的身上却好似沾上了一点污泥浊水呢。咦，不是一点，湿了好大一片。”

悟性一心想向蓝水灵献殷勤，却给蓝玉京“不知趣”的岔了开去，满肚皮不好气说道：“刚刚下了一场雨，好在是过云雨，我是给淋湿了一点衣裳，却哪里是污泥浊水！”

蓝玉京道：“你冒着雨来找我们回去，这份热心真是令我感激。”

悟性道：“多谢。我不要你感激，只盼你少啰唆。”

蓝玉京道：“好，你讨厌我说不中听的话，我就不说好了。”

他果然闭上了口，加快脚步，跑在前面。

蓝水灵道：“悟性师兄，我瞧你是说谎。”

悟性道：“我说了什么谎了？”

蓝水灵道：“你分明是掉在臭泥沟里沾上的污泥浊水，却说是雨淋湿的。刚才哪里下过雨？”

悟性笑道：“后山没下，前山下了。你没听过人家唱的山歌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蓝水灵淡淡说道：“哦，原来这样。”

悟性似是突然想起了甚么事，欲言又止，嗫嗫嚅嚅道：“其实，我也……也……唉！你们不会明白的。”说完，便急匆匆向一条岔路上走去。山风吹来，他的袍袖微微抖动，好似全身注满了内家真气。

蓝玉京眼看他的背影，心中的疑云逐渐浮起。暗想：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他突然想起“不可告人”这四个字，连自己都不觉吃了一惊。

这不是连义父也怀疑在内么？

不对，他可以这样怀疑二长老，却不能这样怀疑义父！他吃惊于自己的“想法”，心里在暗暗责备自己。

蓝水灵赶上他，“咦”了一声，说道：“弟弟，你的样子好古怪，你帮我作弄了那小牛鼻子，你为什么不笑，也不说话，你究竟在想什么？”

蓝玉京头也没抬，说道：“姐姐，你别多疑，我没想什么。”

他虽然聪明，这句话却露出了一点破绽，为什么他要害怕姐姐多疑？

蓝水灵也不笨，说道：“弟弟，你知道我不是多疑的人，但你为什么要瞒住我呢，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自己的来历？”

“不是”

“不是就好。弟弟，那你还有什么另外的心事，连姐姐也不能告诉？”

蓝玉京知道若然不说，姐姐更会猜疑，便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近来古怪的事情好像太多了。”

蓝水灵只道他是指目前发生的这件本派“祸事”，说道：“是啊，谁能料得到不戒师伯也会给人伤得要抬回武当山呢？”

她本来要问弟弟，还有什么事情是他认为“古怪”的，但此时已经来到了掌门人所居的元和宫了。长幼三代弟子都已齐集门前，交头接耳的在打听消息。她是不便再问下去了。

弟弟连别人说他是“私生子”这样的事情，也敢告诉她，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她呢？

她哪知道，弟弟真的是还有不能告诉她的事情的。

有事情只能藏在心里，不能告诉别人，那是最痛苦的事。

蓝玉京只不过是开始感觉到这种痛苦。他的义父不岐却已经受了这种痛苦折磨了十六年。

一个时辰之前，正当蓝玉京第一次向姐姐诉说心中苦恼的时候，他也正是陷在苦恼的回忆中，而且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说。

一个时辰之前，也正是那阵过云雨突然来到的时候。

虽然是过云雨，雨势却是很大，还有雷轰电闪。

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每逢下雨天，他的心就会抽搐，情绪的紊乱无以复加。

“唉，又是下雨天。”他独自坐在静室沉思。

电光从窗外闪过，他突然想起十七年前的那个下雨天。

风雨中折断的树枝在他眼前幻化，他好像看见“小师妹”向他走来。

那个时候，何玉燕还是他的“小师妹”，还是他的未婚妻。

这个关系，就是在那个下雨天结束的。“大师哥，我没有脸和你说——”用不着小师妹说，他已经明白了，小师妹是来和他告别的。就在那天晚上，她跟他的师弟走了。

电光再闪，眼前的幻影又多了一个。小师妹何玉燕之外，还有他的师弟耿京士。

这一天是十六年前那个下雨天。他又见着小师妹了，小师妹已经变成了耿夫人。上一次的见面是小师妹来向他告别，这一次的见面却变成了诀别。

眼前重现当年的幻景，他也不知是幻是真，是梦是醒？

雷轰电闪中，耿京士在他剑底下倒了下去。耳边有新生婴儿的哭声。

师妹也倒在血泊中了。啊，天地万物都静止了，只有婴儿的哭声。

不，不，他好像还听见了笑声。飘飘忽忽的，若隐若现的笑声！

十六年前那个下雨天，他其实并没有听见这个笑声。但这个笑声并不是用耳来听的，是他用心“听”见了。这是他“想象中的笑声”吗？不，他知道这不是幻想，那个女人，那个风骚妖媚，绰号“青蜂”的女人，即使她当时没有笑出声来，她的心里一定是在得意狂笑的了！

“唉，我怎么会想起这个女人？”

他是最不愿意想起这个女人的，尤其不愿意在想起小师妹之后，又想到这个女人。他甚至自己在“哄”自己，“不，不，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那天她根本没有在场！”甚至“哄”得他自己都相信了。

唉，是幻是真，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电光三闪，眼前的幻相又变了。

神情威猛的老人，剑光如电的高手！

时间一下子过了十六年，拉得很近很近了。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下雨天！

时间拉近，距离拉远。上两个下雨天是在他的家乡，这一个下雨天，他已是在远离家乡万里之外的辽东了！

三个月前，他奉师父之命，来到辽东，侦查一个人。一个谜样的人。

这个人是和武当派有史以来最大一个疑案有关的人。和这个疑案有关的人差不多都已死了，这个人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但正因为他还有“可能”是活着的。所以必须打听到真实的消息。即使他是死了，也希望能够发掘到一点当年的真相。

这个人就是耿京士和何玉燕在辽东结识的那个霍卜托。那时他的身份是一个鱼栏的买手，实际的身份是金国大汗努尔哈赤的卫士。第二年他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大明天子锦衣卫的军官。这个人，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个谜！

但也只有找到这个人，才有希望找到破案的线索。他的师弟耿京士当年

是否真的做了满洲奸细，也只有找到这个人，才能弄个明白。

说是“奉命”，其实他己是不止一次向掌门师父提过这个要求的了，师父一直没有答应他。以至在那一天他突然听到师父要他到辽东“探案”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三个月前，他到了霍卜托曾经做过鱼栏买手的那个小渔村，亦即是耿京士和何玉燕曾经在那里住过的小渔村。

那个鱼栏早已没有了，不过小渔村的变化是不大的，当然也还有记得霍卜托这个人的旧人。

但从这些人的口里，他却得不到他想要知道的东西。那些人只知道霍卜托是个鱼栏买手，一个平凡之极的买手。别人记得他的只是他的算盘打得很精，但也不会占别人的便宜，帐目一向都是清清楚楚。就只是如此而已。

何玉燕和耿京士当年住的那间屋子还在，那间屋子是他们花钱建造的，渔村的人都是老实人，他们走了没有回来，也没有人去霸占他们的屋子。

他伪称是耿京土的远亲，进了这间屋子。这间屋子也早已破烂不堪了。其实即使他不冒认亲友，他要进去，也没人理会他的。

屋子里早已空无所有，有的只是墙头的蛛网，炕底的冷灰。破了的蛛网似乎在张口笑他，笑他还未能跳出情网，炕灰虽冷，心底犹有余温。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溜下，留下的只是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慨叹。

忽然他发现了屋角的几颗石子。

石子有什么奇怪？天北地南，哪个海滩，哪座山头，没有石子？

不，这几颗石子是与别处不同的。是来自他家乡的石子。

他怎么知道？因为这些石子是他亲手拾的。

他摩挲石子，如对故人。

在他家（严格的说，是他师妹何玉燕的家）背后的那座山上，有一种白里泛红的石头，斑斑点点，好像朱砂，名为“朱砂石”。又有一种三分浅黄夹着七分深红的石头，名为“黄血石”。有人说假如没有那三分浅黄，简直就可以冒充“鸡血冻”了。“鸡血冻”是刻图章的佳石，名贵胜过黄金。不过这两种石头还是罕见的，在那座山上，也很难找到比较大块的石头，找得到只是一颗颗小石子。何玉燕很喜欢这些小石子，他一发现有这两种石子，就拾起来送给她。他记不清这玩意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记得到了何玉燕十四岁那年，他送给她的朱砂石和黄血石，日积月累，为数也相当可观了。那年她开始学针线，绣了一个荷包装这些石子。记得她曾说过，这些晶莹可爱的石子，在她的眼中就是宝石。但也就在他说过这句话之后不久，她又对他说了另外的话，她说她已经长大了，她珍视大师哥送给她的这些礼物，但却不想大师哥费神为她收集这些“小孩子的玩物”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注意到，注意到师弟已经替代了他的角色，成为师妹上山的游伴了。他在山上，不单只是为了替师妹拾石子的吧？

旧梦尘封休再启，但他还是继续在小师妹住过的这间破屋找寻。唉，人都已经死了，何必还在寻梦？

终于他又找到了那个绣荷包了，荷包也早已破烂了，不过，当然他还是认得这个荷包的。

师妹把他送的这袋礼物带来辽东，但在她准备回乡的时候，却又把她曾视同‘宝石’的礼物忘记了。（是忘记带回去的呢？还是有心将它抛弃的呢？）

这又是不是表露了师妹对他的那种矛盾心情呢？

他把破烂的绣荷包贴着心房，摩娑石子，呆了。

天上忽然下起大雨，隆隆的雷声，把他惊醒。

他是把燃着的松枝插在墙上作照明的，狂风吹来，松枝熄灭。

轰隆巨响，突然一堵墙倒塌了！

不错，屋子是破烂不堪，但还未至于达到摇摇欲坠的程度。墙并没受着雷劈，按说一阵狂风是不能把它吹塌的。

他吃了一惊，登时一省，莫非是给人力摧毁的！心念未已，只见一条黑影己从裂口扑进来，人未到，劲风光到，他果然猜得不错，这堵墙是给这个人以刚猛无伦的掌力震塌的！

电光一闪，那人的长剑已刺到他的咽喉，不是电光，是剑光，是快如闪电的剑光！

幸亏他察觉得早，立时拔剑抵挡，他的剑也并不慢！一招“夜战八方”，风雷激荡，便即接招还招。

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所未遇的一场恶战，惊险处比起他那一次和耿京士斗剑还要惊险得多。那一次斗剑，耿京士初时还是对他手下留情的，这个人却是未见面就施杀手，而且自始至终，每一招都是刺向他的要害！

是喝声还是雷声，是剑光还是电光？双方都分不清了！

但在电光一闪再闪之间，他已看见了对方。

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情威猛的老人。

“你是谁？我与你素不相识，因何你要取我性命？”他喝问对方。

那老人哼了一声，喝道：“一命换三命，你已经是便宜了！”

“什么一命换三命？我根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你直接间接害死了三个人，你自己应该明白！我不能让你再来害人了！”

趁着那老人怒骂他的当口，电光明灭之间，他抓紧时机，一招“白鹤亮翅’”斜削出去。

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招，剑削的幅度虽然很大，但出手奇快，却是后发先至，更胜对方。

只所得刺耳的碎裂声，那老人的左臂中剑了，听得出是骨头的碎裂。

但与此同时，他的胸膛也中了对方的剑了。

幸亏他是后发先至，老人中剑在前，刺中他的胸膛时劲道已减，否则只怕已是开膛破腹之灾。

两败俱伤，雨停风止，那凶神恶煞似的老人亦已不见了踪迹。

雨止了，血还在流。流的是他身上的血。

伤口不深，血也流得不多，但所受的剑伤却是令他惊心怵目。

他重燃松枝，解开衣裳一看，胸口竟然好像北斗七星似的，排列着七个小孔。剑尖刺穿的七个小孔！

他敷上金创药，血很快就止了。但留下的伤痕，已是令他终生难忘，胸口上那一点点的红印，不也正像他送给师妹的朱砂石？

他已经是被同门公认的武当第二剑客，而且正当年富力强，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他几乎死在一个老人的剑下！

这老人是谁？他想起了一个人。

他是不会向别人说的，除了对他的师父。因为他要向师父求证。

记忆一下子跳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是昨天的事情了。

昨天，他一回到武当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去向师父无相真人禀告此行经过。

他给师父看了他身上的伤痕。

听了他的叙述，看了他的伤痕。无相真人缓缓说道：“我没有见过郭东来，但我知道这是他的七星剑法！”

师父证实了他的所料果然不差。这个老人就是十四年前失踪的那个沧州剑客郭东来！

沧州剑客郭东来真的没有死吗？

如果这老人真的是郭东来，那么另一件他们早已怀疑的事情也得到证实了。

那个谜一样的人物霍卜托，很可能就是郭东来的儿子。

这个未经证实消息，是他现在的师兄不戒道人打听到的。十六年前，他刚刚来到武当山的时候，和不戒第一次见面，不戒就曾经提出过这个怀疑。

师父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你的不戒师兄，这两天也当回山了，等他回来，你可以去问他。他是沧州人氏，小时候曾经见过郭东来的。他对郭东来的事情，知道的也比我多。”

又是下雨。

他看着窗外的雨，心在抽搐：“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好好的天色，突然就下起这样大的雨来。啊，这样大的雨，不戒师兄恐怕今日是不能回山的了。”

树叶在风雨中翻飞。他的心情也像乱飞的树叶。忽地他隐隐感到心中的寒意。

“为什么掌门师父不叫师兄前往辽东，却把这个差事交给我呢？”他想。

也怪不得他这样想的，谁也不知道霍卜托的来历，就只有不戒找到这个谜样人物的一点线索，而不戒又是早已把自己心中的怀疑告诉师父了，不管郭东来是否真的是霍卜托的父亲，师父若要派遣一个弟子到辽东探案的话，最适当的人选，自然应该是不戒了。

“莫非不戒师兄早已去过了辽东，他的调查得不到结桌，师父这次才叫我去？但若是这样，师父又为什么要瞒住我呢？

“倘若不戒师兄从没去过，师父在十六年后才想到叫我去，这就更不可解了！”

不管是哪种情形，嘟足以在他心中产生许多疑问。他不敢猜疑师父的动机，但仍是禁不住想道：“师父这一次把这个差事交给我，莫非其中另有深意？”

“嗯，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情如父子，他不会不信任我的。我也不该妄自对师父猜疑。”

尽管他立即就把猜疑师父的念头压了下去，但却是隐隐感到心中一股寒意了。

当然他不会知道，师父叫不戒前去把无极长老的遗骨拾取回来，迁葬本山，不戒也曾经像他一样，觉得自己不是担当这个差事的适当人选，因而感到百思莫解的。只不过不戒没有他这样惶惑不安罢了。

电光闪过，雷声响过，郭东来那闪电似的剑光，那暴雷似的喝骂，又好像重现他的面前。“一命换三命，你已经是占了便宜了！”

“他说我直接间接害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指谁呢？如果他真是郭东

来，其中一个就应当是指他的儿子，改了满人姓名的霍卜托了。啊，若我猜得不差，霍卜托岂非真的死了？”他想。

他是巴不得霍卜托真的死掉的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震惊于自己有这个念头。他不敢想下去，他只是在想：“那另外两个人又是指谁呢？耿师弟为我误杀（如果是误杀的话），可以算是一个。但师妹也能说是间接为我所杀的吗？”

为什么不能？“师妹是因为丈夫死了才自杀的！我一直没有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来想，那只是我的自欺欺人罢了！”

他不但是感到寒意，更进而感到心中绞痛了。

雷轰电闪，他眼前闪过了何玉燕的影子，闪过了耿京士的影子，最后闪过了郭东来的影子，一次比一次令他心内震惊！正是：

雷轰电闪如重演，廿载心头恨未平。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空嗟变幻迁枯骨 莫测高深立掌门

窗子被风吹开，雨点打在他的身上。

雨声风声，声声入耳。他的心又在抽搐。

每一个下雨天都令他感到不安，尤以今天为甚。

“唉，京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他只想有个人可以和他说话，要是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他把心事都说出来，那就更好了。

和他最亲近的人，莫过于他的义子蓝玉京了。但可惜他的心事，却是连对他的义子都不能说的。

他忽然想起另一个人，位居长老之首，辈份是他师叔的无量道人。无量道人也是唯一知道他的秘密的人。虽然还不是全部知道，这个关系已经是与众不同了。

但想起了这个人，他却是不由自己地打了个寒噤。尽管十六年来，无量道人并没有因为知道他的某些秘密而要挟过他，但一想起这个人，他就有“阴森”之感。

雷轰电闪，他一个人坐在窗前，心情有如风中翻飞豹乱叶，诸般幻相，像电光从他心中闪过。何玉燕。耿京士、常五娘、无量长老、蓝玉京，最后是要取他性命的那个神情威猛的老头！

想起那个可怖的老头，他只盼望他的师兄能够早日回来了。他和不戒的感情并不特别好，甚至述比不上普通师兄弟的感情。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觉得这个好像不大喜欢和他接近的师兄，比起近来着意和他接近的无量师叔更加值得信赖。最少，不戒回来，他就可以解开那个老人是否郭东来之谜了。

不过，雨下得这样大，“不戒师兄恐怕是今天不能回山了。”他想。

雨越来越大，他的不安之感也越来越甚，甚至他竟隐隐有点“不祥”之感，以前的三个下雨天，他都碰上不幸的事，这一个下雨天，他又将碰上什么？

谁知道只是一场过云雨，虽然下得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突然就雨停风止了。那好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的感觉，其实只是他心中的幻觉。

雨后天晴，他的心情也随着开朗了。

就在此时，忽地有一个人走进来。正是无量，他呆了一呆，刚刚开朗的心情不觉又是一沉，说道：“师叔，下这么大的雨，你来做什么？”

无量说：“不岐，你的师兄回来了！”

不岐吃了一惊，说道：“啊，是不戒师兄回来了吗？下这么大的雨，真想不到……”

无量说道：“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他是给人抬回来的！”

不岐这一惊非同小可，颤声问道：“抬回来的？是生病还是受伤？”

无量说道：“是受伤，而且伤得很重，听说在路上已经昏迷了七天七夜了。”

不岐惊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无量继续说道：“这样的事，莫说你想不到，我也想不到。不戒这次奉命去办的事，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不岐惊魂稍定，问道：“他是奉命去办何事？”

无量似乎有点诧意，说道：“你不是已经见过了掌门人么，你的掌门师父还没有告诉你？”

不歧隐隐感到事有跷蹊，说道：“ 师父只告诉我，师兄下山去了，这两天就可以回来。 ”
无量说道：“ 他去的地方正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
不歧一怔道：“ 哦，我最熟悉的地方？ ”
无量说道：“ 当年你不是把无极长老以及你的师弟师妹等人的骸骨都埋葬在你家乡的那一座山吗？那一座山是叫做盘龙山吧？不戒就是奉命到盘龙山去，去把无极长老的骸骨，迁回本山安葬的。嗯，其实这件事也早应该办的了。 ”
得知此事，不岐是在吃惊之外，又再加上惶惑了！按常理来说，两桩差事是应该掉换人选才对。
“ 为什么师父不叫我办这件事情，却要我去辽东呢？ ”
无量好像知道他的心思，说道：“ 不是我说你的师父，他是有点老糊涂了。无极长老是你亲手埋葬的，这件差事应该交给你才对。不过，话说回来，也幸亏这件差事不是落在你的身上，否则给抬回来的恐怕就是你了。 ” 不岐唯有苦笑，心想：“ 我在辽东也是差点儿就要丧命，若不是我那一招白鹤亮翅出剑得快，恐怕比师兄更糟，他还可以活着被人抬回来，我则是只有埋骨异乡了。 ” 不过，他在辽东的遭遇，可不愿意对无量说了。他只能苦笑问道：“ 不戒师兄是受何人所伤？ ”
无量说道：“ 还未知道，我只知道是牟一羽送他回来的。他赶着去禀告掌门，没工夫和我多说。此刻，掌门大概是已经在替不戒施救了，咱们快点去吧。 ”
无量猜得不错，武当旅的掌门无相真人此际正在运用上乘内功，替徒弟治伤、拔毒。
在掌门人这间静室中的，除了牟一羽之外，还有武当派的另一位长老无色道人。
小一辈的弟子则只能在复真观外等候消息，谁都不许进去。唯有不岐例外。
不岐放轻脚步，跟随无量长老踏入静室。
一踏人静室，刚好就听见无相真人在问：“ 他中的是川西唐家的暗器吗？ ”
牟一羽答道：“ 可以说是唐门暗器，也可以说不是唐门暗器。他中的是常五娘的青蜂针。 ”
他这话说得好似模棱两可，但房间里的这几个人却是谁也听得明白的。要知常五娘乃是唐二公子的姘头，这青蜂针是她得自唐门的秘法炼成的，但她只是“ 师其法 ”，并不是“ 照方抓药 ”，唐门的暗器中是没有“ 青蜂针 ” 这个名目的。
无色皱起眉头，“ 原来是那妖妇的青蜂针，怪不得不戒师侄昏迷了这么多天！ ” 不过，他虽然皱眉蹙额，却并不特别吃惊，因为他是早已知道“ 青蜂针 ” 的厉害的了。无量的反应也是和他一样。
不岐可是不由得心头一震了，“ 常五娘 ” 这三个字从牟一羽口中轻轻说出来，听进他的耳朵里，就好像耳边响起焦雷，“ 雷轰 ”、“ 电闪 ”，闪过他面前的是常五娘那勾魂摄魄的目光，像是在注视着他。啊，那充满“ 妖气 ” 的目光，比闪电更可怖的目光，他不觉神色变了。
无量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你不知道青蜂针的来历么？ ”

不岐定了定神，眼前幻影消失，点了点头。说道：“ 听说这是天下最厉害的一种毒针，是吗？ ” 常五娘的青蜂针恶名昭彰，只要是在江湖上混过一些日子的人，没有见过也会听人说过。不岐在出家之前，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弟子，当然不能推说不知。

无量似是在安慰他，柔声说道：“ 掌门人正以太极神功为他祛毒，不戒的内功亦已有了将近四十年火候，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只要他保得住心头一口气，就有得救！ ”

不岐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 好在没有给师叔看出破绽，倘若给他知道我和常五娘本是相识，新案牵连旧案，那我的嫌疑可就大了。 ”

大家对无相真人的精纯内功都有信心，但可怕的是，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那样顺利，己经过了半个时辰了，不戒仍然未醒，无相真人的面色已是黯然无光了。

无相真人唤道：“ 不岐，你过来，换我。 ” 不岐闻言，立即坐到不戒面前，双掌运气将真气输给不戒。

不戒“ 嘤 ” 的一声，张开口道：“ 不岐，是你…… ” 声音颤抖、急促，刺耳异常，好像是换了一个人的口音似的。无相真人听进耳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不岐忽地将上衣撕下，露出胸前的七处伤疤。

不戒惊呼：“ 啊，这，这是郭东来的七星剑法！ ”

不岐道：“ 他是不是个身材高大、神情威猛、右足微跛的老人？ ”

不戒道：

“ 不错，你，你，你碰上…… ” 接连说了几个“ 你 ” 字，声音又已低沉，好像又没气力说下去了。

众人都不明白，何以在这紧要关头，不岐却要问他事情，耗他精神？难道不可以等他稍为好了一点才问吗？

众人不明白，无相真人却明白，他知道这个徒弟已是好不了的了。从不戒的变声可以听得出来，他已是浊气阻塞心脉，目前之所以能够清醒过来，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郭东来是否还在人间，是破十六年前那桩疑案的一大关键，不岐此时不问，就没机会破了。

不戒的伤重难治，也是没有人比无相更清楚了，他叫徒弟代他替不戒疗伤，也只不过是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想法而已。故此，这个结果虽是令他伤心，他却是并不感到意外的。

不岐道：“ 多谢师兄。 ”

不戒道：“ 不岐，你，你好…… ”

不岐心头一震，在“ 你好 ” 之后，他要说的将是什么呢？心念未己，只听得不戒己在继续：“ 你、你好自为之！ ” 不岐这才松了口气。“ 好自为之 ” 虽然也可以有正反两方面解释，但谁会从“ 不好 ” 这方面去着想呢？

不戒是掌门人的大弟子，如无意外，当然是他顺理成章继任掌门。众人都想，想是因为不戒自知不起，故而吩咐师弟“ 好自为之 ”。这“ 好自为之 ” 等于是把掌门重担交托给他的意思。

无相真人听他这么一说，目光却露出锋芒，不戒忽地提高声音道：“ 不，不关师弟…… ” 可是这句话也只能说到一半，他的眼睛又闭上了。不岐放下心上一块石头，心道：“ 好在师兄明白。 ”

众人不禁又是一怔，“ 不关师弟！ ” 按语气推测，大概他想说的是“ 不

关师弟的事”吧？那“事”又是什么呢？但此际救命要紧，谁也无暇去推敲了。

无量急忙接替不岐，把真气输入不戒体内，不戒张口喷出一股瘀血，瓮声说道：“师父，请恕弟子有负所托，牟一羽他明白，请师父问……”这句话也是未能说完，他就气绝身亡了。

无相真人的道袍好像被风吹过，起了皱纹，面色枯黄，好像风中的败叶。

没有眼泪，一滴眼泪也没有。但谁也看得出来，他是比哭更加难受。

“死者已矣，师兄保重。”无量、无色齐声说道。

“请师父节哀，为师兄报仇。”不岐说道。

只有牟一羽不言语，敢情他是惊得呆了。

无相真人缓缓说道：“你们都出去，我要静一会。”木然毫无表情。

无量长老带头，默默走出静室。

无相真人忽道：“一羽，你留下。我有话和你说。”不戒临终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师父问牟一羽的，所以谁都不会奇怪掌门人单独要他留下。只不过无相真人要他们避开，却是难免有人心里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了。

不岐走在最后，他把静室的门关上。但他并没有走出复真观，他坐在第二个院子的台阶下。从大门到静室，要经过三个庭院，这是中间那座院子。在这个院子，是听不到静室里面的说话声的。

现在他已是掌门人独一无二的弟子了，因此掌门人刚才虽然是吩咐众人都退出去，并没许他例外，但为了恐防掌门人发生意外，他留下来照料师父，谁也不敢说他不该。他留在第二个院子，那已经是避嫌了。

他呆坐台阶，听得观门外纷乱的脚步声散开，终又归于寂静。观门外本是挤满等候消息的众弟子的，想是两位长老传出无相真人的法谕，叫他们都回去了。

寂静，异样的寂静。他脸上的神情也有了异样的变化。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当然，他不仅仅只是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他也听见了别的声音。正因为他听见了别的声音，才引起他的心跳的。

他听见了师父和牟一羽在静室里说话的声音。本来在这个院子是听不见的，但别的人听不见，他却可以听得见，因为他的内功造诣在武当派中是可以排名第四的，用不着伏地听声，他也听得见静室里面小声的谈话。

他听见师父在问：“你知道我所要的东西？”

牟一羽道：“禀掌门，弟子已带来了。”接着听见一声较重的声响，不岐用不着眼见也猜想得到，那是牟一羽把一个布袋放在桌子上的声音，那个布袋是牟一羽早就背着的，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

不过正如什么事都有例外一样，这个“谁”字是不包括不岐在内的，无须牟一羽告诉他，他也可以料想得到是什么的。

果然便听得师父说道：“都带来了么？”

牟一羽道：“一块也没留下。”

师父道：“好，那你就一块块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让我细看。”

“一块块拿出来”，那不是骨头还是什么？不岐的心往下一沉。他好像看见青蜂常五娘躲在黑暗中向他偷笑。

十六年前，十六年前那个下雨大，盘龙山上。

他正在和师弟理论，那个对何家忠心耿耿的老家人己是按捺不住，扑上去和耿京士扭打了。纠缠间忽听得那老家人一声惨叫，便即身亡。他立即指责耿京士“杀人灭口”，连师妹都以为是她的丈夫失手打死了那老家人。

那时雨虽然已经停止了，天色还未开朗，他们都看不见树林里埋伏有人，也听不见任何声响。

但他知道，“青蜂常五娘”一定是躲在黑暗中向他偷笑。

因为那个老家人是给常五娘用青蜂针害死的，而常五娘也一定知道他是已经知道了的。她的独门暗器可以瞒得过耿京士和何玉燕，却怎能瞒得过他戈振军，曾经与她同床共枕做过“一夜夫妻”的戈振军？

他捶胸自责：“我怎会这样无耻下流，堂堂名门弟子，跟一个臭名昭彰的淫贱女人缠在一起？唉，但若不是师妹移情别恋，我也不会受这妖妇迷惑！我只道她人尽可夫，做一晚露水夫妻，日出便散，哪知会得到这样结果。”

就因为有这段孽缘，他只能替常五娘掩饰了。

不过，他明知是常五娘所为，却还要冤枉师弟，也还有着另一个原因的。当时他是在想：“耿师弟变作满洲奸细，这已经是证据确凿的了。反正他罪有应得。给他多加一条罪名，那也算不了什么。”

但现在，那个可以证明耿京士做满洲奸细的“证明”——霍卜托写给耿京士的那封信，已是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疑点，这个所谓“证据”恐怕也未必站得住脚了。

如果耿京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可不能不担心他做的这件“亏心事”被人揭穿了。他杀耿京士还可以说是“误杀”，但他明知那老家人是给常五娘用青蜂针害死的，却还要冤枉师弟，这件事又怎能辩解呢？

即使他依然瞒住良心，说是当时自己不知，但捉着了常五娘，常五娘还能不说出和他关系吗？他又怎能和常五娘对质？

静室里早已没有谈话的声音了，他知道师父一定是和牟一羽在检查那些遗骨。

要是给师父发现真相，那怎么办？

他正自胡思，忽听得一声咳嗽。俗语说作贼心虚。这一声咳嗽，竟然把他吓了一跳。

抬起头，只见一个老态龙钟的道人弓着背向他走来。他哑然失笑，原来是服侍他师父的那个聋哑道人。

这道人不知俗家姓名，生性蠢钝，有若白痴。众人因他又聋又哑，都叫他聋哑道人。

聋哑道人是十多岁就来到武当山的，当时无相真人新任掌门，见他可怜，调他到跟前使用。他专司服侍无相真人之职，亦已有了四十年了。他今年大概六十左右年纪，但看起来比八十岁的无相真人还老得多。

他看见不岐这副样子，好像也是感到有点诧异，脸上一派茫然的神色。

他刚才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和聋哑道人说话，只能用简单的“手语”，要问也问不清楚的。不岐只好竖起拇指和小指，两根指头靠近，然后指一指内进的院子，示意无相真人正在和一个弟子在静室谈话，叫他不可骚扰，然后指指自己胸，又指指他，再把双掌摊开，作势把什么东西交给他似的，向外方走了两步，回头再看一看他。这是说，请你替我看门和伺候师父吧，我要走了。那聋哑道人点头表示明白，在他原来的位置坐了下来。不岐就离开了。要知不岐虽然不怕别人怀疑他，但也还是不想给牟一羽出来的时候看见

他还在这儿的。

他走出观门，忽听得有人说道：“ 我叫你不要心急，你瞧，这不是你的干爹出来了。 ”原来正是无量长老和蓝玉京同在一起，在附近等他出来。

蓝玉京吃了一惊，说道：“ 师父，你的面色好难看！我知道师伯死了，你很伤心，但也不要坏了自己的身子才好。师祖他老人家怎样了？ ”

不岐心道：“ 这孩子倒是怪懂事的，只是我对不起他。 ”当下说道：“ 没什么，大人的事，你莫多管。你姐姐呢？ ”

蓝玉京道：“ 她回家去了。 ”

不岐道：“ 那你也先回去吧，不必等我吃晚饭了。 ”

蓝玉京似乎还想说话，无量拍拍他的肩膊，柔声说道：“ 好孩子，你师父心情不好，他还有事要和我说，你乖乖听话，先回去吧。 ”

待蓝玉京走过了山坳，无量这才回过头来，似笑非笑地望着不岐道：“ 这孩子对你倒是当真有着父子之情呢，看来他是尚未知道自己的身世秘密。 ”说至此处，顿了一顿，忽地接下去道：“ 不过他也好橡在开始怀疑了！ ”

不岐吃一惊道：“ 你怎么知道？ ”

无量淡淡说道：“ 小徒适才奉我之命，去找令郎，令郎和他的姐姐正在展旗峰下的小湖边练剑，小徒在无意之中也听见了他们姐弟的对话。 ”

不岐道：“ 他们姐弟在谈些什么？ ”

无量说道：“ 也没什么，只不过令郎对别人在背后说他是‘ 私生子 ’一事，已经起疑了。另一方面，他名义上的父母，对他们姐弟的态度大不相同，亦已令他感到惶惑了。 ”

不岐道：“ 他的姐姐怎么说？ ”

无量道：“ 蓝水灵当然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事，劝他不要妄听谣言的。不过，据小徒暗中观察所云，他对这位名义上是他姐姐的说话，似乎也还是半信半疑呢。 ”

不岐默然不语，心里想道：“ 这倒是我疏忽了。往后我该叫蓝靠山夫妇对他们姐弟一视同仁，不要对他太过宠爱才对。 ”

无量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不岐，你也用不着太过担心，有关玉京身世的秘密，蓝靠山夫妇是决计不会说出去的。那么，只要我也不说出去，他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

不岐松了口气，但心头仍是七上八落，暗自想道：“ 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不知有何用意？ ”

心念未已，只听得无量打了个哈哈，又在说道：“ 玉京把你教给他的太极剑法私自传授给他的姐姐，嘿嘿，你的做法倒是令我佩服得很哪！ ”

他说的这两句话，表面听来，似乎是前后不相连串的。不岐莫名其妙，说道：“ 这件事情，京儿是瞒着我私相授受的。我回去教训他一顿就是。 ”

无量说道：“ 不，不，我说的不是他私传姐姐剑法这件事情。我说的是你教给他太极剑法这件事情。 ”

不岐惶然道：“ 师叔是认为我不该过早把本门的上乘剑法传给他么？ ”

无量道：“ 不，不，玉京人既聪明，又得掌门宠爱，你提早传他太极剑法，那是谁也不敢说你的闲话的。嘿嘿，你做的这件事，我佩服还来不及的，哪会说你不该！ ”

不岐道：“ 师叔言重了，传授徒弟剑法，那不过是做师父的本份，怎谈得上可令师叔佩服呢？ ”

无量道：“你传给玉京的剑法花巧非常，别人不懂其中之妙，我是懂的。怎能令我不佩服呢！”特别强调“花巧”两字。

原来不岐存着私心，他怕蓝玉京将来万一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会对他不利，故而在传授蓝玉京太极剑法之时，在关键之处，往往略加变化，以假乱真。看起来是花巧异常，其实却是不切实用的。

他给无量说破，不禁心头一凛：“莫非他是藉此要挟我么？他是本门的首席长老，他要挟我，我也没有办法，不如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便即说道：“弟子自上武当山以来，一直得到师叔的爱护，弟子实是不知怎样报答才好。弟子若有做得不对之处，也请师叔宣言。”

无量似笑非笑他说道：“你误会了，你做得正合我的心意，那有什么不对呢。嘿嘿，不错，以前我是曾经帮过你的一点忙但今后我却是要仰仗你了。你别太过客气，我受不起。”

不岐惶然道：“师叔，你说这样的话，我才受不起呢。有甚差遣，但请吩咐。”

无量笑道：“我怎么敢吩咐你，嘿嘿，对啦，我还未曾向你贺喜呢！”

不岐吃一惊道：“不戒师兄死于非命，弟子身遭折翼之痛，何喜之有？”

无量望他一眼，说道：“不戒惨遭不幸，我也觉得可惜。但死者已矣，对你来说，你还有重任在肩，却是不必太过悲伤了。丧事一过咱们就该办喜事了。这是本门的喜事，更是你的喜事，你难道还不明白？”

不岐猜到几分，装作不懂，说道：“请恕弟子愚钝，我实在想不出喜从何来？”

无量说：“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不戒一死，本派

的掌门弟子就非你莫属了。掌门无相师兄年纪老迈，不戒一死，依我看来，他恐怕亦已无心再做掌门了。掌门人之位，短期内一定会传给你。这还不是喜事么？”

不岐道：“弟子德薄才鲜，即使师父要传位给我，我也是决计不敢当的。”

无量似乎有点不大高兴他说道：“不岐，我一向没把你当作外人，你怎么和我也说这种客套话！”

不岐讷讷说道：“我真是觉得自己当不起掌门，不敢当也不配当，我说的是真话！”

无量心想：“你真会做戏！”但看他面色似有重忧，又不像是在“做戏”。

无量望他一眼，忽地说道：“我知道你悼念师兄，出于至诚。但你已经尽了全力去挽救他，挽救不了他的性命，那也可以无愧于心了。”

这几句话可是话中有刺的，不岐听了，不觉心头一震，冲口而出，说道：“师叔也曾尽了力的。”

无量说道：“是啊，可惜当我为他尽力的时候，已经迟了。嗯，说老实话，我也想不到他死得这么快的。”

不岐说道：“师兄被人以太极神功打伤心脉，又中了剧毒的青蜂针，在送回本山之前，他已经支撑了好几天了。”

无量说道：“不错，他是被人以本门的太极神功，逆运真力，打伤心脉的。他能够支撑到牟一羽送他回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不过，倘若治疗得法，或者他还不会死得这样快的！”

不岐变了面色，说道，“师叔，你这么说，莫非疑心……”

无量打了个哈哈，打断他的话道：“你莫多心。把真气注入不戒体内，

替他化毒疗伤的只有掌门师兄和你我三人。难道我还会怀疑掌门师兄和你吗？”他没有提到自己，也没有加上一句“料想你也不会怀疑我吧？”那当然是表示自己坦荡的心怀的。

但不岐却是不能无疑的。而这也正是盘桓在他心中一个最大的疑问。

原来不戒被人逆运太极神功，打伤心脉，替他疗伤的人，除了太极神功必须有高深造诣之外，还要懂得治疗的法子，那就是必须用“引导”的疗法，而不能用“击散”或“阻塞”的疗法，这才能把蟠结在他脏腑之中的毒气、浊气引导出来。是以当不岐为师兄疗伤的时候，他的师父无相真人就曾提醒过他。

但当不岐把真气注入的时候，便即发觉似乎有点不对，阻力之大，是出乎他的意外的。他当然不会怀疑师父，但是不是有人已经在师父之先，已经使用了不适当的疗法呢？

他不会怀疑牟一羽，一来因为牟一羽年纪还轻，即使他要谋害不戒，他也不会有那样高明的太极神功，二来他若是要谋害不戒，又何必用这个法子，而且还留着他一口气，老远的将他送回武当山？

无量是在他的师父之前，先见到不戒的。但他不知道无量是否己曾接触到不戒的身体，所以他也不敢断定就是无量暗中下的毒手。

他沉默了一刻，抬起头来，望着无量说道：“不戒师兄是死得有点蹊跷，弟子也想查明他的死因。”

无量神色不变，淡淡说道：“你还不能释然于怀么？其实，即使能够挽回不戒的一条性命，也不过只能令他苟延残喘而已。一个连吃饭都要别人喂的废人，对本派和对他自己都是毫无好处！”

不岐听得出他话中有刺，却是不禁面上变色了。

“若不查个水落石出，弟子只怕将来要蒙不白之冤！”不岐终于鼓起勇气，把早已想说的这一句话说了出来。明知道这一句话可能引起无量对他的不满，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哪知无量还是皮笑肉不笑他说道：“何必多此一举？掌门和我对你都没怀疑，还有谁敢对你怀疑？你还是安心做你的掌门吧，若是怕有人不服，还有我替你撑腰呢！”

不岐道：“多谢师叔，不过……”

无量说道：“别那么多不过了，听我的话，保你不会出错。”说至此处，突然轻轻一嘘，低声说道：“有人来了，好像是牟一羽。他恐怕是要找你说话，我先走吧。”

无量走入松林，不岐从山路上方看下来，果然看见牟一羽从这条路走上来。

刚才在师父那间静室外面听到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

那沉甸甸的布袋放在桌子上的声音。

“好，你一块块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让我细看！”师父的话声。

一块块，那不是骨头是什么？

他不禁心头苦笑：“谋害不戒师兄的不白之冤未必会落在我的身上，但眼前这件不白之冤我只怕是难逃的了，说不定牟一羽就是奉了师父之命来叫我回去受审的！倘若给师父知道我和 常五娘的关系，还说什么承继掌门，不给逐出门墙已是好的了！嗯，无量师叔是说得不错，我如今自身难保，还去查什么不戒师兄的死因？查出来只怕也是对我更加不利！”

这刹那间，他心里转几个念头，他最初想要装作没看见牟 一羽，赶快避开，逃下山去。但他也想到了未必能够安然脱身，而且这一逃岂不是“ 前功尽弃 ”？

患得患失，片刻踌躇，牟一羽已是走近来跟他打招呼了。

“ 不岐师兄，我正要找你呢。 ”他的第一句话，果然就是这 样说。

不岐心头一震，脸上神色却是丝毫不露，说道：“ 牟师弟有何见教？ ”

牟一羽道：“ 师兄请莫这样客气，有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向你禀报。 ”

“ 你还说我客气呢，你用的这‘ 禀报 ’二字，我更加担当不起。大家师兄弟，有话请直说。 ”

“ 掌门刚才叫我单独留下，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件事，原来…… ”

“ 我只知道遵守掌门的吩咐，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不想听。 ”

牟一羽道：“ 师兄，你多心了，你如今已是掌门人唯一的弟子，还会有什么事情掌门人不能让你知道的吗？不过，刚才还有别人在旁，掌门人既是要他们退下去，自是不便让你例外。 ”

刚才在无相真人那间静室里的四个人，除了不岐和牟一羽之外，就是无相无色两位长老了。不岐又喜又惊，连忙问道：

“ 是掌门叫你和我说的么？ ”

牟一羽道：“ 师兄，以你和掌门人的关系，掌门人何须说那多余的话？ ”

不岐一怔道：“ 如此说来，这是你自作主张的了？ ”

牟一羽不觉也是一愕，说道：“ 师兄言重了，难道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么？ ”

不岐道：“ 哦，我是什么身份？ ”

牟一羽道：“ 师兄，你是本派未来的掌门，我是应当向你禀报的，何须等待掌门吩咐？况且当时掌门人已经疲倦不堪，我也应该早点让他休息呀。 ”

不岐拿不准牟一羽所说的是否“ 反话 ”，心里想道：“ 好，我且听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他真的因为我是未来的掌门来讨好我，那就罢了。否则我即使逃不出武当山，难道我还对付不了他这小子？ ”于是默不作声。暗示允许。

牟一羽道：“ 这件事要从不戒师兄说起，因为是他托我办的。不戒师兄那日奉了掌门之命，前往盘龙山把无极长老的骸骨起出来迁葬本山，这件事情，师兄，你是当然早已知道的了？ ”

不岐不置可否，只道：“ 那又怎样？ ”

牟一羽道：“ 不戒师兄身受重伤，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但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

不岐道：“ 哦，是什么事情令你感觉意外？ ”

牟一羽道：“ 我以为要迁葬的只是无极长老的骸骨，谁知却有三副。一副是耿京士的，还有一副听说是师兄的第一位师父，两湖大侠何其武的一位家人，名叫，名叫…… ”

不岐强抑心头的跳动，淡淡说道：“ 那个老家人名叫何亮，十六年前他和无极长老、耿京士、何玉燕三人同一天丧命，当时我因为时间不够，只能挖两个坑，是我将他们三人台葬的。 ”

牟一羽道：“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奇怪了。不过“ 不过什么？ ”

“ 我把那袋骸骨交给掌门，三副骸骨是已经混乱了的，掌门人把那些骨头，一块一块地拿起来仔细审视，你说不是有点奇怪吗？ ”

不岐心想：“来了，来了！”说道：“那也没有什么奇怪，无极长老生前，是本派除了掌门人之外的第二高手，他莫名其妙的遭了毒手，师父想必是要从他的骸骨查究他的死因。天下能够害死无极长老的人料也不多，要是能够查明他是因何致死，对侦查凶手，自是大有帮助。”他故意不提耿京士和何亮二人，看牟一羽怎么说。

牟一羽道：“师兄说得不错。掌门人仔细审视，还用银针沾了通天犀角磨成粉末的溶液试毒。老年人的骨头和少年人的骨头是不同的。练过上乘武功的人和没练过武功的人骨头也有分别。当然这些分别我是不懂的。但掌门人则是能够分别出来。”

不岐道：“掌门人试出来没有？”

牟一羽道：“试出来了，他说耿京士是被人用剑刺死的，因为骨头上有剑锋刺开的伤痕；无极长老是被人以本门的太极掌力震伤内脏的，骨头松散，也显示了这个迹象。至于那个老家人嘛……”

不岐道：“那老家人又怎样？”心里暗自作出决定，假如何亮已经试出是中了青蜂针之毒死亡，他就马上点了牟一羽的晕穴，逃下山去，以免给师父追查。

牟一羽缓缓说道：“何亮的骨头毫无异状，掌门人仔细检视过后，判断他当时大概是因为受不住刺激，心脏病突发而亡！”

不岐呼了口气，心头上一块大石方才落下。但心中却也是奇怪非常。因为别人不知，他却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他不相信常五娘的那枚青蜂针当时会没打着何亮。

牟一羽忽道：“师兄对这位令先师的老家人好像分外关心？”

不岐心头一凛：“可别给他看出破绽。”说道：“这老家人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对他有如对师父一样，是把他当作长辈亲人。”

牟一羽道：“原来如此。嗯，说起来我倒是于心有愧了。”

不岐莫名其妙，“为什么？”

牟一羽道：“因为我做了一件对不起这位老人家的事。”

不岐诧道：“师弟说笑了。你在他的生前根本就未见过他，又怎能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牟一羽道：“不是在他生前，是在他的死后。”

不岐吃一惊道：“此话怎说？”

牟一羽道：“我把三个人的尸骨装进麻袋之时，因为麻袋小了一点，我贪一时便利，心想这三个人当然是以无极长老最为重要，其次是耿京士，所以我把他们的遗骨全部拾了。至于那老家人嘛……”

不岐掌心捏着冷汗，说道：“你没有把他的骸骨都带回来？”

牟一羽道：“除开他的头盖骨，剩下的骨头，那口麻袋恰好可以装满。”

不岐当然不敢相信他的解释，但一时之间，去也不知怎样说才好了。

牟一羽道：“也难怪师兄生气，我是不该有轻此重彼的念头的。”

不岐只好说道：“我并没怪你，事实上一个老家人的地位是比不上本门长老。”

牟一羽道：“但这老家人却是与众不同。他是有如师兄的长辈亲人的。不过他那头盖骨……”

不岐虽然镇定如常，但仍忍不住问道：“怎么？”

牟一羽道：“当时我已经把三副骸骨都搬了出来，那个坑已经塌了。他

的头盖骨我不能带走，只能……”

不岐道：“抛了？”

牟一羽道：“好在没抛掉，否则我更对不起他老人家和你了。我另外挖了个小小的洞穴埋了这副头盖骨，假如要找的话，或者还可以找得到的。师兄，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找它回来？”

不岐道：“往后再说吧。反正他已是不获全尸的了，一副头盖骨，埋在哪里，都是一样。”

牟一羽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师兄是就要接任掌门的，不知有多少大事要等待师兄料理，怎能抽出身子去办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分缓急轻重，这倒是我的糊涂了。”牟一羽自称“糊涂”，不岐可是一点也不糊涂。

中毒身亡，全身变黑。即使死了多年，在骨头上也可检验出来。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也有例外。被青蜂针射入脑袋而致死的就是一个例外。

青蜂针含有剧毒，一射入脑袋，脑神经中枢立即破坏，血液也立即停止循环。所以它的毒质只留在脑部，不会扩展到身体其他部分。在头盖骨上是可以检验出来的，其他部分的骨头却是和常人的骨头无异了。

不岐知道何亮是受了常五娘的暗算，但却不知她的青蜂针是射入何亮身体的哪个部位，当下暗自寻思：“莫非牟一羽已经从他的头盖骨上检验出来，故意不拿回来呈给掌门的。他们牟家是有名的武学世家，交游广阔。我和常五娘虽然是秘密往来，而且为时甚短，但他们若是有心去查探我的秘密，只怕也未必瞒得过他们父子。”他留心观察牟一羽的神色，但牟一羽却一直是貌甚恭谨，在神色上丝毫也看不出来。

“他留下这一手是何用意？莫非也是像无量长老一样，是要留待我接任掌门之后，拿来要挟我的么？”不岐暗自寻思。

他猜疑不定，甚为苦恼，“或者这只是我的疑心生暗鬼也说不定。俗语说得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眼下他来意未明，且待他有甚动静之时，我再设法对付他也还未迟。”

主意打定，他反过来试探牟一羽的口风：“牟师弟，这次得你护送不戒师兄回山，当真是存殁均感，只可惜我知道得迟，没能够下山迎接，连和他说最后儿句话都不能够。不知他可有什么话留给我么？”

牟一羽道：“他在盘龙山已经受伤甚重，只能把他的差事交托出我，随即便昏迷不醒了。一直昏迷了七天七夜，还是回到了武当山，得到掌门施救，方始有片刻醒来的。”

不岐故意叹息：“唉，原来他已昏迷了七天七夜了，可惜未能及时救治，要是能早一两天的话，结果或者就会不同了。”

牟一羽道：“谁不知道应该及时救治，恨只恨我功力不济，空有此心，而无此力。不戒师兄身受重伤，也只能用担架抬他回来。延误之罪，尚请见谅。”言语之中已是表现得有点不大高兴了。

不岐道：“牟师弟，我不过发此感慨，你别多心。你已经尽了力了，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本门也只有掌门人和无量长老才能有此功力。”

牟一羽道：“师兄明白就好。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不在途中延医救治的原因。我功力不济，本门的武功还是懂一点的。不戒师兄所受的内伤，必须具有深厚的本门内功的人才能救治，倘若延医，那就更耽误了。不过，师兄，你刚才说到本门只有两个人有此功力，那是太自谦了。”他一面替自己辩解，

一面也没忘记捧这位“未来掌门”几句。

不岐道：“我怎能比得上掌门师父和首座长老，勉强要算的话，我只能算是半个。啊，对了，说到掌门和长老，你上山的时候，是先见着无量长老的吧？”他绕了一个大弯，这才把心里想要问的话说出来。

牟一羽道：“不错。啊，我当时急着要去禀报掌门，一时间倒没想到要请无量长老先行施救。不过，相差也不过半炷香时刻，该不至于……”

不岐道：“牟师弟，你别自责，差也不差在这半炷香时刻的。无量长老可有替不戒师兄把脉吗？”

牟一羽道：“没有。”好像有点奇怪不岐为什么这样问他。

不岐道：“无量长老颇通医理，是以我随便问问。”

牟一羽道：“无量长老只是匆匆问我几句，就叫我赶快去见掌门。”

不岐道：“哦，原来你们不是一起去见掌门的。”

牟一羽道：“他是和无色长老后来一起来的。”

不岐恐防着迹，不便再问下去，说道：“牟师弟，你连日奔波，也够累了。早点安歇吧。”

牟一羽道：“师兄，你也该多多保重才好，别要太过伤心了，本门大事还要你承担呢。”

两人分手之后，不岐行独行，暗自想道：“事情倘若真的如他所说那样，无量长老是根本就没有碰过病人了，那么加害于不戒的那个人却又是谁？”

这个结他左思右想也解不开，不觉心中苦笑：“俗话说得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要师父不是对我起了疑心，我又何必去查究不戒师兄是谁加害？只不过，那副头盖骨可还是个后患，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可别要在阴沟里翻船才好。牟一羽这个人也是非常厉害的对手，须得小心对付。”

要知他平生做错的两件大事，一是“误杀”师弟耿京士；第二件就是和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妖妇”常五娘那一段孽缘了。耿京士是否私通满洲，欺师灭祖，直到如今还是一个疑案。因此是否“误杀”尚未得知。即使真是误杀，按照当时的情况，他也是可以替自己辩护的，大不了也只是承担“误杀”的过失罢了，料想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做不成掌门。但若给人知道他和常五娘的关系，而又知道他是早已知道何亮是给常五娘的毒针射杀的，却一直隐瞒至今，这个掌门，不用别人反对，他也无颜在武当山上立足了。

正在他患得患失，心乱如麻之际，无量长老忽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和牟一羽谈了这么些时候，想必他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吧？”

不岐强摄心神，说道：“师叔怎么会想到有什么好消息呢？他不过是将这次护送不戒师兄回山的事情讲给我听罢了。”

无量道：“那就是好消息了。你想，他如果不把你当作未来掌门，他会向你禀报么？”

不岐道：“哪里就谈得上这件大事。说老实话，要是没有长老提携，我在武当山恐怕都已立足不稳，哪敢奢望当甚掌门？”口气比前已是大不相同，弦外之音，无量长老若要扶助他做掌门，他也不会推辞了。

无量哈哈一笑，说道：“我早就说过，我一定会给你撑腰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相信吗？我就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在这里等你，否则我早已走了。”

他目前和无量说话之处，离开他刚才和牟一羽说话之处约有一里路遥，按说即使伏地听声，也听不到那么远的。不过，如果无量刚才并不是在这个

地点，而是听见他的脚步声之后，才回到这个地点的，那就难说了。

“管他听不听见，他装作不知，我也就装作不知。反正他要利用我，我又何妨利用他？”不岐心想。

无量忽道：“你的师父怎么样了？”

不岐怔了一怔：“什么怎么样了？”但他人极聪明，立即就懂得无量因何有此一问。

要知掌门人的健康状况如何，这是目前每一个武当派弟子都在关心的大事。尤以不岐为然。因为他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故此无量理当有此一问，而这一问也是测探他的反应的。

不岐暗暗后悔，后悔自己刚才没有向牟一羽问及师父的健康。但他可不敢在无量面前承认自己的粗心大意，给无量责怪还不打紧，假如给他反问：“那你和牟一羽谈了这么久，谈的究竟是什么更加紧要的大事？”那岂不是令他更难回答？

不岐只好含糊其辞：“师父年已八旬，经过了这次事变，精神体力都受损耗，自是不能像平时一样。不过，据一羽说，情况大概也还不至太糟，他叫一羽把无极长老的遗骨交给他，他还能够一块一块的详加审视呢。”

无量说道：“这是一羽敷衍你的说话，他当然不便在你的面前说得太糟的。依我看来，掌门师兄这次元气大伤，恐怕、恐怕就是医得好也不中用了。师侄，不是我说幸灾乐祸的话，掌门人传位给你的日子恐怕是不远的了。你可得有个准备才好，免得临时周章。”

不岐泫然欲泣，说道：“倘若真是有如师叔所说，弟子方寸已乱，哪里还能作什么主张？一切都得仰仗师叔调度。”

无量掀须微笑，说道：“好，好，你真是深得吾心，本派也深庆得人了。好，好，但愿你记着今天说过的话，好自为之！”一连四个“好”字，大表嘉奖。

不岐虽然不敢和他作个“会心微笑”，但亦已是彼此心照不宣了。

这一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的尽是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明天，师父即使没有正式宣布由他继任掌门，大概也会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他知道了吧？

黑夜过去，“明天”已经是变作今天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他根本就见不到师父。那聋哑道人把守大门，他第一次求见，那聋哑道人还打着手势，示意叫他退下去。他二次求见，那聋哑道人就索性闭门不纳了。

第一天见不着师父，第二天还是一样。

不但他见不着师父，无量、无色两位长老也都见不着掌门，和他的遭遇完全一样。

聋哑道人当然是奉了掌门人的命令的，否则他怎敢对两位长老也闭门不纳？

以长老的身份吃闭门羹，无量、无色当然都很尴尬。但他们只是尴尬而已，不岐却是难过更加上惊疑了。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份和两位长老不同，如今他已经是掌门人唯一的弟子了，何况十六载相依，师徒有如父子，长老只不过位尊，怎能比得上师徒之亲？他的师父可以不见两位长老，却不该不见他的。除非师父已经发现他的行为不端，不再信任他了。

好在这不是唯一的解释。

无量可能是为自己解嘲，也可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猜测，他有另一个解释，掌门人因为元气大伤，故而要闭门练功，若是行大周天吐纳法的道家练功，就等于是佛门坐枯树禅的闭关练功一样，是决不能容许别人扰乱心神的。

不岐为了自己安慰自己，也只能接受这个解释了。

不过他虽然接受这个解释，第三天他还是按时去向师父问候。无量、无色两位长老则可能是因为要顾全自己的身份，既然吃了两天闭门羹，第三天不见他们来了。

这天，不岐是带了义子蓝玉京一起去的。

想不到这天的情况，却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那聋哑道人看着蓝玉京，好像很喜欢。他进去又再出来，打着手势，对不岐摇手，对蓝玉京招手，非常明显，那是只要蓝玉京进去。

不岐勉强笑道：“京儿，你也不知是几生修到的好福气，原来师祖最疼的还是你呢，你进去替我向师祖请安吧。”

聋哑道人只让蓝玉京进去，不岐想留在门外等候都给他赶走。

不岐只好怏怏回到自己的道观，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才见蓝玉京回来。

不岐连忙问他，师祖怎么样了？

蓝玉京道：“师祖瘦得可怕，两颊都凹进去了。脸上也好像蒙上一层灰似的，只有一双眼睛还炯炯有神。要不是师祖平日对我一向慈祥，我真不敢去亲近他。”

不岐听了这个情况，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问道：“师祖对你说了些什么？”

蓝玉京道：“师祖抚摸我的头，赞我是好孩子。”不岐心里酸溜溜地问道，“师祖当然是疼你的，不过你去了这许久，总还有点别的事吧。”

蓝玉京道，“有呀，而且还是我想不到的呢！”

不岐吃了一惊道：“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蓝玉京道：“师祖问我的太极剑法练得怎么样了？我说整套剑法都己练完了，只不知练得好是不好？”

不岐传授徒弟剑法，是曾经请准掌门的。不过掌门人现在病中，别的事情不问，一问就问这件事情，的确是多少令他感到有点意外了。

“师祖叫你演给他看？”不岐问道。

蓝玉京道：“不只是练，师祖是叫我和那聋哑道人比剑。”

不岐一怔道：“和聋哑道人比剑？”

蓝玉京道：“是呀。师父，你想不到吧？一个又聋又哑的老道人，平日走路都是弯着腰的，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他会武功。”

不岐道：“你比不过他，是吧？”

蓝玉京道：“他用的还不是真剑呢，他用的是临时自制的木剑。只见他拿起一根柴，手掌就像钢刀一样，左削右削，不过片刻，就削成了一柄三尺多长，只有三分厚薄的木剑。你说厉害不厉害？但我想：你的掌力虽然厉害，但木剑怎得比得上我的青钢剑？一削就削断他的木剑，还比什么？哪知他的木剑轻飘飘的好像纸片贴在我的剑上，东晃西荡，我把一套太极剑法使完，还是削不断它。到了最后一招，只觉突然有股力道吸引，他的木剑没有断，我的青钢剑却已到了他的手中！”

不岐勉强笑道：“这个聋哑道人服侍了掌门人几十年，他会武功，并不

稀奇。”话虽如此，心里却不能不暗暗吃惊：“如此说来，这聋哑道人的武功岂非比我还要高明？这几十年来，他深藏不露，我都几乎给他瞒过了。”

不过，聋哑道人武功的深浅还在其次，最紧要的是他的师父要看蓝玉京的剑法是何用意？

“比剑完了，师祖怎样说你？”不岐问道。

蓝玉京道，“师祖说的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只说了三个字。”

不岐道：“哪三个字？”

蓝玉京学着祖师的口音说道：“好，很好！”

不岐惊疑不定，道：“没别的话吗？”

蓝玉京道：“师祖说了这三个字，就闭目养神，我不敢打扰他老人家。”

“好，很好！”这是什么意思？表面看来，似乎是称赞蓝玉京的剑法练得好，但以武当派掌门人那样高深的武学造诣，虽然他的专长不是剑法，难道看不出蓝玉京所练的剑法不切实用么？

如果这个解释不对，那就只能作另一个解释了。“好，很好！”这三个字乃是“反话”。“莫非师父已看出我藏有私心，不便对京儿明言。他心中对我不满，故而冲口说出了这三个字来？”

“如果师父直言责问，我倒不难解释。怕只怕师父已经对我起了怀疑，他根本就不会说出来。”还有一样更加令他心里不安的是：除了在传授蓝玉京剑法一事给师父看出“破绽”之外，有没有另外故事情也给师父看出了“破绽”呢？

他正想再探徒弟的口风，蓝水灵忽然来了。

她对不岐行过了礼，就问弟弟：“你记不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蓝玉京怔了一怔，道：“什么日子？”

蓝水灵摇了摇头，说道：“瞧你，果然忘记了！今天是爹爹的生日呀。”

蓝玉京瞿然一省：“不错，我本来是应该记得的。但这几天……”

蓝水灵道：“我明白。这几天你是为了师伯的不幸和师祖的欠安而心烦。我不怪你。你跟我回去吧，家里正在等你回去吃饭呢。”

接着对不岐道：“师父，爹爹本来想请你赏面喝一杯水酒。吃两枚寿桃的。但爹爹想到你要侍候掌门真人，可不敢打扰你不岐当然不能阻止徒弟回去给父亲做寿，只能顺着蓝水灵的口气说道：“我和你爹是多年老友，本来应该和京儿一起去给他祝寿的。但你也知道，这几天我确是不能分身，只好让京儿代我致意了。”

这天晚上，不岐心乱如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好不容易到了五更时分，方始入梦。

在梦里他也得不到安宁，他回到了盘龙山上，狂风暴雨，满身浴血的耿京士向他走来，跟着是何玉燕披头散发的对他怒目而视，跟着是何亮的天灵盖开了个洞，在他面前倒了下去。啊，常五娘也来了，血红的衣裳，樱桃小嘴也突然变作了血盆大嘴，血盆大嘴对他裂齿而笑……

突然一阵雷声，把他惊醒了。

、　、　，原来不是雷声。

在梦中是雷声，醒来听见的乃是钟声。

但这钟声却比雷声更加令他震动。

这是从玉皇顶传来的钟声。是玉皇顶凌霄阁那口大铜钟的钟声。

这口大铜钟据说重达三千七百斤，只要敲响这口大铜钟，分散在武当山

上的所有门人弟子都听得见。

但这口大铜钟却是不能乱敲的。按照规矩，每年只有在老君诞那天，才可以敲这口大铜钟。否则，就一定是因为有大事发生，需要召集门人，才能敲这口钟了。

不岐来了武当山十六年，除了在每年的老君诞那天之外，从来没在寻常的日子听过这个钟声。

今天并不是老君诞。

这钟是因何而敲？

5

老君诞的钟声是每次敲七下，现在他听见的则是连绵不断的钟声，他仔细一数，敲了二十一响才停下片刻再敲。他曾经听得两位长老说过，接连敲二十一下的钟声，那就一定是有着关系整个武当派的头等大事要由掌门人当众宣布了。

他揉揉眼睛，红日满窗，早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了。

并非春眠不觉晓，只因昨晚睡得太迟。他禁不住心头苦笑：这件不知是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或许我正在梦中吧？这回可真是应了一句俗话，我被蒙在梦中了。

梦中是暴雨狂风，醒来是阳光耀眼。但此际他的心情，却是比起在风雨中的天色还更阴暗。

他只好匆匆抹一把脸，急急忙忙就往掌门人所住的那座复真观走去。复真观前面有个平台，被钟声召唤的弟子就是要到这个平台聚集的。

不岐来得迟，还未走到平台，只见掌门师父已经从复真观中出来了。

无相真人和一个中年汉子并肩而行，两个长老跟在后面。无相真人面容枯槁，恰如蓝玉京所描绘那样，脸上好像蒙了一层灰。众弟子看见掌门人这个模样，都是不由得又惊异又担忧。但对不岐来说，最令他惊异的还是那个中年汉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师父却和他如此亲近！难道这个人的地位还在无量无色两长老之上。

不岐正自猜想不透，后面有一个人已经走上来了。

这个中年道士正是无量长老的大弟子不败。

十六年前，不岐第一次上武当山的那一天，曾被不败留难，不岐对他自是殊无好感。但不岐城府甚深，上山之后，他虽然做了掌门人的关门弟子，地位早已在不败之上，他却非但表现得并不记仇，反而对不败曲意笼络。不败并不糊涂，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师父是要利用不岐的，连师父都要讨好不岐，何况于

他？故此他们虽然都是假情假意，却变成了一对在别人眼中十分亲密的“好朋友”了。

不岐见了不败，不觉一怔，“他虽然不敢妄想当掌门弟子，但却是以同门之长自居的。怎的他也姗姗来迟？”这时他方始注意到不败的左臂包扎着纱布，好像是受了伤的模样。

不败和他打过招呼，说道：“掌门事先没有通知你么，你怎么来得这样迟？”

不岐道：“我和你的师父一样，这几天都没见着掌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不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本山来了一位贵客。嗯，说贵客也不全对，他既是客人，又是自己人。”

不岐心中一动，忙即悄悄问道：“你说的敢情就是在师父身旁那位客人吧！这人是谁？”

不败诧道：“咦，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吗？”

不岐道：“看来好像有点眼熟……”

不败道：“你再仔细看，他像谁？”

不岐得他提醒，说道：“好像有点像牟一羽。”

不败道：“对啦，他就是牟一羽的父亲，和本派关系最深的武学世家，被人尊称为中州大侠的牟沧浪。”

不岐道：“啊，原来是他。怪不得师父如此优礼他了。”

不败冷冷说道：“怕只怕他这一来，本山从此多事。”

不岐道：“为什么？”

不败道：“我只是猜猜而已，但愿我猜错了。”

不岐道：“师兄，你的左臂是，是受了伤吗？”

不败道：“不错。我这伤正是拜这位牟大侠之赐。”

不岐不觉一愕，说道，“这怎么会，你和他不是相识的吗？”

他以为不败又是像十六年对待他那样对待牟沧浪，但再一想，这个猜测可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因此他对不败说的那句话其实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既然你们本来相识，他知道你是无量长老的大弟子，即使你对他失礼，他也不至于立即出手教训你吧。”

他这话不便明说，不败却是听得明白。苦笑道：“师弟，你以为我还像从前那样鲁莽吗，这次我倒是因为过分谨慎，过分热心，这才惹祸上身的。”

怎么又是谨慎，又是热心，又是“拜”牟沧浪之所“赐”呢？不败到底因何受伤，不岐真是越听越糊涂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由于不戒惨遭不幸，掌门又在病中，武当派自然是要比平日多加戒备了。措施之一，是挑选十八名武功较好的“不”字辈弟子，日夜轮班巡山。“不”字辈弟子中，武功最好的本来是不岐，但因不岐已经是一众同门心目中的‘未来掌门”，这件事当然是不敢惊动他了。

这天早上，轮到不败巡视前山。天刚亮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个人上山。这天早上有雾，初时看不清楚，到这个人走近了，他才认出是牟沧浪。

牟沧浪忽然来到武当山，这已经是有点出他意外，但正当他上前要打招呼时，另一个更大的意外又发生在他的面前！

浓雾中、危崖后，突然扑出两个黑衣汉子。

牟沧浪在浓雾中前行，步履如常，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人在他背后偷袭。

不败无暇思索，急忙从高处跃下，拔剑替牟沧浪遮拦。他的一招“鹰击长空”，已经是有若飞将军从天而降，想不到对方的出剑比他还快。他的身形尚未落地，只觉一阵透骨的寒冷，左臂已是受伤。就在此时，只听得“　”的一声，不败的剑还在手中，反而是那个将他刺伤的那个汉子手中的长剑落地了。

不败心里明白，对方的剑并不是他打落的。一阵透骨的奇寒过后，他方始觉得疼痛。跟着他的剑也跌落了。剧烈的疼痛令得他视力模糊，他心里明

白定是牟沧浪已经制服了那两个汉子，但究竟是怎样制服的，他可是看不清了。

他痛得几乎晕了过去。牟沧浪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他也听不清楚了。他只听见那黑衣汉子大声叫道：“是他先刺我的，怪不得我！”他定了定神，剧痛稍减，斜着眼睛望过去，望见另一个汉子正在把一个匣子递给牟沧浪，那模样倒似乎是执礼甚恭。

牟沧浪接过匣子，说道：“好，拜帖就由我转交吧，你们不必上山了。”

这两个汉子走后，牟沧浪替不败敷上金创药，说道：“对不住，我出手稍迟，累贤侄受伤了。好在没伤着骨头，你也不必和他们计较了。”

不败忍不住问道：“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人，他们刚才不是意图偷袭的么？”

牟沧浪道：“谅他们也没这个胆子。大概因为是在浓雾中看不清楚，他们拿不准是不是我，故此用这种吓人的手段来试一试。他们是替掌门人的一位老朋友送拜帖来的。”

不岐听了不败所说的遭遇，心中暗暗吃惊：“不败虽然名不副实，但他的武功在本门也是有数的，他用的那招鹰击长空又是风雷剑法中最厉害的一招，那人拔剑在后，居然能够后发先至，一招之内就伤了他！而牟沧浪又在片刻之间，便能够将这两个人都制服了，如此看来，牟沧浪的武功也当真是非同小可呢！”牟沧浪要无色教他儿子剑法，这件事不岐是知道的。他也曾听过一些同门的议论，说牟家的武功一代不如一代。令他不觉对牟沧浪存了轻视之心，此时听了不败所说的遭遇。方知人言不可轻信。

“如此说来，你这条手臂还是多亏了牟师叔方能保全的，你怎么好像还怨他呢？”不岐说道。

不败愤然说道：“以他的武功，如果他是真心要保护我，我根本就不会受伤。依我看他是存心要我出丑的。”

不岐道：“那对他有什么好处？”

不败道：“最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令我师父的威望受到打击，别人会说，你瞧，无量长老的大弟子，也挡不住人家的一招；第二，从我出手的这一招，他也可以约略摸到我师父武功的底细了。”

不岐诧道：“他和你的师父是面和心不和的么？”

不败道：“我不知道他是否怀有心病，但我知道他是怀着鬼胎。我的师父是首席长老，他是俗家弟子的领袖，又是在武当派中历史最长的世家后代，他当然妒忌我的师父在本派中的地位在他之上。”“鬼胎”这个字眼是比“心病”用得更重了。不岐不敢搭话，不败则还想说下去。就在此时，忽然看见牟一羽向他们走来了。

不岐轻轻咳嗽，不败连忙住口，迎上前去，说道：“牟师弟，你早。”牟一羽是早已到场，看见他们，方始从人丛中走出来迎接他们的。

牟一羽道：“家父今日上山，连累你受了伤，真是过意不去。”

不败道：“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我这条手臂幸得保全，倒是应该多谢令尊呢。”他似乎不大高兴和牟一羽在一起，搭讪几句，就走开了。

不岐对牟一羽亦有戒心，但他和不败一样。口头上却是不能不和他客气一番，说道：“久仰令尊大名，今日方始得瞻丰采，可惜我知道得迟，有失远迎，不胜遗憾。会散之后，还望师弟引见。”

牟一羽道：“大家自己人，客气话不必说了，好教师兄得知，小弟适才

陪家父谒见掌门，家父也曾向掌门问及你呢。”

不岐强笑道：“真的吗？这可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了。我还以为令尊只怕未必知道有我这个人呢。”

牟一羽道：“师兄太谦了。我不妨告诉你，家父一见掌门就问及你，这是有原因的。”

不岐心头一凛，说道：“哦，什么原因。”

牟一羽道：“师兄想必知道，家父和令先师何大侠乃是世交好友。何大侠惨遭灭门之祸，这些年来，家父每一念及，都是不胜心伤。师兄出家之前是何大侠首徒，师徒有如父子，说句不嫌冒昧的话，家父是把你当作故人之子的。他得知你在掌门人悉心培护之下，不但早已成材，而且即将担当大任，喜见故人有后，他当然是迫不及待的要问起了。”

这番说话，表面看来，是对不岐的夸奖。不岐听了，却是不禁暗暗心惊，尤其“何大侠惨遭灭门之祸”这句话更是令他惊疑不定。不错，以牟沧浪的身份，他知道这个秘密不足为奇（何家父女与耿京士死于非命一事，十六年来，虽然一直秘而不宣，但武当派的高层人士是早已知道了的），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由牟一羽来对他说呢？牟一羽的用意是否要故意向他透露，他的父亲已知道当年惨案的真相，还有一层，牟一羽口口声声说牟家何家乃是世交，但据不岐所知，牟何两家是极少来往的。若然是好朋友，他的师父在他出道之前，早就应该带他去牟家拜候这位名震中原，地位和他师父相埒的师叔了。

但不岐当然是不便否认他的第一个师父和牟沧浪是好朋友的，只能轻描淡写他说道：“多蒙令尊垂青，我是既感且惭，说起来我也真是缘份太浅，咱们两家是世交，我却直到今日，方始得见令尊金面。”

牟一羽何等聪明，一听便知他的心思。说道：“说起来我也未曾见过令先师呢。何大侠生前和家父都是同样的忙于在江湖上替人排难解纷，除了在江湖上偶然碰上之外，就很少有机会登门拜访了。不过，成语有云，君子之交谈如水，原也不必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酬酢往来。”

不岐只好连声说道：“是，是。”

牟一羽似笑非笑，继续说道：“牟何两家的家人也不是从无来往，我还记得十八年前，你们那位老家人何亮就曾经到过我的家里，我为何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那年是先祖的六十岁寿辰，令先师叫何亮替他来贺寿的。当时坐首席的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只有何亮少人知道，所以很多人都向家人打听何亮是谁。”不岐仿佛记得，在惨案发生的前两年，何亮是好像曾经离家一次，至于为的什么，他就不清楚了。

“何亮惨遭毒手，更属无辜。还幸他得与无极长老合葬，总算是给他留下一点身后哀荣。不过有关他们的遗骨迁葬本山之事，我还未有机会向家父禀告。”牟一羽最后说道。

不岐想起牟一羽留下何亮的头盖骨一事，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他首先提起我的师父，跟着又提起何亮，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牟一羽的用意如何，他也隐约猜到几分的了。今日掌门师父召集一众门人前来聚会，他猜想十之八九是要当众宣布，立他为新掌门的。牟一羽是拿着他这个把柄来威胁他，为他的父亲将来和无量争权伏一着棋。“说不定他们父子的野心，不止要压倒两位长老，还要利用我做个傀儡掌门，好让他们控制武当一派呢。哼，我戈振军岂是这样容易受人摆布的，现在暂且与

他们虚与委蛇，待我做了掌门人，再教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他盘算未定，只见无相真人、牟沧浪和两位长老已是坐在台上了。司仪打了个手势，台下众弟子登时鸦雀无声。无相真人低声问道：“准备好了么？”司仪道：“准备好了。”把手一招，执掌戒律司的道士不浮托着一个盘子，恭恭敬敬送到掌门跟前。这盘子可是极不寻常，白玉雕成，通体晶莹，它是明成祖当年因为武当派护国有功，特地赏赐给开创武当派的祖师张三

丰的宝物之一。这个白玉盘一向珍藏在紫霄宫内，职位不高的弟子等闲都是不得一见。不岐固然是揣摸不定，众弟子也是好生奇怪，不懂掌门人要把这个白玉盘拿出来做什么。白玉盘是有碧纱笼罩的，盘子里盛的是什么东西，站在台下的人可是看不见了。

无相真人接过白玉盘，放在台上，执掌戒律司的道士、无色长老的大弟子不浮告退，大会司仪上前禀报，除了巡山的弟子以及有特别任务的弟子之外，所有门人弟子都已到齐，请掌门训示。

无相真人站了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本派自张真人开派以来，历代都是德才兼备，经过前人二百余年的努力，不但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名山，本派在武林中的地位亦己得与少林派并驾齐驱了。只有我庸庸碌碌，愧任掌门，做了三十多年掌门，对本派毫无建树，甚至、甚至……”说至此处，声调越见低沉：“甚至连我自己的徒弟，我都不能保护。本门迭遭变故，我实在是愧对列代祖师……”

无量长老低声劝慰：“不戒师侄遭不幸，这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事。请掌门师兄不要太过自责了。”心里则在想道：“他说的这段话只能算是开场白，不知他真正想说的却是什么？”

无相真人喟然叹道：“日有阴晴，月有圆缺，草有枯荣，人有死生。兴衰剥复，天道循环，原是无足重轻。不过，我既然是武当派的掌门，自是盼望本派能够早日重振声威。我道号无相，心中却是仍有执著，教师弟见笑了。”

无量忙道：“师兄已到妙理融通之境，有相即无相，名异实亦同。顺天道也要尽人事，本门弟子，谁不愿见本门兴旺呢？”

无相真人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道：“有忧必有喜，有死必有生。祸福兴衰原是相依的，本门不幸的事，不要去说它了。今日我召集你们来到。就是为了有一件喜事要向你们宣布。”

说至此处，众人不觉都是屏息以待，无量暗自想道：“听这口气，莫非他马上就要宣布继任的掌门人选？”

心念未已，只听得无相真人已在说道：“牟师弟，年轻一辈的未见过你，你和大家行个见面礼吧。”

牟沧浪站了起来，向四方作了个罗圈揖，朗声说道：“洛阳牟沧浪，今日回山，得与同门相聚，何幸如之。”

无相真人续道：“牟沧浪是本派的杰出人物，多年来行侠仗义，人所共知，那是无须我来介绍了。我说的这件喜事，就是他带来的。”

武当派弟子中，未曾见过牟沧浪的，也都知道他的“中州大侠”之名，听说是他，欢声雷动。纷纷猜测，不知他带来的是什么“喜事”？

台上的无量，台下的不岐，却是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掌门人是要把位子传给牟沧浪？”但再一想，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武当派虽没明文规定掌门人不能由俗家弟子担当，事实上也曾有过第三代掌门是由俗家弟子担当，而且这个俗家弟子正是牟沧浪的祖先牟独逸（牟独逸事详拙著《还剑奇情

录》），但武当派开创至今，一共有十七个掌门，也只是一个例外而已。牟独逸是当时武当派中武功最强的弟子，但他作为掌门，却并不是一个好掌门，在他任内且曾引起过纷乱的。因此，在他之后，武当派的掌门必须由道家弟子担当，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不岐暗自寻思：“牟沧浪怎样了得，总也比不上他的祖先牟独逸吧。难道师父敢破例把掌门的位子私相授受？”要知掌门人虽然可以指定继任人选，但若此人不孚众望，长老得到多数弟子的支持，还是可以有权否决的。

无量也在心里暗暗嘀咕，但因他是首席长老，他倒并不害怕牟沧浪徒够“破例”当上掌门。他只是在想：“牟沧浪是俗家

弟子，一向又不是住在武当山上，为什么他用‘回山’二字，难道他想赖在这里不走吗？”

无量、不岐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无相真人说道：“牟大侠有个心愿，三十多年前，他曾想要出家，拜在先师门下。先师见他是牟家独子，当时他也尚未娶妻，不肯答允。但有言道，待你将来有了儿子，儿子长成之后，如果仍有此念，那时再来武当山吧。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可以替他完成这个心愿了。这是他的喜事，也是大家的喜事。”

此言一出，众人虽然不敢交头接耳，但却是各自在心中“私议”了。不岐在台下更是和不败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众弟子惊异的是，牟沧浪以名震武林的大侠身份突然来做道士，这已经是太过出人意表的了，但更加出入意表的是，牟沧浪要做道士，只能说是“怪事”，还不能算得是什么“大事”的，掌门人如此郑重的召集门人，当众宣布，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之嫌么？不岐因为关系切身利害，他和不败面面相觑。不觉面色都变了。牟一羽瞧在眼内，悄悄走到他的身边。

无量在台上倒还相当镇定，心想他即使做了道士，也是刚入门的道家弟子，若要马上就做掌门，还嫌不够资格。“倘若师兄要任意胡为，我还可据理力争。不过料想师兄也不会舍弃自己一向心爱的徒弟而传给外人吧？”

无相真人揭开白玉盘的碧纱笼，原来盘中盛的是一件道袍，一顶道冠。无相真人望空一拜，说道：“弟子无相，今日代先师收徒。”站在旁边的司仪已经帮牟沧浪把头发挽成道士髻，无相便即替他披上道袍，戴上道冠。牟沧浪跪下磕头，无相真人侧身受了半礼，说道：“牟沧浪你已经出了家，原来的名字不能用了，我替先师赐你道号，以‘无’字排行，你的道号就叫做无名吧。”

牟沧浪磕头道：“请掌门师兄代先师训示。”

无相真人朗声诵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微；常有欲，以观其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开头的一段话，可说是道家理论的“总纲”。无量长老暗暗吃惊：“掌门恭读教祖的经文代师收徒，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这段《道德经》念完，无相跟着“赞道”道：“无名听着：无名无欲，至道至刚，锡尔佳名，表率本门。”“至道”意即道家最基本的道理，“至刚”则是从“无欲则刚”这句成语变出来的，这句话虽然是出自儒家，但与道家之理相通，儒释道三教同源，故此不妨借用。

但无量与不岐却是无心去推敲用语，他们只是同样想道：“表率侗门，这是什么意思？一派之中；只有掌门人才当得起做同门表率的勉励，难道掌

门人当真要刚入道门的牟沧浪来接任掌门？”

无量心里嘀咕，却也不能不和无色一起上前道贺，他心中所藏的“哑谜”马上也就揭开了。

改名“无名”的牟沧浪在接受了两位长老的道贺之后，出家的仪式宣告礼成。无相真人接着说道：“喜事在后头呢，我还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她说了这句话，台下登时又静下来，每个人都意想得到，掌门这次隆重其事的召集门人，当然不会只是为了“代师收徒”这样简单，“更大的喜事”多半就是要立新掌门了。许多人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朝着不岐看去，不岐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果然便听得无相真人说道：“我年已老迈、这副挑了多年的担子也该放下来啦。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立一位新掌门，新掌门人一定，今日便即举行接任仪式。”此事虽然早在大家意料之中，但无相真人这么快就要办理“移交”，却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无量长老说道：“掌门师兄，此事我看还是三思而行的好。”

无相真人道：“哦，你有什么顾虑？”

无量老长说道：“师兄，你虽然上了一点年纪，身体还相当硬朗，不妨先立掌门弟子，接任之事，待你百年之后再说。”

无相真人道：“师弟，咱们出家人要讲真话，我这个样子还能算是“硬朗”吗？我固然自己知道，你们也应当看得出来，我已经是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我就是想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得见后继有人！”

话说得这样重，无量长老自是不敢再说出口不对心的“吉利话”了。但他还是说道：“纵然掌门师兄想早息仔肩，恐怕也不能这样草率的。第一，本派是领导武林的两大门派之一，地位远不如武当的一般门派在新掌门人接任之日，都要广邀武林同道观礼的，何况咱们是要和少林派并驾齐驱的武当派呢？第二，本派自张祖师创派以来，即蒙朝廷优礼有加，历代掌门都有朝廷颁以“真人”的封号的，依照惯例，似乎也应当由掌门人把继任人选禀奏朝廷，待取得封号，再举行仪式不迟。”

无相真人道：“师弟此言差矣，道家讲的是清净无为，太平无事的日子，当然可以从容安排仪式，但现在本派可正是处在多事之秋啊。即使你们不能免除世俗之见，邀请同道观礼一事，日后补办也不为迟。第二，做武当派的掌门不是做官，依照惯例，禀告、请封等等，也不过是给朝廷备个案而已。一样可以补办。”

要知和尚道士是“出家人”，出家人除非犯了“王法”，否则只须遵守本门自定的“戒律”就行，一般事务，可以不受官府管束的。所以无相真人只用“禀告”二字。对比之下。无量长老用的“禀奏”二字，却是自贬武当派的身份了。

无相真人继续说道：“我如今已是风中之烛，立新掌门人一事是刻不容缓的了。盼一众同门，能够体谅我的苦心。”

无量长老本来希望先定出掌门弟子，好让他有一段时间从容布置的。但见无相真人执意不从，心想：“反正不岐已是在我的掌握之中，就让他立即接任，那也无妨。”便道：“师兄教训的是，我是过于拘泥俗礼了。那就请掌门师兄指定继任人选吧。”

无相真人说道：“掌门人若是太过年轻，则嫌经验不足，若是太过年老，又恐不胜繁剧。依我看最好由六卜岁以下的中年人担当，两位师弟意见如

何？”

无量长老今年七十岁，心想：“反正我是不打算争这个位子的了，但听师兄的口气，继任人选，也有可能是无色师弟。”无色是自武当派开派以来，最年轻的长老，他是四十岁那年就当长老的，今年不过五十六岁。无色此人，专心剑法，一向不拘小节，人缘虽好，但在同门的心目之中，却也大都认为他“不是做掌门人的料子”的。无量暗自思量：“倘若真的爆出冷门，无色师弟虽然不似不岐容易受我掌握，但他也非倚重我不可。”心神定了一些，说道：“掌门师兄说得很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众人屏息以待，等候无相真人宣布，无相真人则似乎在想什么，迟迟没有开口。

无量忽地似笑非笑地问道：“无名师弟，你今年贵庚，我真糊涂，竟忘记了。”

无名说道：“小弟今年五十八了。”

无量说道：“哦，那也只不过比无色师弟长两岁，还属年轻。”

弦外之音，谁也听得出来，若依年纪这个条件来挑选继任掌门，最适当的第一个应是不岐，第二个是无色，至于无名，即使不计较他是新入道门，也只能排到第三。无名故意装作不懂，说道：“武林门派，入门为先，无色师兄虽然比我小两岁，我还是该尊他为师兄的。”故意把话题引到了入门的排行上。无量心中冷笑：“你倒真会装蒜。”

无相真人咳了一声，眼睛向无量望来，说道：“师弟，你是首席长老，有话请说。”此“说”不同彼“说”，话中之意，即是要无量长老当众来说，而不是私下议论。

无量趁机说道：“不知师兄已经有了适当的人选没有？”

无相真人说道：“适当二字，不能只是由我一个人说了就算，须得大家同意才行。师弟，你想要推荐什么人接任掌门，但说无妨。”

无量说道：“依我看来，最适当的人选莫过于不岐师侄，第一、他正是年富力强，足当重任。第二、他是掌门师兄亲自调教出来的关门弟子，武功方面固然是得了师兄的衣钵真传，人品方面，他跟了师兄十六年，从无过失，那也是大家相信得过的。”

他只道掌门师兄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徒弟，由他说了出来，正好可以迎合师兄的心意。哪知无相真人却是摇了摇头，说道：“年富力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侠骨仁心，有足以令人钦佩的仁、侠德行。我不是说不岐的人品不好，但只是人品好还不够的。”

不岐听了师父说的最后那两句话，心中才稍宽慰一些，心想：“师父毕竟还是相信我的，最少他没有说我人品坏。”不过，师父不肯接纳他做候选掌门，却是令他大为失望了。

无量说道：“这十六年来，不岐差不多都是在山上修道练功，他之所以没有赢得大侠称号，只不过是因为他未曾得到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机会而已。”话中带刺，谁也听得出来。

对他这番说话无相真人不置可否，仍然接回原来的话题，继续说道：“再说，后人应该胜过前人，姑不论不岐是否已经得了我的真传，即使已经得了我的真传，那也是还嫌不够的。”

无量说道：“那么师兄认为谁人方始算得最为适当，还请明示。”眼睛望向无色长老。

无色忙道：“你别拉上我，我可不是做掌门人的材料。”

无相真人笑道：“无色师弟是有资格做掌门人的，不过他要专心练剑，我也不便勉强他了。”

无色说道：“掌门师兄，到底是你明白我的志向。那就不要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了，快点选定新掌门人吧。”

无相真人缓缓说道：“这个人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相真人此言一出，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从不岐身上转移到无名身上了。

果然便听得无相真人说道：“这个人就是无名师弟，无名师弟虽然是刚入道门，但他在俗家之日，早已是名闻远近的中州大侠，武林共仰。牟家二百年来，每一代都是武当派的弟子，论到和本派的关系之深，无人能出其右。掌门一职，由他接任，那是最也适当不过了。”

这个决定固然是在许多人意料之外，但也在一些人意料之中。无相真人宣布之后，有的人鼓掌欢呼，有的人则是不免窃窃私语了。

牟一羽和不岐坐在一起，牟一羽似是解嘲他说道：“此事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事前我也不知家父竟然会膺此重任的。”

不败本来已经走开的，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回转他们身边，冷冷地接口说道：“意想不到的事也未免太多了。”

牟一羽拍拍脑袋，说道：“是啊，近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确是太多了。”

他好像是“重复”不败的说话，但虽然不败听不明白，不岐却是心中有数。因为在他复述不败的话语之中，加上“近来”二字。

不戒的惨死皇最近发生的事，而不戒的惨死又是因他受命到盘龙山迁葬无极长老的尸骨而起，牟一羽“恰好”在那天路过，碰上这件事情，发现老人何亮的遗骸和无极合葬，另外还

有一具尸首本来是不岐师弟耿京士的。而又“恰好”不戒带去的麻袋装不下三副骸骨，于是牟一羽“只好”把何亮的头盖骨留下……这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都是牟一羽“近来”碰上的么？

何况他还在作加强语气之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呢？假如不岐还不懂他的用意，那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不岐可是一个“大智若愚”的聪明人，他不但懂得牟一羽的用意，而且还有新的发现，他突然想到这一连串的事情，“巧合”之处也未免太多了。

正因为他是聪明人，所以他立即作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说道：“令尊接任掌门，本派深庆得人。对我来说，更是加倍喜事！”

不败心里暗暗冷笑：“他们两个都是真会做戏！”心里的冷笑不觉露在面上了。

不岐道：“你笑什么？”

不败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你那另外一喜，却是喜从何来？知道了，也好陪你高兴呀。”

不岐道：“有牟大侠接任掌门，我的师父固然可以放下重担，安心养病，我也可以不用替师父料理本门的日常事务，得以专心服侍他老人家了。这不是喜事么？”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不败蓦地有“同病相怜”之感，倒是不好意思嘲讽他了。只能说道：“从前的牟大侠，从今天起就是道号无名的、咱们的掌

门师叔了，你这称呼得改一改才对。”特别强调“今天”二字，牟一羽皱一皱眉，心里想道：“这两个人心里不服气，但谅他们也不敢出声反对，我也不必去理会他们。”

台上也在演着和台下一样的戏。

无名是早已知道今日有此结果的，但口中却是不能不客气一番：“无名今日方始得以补列先师门墙，如何就可担当重任，还请掌门师兄三思。”

无相真人道：“我就是因为本门有许多大事要你为我承担，才请你务必在今日来到武当山的，你不也是答应过与我共处危难么？不必再说客气的话了。”

无名说道：“本门有危难之事，份属弟子，都应承担，我自也不能例外。但却不必一定要当掌门。”

无相真人道：“群龙无首，难以成事。你不做掌门，又怎能替我分忧？”

无量心中冷笑！“原来他们是早就有书信往来，说好了的，只把我瞒在鼓里。”当下上前说道：“无名师弟，你不必谦让了。我要贺你喜上加喜。”

无名一怔道：“无量师兄，此话怎说？”

无量说道：“你三十年前，已经想要出家，不迟不早，这个心愿今日得偿，这不是喜事一桩么？”第二件“喜事”不必他来“画蛇添足”，自是指接任掌门的喜事了。而且他这一段话中所说的什么“心愿得偿”，其实也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在内，谁也听得明白。

无相真人心中不悦，索性直说：“不错，我就是因为要无名师弟接任掌门，所以才定在今天，提前替他主持出家仪式。我是为了本门着想，两位师弟想必不会认为我是存有私心。”

无色上前道：“无名师兄接任掌门，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是心服口服的。”

无量心里嘀咕：“他的儿子是你的记名弟子，你当然帮着他了。”但他孤掌难鸣，只好顺风转舵，勉强笑道：“掌门师兄。你别误会，你若是存有私心的话，这掌门人的位子早就传给你的徒弟了。你的大公无私，我是由衷佩服的。师兄，你选中的人一定不会错的，我和无色师弟一样，都是要为本派深庆得人了。”他虽然“循例”道贺，但这番却似乎只是说给无相真人听的。而且他故意提起无相真人的徒弟，也是藏有挑拨不岐的用意在内。

哪知他话音未落，不岐却已走到台前，第一个用参见新掌门人的礼节向无名行礼了。无名连忙走下台去将他扶起，说道：“不敢当。”

无量心中冷笑：“这小子好没骨气，不过，也真是会拍马屁，一见风势不对，立即就倒过去了。”

忽听得有个人冷冷说道：“对啦，无名师叔说的‘不敢当’这三个字是说得对的。不岐师兄，你这个礼是似乎行得早了一点。”要知老掌门还没死，他提出的继任人选即使已经获得一致通过，也还得等待新旧掌门行过了交接的仪式，新掌门人才能接受门人参拜之礼。

说话这个人是个黑脸长须道士，不岐满面通红，本来想要反唇相稽的，一见是他，却是只能“恼羞”，不敢“成怒”了。原来这个黑脸道士乃是已故无极长老的首徒，道号“不波”。无极去世之后，无相真人命他看守“通微宫”。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的封号是“通微显化真人”，所以“通微宫”在武当派的地位大致是和少林派的“达摩院”相等的。“通微宫”的主持，名义上由无量兼任，实际却是由他掌管。他的地位可说是和长老也差不了多

少。“通微宫”中藏有张三丰手书的拳经、剑诀，不波长年躲在通微宫内，极少和同门来往。不岐在同门中已经算得是沉默寡言的了，他比不岐更加沉默寡言。两三天不说一句话也是寻常事。

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发言。

不岐不敢得罪他，只好作“解嘲”语：“我只是表示我对新掌门人的衷心爱戴，并非代表别人。”

这件事也是出乎无量的意料之外的。

无量喜出望外，暗自想道：“好在有聪明人也有傻子，不岐要做聪明人，那就让不波来做傻子吧。由他出头，那是最好不过。”于是哼了一声，说道：“不波，你的掌门师伯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你也居然敢表不满么？”他知道不波生性甚“迂”，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必定“择善固执。”

他这一招激将计果然生效，不波的迂脾气发作，便即越众而出，走到台前，向无相真人行了一礼，说道：“掌门师伯，有几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无相真人道：“继任的掌门人选虽然是由我提出，但若有不同意见，也还可以商议的。你有话但说无妨。”间接的答复了无量长老。

不波说道：“掌门师伯，我也并非对你提出的人选有所不满。恕我大胆，我只是觉得，你所说的掌门人条件漏了一条。”

无相真人道：“哦，是哪一条？”

不波朗声说道：“武功！”先说答案，跟着才加以发挥：“本派在武林中的地位是和少林派并驾齐驱的，二百年来，张祖师传下的拳、剑、内功，一向都为武林同道推崇。倘若是只有大侠之名，恐怕还不足担当本派掌门的重任。”

无名点了点头，说道：“这话说得有理，做了一派掌门，是难免有人要来印证武功的，何况本派更是树大招风呢。本派这三门绝学，我自愧是未窥堂奥的。”

不波心里想道：“你知道最好。但既然知道自己不行，那就应该提出让贤才对。”

无相真人微笑说道：“我的太极拳比不上你去世的师父，剑法又比不上无色师弟。依你说来我也是不够资格当这掌门的 不波连忙说道：“掌门师伯，这是你的自谦。师父生前曾经对我说过，他虽然是专攻太极拳，但在最初十年，只能和你对拆三十招，第二个十年，才能和你对拆五十招，他只盼再练十年，能够和你对拆一百招便已心满意足，可惜……”说至此处，语声枯涩，没再说下去了。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师父未能够练满第三个十年，便即不幸身亡的缘故。无相真人说道：“本门练太极拳的弟子，进境之速，就我所知而论，谁也比不上你的师父。其实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只不过他没有和我比试而已。”谁也听得出这是安慰不波的说话。

不波转过头来，面向无色长老，接着说道：“三师叔，你是本门公认的剑法第一高手，弟子修为尚浅，若有妄言，请你恕罪。”摆出来的“架子”，竟然是要议论无色的剑法了。

无色是最年轻的长老，不波则是原未首席长老无极道人的大弟子，两人的年龄不过相差一岁，无色为人一向不拘小节，对这位“老师侄”更是从不以长辈自居，当下微笑说道：“我知道你在通微这十多年，潜心钻研祖师留下的拳经剑诀，定有妙悟，正想一聆高论。”

不波说道：“师叔，你这样说，弟子可是担当不起，请恕我妄言，我才

敢说。”

无色笑道：“你还没有说，我怎知道你是妄言还是高论。你尽管说吧。”

不波说道：“那就请恕我直言了，剑法的造诣我谈不上，但从师祖留下的拳经、剑诀之中，我也有点领悟，依我之见，太极剑法是本门的上乘剑法，也必须有本门的上乘内功相辅，才能到达炉火纯青之境。”

无色点头道：“你说得很对啊，我欠缺的正是内功。”

不波继续说道：“即以剑法而论，三师叔你的创新之处颇多，但由于刻意创新，有些地方，就难免反而忽略了原来的纯厚融通的心法了。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拙能胜巧，依我看来，上乘武功，也是如此。恕我直言，师叔，你的剑法巧是巧了，但若是真正和掌门师伯比划的话，在五十招之前，你在招数上可以占先，五十招之后，只怕你难免要屈处下风。”

无色鼓掌赞道：“高论，高论！实不相瞒，近年我也渐渐发觉，我这样的练本门上乘剑法，实在是有点近乎买椟还珠的愚行。就因为我自知未能如掌门师兄的达到纯厚融通境界，所以我从来不敢和他比试。不过，有一点，你也说错了。”

不波道：“是哪一点，请师叔指教。”

无色说道：“本门剑法第一高手，不是我，也不是掌门师兄。掌门师兄，请你也恕我直言。”

无相真人微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若不说，我还要怪你呢。”

此言一出，众弟子都是诧异莫名，尤以不波为甚，怔了一怔，说道：“请问是哪一位？”

无色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新掌门人无名师兄。”

无名说道：“师兄，你给我脸上贴金，我可是受之有愧。”

无色板起脸孔道：“好端端的，你怎么骂起我来了？”

无名不觉一怔道：“这话从何说起？”

无色说道：“你说受之有愧，那不分明是说我讲假话吗？我这个人有时虽然也难免有些胡言乱语，但在武功方面，我从来是有半斤就说半斤，有八两就说八两，决不胡乱称赞别人的！”

一众同门都知道无色的脾气的确是如他自己说的这样，见他说得如此认真，不禁都是惊疑不定。

要知太极剑法一向都是道家弟子优于俗家弟子，而无色的剑法又是一向被同门公认为本派第一高手的，如今他竟然把这顶“高帽”“慷慨”的送给刚刚出家的无名道人，亦即本是俗家弟子的牟沧浪，这就不能不令得一众同门都是大感意外了。

无量暗自想道：“你和牟沧浪交情最好，又是他的儿子的师父，怪不得你要用贬低自己的手段来抬高他。但连带贬低掌门师兄，却是未免太过份了。”

但身为掌门的无相真人也是欣表同意，无量的话只好藏在心里，不便说出口来。

不过他不说另外却有人说，不波的脾气是心有所疑就不肯罢休的，因此他的出发点虽然和无量不同，但还是直说出来了。

“无色长老，我知道你一向不打诳语，我有一事不明，不知你可否为我释疑？”

无色说道：“哪一件事？”

不波说道：“既然无名师叔的剑法比你还更高明，何以他不亲自教他儿子，却要你替他传授？”

无色笑道：“你读书很多，一定知道古人有易子而教的做法。但可惜我没有儿子，否则我也会叫我的儿子拜他为师的。再说，我的剑法虽然不及他，但我也有我的长处，他的儿子能兼两家之长，不更好吗？”

这的确是老实话。众人也都知道，不戒那日在盘龙山上被一个不知来历的蒙面人所伤，正是得牟一羽将蒙面人赶走，不戒方始能够多活几天回到武当山的。“怪不得牟一羽年纪轻轻，而能打败强敌，原来他已是兼学两家之长。”对于无色的话，许多人不觉信了几分。

但不波却仍是不肯相信。

不波站在台前，面向一众同门，缓缓说道：“无色长老的剑法，我们都是知道的。无名师叔的剑法如何，我们道家弟子，除了无色长老一人之外，大家都没见过。现在无色长老自认他的剑法比不上无名师叔，如果是真的话，本派的继任掌门可是深庆得人了。不知无名师叔可否给我们指点几招，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

“指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长辈和晚辈“拆招”的指点，一个是“比武”的指点，比武是不拘辈份的，纵然“点到即止”，亦己是分出胜负荣辱了。和“拆招”的一教一学，意义根本不同。但此时此际，不波说出这样的话，从他的口气之中，谁也听得出他的所谓“指点”，是指后者而非前者。

无量长老故意逼紧一步，佯作指责不波：“不波，你好大胆，无名师弟曾以牟大侠的身份纵横江湖，难道你还要试他的武功才肯服帖吗？”

不波给他激起了戆直的脾气，朗声说道：“武当少林，乃是天下武学的总汇，人所共知。能够称雄江湖的顶尖高手，来到了嵩山的少林寺和武当山的三清观，只怕就未必够得上一流高手的资格了。无名师叔，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我只是就事论事。”

无名淡淡说道：“你说得很对，江湖上是有许多浪得虚名之辈。别人尊重我为大侠，我是不敢当的。这大侠之名，依我看来，恐怕也只是江湖同道认为我的品行还算端正而已，并非因为他们害怕我的剑法。”这番话说得得体，第一、他说的“浪得虚名之辈”只是“很多”，并非“全部”；第二、话语之中也隐藏着这样一种意思：身为掌门人者，是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不过，他这番说话，却也没有拒绝不波提出的要他“指点几招”的请求。

不波一时间尚未发觉这点“破绽”（无名并没明言拒绝），不败却是发觉了。他立即在人丛中站出来说道：“无名师叔，你虽然不是以剑法称雄江湖，但在武当山上，给我们指点几招，想必你当应允。”他不待无名答复就当作是他已经应允一般。跟着转过头来，对不波说道：“不波师兄，不知你说的‘我们’，心目中是哪几位？”这个“我们”，是要无名“指点”的“我们”，意思十分明显，不败是在催不波立即提出够资格和无名“比试”的人选了！

不波也想造成一个逼使无名非得比试不可的形势，便即说道：“不岐师弟是本派公认的剑法第二高手，如今既然无色长老自谦剑法比不上无名师叔，不岐师弟，不如就由你来请无名师叔指点几招吧！假如无名比不上不歧，那就可以证明无色刚才说的只是“捧场话”了。

不岐连忙摇头，说道：“弟子不敢潜越。”“不敢僭越”，这只是就“身

份”的“尊卑有别”说的，并非指武功。弦外之音，最少在武功方面，他还没有对无名心悦诚服。

不波说道：“不岐，你此言差矣。你是请求候任的新掌门人指点，有什么僭越不僭越可言？”

不岐仍是微笑摇头，说道：“不波师兄，我看你最适合。一来你是晚一辈的同门之长，二来你在通微宫潜心研究祖师的拳经剑诀多年，在剑术上也定必有过人的心得。”

不波哼了一声。心里想道：“你倒乖巧，自己不想惹事上身，却让别人替你出头。也罢，你做聪明人就由我做傻瓜吧。”不过，他也不便立即顺着不岐的口风向无名挑战，只把眼睛望着无名。

无名神色自如，微笑说道：“我在武当山的日子还长呢，总有机会和同门切磋武功的。至于今日嘛，这个、这个……”不波的眼睛看着他，他的眼睛却看着无相真人。

这段话他虽然没有说完，但内中己是藏着一层深意。他用的是“切磋”二字，日后与同门切磋，那已是他以掌门人的身份，名副其实的是“指点”门人的所谓“切磋”了。这层深意，不彼听不出来，无量、不岐等人是听得出来的。二人俱是想道：“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身为掌门的无相真人尚未开口，他们自是不敢开口。

无相真人缓缓说道：“我们是名门正派，不比江湖上那些帮会。用比武来定掌门，江湖上的那些帮会可以，我们若然也是这样，岂不叫人笑话？本派自从张真人创派以来，也从来没有用比武来定掌门的。”

不波满面通红，但他的脾气既迂且犟，仍然说道：“掌门教训的是。不过历代掌门的武功，都是和他同时的一众同门深知的。弟子也并无考较新掌门人的意思，只不过是开开眼界罢了。”言下之意，新掌门人的武功，若不是让他知道清楚的话，他是不会心悦诚服的。正是：

空有侠名难伏众，要认剑法定尊卑。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恩同义父犹藏诈 逼露庐山始识非

无相真人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缓缓说道：“你们不用心急，新掌门人的武功，你们用不了多久，一定可以亲眼见得到的。现在我给你们先说一个故事。”

用不了多久，究竟是“多久”？一个月？半个月？十天？八天？或者就是今天？

这个答复，好像给了“保证”，实则甚为空泛。无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思疑掌门师兄是为了要帮无名接他的位子，故而才特地为无名用这“缓兵计”的。

但这是掌门人的“保证”，即使性格迂直如不波者，也是不敢敲钉扳脚，要掌门人确定一个日期的。

掌门人还要给他说故事，在这个时候，怎的他还有这样好整以暇的心情来说故事呢？

众人都是好奇心起，猜疑不定。只见无相真人抬头望向远方，似是在回忆一件久远的往事。

“这件事情，说起来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情了。”无相真人说下去道：“那一年昆仑派的玄贞子来到武当山，要求和掌门人比试剑法，跟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小徒弟，一个只有十一二岁模样的小孩子，先师接见他们的时候，我是随侍在侧的。”

五十岁以上的道士，许多人隐约还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但当时比试的结果如何，他们却是知而不详了。

他们知道的是：玄贞子是当时昆仑派的第一剑术高手，名气之大还在昆仑派的掌门人玄通子之上。昆仑派和武当派一样，都是以剑术驰名的。不过一在西北，一在中原，相距万里。彼此却是极少往来。

当时武当派的掌门金光真人亦即是现任掌门无相真人的师父。那年金光真人刚刚七十岁，无相是他的大弟子，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玄贞子的年纪比无相稍大几岁。论辈份玄贞子介乎金光、无相师徒之间。（因为不同门派，辈份是较难论定的。玄贞子的师兄昆仑掌门玄通子是尊金光真人为“前辈”的，金光真人则因性情谦和，只允和玄通子平辈论交，因此玄贞子可说是比金光真人小了“半辈”。）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当时都没在场，他们只是在事后听说当时金光真人并没下场，是无相真人替师父下场把玄贞子打败的。但这个“听说”却并非是听得金光或无相亲口说的，而是从一个和聋哑道人接近的香火道人口中间接传出来的。

那聋哑道人当时是服侍金光真人的，他口不能言，只能用“手势”来告诉香火道人，伸出大拇指代表金光真人，伸出小指头代表无相真人，大拇指撇过一边，随即收指，小指头却挺起来，向前一刺，口中发出“哎唷”一声，面露笑容，跟着拍掌。那香火道人是和他最为接近的朋友，懂得他的意思。那是说做师父的金光真人没有和对方交手，退过一边，做徒弟的无相真人替师父出马，打败了敌人。

但这只是香火道人的“演绎”而已，详情谁也不知。因此，现在由无相真人来讲当年故事，一众弟子当然都是起了好奇之心，听得津津有味了。

无相真人说道：“先师性情谦和，本来是不想和他比试的。那玄贞子却

甚为傲慢，辞锋咄咄逼人。他竟然说口头上的‘服输’不能算输，你若是不敢和我比试，就得当众承认，武当派的剑法比不上我们昆仑派的。”

“我忍耐不住，只好站出来说道：‘辈份不同，年纪有别，我的师父岂能和你一般见识，你若一定要比试的话，让我来接你的高招好了。’

“玄贞子一听，冷笑说道：‘你这话倒也说得不错。论辈份，你的师父可以说是比我高出半辈，他胜我不足为荣；但他年纪老迈，我若侥幸胜了他一招半式，也是胜之不武。不过，我却不知你的师父是否放心让你替他比剑。金光真人，如果你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那就没话说了，否则，我还可以让你另外选出一个你认为最满意的弟子来和我比剑。”先师也是真够涵养，他首先责备我一句：‘不可对客人无礼。’跟着才说：‘我这小徒不懂礼貌，你莫见怪。贵我两派，都是道上同源，也无须一定要分出胜负荣辱。我不想过份费神另挑徒弟了，玄贞道友，你就随意指点我这小徒两招吧。’

“玄贞子居然还不满意，迫紧一步说道：‘你无意分出胜负荣辱，我可是有意的。咱们可得把话说在前头，你这徒弟若然输给了我，你还是当众向我认输。’

“先师微笑说道：‘你若定要如此，那就如此吧。不过，不管比试的结果，我都可以让你有个选择的机会。’师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听不懂，玄贞子也听不懂。”

台下的一众弟子，听到这里，也都是心中想道：“是啊，既然分出胜负，那还选择什么呢？”大家都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无相真人接着说道：“我心中的疑问，玄贞子替我说出来了。他说：比试若然得出结果，那还有什么选择的机会？金光真人，请你说得清楚一些，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师这才说道：“你可以把比试的结果当众宣布，但若你是想要保守秘密的话，我们也可以守口如瓶。”

这话的意思如果明白说出来的话，那就是：“倘若比试的结果，是我输于玄贞子，先师愿意代表武当派当众向他认输，但倘若是玄贞子输于我，我们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可以替他保守秘密。但妙就妙在并没点明。”

台下的一众弟子俱是想道：“师祖这番话说得可真得体，己方占了身份，也没削了对方面子，玄贞子着恼的话，也只能怒在心里。不能说是我们师祖小看了他。”

果然只听得无相真人接下去便即说道：“玄贞子听懂了先师的用意，显然是怒在心里，脸色全都变了。他冷笑一声，说道：‘输了就是输了，不必隐瞒。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就开始吧。不过……’

“我问：‘还有什么不过？’

“玄贞子冷笑道：‘这是你刚刚说过的，辈份不同，年纪有别，我勉强可算高你‘半辈’，年纪也比你痴长几年，我不想占你便宜。’

“我说也不见得就是你占便宜。

“先师斥道：‘不可无礼。主随客便，玄贞道友，你尽管划出道儿，我们师徒决无异议。’

“玄贞子道：以一百招为限，令徒倘若抵挡得了我一百招。不必分出胜负，我也愿意认输。

“我见他如此傲慢，本来想反言相稽的，但师父在场，我可不便和客人斗口，只好说道：‘你要自限，那任由你，百招之内，我若胜不了，我也认

输就是。’这么一来，变成了我和他都是自说自话了。

“玄贞子大概也是不想纠缠下去了，哼了一声，便郎说道：‘好，我让你自说自话，我说的话可是食数的，接招！’我说我的话也是算数的，还招！想不到这第一招就出乎双方意料之外。”

一众弟子虽然都已知道这场比剑的结果是无相真人赢了，但听到这里，还是禁不住怦然心跳。这一招是怎样出乎双方意料之外呢？

无相真人继续说道：“我知道玄贞子练的那套剑法名为飞鹰剑法，一共八八六十四手，每一招都是狠辣无比。不过我只是‘知道’而已，这套剑法我可是没见过的。我想本门的太极剑法，最擅于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飞鹰剑法既然以刚猛狠辣见长，那么太极剑法可不正好就是它的克星？因此我才充满自信，敢于说出在百招之内我若胜他不了就甘愿认输的话。

“果然他出手的第一招就是狠辣无比，但若只是狠辣无比，那还在我意料之中，哪知它在狠辣之外，剑势的奇诡，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别的剑法，或刺、或削、或圈、或点，都是层次分明，留心观察，不难看出剑势的去向。只有他这飞鹰剑法，却是盘旋飞舞，曲直相乘，好像波浪的四面扩张，当真是变化莫测，令人防不胜防。

“他第一招就施杀手，身形平地拔起，剑势凌空击下。在他盘旋曲折的剑势之中，我看最少藏有七种不同的变化。这刹那间，我是决算不清怎样同时应付七种变化的，要破他的剑法是不可能的了，只能以一招平平无奇的推窗望月，消解对方剑势，力求自保。结果他这一剑几乎是贴着我的额角削过，但毕竟还是伤不着我。我看他‘噫’了一声。脸色由红转青，显然他对我能化解他这一招，也是颇感意外。”

不知他当时有没有流出冷汗，但说至此处，他却是不觉停了下来，抹了一抹额上的冷汗。在他身旁伺候的小道上递上一杯参茶，他喝了一口，这才继续说下去道：“他的剑法有如飞鹰盘旋，即使他没有纵身跃起，那剑势也有如凌空扑击一样，而且每一招所藏的变化也不相同，或是一招三式，或是一招五式，最多甚有至一招九式的。每一招的姿势当然也是大不相同。我从没有见过这套剑法，只能只守不攻，默记他每一招不同的姿势，留心他的每一种变化之内，有没有破绽可寻。在他施展第一遍的八八六十四手飞鹰剑法的过程中，我是只能‘静观’，不可能马上想到如何克制他的。他这套剑法也真的是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在六六三十六招之前，一点破绽都没有，到了第三十七招，我才发现一个破绽，到了第四十八招，发现第二个破绽。六十四招剑法，只发现三个破绽，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

要知以无相真人的武学造诣，寻常剑法，他是不屑一顾的。十招之中，经他法眼鉴定，倘若只有三两个破绽的话，那已经是很不错了。一众弟子心中俱是想道：“玄贞子的八八六十四手飞鹰剑法，只有三处破绽。掌门给他的这‘难能可贵’四字评语，他的确是可以当之无愧了！”听到这里，大家也都松了口气，只道无相真人已经发现对方的破绽，取胜自非难事。

无相真人接下去说道：“我发现了他的三个破绽，心里反而有点着慌了。他的第一个破绽是在第三十七招出现的，假如他跟着次序使第二遍剑法的话，我岂不是要到一百零一招才能胜他？”说至此处，不觉又抹了抹额上的冷汗。站在台前的不波代表同门说出心里的话：“是啊，这一点我倒未曾想到。掌门师伯，你是在第几招才赢了他？”

无相真人说道：“好在他使第二遍剑法之时，是不依次序的。前后招混

乱使用。他在第二十七招之时，使出了顺序本应是第四十八招的剑法。这一招剑法的破绽一出现，我就把预先想好的破解式使出。一使出我便跃出圈子，可笑他还没发现，居然喝问：你认输了吗？我笑笑，剑尖遥指他的胸口，他低头一看，登时面红过耳。看那神情，真是巴不得地上有个洞好让他钻进去！”

不波听得眉飞色舞，连忙问道：“师伯，你还没有说你是怎样赢他的呢？”

无相真人说道：“我并没有伤他，我只是在他的胸口部位，留下一点小小的记号。他低头一看，发现那个部位的衣裳开了一个铜钱般大小的缺口，他这才知道是我手下留情。”

众弟子齐声欢呼，有几个人同时问道：“到了这个地步，玄贞子再骄妄也只能认输了吧。”

无相真人说道：“他没有认输。那时他已说不出话来了。只见他面色陡变，我并没有伤他，他却似风中之烛似的，晃了两晃，就往后倒。”

不波笑道：“这样的人，气死了他也是活该！”

无相真人却是毫无得意的神态，正容说道：“你们不要欢喜得太早，跟他来的那个小徒弟将他扶稳。说道：我的师父本来是找你的师父比剑的，你替师父下场赢了一招，我现在年纪小，不能下场，待我学成之后，请你答应和我再比一次。”

无相真人续道：“我本来不肯答允，哪知玄贞子竟然说道，我今日比剑输了你，并不是我的飞鹰剑法比不上你的太极剑法，只是我的飞鹰剑法没有练好。你若是怕我教好徒弟，找你报复，那你最好今天就杀了我！”

“他那徒弟做得更绝，唰的就拔剑出鞘，说道：‘不错，我本来不应该求你给我这个机会的。来，来，来，咱们现在就比！’

“我又好气又好笑，说道：‘可惜我还没有收徒，否则我倒可以叫徒弟跟你比。我是不会跟你比的。’

“他那徒弟道：‘我看还是你跟我比的好。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我说：‘为什么？’他那徒弟道：‘你今天和我比剑要杀我易于反掌。今日你不杀我，他日我来找你之时，恐怕你要后悔莫及了！’

“先师忽道：‘令徒年纪小，志气高。很好，很好！’

“玄贞子当时怔了一怔，立即说道：‘如此说来，你是愿意替令徒答允小徒的不情之请了。’

先师说道：‘我对贤师徒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玄贞子道：‘但凭掌门吩咐。’先师说道：‘今日之事只有你知我知和咱们的徒弟知道。请你莫把今日之事，告诉别人。’

“先师重申前议，当然是为了顾全玄贞子的面子的。

“玄贞子面有惭色，半晌说道：‘好，我领你的情，但这个情只是及我之身而止。’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玄贞子道：‘在我有生之年，我会永远感激你们的恩惠。在我去世之后，我不想我的徒弟也领你们的情，这个约束到了那时是大可废除了。’

“我这才懂得，原来他是恐防他的徒弟他日比剑得胜，我们会把这个约束加在他徒弟身上。

“当时我也确实有点生气，说道：‘好，我答应你。不过，我比令徒年长三十岁，只盼令徒早日练成剑法来到敝观。’

“他那小徒弟道：‘好，我也可以答应你，而且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到时如果你因年老，你也可以叫你的徒弟替你下场，或者任你挑选贵派一位武功最高的弟子下场。总之这个约会是不管过了多少年月，一样有效！’

众人听了不由得都是心头一凛，想那玄贞子的徒弟，小小年纪，心中竟然充满如此怨毒的报复念头，实是思之令人可怖。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了掌门人为什么把时间记得这样清楚的原因了，无相真人在担任掌门，及今已有三十五年之久，正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无量长老心道：“想来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替本派立了功劳，才得以被立为掌门人的。”

不波问道：“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了，玄贞子那个徒弟来找过你没有？”

无相真人道：“一直没有。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不波有点疑惑，说道：“玄贞子那小徒弟若然在生的话，应该早就成为名闻于世的剑术高手了。为何我们没听说昆仑派有这样的高手呢？”

无相真人道：“你说得不错，他早就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剑客了，不过依我猜想，他大概是要等到将我打败之后，方始公开他是昆仑派弟子的身份。”

众弟子纷纷猜测这人是谁，不波最为心急，说道：“掌门，请你说出来吧。”

无相真人道：“当今的剑术高手，除了咱们武当派的无色长老之外，谁的名头最大？”

好几个同声答道：“是号称剑神的巴山剑客过铁铮。但他好像是出身崆峒派的。”

无相真人道：“还有一个与他齐名的呢？”

不波疑迟半晌，说道：“据弟子所知，西北的江湖人物，近年是有一个号称剑圣的人，出现大概只有六七年，名气已是相当不小。但若说到他能够和巴山剑客齐名，恐怕未必。许多人认为，他虽然号称剑圣，其实是不配和剑神分庭抗礼的。”

无相真人道：“何以见得？”

不波道：“巴山剑客成名二十年，在江湖上未遇敌手。青城、峨嵋两派掌门，听说也曾与他试招，败在他的剑下。这个号称剑圣的人物，谁也不知他的来历，甚至他的姓名也没人知道。大不了他只是能称雄西北的一个神秘人物而已，没听说中原有哪个名门正派的高手曾经败在他的手下。”

无相真人道：“你错了。正因为他是崛起西北的神秘剑客，足迹未到中原，中原的武林人士，不知其详，才以为他是名过其实罢了。”

不波道：“如此说来，掌门师伯对此人想已深知？”

无相真人道：“我也说不上是深知其人的本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虽然中原各大门派的人物没人和他比过剑法，但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剑客是曾经和他比过的。”

不波道：“是谁？”

无相真人道：“就是你认为足当剑神之称而无愧的那位巴山剑客过铁铮！”

不波吃一惊道：“巴山剑客和他比过，结果怎样？”

无相真人道：“三年前已山剑客远游回疆，与他偶然相遇，比了一场。当时并无别的武林人物在场，真相如何，谁也不知。但据巴山剑客事后对青城派的掌门人说，剑神剑圣的称号实是不当！”

不波说道：“如此说来剑圣是不配和剑神相提并论的了？”

无相真人道：“ 他说的不当，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是有上下之分而已。 ”

不波说道：“ 但总而言之，那个号称剑圣的人是比不过有剑神之称的巴山剑客了？ ”

无相真人道：“ 恰恰相反，巴山剑客是认为他的剑神称号应该让给那个人，因为‘ 神 ’是在‘ 圣 ’之上的。 ”

不波大惊道：“ 这么说，岂不是连剑神对他也要自愧不如？剑神素来是极为自负的，他真的会这样说？ ”

无相真人道：“ 一点不错，正是这样。这句话是巴山剑客对青城派掌门人说的。青城派掌门和不戒交情甚好，是他亲口告诉不戒的。当然不会有假。”提起他那死去的徒弟不戒，他不觉有点黯然了。

不波道：“ 我并非怀疑不戒师兄以讹传讹，我、我、我只是…… ”他没说下去，但谁也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受了震惊，“ 不敢 ”相信这是事实而已。

无相真人道：“ 这是发生在三年之前的事情，那个人的年纪是比巴山剑客约莫年轻十岁的，经过了三年，此消彼长，目前

他的剑法恐怕是要比巴山剑客更高明了。 ”

不波问道：“ 那个人就是玄贞子当年的那个小徒弟吗？ ”

无相真人道：“ 以前我还未敢确定，现在我是可以确定了。

不错，这个有剑圣之称的人物，就是玄贞子当年那个徒弟向天明！ ”

玄贞子那个小徒弟的名字，此时方始从无相真人的口中说了出来。

在第二代弟子中，不败是较多在江湖行走的，听了“ 向天明 ”这个名字，不觉失声叫起来道：“ 这就怪不得了！ ”

众人正自听得津津有味，恼他打断掌门人的话，有的对他发出嘘声，有的对他怒目而视。

无相真人微笑道：“ 我正想歇一歇，不败，你告诉大家吧，什么事情怪不得呢？ ”说罢，坐了下来，在他身边伺候的小道士随即奉上参茶给他喝。他说了半天话，确实是已经有了几分疲态了。

不败接下去说道：“ 今年春间，我路过山东济南，听到一个轰动当地武林的新闻。山东最著名的武师，大家想必知道是谁吧？ ”

不波哼了一声，说道：“ 想必就是那个自以为他的剑法比咱们武当派的太极剑法更高明的无极派掌门人钟柳堂了。 ”

不败道：“ 不错，他把他所创的剑法命名为无极剑法，就是取义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几句道家经典上的话的，本派的掌门和两位长老不屑和他计较，我可是不服气他的狂妄自大，实不相瞒，那次我路过济南，就曾想过去挑他的场子，不料我所想做的事情刚刚在我经过济南的前两天，已经有人替我做了。 ”

无色说道：“ 钟柳堂虽然是稍为自大，但他的剑法和咱们的太极剑法同样是以柔克刚的上乘剑法，两者之间是颇有相通之处的。你可也不能把他小看了。打败他的那个人是谁呢？ ”

不败说道：“ 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人，据说那天钟柳堂正在教门人练剑，那个异乡人也不知是谁放进来的，突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钟柳堂有一个年方七岁的小儿子，当时正拿着一把木剑在场边玩，钟柳堂喝问那异乡人来干什么，那异乡人道：没什么，我见你们玩得高兴，我也想玩玩。小弟弟，借你这把木剑给我，让我和你的爹爹玩个把戏好不好？那小孩听说有把戏看，

而且还是和他的父亲一同玩的，就欢欢喜喜的借了给他。钟柳堂怀疑他是疯子，说道，谁跟你玩把戏，快走，快走，不走我就把你轰出去！那异乡人道，你不想玩也得陪我玩！小弟弟，你瞧着，别转眼！”

不败继续说道：“当时钟柳堂是正在教徒弟练习剑法的，他手中拿着的一把青钢剑尚未入鞘。他是一派宗师身份，岂能用百炼精钢的宝剑和别人的木剑交手？但他不想过招也不行了，那异乡人口里说着话，手中的木剑已是唰的指向他的咽喉。他的两个徒弟上去推那异乡人，也不见他还手，只听得乓乓两声，钟柳堂那两个徒弟就已摔出了三丈开外！”

不波听到此处，不禁失声叫道：“这可是最上乘的沾衣十八跌的武功啊！”

不败说道：“是啊，所以钟柳堂是非得招架不行了，他举剑相迎，只道一剑就可以将对方的木剑削断，哪知，——嘿嘿，你们猜怎么样？”

不波说道：“钟柳堂是一派宗师，总不至于一下子就给对方的木剑击败吧？只不知那异乡人总共用了几招？”

不败说道：“莫说你猜不着，钟柳堂恐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据说钟柳堂那许多门人弟子都还未曾瞧得清楚，但见火星蓬飞，钟柳堂的青钢剑已是脱手飞出！总共不过三招！这是钟柳堂后来自己说出来的。”

众人听了，都不禁相顾骇然。不波问道：“他那把木剑怎么样了？”

不败说道：“钟柳堂那把青钢剑正好落在他的儿子身边，那异乡人走过去，把木剑交还他的儿子，说道：小弟弟，你瞧，你这把木剑是不是完整无缺？你再仔细看看，你的爹爹这把青钢剑！青钢剑上有一个缺口，不但钟柳堂的儿子看得清楚，站在旁边的钟柳堂的徒弟也都看得清楚。这一下谁还敢上前和他为难？

“那异乡人道：‘木剑不损，铁剑损了。小弟弟，我和你爹爹玩的这个把戏好不好？’小孩子不懂事，还在拍手赞道：‘果然是好，你这把戏教给我好不好？’那异乡人笑道：‘小弟弟，我不该哄你的，这是功夫，不是戏法，对不住，现在我要教你，你也是学不会的。’说罢，便走。

“钟柳堂面如死灰，涩声说道：‘阁下剑法高明，钟某甘拜下风。请阁下留下万儿！’

“那异乡人道：‘无名小卒，何必留名？我也不是想来闯事的。’钟柳堂拾起宝剑，惨声道：‘阁下若然连姓名都不屑赐知，钟某也无颜偷生人世了。’异乡人见他意欲自刎，这才说道：‘我不过和你玩玩的，何必这样认真？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那就告诉你吧，我是——一把铜钱洒出，嵌在柱上，排成向天明三字。’

“这异乡客扬长而去，留下的只是他用钱镖嵌柱排出来的名字——向天明。钟门弟子都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不败说完了这个“新闻”，武当派的一众弟子也都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有的人心中自忖：“如果这个向天明和我交手，不知我能否抵挡得了他的三招？”有的人更想深一层：“掌门已经年迈，两位长老，虽然一个是内功深湛（无量），一个是剑法高强（无色），但却不如这个向天明的内功剑法并臻佳妙。他若跑来武当山挑战，不知有谁可以替本派保住声名了。”

不波呆了片刻，喃喃自语：“真想不到无极派的掌门竟然在三招之内就败在那个向天明的手下，钟柳堂也真可说是遭了无妄之灾了。”

不败说道：“是呀，今春我路经济南的时候，这件事情刚刚过去不久，武林的朋友还在议论纷纷，谁也不知道这个向天明的来历，而更令他们猜想

不透的是，钟、向二人素不相识，因何向天明要特地跑来给钟柳堂这样大的羞辱？”

不波忽道：“那是因为他们只想得到这个向天明决不会是如他所说的无名小卒，但却还想不到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剑圣。”

不败道：“是剑圣就可以乱逞威风么？钟柳堂可并没有犯着他呀。”

不波缓缓说道：“起初我也想不通，现在才想通了。不错，钟柳堂是没犯着剑圣，但这个本来是玄贞子徒弟的剑圣向天明，却是要来犯咱们武当派的呀！”

不败虽然脑筋比较迟钝，经他一点，也就恍然大悟了，说道：“哦，我懂了。无极派的剑法和咱们武当派的太极剑法是颇有相通之处的，因此他才特地要找钟柳堂试招。”

不彼说道：“不错，更明白的说，他找钟柳堂试招，只不过是他在准备向本派挑战之前的一场演习！哼，哼，钟柳堂抵挡不了他的三招，不见得咱们武当派的人就一定打不过他！”

武当派的其他弟子可不敢像不波这样自负、乐观，他们的目光又集中在掌门人身上。

无相真人喝过参茶，精神好了一些，坐在台上说道：“先师当年要我接受他的不定日期的约会，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不败道：“当时若不答应他们，他们师徒就要自刎。”无相真人道：“你只说对了一半。”

不败道：“另一半又是什么？”

无相真人说道：“当时先师问我，前贤有云：国无外患者恒亡。为什么一个国家，没有外患，反而会灭亡呢，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说，一个国家倘若时常受到外敌的威胁，它必定会整军经武，发愤图强。若是完全没有外敌威胁，它就会松懈下来，习于安逸，变成积弱了。积弱已久，那时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它自己也会衰亡。

“先师说道：不错，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武学的门派上的。咱们武当派的拳剑功夫，受人推崇备至，门了弟子也多骄傲自满，甚至以为已经是天下第一的了。玄贞子师徒，虽然还不能说是敌人，但他们是立志要用他们的飞鹰剑法胜过咱们的太极剑法的，广义来说，也可以说是个‘外患’了。依我看来，玄贞子这个小徒弟，他将来的成就必定胜过乃师，是足够资格成为咱们武当派的‘劲敌’的。不久我就要把掌门的位子交给你了，你有了和他比剑的这个约会，那就等于对你的一个鞭策，提醒你一方面要把祖师传下的剑法精益求精，一方面要培养人材，免得到时无人应战。”

说至此处，那另一半的原因是什么，已经是不答自答了，无相真人顿了一顿，叹口气接下去道：“我接任掌门三十五年，先师期望于我的，我都没有做到，思之有愧……”

无量道：“师兄，你这话是未免自谦了。不戒师侄已死，旦不说他。不岐师侄的剑法，依我看就已是不错了，他未必对付不了玄贞子那个徒弟！”

无相真人正容说道；“只不过还是不够的。我身为掌门，必须和你们说出实话。莫对不岐和玄贞子那个徒弟相差甚远，只怕无色师弟未必比得上他。因为他若有一天敢来到武当山挑战的话，他飞鹰剑法中的那三个破绽料想是已经补好了的。那时他的飞鹰剑法已经可以和太极剑法匹敌，无色师弟的剑法虽然未必会输给他，但、但，……”

无色笑道：“师兄不必讳言，我自知欠缺内功，在这方面我是连不岐也

不如的。”

无相真人续道：“因此当我得知向天明已经在中原出现的消息之后，我就必须准备如何应战了。想来想去，唯有请当时还是中州大侠身份的牟师弟上山来主持大局了。”

无名站起来道：“不敢当。”

无量面色变得十分难看，说道：“师兄已经把掌门的位子让了给你，你还有什么不敢当的。”

无相真人却是心平气和的和他解释：“立新掌门人一事，我本来应该在事前和两位师弟商量的，只因事情来得急迫，无暇及此，请两位师弟不要芥蒂于心。”

无量只好和无色一同说道：“师兄言重了，师兄挑中的人当然不会错的，我们为本门深庆得人，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心生芥蒂？”

说的是同样的话，但谁也看得出来，无色是真心真意，无量却是言不由衷。

跟着无量就单独问道：“师兄，你说事情来得急逼，敢情是又有了新的消息么？”

无相真人道：“不错，我已经收到了向天明的拜帖。”

无量吃一惊道：“什么时候收到的？”

无相真人道：“就在今天早上。”

无量一想，今天早上在前山巡逻的正是他的徒弟不败，向天明派人来递拜帖，不败应该知道，为什么不来向他禀告？他起了疑心，不觉瞪着眼看他徒弟。

不败正是满肚皮闷气，趁机会嚷道：“师父，你别怪我没来禀报，我是受了伤，又不知道那两个人是替谁来送拜帖的。当时恰值无名师叔上山，拜帖是无名师叔替掌门接下的。”

无量皱眉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败把眼睛望向老掌门，无相真人说道：“不败，你把在今天早上碰上的事情和大家说说也好。”

无量听了徒弟所说的经过，心想：“拜帖由无名转交，内里只怕还有溪跷！”说道：“如此说来，向天明那两个使者也未免大无礼了。”

无相真人道：“这也不能全怪人家，当时是不败先动手的，这只能说是一个误会，那两个人亦已受了无名师弟的惩戒了。咱们武当派总算没失面子，令我担忧的是，那两个人不过是向天明的随从，本领已经如此了得，可知向天明更加不可小觑。”

无量看看天色，说道：“依照武林惯例，递了拜帖，本人就该跟着来的。如今已是过午时分，怎么还不见来呢？”

无色道：“只要不过当天，那就不算违背规矩。”

无量说道：“要是他今晚才来，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一直在这里恭候他吗？还有，新任掌门的人选问题，是应该等待这件事情过后才决定呢？还是现在就算定了？师兄，你别误会我是反对无名师弟继位掌门，但我不能代表所有门人的意见。依照武林惯例，我不能不有此一问。”

要知根据武林惯例，对掌门的人选，倘若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应该在取得长老的同意之外，还得有大多数的本派弟子表示拥护才行。不波已经提出要在“见识”过无名的武功之后，方始能够决定是否拥护他做掌门的，即使

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最少也是一部份人的意见。而无相真人中途插入这个“三十六年前的故事”，起因也是为了阻止不波之坚持要和新掌门人比试的。尽管他没有明白说出来，众人也都可以意会得到，他是要把这个击败挑战者的机会留给无名。无名若然得胜，他的武功当然亦已为一众同门所共见了。

因此，在目前来说，讨论还未得出结果，即使已经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将来也还可以改变意见。新掌门的人选，实在还

未能确定是谁。

无相真人沉吟片刻，说道：“这样吧，再等一个时辰，要是向天明不来，咱们就先散会。”

无量道：“好，那么师兄请容我告退，我要下去看看不败伤得如何？”

不败是和不岐站在一起的，无量下来，叫他们二人跟过一 边，佯作关心徒弟的伤势，察视一番，问了几句，忽地用上内功，将声音凝成一线，送入不岐耳中。不岐的内功和他差不多，他这样在近距离运用“传音入密”的内功，不但在台上的无相、无色等人听不见，即使是站在不岐身旁的不败也听不见了。

“不岐，你可别上了牟沧浪的当！那个什么剑圣向天明，可能是和他串通了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不岐城府甚深，其实用不着别人提醒，他亦已是想到的了。他想的正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那个剑圣当真是玄贞子当年那个徒弟，但焉知他和牟沧浪不是早已有了交情？”

不岐暗自想道：“高手比斗，只差毫厘。得失之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万一他们串通作弊，只怕掌门师父也未必看得出来。对向天明来说，扬名天下固然是他所欲，但这个目的，他是没有把握达到的。倘若牟沧浪答应给他更大的好处，他又何妨诈败让招。武当派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派，牟沧浪若因他的让招，得以顺利当上掌门，他可能得到的好处就难以估计了。”

无量见他点了点头，微笑说道：“你懂得我的意思就好，你是聪明人，待会儿如果向天明当真来此赴约，想必你也应该懂得怎样做了。”

他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和不岐说话，旁边的人都听不见。就在此时，忽听得远处隐隐有笑声传来，音细而清，宛似鹤鸣九霄，从天而降。

无量喝道：“来的是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在场的几百个武当派弟子，都给他这喝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其实他也猜得到这来者是谁，他是有意炫露这一手功夫，用以挫折对方的威风，同时也是有意在无名面前逞能。

他话犹未了，那个人已是接下去说道：“你想必是武当派的首席长老无量道长吧？嘿嘿，听说武当派中，除了掌门无相真人，就数你的内功最高，果然名不虚传。只可惜我知道你是谁，你却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不会说我放肆了！”

在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形尚未显露出来。他的声音也并不大，但场中所有的人，却都感觉到好像是那个人在他们耳边说话一般。武当派弟子的武功虽然有深有浅，但都是有见识的人，两相比较，那举重若轻，似乎比他们的首席长老还要高明一筹。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人话音一落，他的身形也就出现在众人面前了。众人定眼一看，只见那个人面上毫无血色，而且木然毫无表情，就好像从古

墓走出来的僵尸似的。众人不禁为之一愕。要知他刚才笑得那样放肆，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意态飞扬，神情狂傲的人，哪知却是这么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不波陡地喝道：“不管你是谁，给我把剑放下！”声出招发，一个“夺剑式”就劈那人手腕。那人剑不出鞘，冷笑道：“你这是什么臭规矩？”剑鞘反指不波虎口。

有两个人同时喝道：“这是朝廷替我们立下之规矩？”“敬老尊贤，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规矩！”说前面一句话的是不败，说后面一句话的才是不波。他口中说话，手捏剑诀，已是以指代剑，避招进招，刺向那人手背的冷渊穴。

那人冷笑道：“你们究竟是要讲哪一条规矩？”手中连鞘的剑改为横挡，还了一招“横云断峰”。武当派弟子留神看他的剑势，果然像是波浪形的往外扩展。

不波移形易位，脚踏中宫，一个“抱掌”，划出一个圈圈，

化解了他的攻势，冷冷说道：“我们武当派掌门在此，论年纪、论辈份，你总高不过我们的掌门吧！不管是要讲哪一条规矩，你都应该把剑放下，然后才能以礼求见。”

武林中的确是有这么一条规矩，不同门派的人，第一次去拜会另一派的掌门，即使他们可以平辈论交，客方也是应该以不带兵器来表示尊敬对方的，倘若客方年纪较轻，辈份较低，那就更不用说了。无相真人德高望重，在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中，也是以他的年纪最大。有“资格”和他平辈论交的人，当真可说得是寥寥可数。

不过令得一众同门在心中赞叹不已的，还不是他说话的得体，而是他招数的老练。他虽然没有用剑，但却是把太极剑法化为指法的。更妙的是，他出招的手势，似乎只是要拦阻对方的前进；而对方的剑未出鞘，手臂也不屈伸，只凭一股内力，便令得剑鞘抖颤，招数似有还无，亦虚亦实。表面看来，也不像是攻击对方，只是想绕过对方的拦阻。

牟一羽不知什么时候又来到不岐身边，轻声说道：“不波师兄果然是深藏不露的高手，他这抱掌划圈的一招，似拙实巧，已是深得太极剑法的精髓。”

不岐说道：“不错，这的确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比剑。不过不波师兄虽然了得，对方也很不弱呢！”他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道：“这个向天明的剑法虽然可以称得高明，但也不如所言之甚！”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人已在说道：“在贵派掌门面前，别的人有剑在手自是失礼，但唯有我乃是例外！”说至此处，倏地一个转身，面向着无相真人朗声说道：“玄贞子门下特来践约！”

无相真人道：“哦，原来是向兄来了，不波，住……”“住手”的“手”字还未曾说出，忽听得声如裂帛，不波戴的道冠已是给剑鞘劈开两半，向天明冷冷说道：“你可以让我过去了吧？”

不波哼了一声，说道：“你的本领是胜我一筹，但这一招还未能令我输得心服。”

要知当无相真人说话的时候，不波虽然还没住手，但心里已是打算一待掌门把话说完，便即住手的，他一有这个打算，以指代剑使出来的剑法已是在不知不觉间减弱了几分逼人的气势了。高手比剑，气势一弱，就难免给对方乘虚而入。

不过，向天明剑未出鞘，就能够把不波的道冠劈开，但却连不波头上的一根头发都未损及，剑法的巧妙，功力的精纯，亦足以令武当派一众弟子，包括不波在内，心中惊叹了。不波所不佩服的，只是他这一招的取巧而已。

向天明笑道：“是吗？那不打紧，你不服气，待会儿可以和我再比。”

不波说道：“我已承认你是胜我一筹，十招之内输给你，和百招之内输给你，都是一样。何须再比？我在武当派门下只是个不成材的弟子，比我胜过一筹、两筹的师兄弟多着呢，你还是留点气力吧。”言下之意，倘若向天明不是“取巧”的话，他自信可以抵挡向天明的一百招。

向天明木然毫无表情，淡淡说道：“但愿你这话不假，让我有眼福一见比你胜过两筹甚或三筹的武当高手。”

说话之间，他已走到台下，施礼说道：“无相真人，一别三十六年，你荣任掌门，我还未曾有机会向你道贺呢，请恕我迟来了。”

无相真人还了一礼，说道：“向兄拣日不如撞日，你今天来得正是时候。”

向天明道：“真人想必已经收到我的拜帖了，蒙贵掌门严阵以待，实是令我这个无名小卒有不胜荣宠之感。”话语之中，暗含讥消。无相真人微笑遣：“剑圣之名，名闻天下。向兄你太谦了。不过，你说的这几句话，却也是有点误会了。”

向天明一怔道：“什么地方误会，请掌门示知。”

无相真人道：“我已经不是掌门了，新掌门是我这位师弟。本派弟子集会并非是为了阁下。”

向天明道：“哦，原来我是适逢其会。那更好了，我可以做第一个向贵派新掌门道贺的客人。”话好像说得相当客气，但“适逢其会”四字，已是隐隐含有向新掌门挑战之意。

无名跟在师兄背后，降阶迎客，还礼说道：“不敢当。你可以保留你的道贺，待这件事情过了再说。”

依照武林惯例，一派的新掌门人，在“内定”之后，还需要举行一个公开宣告就任的仪式，邀请各派掌门以及武林名人前来观礼，经过这个仪式，他的掌门地位方始算得是确定下来。因此无名这段话可以解释为他现在尚未正式就任，不敢便即接受外人道贺之意。

但武当派的弟子则都明白，无名是要在击败向天明之后，方始能够心安理得的坐上掌门位子，否则即使一众同门由于尊重老掌门人的原故，接受他做新掌门人，他世没有体面。

向天明冷冷地瞅着无名，忽他说道：“你不是中州大侠牟沧浪吗？”

无名道，“这是我的俗家名字，现在我已经出了家，道号无名。

向天明道：“你今天早上，好像还是俗家？”

无名道：“不错，今天早上，你派人送来的拜帖，就是由我以武当派俗家弟子的身份代师兄接下的。”

向天明道：“那时你想必己是武当派内定的候任掌门了，这拜帖你本来是可以替无相真人接下的。不但如此，我还要替我那两个下人多谢你给他们的教训？”

无名道：“本派的弟子不败，也该多谢贵使者的赐招。这个小小的过节，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弦外之音，彼此都有损伤，已经算是扯平，谁也不必追究。

向天明道：“这点过节，自是不值一提。现在是该言归正传了，三十六

年前，我与令师兄订下的约会，他和你说过没有？”

无名道：“此事我早已知道。”

向天明道：”好，如今你既然接任了武当派的掌门，那么当年我与无相真人的比剑之约，是由你替代他呢，还是仍然由他本人践约？”

无相真人苦笑道：“你看，我都已经是快要进棺材的人了，还能和你比剑么？”

向天明道：“我不过循例问你一声而已，老实说，即使你愿意和我比剑，我也不愿意给人笑话，我是只知欺负老弱无能之辈呢。好，那么我唯有向贵派的新掌门人请教了。”

无名说道：“三十六年前的旧约，我看还是算了吧。”

向天明冷冷说道：“算了。我若甘休，先师在泉下也不能瞑目！”

无名说道：“武学上善意的切磋无伤大雅，但向先生，你这样的说法却似乎是存着报复之念而来了。”

向天明厉声道：“不错，我是替先师报复来的，那又怎样？”

无名说道：“凡事以和为贵，向先生何必这样认真！”

何天明道，“事关师门荣辱，非认真不可！”嘿嘿，你要一笔勾消那也可以，你当众向我认输吧！”

无名道：“向先生有剑圣之称，贫道的剑法自是不能和剑圣相比。”

向天明道：“你弄错了，我是要你以武当派掌门人的身份，邀请武休同这，当众承认你们武当派的剑法比不上我们昆仑派的！”

此言一出，武当派弟子大哗，有许多人禁不住叫道：“无色

长老，请你老人家来教训这个妄人吧！”

无色摇了摇头，说道：“无名师兄，我看若然不答应和向先生比剑恐怕是不行了，请你也别一再谦让了！”

无名道：“这个……”

向天明喝道：“你们商议好了没有？”

不岐忽地越众而出，朗声说道：“我的师父不能和你比剑，我和你比！”

向天明道：“哦，你是无相真人的徒弟？”

不岐道：“不错，你是替你死去的师父来挑战的，我也有权替我的师父应战。”

向天明侧目斜脱，状似不屑，半晌说道：“我三十六年前和令师订下约会之时，就曾经说过，如果到时他因年老，我可以任他挑选贵派剑法最好的人和我比试，现在你的师父并没有指名叫你，看来在你师父的眼中，你似乎不能算是武当派的第一高手吧？”

不岐淡淡说道：“你当年也只是自说自话而已，家师为人忠厚，这‘自高身价’四个字他是不好意思说你的。你说得一点不错，我当然不是武当派第一高手，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依我看，你恐怕也只配和我动手吧！”

向天明倒也并不动怒，脸上仍是毫无表情地说道：“你也说得不错，有例在前，你是有权向我挑战的。不过，由于你并不是令师指派，也不是贵派掌门挑选出来的人，我虽然可以和你比剑，但却只能是当私人的比剑。说得明白些，我是看在你师父的份上和你随意比划那么几招，并不是把你当作代表武当派的高手来和你比！你明白么？”

不岐冷笑道：“现在我不和你斗嘴，你喜欢把我当作什么就当作什么，只要你肯和我比剑。出招吧！”

向天明皮笑肉不笑地打个哈哈，说道：“ 我答应和你比剑已经是抬举你了，我让你三招！无名道长，待会儿我再向你请教！ ” 弦外之音，要胜不歧那是易如反掌，所以只需无名道长“ 待一会儿 ”。

不岐道：“ 不必你让，你比我高半辈，我先出第一招就是！ ’ 说罢，长剑指出，剑尖向下一点，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 朝天一炷香 ”，是向平辈的高手表示礼貌的。

无名站在无相真人身旁，说道：“ 不岐倒是很能沉得住气啊！ ”

“ 朝天一炷香 ” 并不是用来攻击敌人的，向天明道，“ 不必客气，这一招我可以不算。 ” 话犹未了，不岐已是倏地抢上一步，挽了个剑花，运劲刺出，喝道：“ 这一招算不算？ ”

向天明剑未出鞘，一个转身，不岐的剑尖恰好碰着他的剑鞘，说时迟，那时快，剑锋已是顺势倒卷上去，削他握剑的手指，叮的一声，剑尖弹起，落点刚好又是指着他的手背的冷渊穴。向天明霍地身躯一矮，缩手避招，不岐的第三招又已闪电般的使出来了。这一招更是又狠又快，剑锋逆向削下，一下子就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削到他的膝盖。

这一招快如闪电，又狠又准，看来向天明已是决计难以避开，陡然间只见一道光芒，破空飞出，向天明喝道：“ 三招已满，还招！ ”　的一声，把不岐的长剑格开。

此时众人方始看得清楚，只见向天明的剑鞘已是落在地上，当中裂开。他并不是用一般拔剑的动作，拔剑出鞘的，剑鞘乃是给他的内力震裂，因此才能够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迅速及时还招，以剑对剑，化解对方攻势。他的剑裂鞘而出，不但格开了不岐的长剑，而且余势未衰，直刺不岐小腹。

不岐应变也快，一个黄鹄冲霄，身形平地拔起，向天明的剑锋从他脚底削过，倘若他慢了片刻，只怕已是断足之灾。不岐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头下脚上，一招鹏搏九霄，凌空击下。向天明横剑一封，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两条人影倏地由合而分，两柄长剑几乎都是贴着对方肩头的琵琶骨削过。

这几下快招，端的是有如兔起鹘落，看得众人眼花缭乱，到了此刻，方始爆出如雷的彩声！

不波呆了片刻，暗自想道：“ 我潜心钻研祖师留下的拳经剑谱，只道已经洞悉本门剑法的奥妙，哪知不岐师弟的变化之奇，仍然有我想象不到的！他的内功或者不及我，剑法实已是在我之上。不过他的剑法偏于奇巧，毕竟还不能算是本门的正宗剑法。他这样子练下去，恐怕是练不到最上乘的境界的。 ” 他心里是这样想，口里则在替不岐喝彩打气，说道：“ 不岐师弟，你只不过才出三招，就能够令到‘ 剑圣 ’裂了剑鞘，这已经算得是赢了一招了！” 但他却不提向天明让了不岐三招，当然不能算是持平之论。

比剑越来越紧张了，众人已是无暇思想，甚至无暇为同门担忧了。每个人的目光都给那两柄盘旋飞舞的长剑吸引了去。

只见不岐的剑法施展开来，剑光一圈接着一圈，连绵不断，向天明的剑势则似波浪形向四边扩展，使到疾处，端的有如惊涛骇浪，好像要把不岐淹没在波浪之中！

懂得太极剑法的武当弟子看得如醉如痴，心中俱是想道：“ 原来太极剑法也可以使得这样快的！ ” 未曾学过太极剑法的则更加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只是两道盘旋飞舞的剑光。谁也没有注意他们是已经过了几招了。

但无相真人却是非常留意的，看了向天明使了三十六招，他就悄悄和无色说道：“玄贞子那套飞鹰剑法的三个破绽，如今果然是都已修补，半点破绽也没有了。”

原来飞鹰剑法虽然一共有八八六十四招，但向天明并不是顺序施展出来的，那三个破绽，一在第三十六招，一在第四十八招，一在第五十九招，向天明使出三十六招之时，原来有破绽的这三招剑法，已是都使出来了。

无色说道：“不岐能够抵敌得住，也算难得了。说老实话，在学剑的天份上，他的天份实在是比我更高。不过，他太偏于奇巧一路，究非正途。”

无名说道：“奇正相生，亦可相辅相成，到他的领悟更深一层，终归可能踏上正途，师弟，他的剑法是你所授，如果他真的能够青出于蓝，不但你应该高兴，我们也要向你贺喜呢。”

无相真人忽道：“不对，不对！”

无色一怔道：“他的剑法有哪招不对？”

无相真人道：“我不是说他的剑法。”

无色道：“你是说向天明的剑法吗？惭愧得很，我都看不出来。”

无相真人道，“向天明的剑法连半点破绽都无，哪有不对？”

无色莫名其妙，说道：“那么师兄说的不对，是指什么？”

无相真人道：“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明白的。待我看过后再说。或许是我猜想错了，也说不定。”

“不对”通常来说，是应该指已经出现了的事实的，怎的又说道“猜想”呢？无色不解其意，但场中的比剑已是越来越紧张了，即使无柏真人愿意说，他也不便此刻发问，何况无相真人已经言明是要押后再谈呢。他只好把疑团存在心中了。

原来令得无相真人感觉“不对”的是。向天明的剑法是如他预料那样修补完满了，但在功力方面，虽然也很不弱，却比他预料的程度差了许多。要知不岐乃是半途出家。二十六岁才拜在无相真人门下的。而向天明则是一直苦练玄贞子的飞鹰剑法，三十六年的苦练之功岂比寻常？论理他的功力是应该胜过不岐许多的。

而且，即使只论剑法吧，向天明的剑法虽然毫无破绽，但在无相真人这等大行家眼中看来，究竟还有点“稚嫩”，造成“稚嫩”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功力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原故。这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无相真人回想三十六年前所见的那个玄贞子徒弟，暗自寻思：“不错，内功的深浅和资质的厚薄有很大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修习时间长的就一定比修习时间短的功力深。但玄贞子那个小徒弟，当年已是那么了得，他的资质是应该不在不岐之下的，但现在看来，他虽然胜过不岐，却也不会胜过大多，这是什么原故呢？”

无独有偶，在台下观战的几百个弟子之中，也有一个人突然连声说出“不对，不对！”这四个字来。

这个人只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女，她就是蓝玉京的“姐姐”蓝水灵。

蓝水灵是和她的记名师父不悔道姑站在一起的。

不悔怔了一怔，低声说道：“小孩子懂得什么，别乱嚷嚷。”

蓝水灵道：“他们的剑法我是不懂，但我说的不是他们的剑法。”

不悔好奇心起，问道：“那你说的是什么不对？”

蓝水灵道：“师父，你别生气，我是觉得你以前说过的话好像有点不对。”

不悔道："我说过的什么话？"
蓝水灵道："师父，你还记得吗，有一天你在无意之中，看见不岐道长教我的弟弟剑法，你回来和我说，不岐道长的剑法虽然颇有创新，但却华而不实，后来我和弟弟试招，果然也曾赢了他的一招。你的说法似乎是对了。但现在看来，不岐道长却可以和这个号称剑圣的人打成平手，你的说法又似乎不对了。掌门人对这个'剑圣'也是极为推崇的，难道这个剑垒也是浪得虚名？"
不悔说道："这个剑圣当然不是浪得虚名，不过……"
蓝水灵道："不过什么？"
不悔道姑沉吟不语，似乎是在推敲什么哑谜。
蓝水灵游目四顾，忽地又"咦"了一声，说道："我的弟弟哪里去了？"
按说不岐是蓝玉京的师父，师父和人比剑，他是应该挤到前面观战的。
在集会开始的时候，蓝水灵早就找过弟弟，没有找到。现在，她只盼弟弟会挤到前面的行列观战，这个盼望也落空了。
不悔道姑忽道："啊，对了，对了！"
蓝水灵顾不得再找弟弟，连忙问道："什么对了？"
不悔道姑游目四顾，只见一众同门都在全神贯注场中的比剑，料想不会有人注意她们的谈话，便在蓝水灵耳边低声说道："不岐的剑法确是别出心裁的本门剑法，但他现在用的剑法，和那天他教给你弟弟的剑法却并不一样。其中有好些细微的差别，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了。"
蓝水灵说道："不岐道长把不切实用的剑法教给我的弟弟，这却为何？"
不悔的声音更轻了，好像微风吹入蓝水灵的耳中："不岐对你的弟弟恐怕是不怀好意！"
蓝水灵大吃一惊，失声叫道："那怎么会？"
许多人的目光向她们投射过来，有的人还发出嘘声。不悔赶忙把蓝水灵拉到较远的角落坐下。
场中和向天明的比剑正在到了紧张的时候，忽见不岐接连退了几步，向天明剑势大张，已是把不岐的身形罩住了。不岐划了七道剑圈，每道剑圈消解对方的半分攻势，好不容易，方始重新站稳脚步。但向天明仍是占了六成以上的攻势。
也幸亏比剑的形势是越来越为紧张，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是再也没有人去注意她们了。
不悔这才放下心，在蓝水灵耳边又再低声说道："我也不懂他是为何，但你的弟弟学了这种不切实用的剑法，将来万一碰上要和敌人性命相搏的话，那是危险得很的！我不懂他是为何，但这分明是不怀好意！不过，你可不能嚷出去，也千万别把我的话告诉别人！"
蓝水灵不由得一片茫然，在此之前，她的心底其实是颇为有点妒忌弟弟特别得不岐道长的宠爱的，她怎能想得到不岐对她的弟弟竟会不怀好意？
她虽然胸无城府，也知事态严重，连忙悄声问道："那我该怎办？我该怎办？"
不悔捏着她的手，在她的掌心写道："告诉你的弟弟。"蓝水灵心想："只告诉弟弟有什么用，应该告诉掌门师祖才对。"不悔似乎知道她的心思，在她的掌心再写，"你的弟弟很聪明，我想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尽管她有时不免妒忌弟弟，但此际不悔道姑称赞她的弟弟聪明，却是令

她十分高兴的。不但高兴，而且有如释重负之感了。“不错，弟弟是比我聪明得多，我只要把事实告诉他，那就不必替他伤脑筋了。”

可是，要把事实告诉弟弟，首先就得找到弟弟，弟弟哪里去了呢？”

她正自寻思，忽然感觉得好像有些“异样”，全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可怕。

场中的比剑已经到了决定胜负的时刻！

向天明飞身跃起，看似重复刚才那一招“鹏搏九霄”，其实却是名为“鹰击长空”的另外一招。“鹏搏九霄”的剑势是四面扩张，“鹰击长空”的剑势是盘旋而下，虽然各有特点，但后者却更似饥鹰扑兔，霸悍之极，原来这一招乃是飞鹰剑法第十三招，也是最狠辣的一招，若然顺序的话，这一招是应该早就使出来的，但向天明却故意留到这个关键的时刻，看准了不岐已是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方始使出此招，猛施杀手。

他可不知，不歧也是留下一招杀手绝招的。不错，不岐的功力是比他稍逊一筹，但那强肾之末的现象却是故意装出来的。

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不歧身形倏地一长，剑势斜飞，还了一招“白鹤亮翅”。

这一招“白鹤亮翅”，也正是蓝水灵和弟弟拆过的令她最难忘记的一招。当时她的弟弟用木剑施展这招，事前曾警告姐姐要分外当心，但结果却是几乎伤在姐姐的剑下。

此时蓝水灵留心注意，果然发觉不岐使的这招是和弟弟那天使的有点不同。

两人使的这招都是形如白鹤展翅，展翅的“幅度”也都比正宗太极剑法中这一招为大，不过不岐却是斜展侧收，形成一道半弧形的剑圈，和她弟弟的全弧形剑圈不同。只这一点微小的分别，在实战的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向天明凌空击下，不岐长身接招，双方斗智亦复斗力，只听得　的一声，火星蓬飞，双剑相交，忽然双方都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动也不动，两柄长剑也胶着在一起了。

向天明是凌空击下的，此时也只是脚尖着地，全身的重量都还在剑上，像是要用泰山压顶之势把不岐强压下去。不岐则是双足牢牢钉在地上，奋力抗拒。

蓝水灵看得心惊胆颤，悄悄问不悔道姑：“这样打法，不岐道长岂不是要给对方占尽便宜？为什么他不松手。他突然松手，说不定还可以令对方反而摔跤。”

不悔说道：“你不懂的，他们现在是在较量内功，谁先松手，谁先吃亏。”她看得紧张，手心不觉也捏着一把汗了。要知她虽然怀疑不岐不是好人，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替老掌门无相真人出战，不悔当然还是希望他获胜的。蓝水灵的心思也是和她一样。

可惜场中的情况却是刚好和她们的愿望相反。

只见不岐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他的那柄长剑已是给压得弯曲变成弧形了。

向天明的功力本来就胜过不歧一筹，更加上那股居高临下的冲击之力，不岐实在是难以抵挡了。

但这是内功的较量，双方的内力却已贯注剑身，倘若不岐松手撤剑的话，除非是他先把内力收回，否则他就必定要向前倾仆，而且他又怎敢冒放弃防

御之后，对方一剑就刺过来的危险？

眼看时间较长，不岐只怕就有剑断人亡的危险了，忽见一条人影，捷如飞鸟的降落场心，正好插在他们中间。

这人不是另从，他正是昨天的中州大侠牟沧浪，而今天则已是道号无名的候任掌门！

无名插在两个人当中，挥袖一拂，但见剑光过处，他的一幅衣袖已是化成片片蝴蝶！

众人都惊得呆了，这两柄长剑都是注满内力的，若然收势不住，免不了都要刺在他的身上，他就算是铁打的身子，只怕也要搠几个透明的窟窿！

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不岐竟似给他那股衣袖一拂之力，弄得脚步踉跄，斜奔出数丈之外，方始稳住身形。向天明双足着地，身形也晃了一晃，长剑虽然刺出，落点却已歪了。但这么一来，亦已分出高下了，向天明虽然迹近取巧，这场比剑还是应该算他胜的。

无名挥袖分开两人，朗声说道：“ 印证武功，点到即止，免伤和气！ ”

这几句话说得合情合理，但在向天明听来，却满不是滋味了。众人惊魂稍定，这才感觉无名的借力打力功夫，当真已是出神入化！

要知若说“ 点到即止 ”，他固然是胜了不岐一招，但他又是应该算是输给了无名的。

向天明矢志要打败武当派的，怎肯“ 点到即止 ”，善罢甘休？

他老羞成怒，陡地一剑刺向无名，喝道：“ 好，我正要向你请教！ ”

他身形摇晃，脚步踉跄，有如醉汉。但这一招拿捏时候，却是妙到了毫巅，剑尖眼看就要刺着无名的咽喉，倏地就煞住了。喝道：“ 还不亮剑，更待何时？ ”

无名微笑道：“ 知足不辱，你已经赢了我的师侄一招，我看也就可以算数了吧。 ”

这话表面是在退让，其实却是以退为进的“ 一招 ”。要知不岐是以无相真人唯一弟子的身份和向天明比剑的，向天明倘若当真“ 见好即收 ”，武当派一众弟子也无奈他何。妙就妙在“ 知足不辱 ”这四个字，莫说向天明本来就不肯善罢甘休，即使他愿意作和，那也是有失面子了。

向天明勃然变色喝道：“ 什么知足不辱，你以为我一定不是你的对手么？ ”

无名说道：“ 贫道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贵我两派的剑法都各有所长，倘若要分出输赢，那不是太煞风景么？ ”

向天明怒道：“ 我有言在先，胜你的师侄这一场是不能作算的，非得和你分出高下不可。 ”

无名仍然微笑道：“ 那又何必？ ”

向天明喝道：“ 你当真不屑赐教么？ ”声出招发，这一招来得更狠更险，剑尖已经指到了无名的鼻尖。

无名眼睛也不眨，说道：“ 向兄非得迫我献丑不行吗？ ”

向天明喝道：“ 不错，事可再而不可三，你不还招，那就只好自讨苦吃了！ ”第三次出招，比第二招更狠了，这一剑竟然是刺向无名的眼睛。

不波叫道：“ 事不过三，掌门师叔，你已经让了三招了！ ”

就在此时只见剑光如练，绕成一个圈圈，陡听得霍然声响，两条人影由合而分。

武当派的弟子十之八九还未看得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有的还在担心，不知无名是否已受了伤，冲口就骂：“不要脸！我们掌门让你，你……”突然呆住，骂不下去。但另外却有人接下去道：“哈哈，一点不错，他真的是没脸了！”

什么叫做“他真的是没脸了”？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费解，但在场的武当派弟子，此时都已是看得清清楚楚，无须别人再加解释了。

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另一个“向天明”，或者不能说是另一个，只能说是面貌不同的向天明。

刚才那个向天明，是中年人的面孔，面部毫无表情，像个活僵尸。

现在的向天明，却是面部毫无皱纹的少年人面孔，一脸孔惊惶的表情。

武当派弟子之中，不乏有江湖经验的行家，细心注视之下，有些人亦已看出来了，刚才那个向天明戴着人皮面具的，现在的向天明，才是露出“庐山真面”。

不波呆了半晌，此时也才突然叫起来道：“好一招玄鸟划砂！”跟在他的后面，不浮、不悔、不难、不嗔等几个有地位的大弟子也都如梦初醒叫起来道：“掌门师叔使的好剑法啊！”“向天明，你这该输得心服口服了吧？”

原来无名虽然没有亮剑，但他用来破解向天明刺他眼睛的那一招，却确确实实是正宗的太极剑法。他是以掌作剑，先使出一招“三转法轮”，套着对方的剑圈，借势牵引，使得对方的剑不由自己的跟他转动，反圈回去，划破了自己所戴的人皮面具。因此，不波赞的“好一招玄鸟划砂”，其实是从向天明手中使出来的。只不过他的手并不是听他自己使唤，而是听无名的使唤。无名“借”他的剑，“借”他的手，令他自行露出庐山真面。

说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无名刚才那几个动作却是一气呵成，快如闪电！

借对方的剑使出本门剑法来伤对方，这已经是匪夷所思了，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向天明戴的那张人皮面具是其薄如纸的，无名令他的剑尖反圈回去，竟然能够恰到好处把人皮面具划开，一点也没有伤着他的面孔！

“奇峰突起”的还在后头！令得武当派一众弟子惊奇的不仅只是剑法而已。

最初他们都是只注意剑法，一阵惊呆过后，他们开始感觉不对了。露出“真相”的“向天明”看来最多不过二十来岁，但那个玄贞子的徒弟向天明却是三十六年就已经和无相真人订下了约会的！

“你不是向天明！”无名冷冷说道。

那少年道：“我只说我是玄贞子的门下，至于你们喜欢把我当作什么人，那是你们的事。”

的确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向天明。虽然按照一般的说法，“门下”和“徒弟”可以通用，但严格来说，“门下”却不一定是徒弟，他可以是徒弟，也可以是徒孙。

不波哼了一声，说道：“向天明和你总有关系吧？”

那少年道：“当然！否则我也不会来了。我是向天明的徒弟东方亮。”

无相真人说道：“令师因何不来？”

东方亮道：“当年你可以替你的师父出战，我为什么不可以替我的师父赴约？”

无相真人说道：“那么令师当年和我所订的约会，是否就算了结？”

东方亮道：“ 这句话你似乎应该问继你之任的新掌门！ ”

有几个脾气暴躁的武当弟子已在斥他无礼，但无名却把他们压了下去，心平气和的向东方亮问道：“ 恕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东方亮道：“ 你若认为胜了我就可以保持武当派的声誉，那么按照江湖规矩，我是来替师父赴约的，那也可以当作了结了。 ”

论辈份东方亮顶多只能和武当派的“ 不 ”字辈弟子算是平辈，新掌门无名却是和老掌门无相真人同二辈的，东方亮输给无名，丝毫不失面子。但若武当派就此便算了结当年公案，却难免要给别人议论是自甘“ 降格 ”了，如何还能保持声誉？ ”

众人这才省悟，原来他登场时只说自己是玄贞子门下，实是故意含糊其辞，以便替师父试探武当派的剑法的。

不过武当派虽然明知他是弄诈取巧，却也无法不接受他的挑战。

东方亮插剑人鞘，对无名一揖说道：“ 你的剑法比我高明许多，我是甘拜下风。但你却未必就能胜我的师父！ ”

无名在这样形势之下，任他涵养再好，也是不能示弱的了，当下沉声说道：“ 你是否要替令师另订约会？ ”

东方亮道：“ 我可不能替家师代答，但我可以把你愿意和他另行比剑的意思转达。 ”要知他是替师父来践约的，要顾全“ 规矩 ”的话，自是只能这样说了。

无名缓缓说道：“ 好，那么请你回去转告令师，如果他仍然有意和我印证武功，贫道也愿接受他的约会。 ”

东方亮道：“ 道长的吩咐我一定替你做到。如果你没有别的吩咐，我告辞了。 ”说罢，昂然穿过武当派弟子的行列，下山去了。

他的辈份是最多只能和武当派的“ 不 ”字辈弟子相比的，武当派虽然赢了这场比剑，但“ 不 ”字辈弟子中本领最高的两个——不波和不岐却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也可说得是虽败犹荣了。

众弟子看他扬长而去，都是深感面目无光。

众弟子在羞愧之中，也就自然而然的对无名兴起了感激与钦服之情，倘若不是有无名支撑场面,而且又赢得这样漂亮,武当派的声誉如何能够保全？

众弟子的心意首先由不波说了出来，他走上前去，和无名重新见过了礼，说道：“ 我今日方知我是井底之蛙，不知天地之大，请师叔恕我适才无礼之罪。 ”

不败是无量长老的大弟子，他虽然对无名存有成见，此时也只能跟在不波后面，向无名表示他的心悦诚服了：“ 师叔的剑法真是令弟子大开眼界，东方亮那小子何等嚣张，师叔只不过用了三招就令他当场出丑。弟子如此，师父再强也强不到哪里。依弟子看来，那小子虽然替他的师父口出大言，恐怕也只是色厉内荏而已。 ”

无名道：“ 剑法师徒之间或者不会相差太大，但功力多增一分，结果却就大有分别了。他的师父有剑圣之称，依我看还是不可小觑的。 ”

不岐最后上来道贺，并谢无名为他解困之恩。无名微笑道：“ 你的剑法也很不错了，将来倘若练到奇正相合的地步，定可为本门添一异彩。 ”众弟子见他如此谦虚，更为钦佩。

台下众弟子议论纷纷，台上无色长老也在向师兄请教：“ 飞鹰剑法确是没有破绽可寻，假如是由向天明使出这套剑法，依你看来，无名师兄是否还

可稳操胜券？”

无相真人沉吟半晌，说道：“剑法是死的，变化是活的。咱们的太极剑法若能练到随心所欲的境界，飞鹰剑法没有破绽也可以令它生出破绽。依我看来，无名的剑法距离随心所欲的境界已经是很接近了。我不敢说他能够稳操胜券，我只能说是他的胜算较多。”

说至此处，无相真人忽然叹了口气。无色不觉一怔，说道：“既然是无名师兄胜算较多，掌门因何叹气？”

无相真人叹道：“一个大门派倘若只有一两个特别杰出的人物，那还是支撑不住的，最紧要的是后继有人。玄贞子当年虽然落败，但他的传人却是一代胜过一代。向天明的成就比他的师父玄贞子大得多，而今天来的这个东方亮，年纪轻轻，就有这样造诣，他年成就如何，虽然尚未可知，但以资质而论，依我看来，是又比他的师父向天明更胜一筹了。”

无色说道：“不岐师侄的资质也不弱呀！”

无相真人道：“他是不差，只不过……”

无色道：“不过什么？”

无相真人道：“我是怕他不走正路，半路出家，难以练到上乘境界。他的资质在本门弟子中是上乘之选，但比起东方亮，却还差一点儿。”

无相真人似乎精神不济，说这一段后已是接连咳了几声，声音也是甚为微弱，靠近台前的弟子都听不见。

武当派的弟子还在议论纷纷，也没有谁存心偷听掌门的谈话。

不过，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无相真人现今硕果仅存的弟子不岐。

不岐的内功造诣远胜同辈的师兄弟，甚至比无量长老也相差不了多少，他一听得无色长老提起他的名字，他就在留心听了，师父说他比不上东方亮，他是不能不承认的，不过他也是有着自己的一套计划的，心里在想：“不错，现在我是打不过东方亮这小子，但再过十年，本门的武功我已尽悉于胸，那时你再瞧吧。就只怕到了那时，你只能睡在坟墓里听我禀告了。”另一点令他颇感欣慰的是：“师父虽然抱憾我比不上对方的徒弟，但好在他只是议论我的剑法，并不是议论我的为人。”

无色也是存有疑团，不知掌门师兄说的“怕他不走正路”那一句话，是指不岐的剑法而言呢？还是指剑法之外的例如心术、行为而言呢？因为他亦已感觉得到不歧近来的行为，是颇为有点古怪的了。但这个疑团，他是只能存在心中，不能向掌门师兄查根问底的。

无相真人也似另有所思，又叹了口气。正是：

卅年赌斗虽云胜，后继无人却自伤。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无相无碍观自在 不岐不谈训终违

无色道：“师兄缘何一再叹气？”

无相真人道：“本门其实也不是没有资质上佳的弟子，比如蓝玉京这孩子，单以资质而论，依我看来，他就决不在那个东方亮之下！只可惜……”

无色道：“可惜什么？”

无相真人喘着气，没说话。无色叫人端来一碗参汤，无相真人喝了参汤，调匀气息，说道：“可惜他年纪太小，我恐怕是不能看他成长了，师弟，将来你多照顾他一点儿。”

无色当然唯唯应命，但他心里却有个“特别”的感觉，觉得师兄似乎是有点什么难言之隐。

无相真人苦笑道：“师弟，我没工夫和你闲话家常了，此刻，我是应该交代最后一件大事了。”无色懂得他要交代的是什么，拍两下手掌，众弟子停止议论，静了下来。

他吸了口气，声音突然响亮许多：“无名的剑法你们都已经见过了，现在还有谁反对他继任掌门么？”

当然是不会再有人反对了。

无相真人道：“无名师弟，请你上台。”

无名上得台来，只见无相真人已经把一个锦匣捧在手中，缓缓说道：“这里面是本派创派祖师张真人亲笔写的一部太极拳经和一方本朝太祖皇帝赐给张真人的玉玺，现在交你执掌，从今天起，你就是武当派的第十九代掌门人了。”

无名吃了一惊，说道：“这两件宝物留待师兄百年之后，再传给我也还不迟。”

无相真人庄容说道：“本派迭遭变故，有许多大事还等着你去办呢。我已经活了八十岁了，你还不肯让我息肩么？”语气带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无名只好跪下来接过锦匣。

无相真人这才哈哈笑道：“师弟，你的武功才能都胜我十倍，我做了三十多年掌门，自愧毫无建树，只有今天这件事，我觉得是做对了的，有你接任掌门，我是可以毫无丰挂了。”说完最后一句，闭上双目，垂下头来。

无色上前察看，尖声叫道：“掌门师兄仙游去了！”

无名起立作“赞”：“无相自无碍，无碍观自在，舍却臭皮囊，神游万象外！”

八十已属上寿，何况他是含笑而逝的。无名这四句“赞语”也可说是赞得恰到好处了。

以无相真人在武林中的地位，他的丧礼自是必须隆重举行。无名和两位长老商量结果，决定遍请各派掌门，前来参加葬礼，并通过无量长老的提议，把两件大事，并起来办，先办丧事。丧事过后的第二天，跟着便即举行新掌门人的就任仪式。这样做可省各派掌门多一次的跋涉之劳。另外，因为武当派自从张三丰创派以来，朝廷一直“恩宠”有加，历任掌门，都有当今皇帝赏赐“真人”的封号的。因此武当派这两件红白大事，还必须禀告朝廷。要把这些事情办妥，少说恐怕也得半年，出丧的日期，只能暂且押后再行议订了。

此时一众弟子尚未散开，不波以“不”字辈同门之长的身份，来请新掌

门训示。

无名说道：“ 训示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想当众宣布。 ”

不岐心中不悦，“ 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尚未正式接任掌门，就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了？ ”

他没想到无名宣布的事情，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原来无名是以掌门人的身份，宣布把不波和不岐升任长老。长老地位崇高，本来是应由掌门先行作礼貌上的“ 敦请 ”，然后才正式宣布的。但因不波、不岐是晚一辈的弟子“ 破例 ”提升，而且又正当武当派发生变故的时候，免掉“ 虚文 ”，那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自从无极长老十六年前不幸丧生之后，一直没有补入新的长老。武当派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大门派。只有两个长老，当然是不够的。这一点武当派的许多弟子亦都是早已感觉到的。只不过他们以为无相真人当有安排，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无相真人却一直不提此事，所以才拖到如今。

不波是无极长老的衣钵传人，不岐是已故掌门唯一的弟子。他们虽然年纪较轻（不波是四十八岁，不岐是四十三岁），但有例在前，无色当年升任长老之时，只有四十一岁，年纪比他们更轻。武当派弟子自是全无异议。

不岐心中可是感慨甚多，不错，长老的地位虽然崇高，但无论如何，总是比不上掌门。他在今日之前，还以为这个掌门的位子是他坐定的了，哪想得到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师徒亲如父子，平日我也以为是得到师父的看重的。谁知到了紧要关头，全不是这回事了。他不许我探病，在这次同门大会中，又把我搁在一边，甚至他自知死期将至，在临终的时候，也不招我到他跟前留下几句遗言。真想不到他对我比对外人尚有不如！ ”

他城府甚深，当然想得到无名将他升为长老，不外是想笼络他的，但不管用意如何，总算是多少给了他一点面子。他自感失意，却是不禁对死去的师父也有点怨忽了。

但无论如何，他总是无相真人唯一的弟子，又是刚刚升任的长老，即便是装模作样，也不能不对师父的丧事表示关心。因此在“ 不 ”字辈的弟子之中，他几乎是最后离开会场的一个。此时天色已是入黑时分了。

他踽踽独行，回转自己所住的道观。一阵冷风吹来，把他闹得乱哄哄的脑袋吹得清醒一些，他忽地瞿然一省，好像有点什么事情不对？

什么不对？呵，是了，为何不见蓝玉京呢？

他是蓝玉京的义父又兼师父，蓝玉京平日也是对他十分依恋的，在这次门人大会之中，他因为要应付接连而来的意想不到的事件，没工夫想到去找蓝玉京，但蓝玉京是应该想到要来寻找他的，为什么不见来呢？

蓝五京的辈份虽小，他却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这是谁都知道的。无相真人在会场中逝世，虽说他还够不上资格来参加商议丧事，没有人想到要把他找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自己却是应该前来向疼爱他的师祖致哀的呀，他又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为什么他也不来？

“ 莫非他已是回到观中等我？ ”哪知他回到自己的道观，仍然是没有看见蓝玉京。

他本来想要到蓝靠山的家里问一问的，但天色已黑，而且他的师父刚刚去世，他是唯一的徒弟，等于是“ 孝子 ”身份，为了表示他的哀悼，他也不宜于在这个时候离开道观。

第二天一早，还未见蓝玉京来到，他忍不住出去找寻了。

刚走过遇真宫，忽见牟一羽从前面走来，不岐问道：“ 牟兄这么早上哪儿？ ”

牟一羽道：“ 爹爹叫我回家一转。 ”

不岐怔了一怔，说道：“ 令尊新任掌门，你怎么就要回家了？ ”

牟一羽道：“ 无相真人的葬礼最快恐怕也得在半年之后方能举行，这里有师兄辅佐家父，也用不着我了。 ”

不岐道：“ 哪里的话，说到办事，我怎及得上牟兄的能干。 ” 两人的话之中都是隐隐含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牟一羽忽地大笑道：“ 师兄的意思是认为我即使想要回家，也用不着这样快就走吧，咱们一见如故，我也不瞒你，我是奉了家父之命，在回家一转之后，就要前往辽东的。 ”

不岐不禁又是一怔，冲口而出，问道：“ 到辽东去干什么？ ” 话出了口，方始发觉不妥，连忙加以补充：“ 我不过好奇，随便问问。这是掌门人要你办的事，其实我是不该问的。 ”

牟一羽笑道：“ 你是本派长老，你若不问，反而是见外了。实不相瞒，我是奉命到辽东去打听七星剑客郭东来的下落！ ”

不岐纵然沉着，听了这个名字，也不禁大吃一惊，失声说道 :“ 郭东来？ ” 要知他正是曾经在辽东耿京士住过的那个小渔村碰见过郭东来，而且是曾经伤在他的剑下的。

牟一羽似笑非笑他说道：“ 这件事本该由师兄去办更为适当，不过这里的事也非得师兄辅佐家父不行，因此，家父只好叫我去了。 ”

七星剑客郭东来三十多年前在辽东失踪，无相真人生前曾对不岐说过，他怀疑郭东来就是耿京士在辽东交上的那个好朋友霍卜托的父亲。霍卜托是真死还是假死，目前还未知道，但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他就是唯一知道耿京士案真相的人。

不岐心头颤栗，“ 莫非他的父亲一当上掌门就要翻查我 ‘ 误杀，耿京士的旧案？ ” 这件案子可是牵涉着另外两件更重大的案子的。不岐即使可以辩解，也不能不暗暗心惊。

牟一羽道：“ 算年纪郭东来大概也有六十多岁了吧？听说师兄曾经在辽东和他交过手。 ”

不岐只好承认：“ 不错，他年纪虽老，我还是打不过他。 ”

牟一羽道 :“ 郭东来的七星剑法，每一招都有七个剑点，确是甚难应付。但也并非没有破解之道。家父曾经和我讲究过这套剑法。家父说只要将本门的太极剑法练到炉火纯青境界，用上以静制动的法门，那就不难破解七星剑法了。 ”

不岐苦笑道 :“ 要把太极剑法练到炉火纯青之境，谈何容易。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令尊能够。牟兄得到令尊指点，纵然未到最高境界，或者也可以胜得郭东来。 ”

牟一羽道：“ 这不是单凭指点就行的。说到本门剑法的造诣，我比师兄还差得远呢。不过，家父只是命我去打探郭东来的下落，我是不会跟他动手的。 ” 说至此处，他似笑非笑地望着不岐，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师兄不用担心！ ”

不岐不觉面上变色，强自镇定，说道：“ 我担心什么？ ”

牟一羽道：“ 师兄和郭东来结下的梁子，家父可以替你出头料理。 ”

不岐讷讷说道：“ 这个，这个，我可不敢麻烦令尊。 ”

牟一羽道：“ 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家父言道，他这次因无相真人殷殷嘱托，只好勉为其难，接任掌门职务，今后要仰仗师兄之处正多。因此他打算在此间之事了结之后，就亲自去找郭东来。到时定当为师兄报那一剑之仇。 ”

不岐苦笑道：“ 原来令尊叫你去打听郭东来的下落，乃是这个用意。 ”

牟一羽道：“ 一点不错，你明白就好。 ”说罢，便即拱手道别。

不岐何等聪明，当然明白他的话中之意。“ 原来他们父子是要用这件事来挟制我的。我若是不甘心为他父亲所用，他们父子就要将这件事抖露出来。哼，看来我‘ 误杀 ’师弟那桩事情，他们父子也是早已知道的了。他们之所以要寻找郭东来，恐怕多半还是为了要翻查当年的旧案！ ”

他心神不宁，有一个老道人几乎走到了他的跟前，他才醒

觉。

武当山有几百个老道士，换了别个道上他是不会注意的，但这一个道士却非比寻常，他就是大半生服侍无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

聋哑道人的神色甚为怪异，不岐道：“ 你是来找我的吗？ ”

聋哑道人并非天生聋哑，因此他虽然听不见别人的说话，但却可以从别人说话时候的口型，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不过必须放慢和他说，倘若说得太快，他就不容易分辨口型了。

现在不岐就是用这个法子和他说话。

聋哑道人点了点头，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 不错，我正要是来找你。 ”但他嘴角挂着的一丝冷笑，不岐却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了。

唯其不懂，他才更加惊疑，问道：“ 京儿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

聋哑道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跟着做了几个复杂的手势，不岐只能隐约猜到儿分，故意乱猜，令聋哑道人发急。

聋哑道人蹲下来，突然伸出食指，在石路上书写，只听得嗤嗤声响，碎石纷飞，端的有如石工用铁椎铁凿刻字一般。不过片刻，就现出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

不岐虽然知道他懂得武功，但这时亲眼看见他显露这手功夫，当下不禁暗暗吃惊：“ 想不到他的功力似乎比我还高一些！ ”

但更加令他吃惊的还是那一行文字。

“ 他奉真人之命下山去了！ ”

不岐说道：“ 真人因何命他下山？ ”

聋哑道人写道：“ 你教不好徒弟！ ”

不岐大吃一惊，说道：“ 我的师父真的是这样说？ ”

聋哑道人喉头发出嘿嘿的冷笑声，折下一枝树伎，使出几招剑法，正是不岐故意弄得“ 似是而非 ”的太极剑法，用来教给蓝玉京。他脸上的神气也好像是对不岐说道：“ 我没冤枉你吧？ ”

不岐定了定神，说道：“ 我的师父不会这样说的，这只是你的猜想！ ”

聋哑道人不惯说谎，用手势答道：“ 用不着真人说出来，我也知道他是这个意思。 ”

不岐稍稍宽心，但仍然止不住惊疑：“ 京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就走了？昨天京儿在师父身边留了那么久，是不是师父还和他说了一些什么，他却对我隐瞒呢？ ”越想越是放心不下了。

聋哑道人离开后，他四顾无人，便即脚上用力，把聋哑道人写的那两行大字抹去，他的内功稍逊聋哑道人，抹过的痕迹却是不能弄得平整了。

不岐惊疑不定，思量片刻，一咬牙根，心里想道："着痕迹就着痕迹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主意打定，便即到蓝靠山的家里去。他想，蓝玉京可以和自己不告而别，但总不能和"爹娘"也不说一声吧？他是想要从蓝靠山夫妻口中，试一试是否可以打听到一些他尚未知道的事情。

蓝靠山是无量长老命徒弟不败假借不岐的名义将他请来武当山的，靠无量的安排，拨给他一幅荒地让他作个菜农。他的家也给安排在后山一个少人居住的地方，以便不岐去探访他。由于这样的安排，不岐才能不着痕迹的在他来了几年之后，收蓝玉京作义子。在这件事情上，不岐是很感激无量长老的。

这样的安排，对他现在要去做的事情也很有利，他踏着朝阳，绕过展旗峰向蓝靠山的家走去，一路上倒是并没碰上同门。

可是当他已经看见蓝家之时，忽然发现有一个人正在对面的山坡，也是向着蓝家走去。

是一个中年的道姑，虽然只是看见侧面，但己令他觉得似是熟人了。

他正自吃惊，那道姑已经从山拗处正面现出身形来了。他一看之下，这一惊可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这个中年道姑，竟是和他有过一夕之缘的"青蜂"常五娘，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妖狐。十六年前，何亮就是给她用青蜂针暗杀的。十六年后，不戒之死，也是由于中了她的青蜂针以至无法医治的。

常五娘是天下第一暗器名家四川唐门唐二公子的情妇，十六年前的戈振军固然惹不起她，今日的不岐自问也还是惹不起她的。

当年戈振军之所以愿意在武当山出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那几桩凶杀案的嫌疑，而且做了无相真人的关门弟子对他也是好处甚多。但至少也有部份原因，是为了摆脱常五娘的纠缠。他料想常五娘是决计不敢上武当山来找他的。

谁知她竟然来了！

不岐的一颗心几乎要吓得跳了出来："怎的她不怕给唐二公子知道，也不怕武当派弟子和她为难呢？她扮作本派的道姑，要是给本派弟子发觉，那时她即使拿了唐家作护身符，恐怕也是护不了她的啊！哼，她这样大胆所为何来，不用说是为了我了！她自身难保不打紧，牵连上我那就糟了！"

想到切身利害，不觉动起杀机。

但一来他没有把握对付得了常五娘的青蜂针，青蜂针剧毒无比，给沾上了便是性命之忧。二来常五娘的轻功是江湖上有名的，即使他目前的武功已是在常五娘之上，在轻功方面也未必就能胜过了她，万一给她逃脱，后患更是不堪设想。三来常五娘死在武当山，迟早也会有人知道是他杀的，即使唐二公子不敢上武当山来找他的晦气，他总不能一辈子不下武当山的啊！

不岐可并不是个鲁莽的人，仔细再想，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只好赶紧躲起来了。

常五娘没有继续登山，她走到蓝靠山的门前就停下来了。

"奇怪，她跑来蓝家做什么？难道她有先知之明，知道我也要来？"不岐唯恐给她发现，他躲在蓝家附近，连大气也不敢透。

蓝靠山也是莫名其妙，他在武当山十六年，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道姑。也从来没有一个道姑到过他的家里的。

不过他也不敢说他已经认识武当山上所有的道姑，或许这个道站是勤于清修，很少出外走动，因而他没有见过她呢？

常五娘知道他在怀疑，开门见山便即说道：“不岐师兄抽不出空，叫我替他来找令郎。令郎呢？”

蓝靠山听她说得出不岐的名字，怀疑去了一半，说道：“这孩子下山去了，他的师父还未知道吗？”

常五娘怔了一怔，说道：“他下山做什么，很快就会回来的吧？”

蓝靠山的妻子端茶出来，说道：“我也不懂，他平日不下山，偏偏拣在今日下山，说的话也……”

蓝靠山究竟比妻子老练一些，对妻子使了个眼色，说道：“不知师太找我的京儿是为了何事？”

常五娘道：“哦，你们难道还未知道掌门真人病得很重吗？我们恐怕他过不了今天，令郎是掌门真人最疼爱的徒孙，因此我们想找他去和掌门师祖见上一面。本来不岐师兄是他义父，应该让他来的，可是不岐师兄也是掌门真人唯一的徒弟，他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的师父啊。”

原来她在武当山下，曾经碰上东方亮。无相真人病重一事，是东方亮看出来的。至于不岐和蓝玉京的关系，则她是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了的。

许多事情她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只可惜有一件事情，她却是“想当然耳”，大错特错，错得登时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无相真人是在东方亮走了之后去世的，当东方亮与无相真人会晤之时，他只看得出无相真人患病，却绝对想不到他会这样快就离开人世。

要看出一个练过武功的人是否有病那并不难，只凭无相真人说话的时候中气不足这一点，东方亮就敢断定他是有病的了。

常五娘深知东方亮之能，她本身也是个武学的行家，因此她当然相信东方亮的判断。而也正是因此，她才敢更加放胆的跑上武当山来，进行她的计划，她的计划就是要把不岐抓去，使得不岐不能不受她的挟制。

但也正因为她的消息是得自东方亮口中，她也就和东方亮犯了同样的错误——绝对想不到无相真人已经死了。

她对蓝靠山捏造的理由是恐怕无相真人“过不了今天”，因此想把蓝玉京叫去和掌门师祖见上一面。无相真人内功深厚，她敢这样撒谎已经是够大胆的了。她哪里知道无相真人“昨天”都过不了，还说什么“今天”？

蓝靠山的妻子头脑简单，听了这后，不觉一怔，冲口而出，便即说道：“师太，你真的是武当山的道姑吗？”

常五娘道：“你为什么这样说？我倘若不是，哪会知道武当山上这许多事情？”

蓝靠山虽然也是老实人，但毕竟要比妻子“懂事”得多，他知道一戳破这道姑的谎言，说不定就要招来横祸，连忙说道：“她不会说话，你别怪她！”一捏妻子的手，喝道：“你不懂说话，就别多嘴！给我做饭去吧！”他的妻子莫名其妙，但她是习惯了服从丈夫的命令的，受了委屈，也不分辩。

蓝靠山道：“师大有所不知，小儿正是无相真人叫他下山。京儿的妈大概以为这件事情凡是在武当山上的道长和师太们都已经知道了，她也不想想京儿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弟子，他这一点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值得人家注意

吗？”
常五娘半信半疑，说道：“原来如此，我今天还未见过掌门师伯，怪不得我不知道。但不知掌门人叫令郎下山是为了何事？”
蓝靠山道：“小儿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啊。”
蓝靠山更加知道她是假的了，他内心的惊恐不自觉的就从面色上流露出来。
常五娘也在猜疑不定，暗自想道：“他说的多半乃是假话，但他为什么害怕我呢，这里面一定还有原因！”她想了一想，说道：“对啦，蓝大婶刚才好像提到令郎下山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话，令她莫名其妙，她还没有告诉我呢！令郎说那些话的时候，你当然也是在场的吧？”
蓝靠山被她所逼，只好实说：“小儿这次下山，我也曾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三年五载不定，十年八载不定，甚至永远不回来也说不定。”
常五娘道：“那是什么道理？”
蓝靠山道：“你不懂，我也不懂啊！”
常五娘怎能相信，哼了一声，说道：“你是因为没见过我，多少对我还有点怀疑吧？好，那我再说一个人出来，相信你就不会怀疑我了。你的女儿是拜不悔师太为师的，对不对？我就是不悔的师妹。只因我喜欢闭门练功，所以很少出来走动。你的女儿呢，你叫她来，她认得我的。”心想抓不着蓝玉京，抓着了蓝水灵，那也可以派上用场。
蓝靠山道：“这个、这个，……”
常五娘道：“什么这个那个，难道你的女儿也下山去了，也是要十年八载才回来么？”
你道蓝靠山因何不敢回答，原来蓝水灵昨晚并没回家。
不过蓝水灵的没回家他可并不担心，昨日蓝水灵出门的时候就对爹娘说过她可能留在师父庵中过一晚的。她近来跟不悔师太练剑法正练到了紧要关头，十天中几乎有七八天是在师父的庵中过夜的。
但这个道姑自称是不悔的师妹，又怎会不知道他的女儿是在她师姐那儿呢。
他越来越觉不妙，心中的惊恐就更掩饰不住了。“师太你知道的事情当真不少，那么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假话的。我的女儿她，她真的是不在家，她一大清早就出去，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师太，你只是来找京儿，不是来找她的，是吗？那你就不必等她了。”
常五娘心里想道：“他为何这样怕我，嗯，对了，戈振军能够把何玉燕的儿子付托给他，不用说他们是心腹之交了。嗯，莫非是戈振军早已对他说过我这个人，叫他提防我的？他虽然没有见过我，但已是从戈振军口中知道我的形貌？”
她自作聪明，暗自想道：“不拿着他的把柄，也吓不出他的话来。”当下阴恻恻他说道：“不错，我知道的事情的确不少，有一件事我还未曾说呢。我问你，那孩子的身世，你已经告诉了他没有？”
蓝靠山大吃一惊，颤声道：“师太，你说什么？京儿，他，他……”
常五娘一声冷笑，说道：“他怎么样？你还敢冒认是他的亲爹爹吗？哼，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提高声音，一个个字的缓缓说了出来：“我说，蓝玉京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蓝靠山吓得登时呆了！

蓝靠山屋子后面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年道姑，一个是妙龄少女。

蓝水灵已经回来了，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陪她回来的还有她的师父不悔道姑。

她在昨日的同门大会散了之后，遍觅弟弟不见，越想越是害怕：“ 不岐师伯为何把错误的剑法教给弟弟，他是存着什么心，他是存着什么心？ ”

不悔也猜不透内里情由，她能够猜测的只是：不岐多半不是存着什么好心。但不岐新升长老，这句话她可是不敢对别人说的。除了她的记名弟子蓝水灵之外。

蓝水灵心里害怕，她的心中也在惶惑不安，正是因此，她也放心不下蓝水灵。

蓝水灵一大清早就要回家，只盼能够在家中见得着她的弟弟。不悔因放心不下，就陪她回来。一路上叮嘱于她：“ 这件事情，你只可以告诉弟弟，连爹娘也不可告诉。 ”

蓝水灵道：“ 我知道，我是不能让爹娘担心的。不过掌门师祖已经死了，弟弟即使知道了他的义父骗他，却又能向谁投诉？ ”

不悔道：“ 这件事古怪之极，不岐师兄对你的弟弟一向十分疼爱，谁想得到他会把错误的剑法教给他呢？但依我看来，至少他暂时还是不会害你的弟弟的，你只要令得弟弟知道他学的是不切实用的剑法，重新跟你再练正宗的剑法那就行了。不过，千万不能让他的师父知道。 ”

说至此处，蓝家已经在望。蓝水灵正想叫她的弟弟，不悔突然伸手掩着她的嘴巴。不仅掩着她的嘴巴，而且将她一拉，伏在地上。

不悔拉她伏下，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你的家里有外人！ ”

蓝水灵伏地听声，果然隐隐约约听得见一个陌生的口音在和她的爹娘说话。声音虽然模糊不清，大意还是可以听得明白。她越听越觉奇怪：“ 这个女人是谁，她好像是在查问弟弟的下落。咦，好像还在问起我呢。奇怪，我怎么一点也听不出她是哪个熟人的口音。 ”不悔似乎知道她的心思，伸出手指在地上写了三个子，“ 冒充的 ”。

蓝水灵听不清楚，偷偷看她师父面色甚为古怪，绷紧了面，眼眉毛拧成一条。看这情形，莫非师父，已经知道了那个女人的来历。

她正想写字问她师父，突然听见那陌生的口音一字一顿的顺口出了一句话来。

“ 我说，蓝玉京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

这十三个字是一个个字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了！

这刹那间，蓝水灵不觉心头一震：“ 这女人说的是真的吗？她怎么知道？她怎么知道？ ”

不悔捏着她的手摇了一摇，跟着几乎是咬着她的耳朵说道：“ 这妖妇冒充本派道姑，想来骗你爹娘，你听我的吩咐行事。 ”

常五娘冷笑道：“ 怎么，吓坏了你吗？但你不用害怕，我和这孩子的亲生母亲是好朋友，我不会害他的。你说实话，我也会替你隐瞒。 ”

蓝靠山道：“ 你要我说什么实话？ ”

常五娘道：“ 蓝玉京在哪儿？ ”

蓝靠山道：“ 我不骗你，他真的是下山去了。 ”

常五娘哼了一声，说道：“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儿，会相信你的话？除非他知道自己的来历，否则他怎会离开爹娘，而且还声言一去不回？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儿的好，你替我把他叫回来吧，否则…… ”

她是准备把蓝靠山的妻子扣作人质，迫使蓝靠山听她指使，最后一句，她想说的是：“ 否则，就把你的老婆杀掉！ ”

但只说得两个字，她就听见了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外面大叫“ 弟弟，你为什么躲在屋后，不进去呀？ ”

蓝靠山大吃一惊，叫道：“ 你，你们别回…… ”话犹未了，就给常五娘点了他的穴道。

常五娘只道躲在外面偷听的果然是蓝玉京，一个小孩子当然不会放在她的心上，是以她只是点了蓝靠山的穴道，目的仅在于不让他乱叫乱嚷，却无须把他挟作人质了。

她走出去屋前屋后一看，没见有人，只见站在山坡上的蓝水灵。她笑嘻嘻迎上前去，说道：“ 小妹，你的弟弟呢？ ”

蓝水灵道：“ 咦，你是在和我说话么，我可认不得你！ ”扭头便跑。

常五娘道：“ 小妹，别慌。我是—— ”她正在考虑冒认什么身份最好，忽觉微风飒然，不悔已是从高处跃下，捷如飞鸟的向她扑过来了！

这一下当真是来得突儿无比，常五娘一惊，滑步闪避，不悔倒持拂尘，尘杆已点到了颈背的大椎穴，常五娘应变也真迅速，倒在地上打个滚，不悔手腕一翻，尘尾散开，将她身形罩住，还未拂个正着，常五娘已是感觉颈背痕痒痒的了，她心知不妙，脚尖一撑，身子斜飞出去。

一个攻得快，一个闪得快，兔起鹘落，常五娘逃出了不悔那拂尘一击的范围。

她的反击也是极为狠辣，她的身子几乎是贴着地面斜飞出去，人未起立，一把喂了毒的梅花计己是有如雨点般洒了过来。

不悔早有准备，拂尘挥舞，划了一个圆圈，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她内力贯注，每一根细如柔丝的尘尾都挺得笔直，变成了好像具体而微的钢条，一阵叮叮之声响过，常五娘那一把毒针给她扫荡得干干净净。

不悔给她阻了一阻，追上前去的时候，常五娘已经站起来了。常五娘虽然作了道姑打扮，但她天生的那股骚媚之态藏在眉梢眼角，却是掩饰不了的。不悔自信所料不差，便即喝道：“ 你不用躲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青蜂常五娘！ ”

常五娘道：“ 你这出家人也真是忒好多管闲事，你是准？ ”

不悔冷笑道：“ 你自称是我的师妹，却怎的连师姐也不认识？ ”

双方再度交手，常五娘已经亮出了随身携带的兵刃，是一双长短不同的鸳鸯刀，短刀攻敌，长刀护身，招数极为狠辣。不悔抖开拂尘，自左至右划了一个圈圈，跟着自右至左反手又划一个圈圈。

划一个圈圈就增一分黏粘之力，好像蜘蛛结网一般，缚住常五娘的双刀，过了三十多招，她的刀法已是渐渐难以施展。

不岐躲在暗处观战，心中七上八落，也不知是盼望哪一方得胜。他暗自思量：“ 倘若常五娘被不悔所擒，不悔自必将她交给新掌门审问，到时难保她不供出我和她的关系，但若是不悔为她所败，今后我可也恐怕摆脱不了她的纠缠了。 ”不过，近忧重于远虑，在他的心底，目前恐怕还是希望常五娘得胜多些。

忽听得不悔喝道：“ 还想逃么？ ” 只见白光一闪，常五娘的长刀已经掷出。跟着又是一把青蜂针向她射去。

长刀掷出，呼呼挟风，青蜂针则是无声无息的，她是要利用这长刀的一掷，来掩护青蜂针的偷袭。在这样情形底下，一流高手，恐怕也难闪避。

幸亏不悔早已知道她是常五娘，无时无刻不在防备她的毒针。一见她的长刀掷出，便即料到她的毒针也会随之而来了。

在这危机瞬息之际，不悔显出了她精纯的武学造诣，她握着尘杆中间，一招两用，杆头一击，把长刀击落，尘尾一卷，把那丛毒针也扫数卷了去，好像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尘尾千丝万缕，毒针也是散开的，拂尘之所以能卷那丛毒针，全靠它那一股在急速旋转中所产生的吸力。

躲在暗处偷看的不岐也不禁吃了一惊：“ 她用这招，可是太极剑法的精华所在啊！她的功力和狠辣或不如我，但要是我用这一招，恐怕也还不能如她那样精纯。 ” 原来不悔用的虽是拂尘。但自始至终，她都是用太极剑法来和常五娘交手。

“ 唉，常五娘只怕是难免要被不悔所擒了！ ” 心念未已，形势突然又生变化。

只听得“　　” 的一声，常五娘那柄长刀的刀身和刀柄分开，刀身落地，刀柄仍在空中。不悔挥杆击刀，舞动拂尘卷针，一招两用，只是希望能够抵挡得了对方的袭击，决计想不到可以把她的长刀击断的。她不觉呆了一呆，陡然间左胁忽然感到一阵麻痒，胁下的“ 愈气穴 ” 已是中了一枚青蜂针了。

原来她这柄长刀乃是内有机关的，她用力掷出，即使不受内力击打，也会分成两截。刀柄镂空，内中也藏有毒针，和刀身一分开，毒针就会激射出来！

不悔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常五娘冷笑道：“ 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叫你不要多管闲事，你偏要多管，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嘿嘿，你这就随你的不戒师兄去吧！ ”

她的短刀还在手中，正要上前再补一刀，不悔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我的暗器滋味！ ”

她这里只是拂尘一挥，并不见她有什么暗器发出，常五娘胁下的愈气穴也好像给一枚利针刺了进去一般。常五娘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转身就跑。

原来不悔受伤虽然不假，但她默运本门内功心法，用真气压住毒气，一时三刻之间，毒伤还不至于发作。常五娘是被她的一根尘丝刺入穴道的。尘丝比青蜂针更细，肉眼都看不见。

不悔喝道：“ 杀人填命，欠债还钱，你还想跑么？ ” 拔步如飞，紧迫不舍。

不戒的死因，其实并不单纯只是因为中了毒针的原故，他是在中了毒针之后，又被那蒙面人打了一掌，掌力挤逼青蜂针的毒质深入他的五脏六腑，这才无救的。但他在中了毒针之后，也还曾经支持了七天，不悔的功力远远不如师兄，但只是中了一枚青蜂针，她要支持一两个时辰，却非难事。

常五娘的功力又比她稍逊一筹，不过，尘丝无毒，打着了她的愈气穴，只是影响她的内力打了折扣而已，轻功却是影响甚微的。不悔一鼓作气，追上前去，初时还能如影随形，几乎紧贴着她，渐渐就有了距离了。

躲在暗处偷看的不岐，此时方始松了口气。他对不悔与常五娘的功夫深

浅，都是心中有数的。暗自想道：“不悔中了青蜂针之毒，无论如何，她是追不上了常五娘的了。中了青蜂针，若无常五娘的解药，那就必须有上乘内功的人助她运功疗伤。嘿嘿，到她毒发之时，我倒是可以帮她这个忙的。她受了我的恩惠，还能和我作对吗？何况，她拿不下常五娘，料她也无从得知我与常五娘的关系。”此时不悔已经追下山去，蓝水灵亦已踏人家门了。不岐抹了一额冷汗，悄悄从后山折回清虚宫。

蓝水灵叫道：“爹爹，你怎么啦？”蓝靠山喉头时时作响，发不出一声。

她的母亲哭道：“儿呀，那妖妇不知是用什么妖法，把你的爹爹害成这个样子！”

蓝水灵定了定神，仔细审视，说道；“妈，这不是妖法。”

常五娘的暗器功大江湖罕见，点穴的功大却是平常，蓝水灵恰好在最近学会了点穴和解穴的一般手法，一试之下，就把父亲的哑穴解开了。

“这妖妇是冲着你的弟弟来的，她想骗我，好在我没上她的当。”蓝靠山道。

蓝水灵道：“我知道。爹，那妖妇和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蓝靠山吃了一惊，说道：“你，你听见了什么？”

蓝水灵道：“那妖妇说弟弟不是、不是……她说的是真的吗？”

蓝靠山低下了头，半晌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必瞒你了。不错，是真的！”

蓝水灵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

蓝靠山道：“我不知道。”

蓝水灵道：“那他是怎么来的？”

蓝靠山道：“是十六年前，他的义父将他交给我的，那时你刚刚出世，还未满月。我搬到这儿，就对别人说你们是孪生姐弟。”

她的母亲插口道：“依我看，说不定京儿就是他义父的亲骨肉。”

蓝靠山笑道：“不岐道长是未结过婚的。”

“未结过婚也可以有私生子啊！否则他怎会那样疼惜京儿？”

蓝水灵忽道：“不是的！”

她的母亲道：“你怎么知道不是？”

蓝水灵答不出来，说道：“总之，我知道不是！”她想起师父的告诫，可不敢对父母明言。

蓝靠山道：“我也认为灵丫头说得不错。不岐道长和我自小相识，我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哪来的私生子呢？说到疼爱京儿，咱们对京儿的疼爱也不在他之下啊。”

蓝水灵叹道：“怪不得弟弟起疑，就因为你们疼爱他有点异乎寻常了。”

蓝靠山道：“他对你说了，他还知道一些什么？”

蓝水灵点了点头，说道：“我当时还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呢，哪知竟是真的！不过，他也并不是知道了一些什么，他只是略起疑心。”

蓝靠山不说话，半晌，叹了口气。

蓝水灵道：“爹爹因何叹气？”

蓝靠山道：“我现在明白了，想必京儿是因为知道我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所以才不说原因，就离开我们了。”

蓝水灵又是一句：“不是的！”

蓝靠山道：“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

蓝水灵道：“ 什么原因，我猜不着。但我知道，你们爱惜弟弟，弟弟也敬爱你们。尽管他曾经起过疑心，他也还是把你们当作亲生父母一般。 ”

蓝靠山夫妇都道：“ 这倒是真的，京儿的确是个孝顺儿子，但他为什么说可能一去不回呢？不错，他说过这是他师祖的吩咐，但难道对爹娘都不能告诉吗。 ”

蓝水灵道：“ 弟弟既然这样说，那就一定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爹、娘，我倒是想求你们一件事情，请你们俯允。 ”

蓝靠山道：“ 什么事？ ”

蓝水灵道：“ 我想下山去把弟弟找回来。 ”

母亲道：“ 他刚走，你又要走？ ”

蓝水灵道：“ 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在江湖行走，如果师祖有什么遗命交给他办，有我帮他也好一些。办好了我们就回来。 ”

蓝靠山叹道：“ 我对京儿和你都是一样疼爱，我又何尝放心得下他呢。你去找他也好，不过…… ”

“ 不过什么？ ”

“ 倘若他只是止于怀疑，你就不必告诉他。 ”

“ 不劳爹爹嘱咐，我懂。 ” 蓝水灵想起 “ 亲姐弟 ” 忽然变成异姓，不觉有点黯然，但愿这秘密永远不要给弟弟知道。

母亲道：“ 灵丫头，你又在想什么？ ”

蓝水灵抬起头来，眼圈儿有点红，说道：“ 爹，娘，我、我也有点放心不下！ ”

蓝靠山道：“ 你放心不下什么？ ”

忽听得有个人说道 :“ 灵儿，你尽管放心去好了。你的爹娘有我照料的。”

原来是不悔师太回来了。

蓝靠山笑道：“ 灵丫头，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和你妈身体都还壮健，自己也会照料自己的。 ” 他哪知道，不悔说的 “ 照料 ” 乃是另外一种意思。

蓝水灵喜出望外，说道：“ 多谢师父。咦，师父，你的脸色不悔师太笑道：“ 有点难看是不是？ ”

蓝水灵不好意思说她的脸色很难看，笑了一笑，问道：“ 那妖妇呢？ ”

不悔师太道：“ 你师父无能，给她跑了。不过，我虽然抓不着她，却也送了她一件小小的礼物。 ”

蓝水灵道：“ 是什么 ‘ 礼物 ’ ？ ”

不悔师太道：“ 我把一条尘丝射进她的愈气穴，梅花针可以用磁铁吸出来，尘丝是吸不出来的。除了用内功炼化之外，别无他法。 ” 她不想徒弟为她担心，因此只说自己的 “ 得意之作 ”，没有把自己也中了常五娘的毒针之事告诉徒弟。

蓝水灵只道师父是因抓不着常五娘，所以面色才那么难看，当下迎合她的口气说道：“ 如此说来，师父，你这件 ‘ 礼物，虽然微小，料想也是够她 ‘ 受用 ’ 的了！要是她没有炼化尘丝的功力，那将如何？ ”

不悔师太道：“ 那她就要一生摆脱不了心腹之患，心痛肚痛，随时都会发作。不过，依我看来，炼化尘丝这份功力她还是有的，但最少在半年之内，她是不能在江湖上害人的了。所以我才放心让你下山去找弟弟。好了，事不宜迟，你这就下山去吧，我也应该回去享告掌门了。 ”

不悔师太离开蓝家，走了一段路，还没爬上山坡，已是越来越有头重脚

轻之感。

要知她的受伤虽然没有不戒那次在盘龙山所受的双重毒伤。掌伤之重，但她不合在中了剧毒的青蜂针之后，还和常五娘交手，而且追赶了常五娘一程。此时她虽然仍能运用内功，但已是压不住毒气的上升。

正在她眼前金星乱冒，就想躺下去闭上眼睛睡一觉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扶着她，说道：“ 不悔，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

不悔睁开眼睛，只见站在她面前的竟然是新任掌门的无名师叔和无色长老，扶着她的正是新掌门人。

不悔道：“ 我中了常五娘的青蜂针。 ”

无名吃了一惊，手掌贴着她的背心，一股真气输送进去，说道，“ 这妖妇来过了？ ”

不悔师太点了点头，说道：“ 我在蓝家碰上她的。 ”

无名无暇问她因何前往蓝家，说道：“ 无色师弟，劳烦你下山一次，追捕这个妖妇。但若非到逼不得已，最好不要伤她性命。 ”

无色道：“ 我知道，她是唐二公子的外室，咱们好歹也得卖给唐家一点交情。 ”

无名道：“ 这不仅是为了唐家情面，本派的几个疑案恐怕也得着落在她的身上找寻线索的。不过她的轻功很好，要是你追不上她，你可以到唐家去见唐大先生，说明她在武当山上干的这桩事情。唐大先生为人正直，和我也还有点交情，料想他不会太过偏袒他的弟弟，爱屋及乌。 ”

无色答应下来，问道：“ 掌门师兄还有什么吩咐？ ”

无名想了一想，说道：“ 在明年五月之前，你不必急于回山。顺便打听一下京儿的消息也好。 ”

不悔神智已在逐渐迷糊，隐约听得“ 京儿 ”二字，叫道：“ 是、是啊！京儿剑法学得不对，他、他独自行走江湖，…… ”

无名轻轻点了她的晕睡穴，说道：“ 京儿你不用挂心了，好好歇歇吧。 ”他点的晕睡穴另有一功，对身体有益无损，是和正常睡眠一样可有医疗之效的。

不岐心中忐忑不安，他躲在山石后面观战之时，生怕给常五娘和不悔发现，他躺在地上，身上沾满污泥，而且给尖利的石子弄破了衣裳。他不敢便即到清虚宫去给师父守灵，只好先回自己的住所。为了恐防被多人碰见，他绕了个圈子，从无人行走的后山僻路口来。

不料他一回到他住所，却已有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他了。

不是别人，正是新任掌门的无名真人（武当派惯例，当了掌门，便可加上“ 真人 ”尊称。）。

不岐吃了一惊，强笑道：“ 掌门真人，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

无名真人道：“ 有点事情出来走走，经过你这儿，就顺便来看看你。 ”他似笑非笑地看一看不岐，说道：“ 你是刚刚练完武功回来吧？ ”

不岐衣上的尘土还没揩抹干净，被尖石子划破的两道裂缝又在当眼之处，见掌门对他注视，不禁好生发窘。

但掌门人这么一问，却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先撇开师父昨天方才去世，做徒弟的哪有闲心练武这点不谈，以他的造诣，练什么武也都不该弄破衣裳。

他的心思转得极快，登时想到，这是掌门人帮他找来的藉口，用意正是令他可以掩饰过去的，须知在他这样的情况之下，纵然这个藉口是有破绽，

但却没有另外更佳的藉口了。

他定了定神，迅即编好谎言，说道：“ 先师所传的本门正宗剑法，弟子没有练好，以至昨天败在东方亮那厮之手，思之有愧。弟子今晨追念先师，是以特地到展旗峰下的玉镜湖边练了一回剑法。谁知神思恍馏，心绪不宁，被荆棘勾破衣裳也不知道。 ”

无名说道：“ 先掌门寿过八旬，心愿已了，羽化登仙，你也无须太过伤悲了。但你的心绪不宁，大概还有别的原因吧。 ”

不岐道：“ 掌门明鉴，弟子那个徒儿蓝玉京是先师疼爱的徒孙，不知怎的，昨天会散之后却不见他。他平日是习惯了一大清早就去玉镜湖边练武的，我没空到他家里找他，因此今早便去玉镜湖看看，没见着他，也不知他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以难免有些悬念。 ”

无名缓缓说道：“ 对啦，这件事我正要告诉你，玉京这孩子正是你的师父叫他下山的。 ”

不岐装作大感意外的神气，说道：“ 原来是这样。 ”

无名说道：“ 你的师父大概是因为昨天忙于应付外敌，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

不岐说道：“ 不知先师叫这孩子下山，是为了何事？ ”

无名淡淡说道：“ 玉京今年已十六岁，他是先掌门让你破例传授他太极剑法的人，先掌门的用意大概是要他到江湖上磨练磨练吧，你不必多疑。 ”

不岐当然不敢承认自己是另有所疑，赔笑说道：“ 弟子不是多疑，只因弟子愚鲁，一时想不到先师这层用意，稍为有点意外之感而已。 ”

无名忽道：“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呢，你和我一起参详好不好？ ”

不岐心头一跳，说道：“ 什么事情奇怪？ ”

无名真人道：“ 青蜂常五娘刚刚来过！ ”

不岐佯作一惊，说道：“ 这妖妇是害死不戒师兄的凶手之一，她居然敢有这么大胆跑来武当山！ ”

无名真人道：“ 她的胆子确是不小，不仅上山，还在山上行凶，又伤了咱们武当派的一名弟子。 ”

不岐一副惊急的模样，问道：“ 是哪位师兄？ ”

无名真人道：“ 是玉真观的女弟子不悔，那妖妇被不悔驱逐下山，不悔也中了那妖妇的一枚青蜂针。 ”

不岐道 :“ 不悔师姐怎会碰上这个妖妇？伤成怎样？回到了玉真观没有，唉，该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吧？ ”他用一连串的发问来表示他的关心，其实他真正想要知道的还没有问出来，无名真人怎的这样快就知道了？按照他的估计，不悔中了这枚青蜂针，纵然不至身亡，决计也不能施展轻功回山，即使在半路上碰上同门，也不能这样快就把详情禀告掌门。“ 难道掌门人当时就是躲在附近，目击了一切经过。 ”他做贼心虚，不禁有点惴惴不安了。

无名真人道：“ 你别急，不悔已无性命之忧。 ”先给他一颗定心丸，然后说道：“ 不悔这次能够迅速获得救治，说起来还是多亏了你呢！ ”

不岐莫名其妙，怀疑掌门人说的乃是反语，勉强笑道：“ 这件事我还是现在方始知道。 ”

无名真人道：“ 前几天你不是在玄岳门下面的山腰处新设了一个哨岗吗？ ”这件事是在不戒被抬回山上的第二天，不岐以准掌门人的身份办的。不岐说道：“ 弟子的用意是在加强本山防卫，掌门倘若觉得不当，就撤了它

吧。”

无名真人道：“好在没有撤除，放哨的弟子发现那妖妇逃下山去，就把信鸽放回来报警。我和无色师弟下去看，刚好就碰上了不悔受伤回来。那时她中的毒正在开始发作。”

不岐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心道：“还好他不是当时在场。”说道：“有掌门替她疗伤，那自是可以安然脱险了。”

无名真人道：“青蜂针之毒恐怕还得一些时日才能消除净尽，但当务之急己不是替不悔疗伤，而是要查明常五娘的来意了。她这样大胆，实在出乎情理之常！”

不岐心中又是一跳，说道：“不悔师姐可曾从那妖妇的口中听出一点因由？”

无名真人道：“大概没有。要是她已经听出一点口风，她一见到我就应该说的。那时她中的毒虽然已经开始发作，但说一两句话总还可以的。”

不岐一想不错，稍稍放了点心。

但无名继续说下去，却又令他不能不暗暗吃惊了。无名说：“有一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你猜不悔是在什么地方碰上那个妖妇？”

不岐勉强笑道：“我怎么猜得着？”

无名真人道：“我也料你猜不着，不悔是在你的徒弟家中碰上那妖妇的。”

不岐佯作大吃一惊，说道：“她来蓝家做什么？”

无名真人道：”我已经问过蓝靠山了，那妖妇好像是冲着玉京这孩子来的！她大概是想先用骗，行骗不成再硬来。”

不岐装模作样，抓抓头皮，说道：“这就怪了，玉京这孩子是决计不会和她结上什么仇怨的。”

无名真人忽道：“你和这常五娘是否曾经相识？”

不岐忙道：“从未见过。掌门，你、你因何有此一问？”

无名真人道：“听说你出道很早，当时你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大弟子，时常代表师父和江湖上的人物往来。说不定你在无意中得罪了这个妖妇，不一定得罪的是她本人，你想想看。”

不岐道：“和我往来的都是江湖上的侠义道，我想是不会和这妖妇有关的人发生过什么瓜葛的。”

无名真人道：“那就真是奇怪了，她为什么要跑上武当山来对付一个未成年的本派弟子？”

不岐佯作苦思，半晌说道：“依弟子猜想，她可能是想把玉京这孩子抓去当作护符。”

“护符？”

“大概她已经打听清楚，玉京这孩子是先师最疼爱的徒孙，但她却不知道先师已经仙逝，只道抓住了这孩子就可以威胁咱们不敢替不戒师兄报仇。”

“你这说法很有道理，不错，无相师兄虽然已经仙逝，但若是玉京落在那妖妇手中，咱们也还是必须顾全这孩子的性命的。”

“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弟子目前真是处在两难之境，不知怎样做才好，请掌门指示。”

“你有何为难之事，尽说无妨。”

“我本该为师父守灵，但我又不放心让玉京这孩子独闯江湖，倘若碰上常五娘如何是好？”

无名真人道：“ 常五娘也被不悔的尘丝射人穴道，三两个月内料她不能行凶。我已经托无色师弟去打听他的消息了。一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无色师弟常在江湖，他的熟人也较多，相信他也会托人暗中保护这个孩子的。 ”

不岐沉吟不语，无名真人道：“ 你还是放心不下吗？ ” 不岐说道：“ 先师叫这孩子到江湖历练是应该的，但最好止他多在我身边两年。 ” 这话倒是出于他的真心，他倒不是害怕常五娘伤害蓝玉京，而是因为他自己明白，他教给蓝玉京的剑法实在不能抵挡强敌。

无名真人道：“ 这样吧，一有这孩子的消息，我就让你去把他找回来。倘若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也可以给一个月的假期，让你自己出去找他。只须你在先掌门出丧之前，赶回武当便可。不过，目前可得请你帮忙我做一件事情。 ”

不岐道：“ 但请掌门吩咐。 ”

无名真人道：“ 不悔遗毒未清，这两天麻烦你去替她拔毒疗伤。 ”

这正是不岐心中所想，想要藉此来讨好不悔的，当然立即答应了。

这晚不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会儿是师弟耿京士的影子，一会儿是师妹何玉燕的影子，一会儿是蓝玉京的影子，相继在他眼前出现。最后不悔那对冰冷的眼睛，也似乎在黑暗中注视他了。

“ 我不知道那妖妇因何要到蓝家行骗，但若有谁想要杀人灭口，我决计不会放过他！ ” 这是在他试探不悔口风的时候，不悔突然说出的一句话。

“ 唉，想不到我在别人心中，竟然成了这样的邪恶小人！ ” 十六年前的往事，又一次在心头流过，他好似闻到了自己手上的血腥。师妹临终之际对他的嘱咐也在他的耳边响起：“ 师哥，我一生没有求过你什么事情，如今只求你替我照顾这个孩子！ ”

窗外闪过电光，跟着是轰隆、轰隆的打雷声、天忽然下起大雨了。

雷轰电闪，震动了他的心弦，他好像疯了似地跳起来，失声叫道：“ 师妹，你别这样看我。不错，我是对不起你，但我并不是存心在害京儿的啊！ ”

不错，他虽然故意把错误的剑法教给蓝玉京，但他的用心却只是在于保护自己的。他担心万一蓝玉京在将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会替他自己的父母报仇，——蓝玉京的父亲固然是他亲手所杀，蓝玉京的母亲也是因他而死的啊！

他把错误的剑法教给蓝玉京，即使蓝玉京各门功夫练得再好，也杀不了他的。而且他原来的打算，也是想要把蓝玉京留在自己的身边，待他去世之后，方始让他下山的，他与蓝玉京情如父子，料想蓝玉京也会听他安排。

哪知蓝玉京还只有十六岁，功夫还没练成，掌门师祖就叫他下山了。师祖叫徒弟下山，徒弟却不告诉师父，这又怎怪得他惶恐不安呢？

“ 不知京儿知道了他所学的剑法是不管用的没有？唉，要是他知道我的卑鄙的手段，不知他要多么的恨我了！ ”

他固然害怕蓝玉京知道他的秘密，但现今更加令他害怕的是，他的京儿在险恶的江湖风浪之中，会不会因为他所教的错误剑法而丧生。

电光一闪即灭，师妹的幻影也消失了。可是他心中的悔恨却是永存！

“ 啊，我已经做错了许多事情，这一次恐怕更是做得大错特错了！ ”

十六年的相处，他看着蓝玉京一天天长大，他也是的确对他产生了一份父子之情的，尽管他也在费尽心思防范蓝玉京。

如何赔罪呢？他捶胸自责，苦无良策，想要立即下山，又怕新掌门人起疑，只好听无名真人的话，等无色长老回来再说了。

蓝玉京已经下了武当山，他的心情也是十分惶惑。

他的怀中有一卷东西，是掌门师祖给他的。

那日他去探师祖的病，师祖给他一张折好的字条和一卷东西，说道：“你现在马上回家，在家门前打开字条。”

他到了家门，展读字条，写的是，“告别父母后，立即下山。此事不许说给任何人知道。下山之后，再看我给你的那卷东西。”

蓝玉京疑惑不已：“师祖命我下山，为何不让我禀明师父？”不过任何门派都有同样的门规，掌门人的命令是绝对不能违背的，他虽然大惑不解，还是按照掌门师祖的吩咐做了。

他按照吩咐，到了武当山下，打开那卷东西，只见上面写满蝇头小字，第一是内功心法，第二部份是太极剑诀。另外还有一叠银票，面额五两十两不等，约十来张之多，面额不大，显然是方便他在路上使用的，另外还有一张字条。

他先读那张字条：心法剑诀，熟读之后，你可焚毁。然后往河南嵩山少林寺求见慧可禅师，请他指引你找寻七星剑客。在见到七星剑客之前，不论武当山上发生何种事情，你都不必回山。严守秘密，师祖谕。

“这七星剑客不知是什么人？”蓝玉京心里想道：“武当山又会发生什么事呢？”突然想起师祖年迈抱病，“万一师祖不幸病逝，难道我也不该回山奔丧吗？”他聪明过人，从师祖的严谕中隐隐感到不祥之兆。师祖说的“不论发生何种事情”，最重要的一种恐怕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不幸的消息了。

掌门之命不能违，他定了定神，自行开解：“师祖内功深湛，这不过是他预防万一罢了。本派创派祖师张真人活到一百多岁，师祖最少也可以活到一百岁。”

另外还有个更大的疑团：“师祖传我内功心法和太极剑诀，为何不在武当山上传授？他要我熟读之后便即焚毁，那当然是怕落在外人之手。但难道武当山上的师伯师叔，甚至连师父在内，也要当作外人吗？”

不过，他虽然莫名其妙，师祖只许他一人阅读的指示却是写得非常明白的。于是他先不忙于阅读，把那长卷重新卷好，藏在怀中。在山下的小镇，兑了一张十两的银票，购买足供三天食用的干粮和一些必需的日常用品，走到傍晚时分，估计离开武当山也差不多有百里之遥了，这才走到附近一个不知名字的山头。

这座山周围很少人家，但山上却有一座药王庙，虽然年久失修，也还可以聊避风雨。蓝玉京拾了一堆枯枝，生起火来，心想这座荒山古庙，可正合我使用。这时他方敢在火光下拿出那个长卷细读。正是：

喜得祖师传秘笈，只愁身世总难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密遣下山传秘笈 偶逢道左创新招

他首先读内功心法，他的内功从开始练的时候起，本来就是经常得到师祖指点的，因此阅读毫不困难，有些奥妙精微的地方，一时间虽然还不能够理解，但也隐隐觉得有理路可寻，自信假以时日，当可领悟。但读到剑诀的时候，就不禁有点惶惑了，这剑诀和他师父所授的剑诀，并不完全相同。令他最感为难的是，师祖只传剑诀，却并没有写下剑式，究竟应该如何出招才对，根本一字不提。

不过在剑诀的后面，却有一段文字：“本门武学，贵在神悟。昔日张真人观龟蛇二山山势，始创太极剑法。你当领会此旨，不必拘泥，顺其自然，大地万物，皆足以法。要旨在于：太极圆转，无使断缺，意在剑先，绵绵不绝。守此真言，任何招式，都可自创，你天资聪颖，当能参透。到你把过去所学招式尽都忘掉之时，便是大成之日。”又另有两行小字，是说他自己学武的心得的：“从有到无，无中生有。此乃武学最高境界，亦剑术之最高境界也。”

蓝玉京对那十六字真言，似懂非懂，但怎样才能“从有到无，无中生有”，他苦苦寻思，却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了。

一阵清风吹来，蓝玉京瞿然一省，暗自失笑：“祖师当年以百载光阴，潜研武学，方始能够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我如今不过才读了一遍，要是这么容易便能参透其中奥妙，张三李四也可以成为一代宗师了。”于是暂且抛开不想，先行熟读。

他第一次离家，不去苦思剑法，就难免想起家人来了。他想起了爹娘，跟着也想起他的姐姐。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那次在展旗峰下，玉镜湖边和姐姐拆招的事。“为什么那次我用师父传授的最得意的一招，也会输给她？”又想：“既然是要从有到无，这个‘有’字当是指我已经懂得的武功而言，俗语有云熟能生巧，把已经学过的熟练，恐怕还是必要的。到了熟练的程度可以自创新招之时，这不是已经过一个循环，又再无中生有了吗？嗯，师祖说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患了？”

于是他把师父所授的太极剑法重练一遍，练到他那次输给姐姐的那一招“白鹤亮翅”之时，果然发觉好像有点不对。不过，这只是个模糊的感觉，究竟是哪个地方不对，他可还说不上来。

第二日一早，他照平时习惯，一早起来，迎着朝阳，做了一回吐纳功夫，练了内功之后，跟着练剑法。使到“白鹤亮翅”这招，咔嚓一声，削下一枝树枝。

这一剑之势甚急，削下的树枝又过长，树枝急速飞坠，他来不及跃开，给树枝的一头打着肩膊。虽不至于受伤，也感到有点疼痛。

他先是一呆，心里想道：倘若这树枝是个活人，他会躲闪，也会反击，像刚才那个来势，岂不是我还没有将他的手臂削断，反而会给他一剑刺穿我的琵琶骨了？

他放慢招式，再演一趟，终于悟出一点道理。这一剑斜削的幅度太大，前半招和后半招分成两个弧形，圆圈不能相接。虽然这个“断缺”只是一瞬间事，但已有违师祖所说的“太极圆转”，无使断缺的剑意。

他不知自己所悟道理对不对，既然无人指点，他就只能凭着自己的意思修改剑式。练了几次，渐渐觉得出招已无窒碍，削下来的树伎也不会碰着自

身了。

他开始窥测到一点门径，就跟着这条思路练下去，一套太极剑法练完，隐隐发觉，恐怕最少有十几招是不符合那“十六字真言”所含的剑理的。他每发现一个破绽，心里就多一分疑惑：“义父的剑法是跟无色长老学的，无色长老是本门公认的第一剑木高手，为什么这些破绽他看不出来？”

破绽大多，头绪繁忙，改不胜改。他只能专注一招，先把“白鹤亮翅”这招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第三日一早，他继续按照自己参悟的剑理练习剑法，忽然发觉，昨天自己觉得满意的今天却仍是似有破绽可寻了。他叹了口气，“师祖创的这套剑法，真是精深博大，不知何日方能练成？”

他只准备三天干粮，过了这一天就要离开了。虽然在路上也可找僻静的地方练习，究竟没有在荒山方便，因此他必须做好准备功大。

师祖给他的内功心法和太极剑诀，他早已读得烂熟，恐防有失，在心中再默念几遍，几乎可以倒背如流，这才放心将它焚毁。

他是把那个手卷撕成片片，放在破庙的香炉里焚毁的。破庙破窗，香炉也没盖子。忽然有一阵大风吹进，把未焚化的几张碎片吹走。他赶出找寻，拾回几片，重新焚化。但是否还有“漏网”，他也不知。

“今天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我得加紧练习。”

他希望在这一天之内，最少也得把“白鹤亮翅”这招练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

他练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白鹤亮翅”这招似乎是再也找不到破绽了，跟着又练已经发觉有破绽的第二招、第三招。

他正在练得全神贯注之际，忽然听得有个人说道：“好，很好！不对，大大不对！”

这句话也如他的剑法一样，是一口气说出来，中间并无“断缺”的。

何以刚刚赞完好，跟着又说“不对”呢？

蓝玉京呆了一呆，定睛看时，那个人已经从树林里走出来是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少年，脸色苍白，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

蓝玉京道：“我的剑法，哪处不对？”

那少年道：“你是武当派的弟子吗？”

蓝玉京道：“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谁？”他已经“无师自通”，知道对陌生人是要保持警惕的了。但毕竟未够老练，这句话已经是等于作了正面的答复。

那少年冷冷说道：“我只想和你公平交易，你倒想占我的便宜！”

蓝玉京愕然道：“我几时想要占你便宜？”

那少年道：“我问你是谁，你说了没有？”

蓝玉京方始省悟，自己既然不肯告诉别人，那就难怪别人不肯告诉自己。“好，那我也不想知道你是准了。你走！”蓝玉京道。

那少年道：“这里是你的地方吗？我为什么要走？”

蓝玉京赌气道：“你不走我走！”

那少年道：“且慢！”

蓝玉京道：“干什么？”

那少年道：“你不想知道我是谁，但你是想要知道你的剑法哪处不对吧？”

蓝玉京给他说中心事，停下脚步道：“我已经问过你了，你不肯说，我何必再求。”

那少年道：“只是空口说有什么用？来，咱们比划比划！”脚尖一挑，把蓝玉京刚刚削断的一根树枝挑了起来，说道：“小兄弟，进招吧！”

蓝玉京那日在展旗峰下和姐姐拆招，用的也是木剑，但木剑还有剑的形式，这人手里拿的却是一枝上面还有几片树叶的柔枝。

蓝玉京少年好胜，心想：“你这样小觑于我，不给你一点厉害瞧瞧，只怕连武当派也给你看小了。”便道：“你的年纪虽然比我大，但我用的可是宝剑。我不能占你便宜，你进招吧。还有，我可得把话说在前头，切磋武功，本来应该点到即止的，但你这枝树枝，只怕、只怕……”

那少年道：“你是怕我这枝树枝抵挡不了你的主剑，伤在你的剑下？”

蓝玉京道：“不错，你要不要换过兵刃（那少年微笑不答）？好，你既然自信可以抵挡得了宝剑，我若误伤了你，你可别怨。”

那少年哈哈笑道：“小兄弟，别说你伤了我，你有本领，杀了我，我也死而无怨。”

蓝玉京哼了一声，说道：“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请赐招吧！”

那少年笑道：“你不想占我便宜，我倘若还要让你，那倒真是不够尊重你了，小心，接招！”

声出招发，也不知他用的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招数，但见他树枝一抖，四面八方都是碧绿色的树枝绿影，蓝玉京面对的不是一枝树枝，而是好像陷身在一片绿色的树林中了。

蓝玉京吃了一惊，谨依剑诀的“太极圆转”要旨，“任他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使出太极剑的起手式，划了个圈圈，剑锋并未碰着树枝，绿影则已四方流散。

斗了几招，蓝玉京被对方节节进逼，剑法施展不开，心里不觉有点焦躁。“十招之内，我若削不断他的树枝，纵然得胜，也是胜之不武！”把心一横，飞身跃起，便即使出了他认为已经修改得满意了的“白鹤亮翅”这招。

他不使这招还好，一使这招，连那人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看清楚，只觉时尖的曲池穴一麻。　嘟声响，他的宝剑已经落地。

那少年说道，“你这一招能够削掉我这根树枝上的几片树叶，也算很难得了。你歇一会，咱们再比。”

蓝玉京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知道那人的确并非大言，自己认为满意的剑招，在别人眼中还是破绽百出！

那少年似乎看破他的心思，微微一笑，说道：“还不至于到破绽百出的地步，你这一招，只不过有三个破绽。”但一招就有三个破绽，己是足以令他惭愧了。

他盘膝而坐，闭目沉思，过了一会，脸上渐渐露出笑容，忽地张开眼睛，说道：“好，咱们再比！”

他自以为已经想得通透，哪知还是不行，使到了“白鹤亮翅”这招，那剑势分明已经罩住对方的身形，但对方的脚步却仍是向前迈进，树枝也并不闪避剑锋，反而投入他所划的剑圈之中。这一下来得奇兀无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结果反而是他被逼倒跃避招，虎口的关元穴才不致于被对方点中。虽不至于宝剑堕地，也总是输了招了。

“为什么还是不行？”蓝玉京坐下来再想。那少年道：“不要灰心，你

这一招现在只剩下两个破绽了。”蓝玉京把两次过招的经过，在脑海中重温一遍，隐约看到了一线曙光，但仅是一线曙光，还不能够令他豁然开朗。

那少年道：“不要太过劳神，今天想不出来，明天再想。”

蓝玉京心想：“明天我就走了，哪里还有明天？”时间有如奔流不息的长河，它是不会停顿下来的。蓝玉京在感慨中，突然心头一亮：“对了，师祖留给我的十六字真言，我只做到了太极圆转，无使断缺这一半。可还有意在剑先，绵绵不绝这一半呢！”想通了这一层，好像“暗室”已经打开，眼前豁然开朗。他一跃而起，说道：“好，再来，再来！”

他和第一次比试那样，从起手式开始，使了几招，那少年面有诧色，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蓝玉京的那招“白鹤亮翅”，突然就使出来！那少年“噫”了一声，这一次是他被逼闪躲了。

蓝玉京收剑说道：“这一招行了么？”

那少年比他还更欢喜，说道：“你进步得真快，一次能够修补一个破绽已算不错，这一次你竟然一举就修补了两个破绽，现在你这一招白鹤亮翅可说得是没有丝毫破绽。不过，你要注意‘现在’这两个字，这句话是我现在说的，过了一些时候，或许我的说法就不是一样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蓝玉京道：“我懂。我有进步，你也有进步。今天你找不出我这一招的破绽，并不等于明天你也找不出来。”少年微笑道：“你的悟性真高，不过，你的这套剑法。并不是白鹤亮翅这招才有破绽。”

蓝玉京心悦诚服，说道：“你愿意继续指点我吗？”

那少年道：“我不会教学生，我只会和人比剑。”

蓝玉京道：“好，那就再比。”

这一次是他在“玄鸟划砂”这一招，首先露出破绽。也和“白鹤亮翅”那招一样，经过好几遍修改，方始能够抵挡那少年的攻击。

天色已经黑了。蓝玉京蓦地想起，说道：“你不用赶路吗？”

那少年道：“我有这样问过你吗？”

蓝玉京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说道：“对，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过了一会，叹口气道：“只可惜今天才碰上你。”

那少年道：“今天碰上也不为迟。”

蓝玉京道：“你不知道，明天，我……”

那少年道：“明天你怎么样？”

蓝玉京想起“逢人但说三分话”这句教训，说道：“我不是住在这座破庙的。”

那少年道：“我知道。”

蓝玉京道：“所以，明天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

他本来想捏造一个“藉口”的，但那少年却道：“你喜欢留就留，喜欢走就走。我又没有问你，你就不用告诉我是为了什么了。其实，明天的事情又有谁能知道？”

蓝玉京越来越觉得和这人投机，笑道：“你这人真是有点古怪，但却正对我的脾胃。”

那人说道：“我没说你古怪，你反而说我。”

蓝玉京笑了一笑，不再说话，回到破庙吃最后一份干粮，吃饱了就睡。那少年没进古庙，蓝玉京不知他是在树林露宿还是已经下山，想到今后或者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不觉怅然若有所失。但他也委实是太疲倦了，想呀想的，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射进庙中，他张开眼，第一眼就看见供桌上堆满野果，还有一包干粮。他“咦”了一声，跟着就看见那少年走进来了，在他手里，还拿着已经拔光了羽毛的两只野鸡。

那少年道：“早餐你先吃一点果子，午餐咱们再吃烧鸡。”

蓝玉京喜出望外，说道：“啊，你还没有走，要你给我去找这许多食物回来，可真不好意思。”

那少年道：“你觉得不好意思，明天你去打猎好了。”

蓝玉京怔了一怔，说道：“明天？我……”

那少年道：“对。明天将会怎样，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咱们只管今天。你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好，吃饱了那就来吧。”

“做什么？”

那少年已折了一根树枝，把树枝一扬，说道：“比剑啊！”

蓝玉京心痒难熬，暗自想道：“迟一天去少林寺也不打紧。”说道：“比剑我是比不过你的，只希望你今天在我的剑法中找到更多的破绽！”

那少年道：“为什么你希望越多越好？”

蓝玉京道：“不断发现破绽，那就会不断改进。到了一天，你完全找不到我的破绽之时，我的剑法不就练成功了吗？”

那少年冷冷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我的剑法，最多只能列在中等，你就算练到完全和我一样，距离成功二字也还远呢。更何况破绽总是补不完的，要想没有破绽，除非没有招数。”

蓝玉京不觉一呆，心道：“要想没有破绽，除非没有招数。那不是和师祖说的，从有到无，无中生有，差不多同样意思吗？”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年叹口气道：“这种上乘境界，谈何容易达到。接招吧！”

这一天蓝玉京练好了原来发现已经有破绽的两招剑法，所谓“练好”，当然只是指能够防御得了那少年的攻击而言。

蓝玉京练得兴致越高，第三天不待那少年挽留，他自己也不想走了。

如是者，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过了七天。蓝玉京最初发现有破绽的那十三招剑法，还未修改得完善，本来没有破绽的剑法也发现有破绽了。

蓝玉京叹道：“怎的破绽越来越多？”心中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疑团更加扩大了：“师父教我的这套太极剑法是得自本门第一剑术高手所传，难道本门最高剑法竟是如此漏洞百出？”

那少年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你的破绽越来越多，你想知道原因何在吗？”

“我不知道，请指教。”

“因为我也发觉我的剑法之中。还有破绽。”

“你的剑法这样好，还有破绽？”

“你没发觉我这两天所用的剑法，和再前几天所用的剑法，多少也有点不同么？”

蓝玉京仔细一想，说道：“好像是这样。”

那少年道：“这就是因为我在发现了自己的剑法有了破绽之后，我也和

你一样，把它修改了的缘故。”

蓝玉京道：“我还是不懂。你发现你自己剑法中的破绽，和我的破绽越来越多，却又有何关连？”

那少年微笑道：“其实只存‘破绽’两个字，是不大恰当的。你的剑法，有些有破绽，有些本是没有破绽的。但没有破绽，并不等于就已经尽善尽美了。”

蓝玉京道：“这道理我懂，这叫做精益求精。”

那少年道：“对了，这叫做精益求精。你的剑法进步得很快，到了最近这两天，原来没有破绽的那些招数，也给你练得更加完善，或者是另有创意了。于是这就显出了我剑法中的不足之处，于是我也精益求精，又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但我始终比你领先一步，所以我一到了新的境界，我又能够发现你的剑法中不足之处了。这就是你为何感到你的剑法之中破绽越来越多的缘故。”

蓝玉京这才彻底弄清楚其中道理，叹口气道：“我现在才懂切磋的重要。我用切磋二字，你不嫌我自高身份吧？其实你是先生，我是学生。”

那少年道：“其实你也是我的先生。你一定要和我客气的话，那么用教学相长这四个字就更加适当了。”

蓝玉京叹道：“学然后知不足。圣人之言，确是不错。但不管是切磋也好，是教学相长也好，那都是永无止境的了。这许多头绪纷繁的破绽，也是永远修补不完的了。”

那少年道：“你说对了一半。到了没有招数之时，就没有破绽。但即使到了可以随心所欲之时，也还可以创出新的剑意的。亦即是说，武学之道，那才真正是永无止境！”

蓝玉京悠然神往，“可惜我还要往少林寺，师祖虽没有定下期限，也不能在这里耽搁得大久了。嗯，现在已经是第十天啦。”

他心里踌躇，脸色不觉也露了出来。那少年道：“小兄弟，你怎么啦？”

蓝玉京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我想，我应该走了。”

那少年淡淡说道：“你想走就走，我不会拦阻你的。”

蓝玉京道：“这七天来，你帮忙我练剑法，我得益不少那少年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抢先说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咱们只能算是切磋剑法。我没有多谢你，你也不必多谢我。”

蓝玉京感激他的恩惠，暗自思量：“要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岂不是说不过去。”

他想了一想，说道：“你不肯做我的老师，但不知……”

那少年道：“怎么样？”

蓝玉京道：“咱们已经相处了七天，该可以算得是朋友了吧？”他这带有孩子气的说话，逗得那少年笑了起来。

“朋友是自己结交的。那个人算不算是你的朋友，也只能由你自己决定。你认为是就是，你认为不是就不是。”那少年道。

蓝玉京道：“我姓蓝，名叫玉京。”初时他本来不愿意把自己的姓名来历告诉对方的，但此时反而是他想要知道对方的姓名了。既然要知道对方的姓名，当然就得先把自己的姓名说了出来。

那少年听了他的名字，脸色似乎有点古怪，说道：“好，很好！”

蓝玉京道：“什么很好？”

那少年瞿然一省，笑道：“ 我是说你这名字取得很好。 ”蓝玉京不过是武当派一个未成年的小弟子，从来也没下过武当山，他当然想不到外面的人竟然会知道他的名字，是以他虽然觉得那少年的面色似乎有点古怪，却也不怎样放在心上。

蓝玉京见他没说下去，只好再加一句：“ 我的名字已经和你说了。 ”

那少年道：“ 又不是我要你说的。你说了又怎么样？ ”

蓝玉京逼得说道：“ 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吗？ ”

少年这才笑了起来，说道，“ 哦，原来你想知道我的姓名，不过，我的姓名可有点特别。 ”

蓝玉京心想，姓名就是姓名，又会有什么特别？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年已在缓缓说道：“ 我的姓是两个字的，姓‘ 东方 ’，单名一个‘ 亮 ’字。 ”

说罢，似乎带着一点紧张的神态注视着蓝玉京，好像是等待他的反应。

蓝玉京却是不觉笑起来了，复姓虽然比较少，但也并不“ 特别 ”啊。

“ 你不觉得特别？ ”东方亮问。

“ 姓东方的人我是第一次听到，但这个姓我是知道的。 ”蓝玉京道。

东方亮道：“ 那你在笑什么？只是笑我自认特别么？ ”

蓝玉京道：“ 你的姓名取得很好。 ”他不想令对方没趣，对方既然称赞过他的姓名，他便也礼尚往来。

东方亮道：“ 好在何处？ ”

蓝玉京想不到他还要“ 纠缠 ”下去，好在他脑筋动得快，不假思索，便即说道：“ 东方一亮，就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不正好比喻我见到你一样，许多我在剑法上想不通的地方，便都明白了么？ ”

东方亮微笑道：“ 你的小嘴巴倒是真甜。 ”

他对姓名问题这么“ 重视 ”，令得蓝玉京颇为不解，因而也就不免有点奇怪了。“ 真想不到只是通名道姓，他就能说上这么一大串，不有点无聊么？ ”

他哪知道这件事可一点也不是“ 无聊 ”，他之所以觉得“ 无聊 ”，只不过因为他尚未知道这个东方亮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而已。如果他知道这个东方亮就在他下山那天，曾经向他的师祖挑战，他不知将会如何惊诧了。

东方亮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看来他是的确不知我是谁蓝玉京虽然依依不舍，但见红日已经东升，要走也该是时候了，便学大人的口吻说道：“ 东方大哥，小弟要走了。但愿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

东方亮哈哈一笑，说道：“ 青山绿水可是到处都有的呢！ ”蓝玉京走，他也走。

蓝玉京道：“ 你也下山？ ”

东方亮道：“ 我一个人留在这山上做什么？ ”

蓝玉京哑然失笑，自笑问得糊涂，“ 道别 ”得也未免早了一点。

这座山不很高，没多久他们就到了山脚。

蓝玉京只道到了山脚；东方亮就会跟他分手，哪知东方亮还是和他同行。蓝玉京不敢再像刚才那样冒失，心想：大概他只是和我走同一个方向而已，彼此要去的地点当然是不同的。他也巴不得和东方亮同走一程。

路上自是不免要找些话来说说，蓝玉京受了他的恩惠，觉得什么都隐瞒他有点过意不去，便道：“ 我这一家是在武当山上种菜的，闲时看那些道士练武，所以我也多少懂得一点武当派的功夫。 ”这话当然是不尽不实，但他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

东方亮笑了一笑，说道：“那你倒是造化不小啊，你这剑法大概是无色长老这一支的吧？”

蓝玉京吃了一惊道：“你也知道无色长老？”

东方亮笑道：“我不但知道无色长老，我还知道武当派的太极剑法是有两支的，无色长老创新的太极剑法是一支，原有的太极剑法以无相真人作为代表的又是一支。论功夫的纯厚，当然得推无相真人，但无色长老的创新也不无可取之处。将来若是两支合流，那就更可观了。”

蓝玉京惊诧不已，说道：“怪不得那天你一见我练习剑法，就说得出我是武当派的。但你好像不是武当派的吧，怎么对武当派的剑法这样熟悉？”

东方亮道：“我是江湖浪子，各家各派的剑法见过不少，因此我的志愿也是博采各家之长，练成自己的剑法。”

蓝玉京叹道：“如此说来，你可真是聪明绝顶了。”

他哪知道，东方亮曾经上过武当山挑战，和他的师父不岐，他的师伯不波等人都交过手，是以才能对两种不同的太极剑法了然于胸。东方亮确实是非常聪明，但若论到聪明的程度，他却是更胜东方亮一筹。“过目不忘”的本领两人不相上下，触类旁通，抒发新意的天赋才能，则是他更高了，只是蓝玉京自己不知道而已。

两人一路同行，不知不觉走到了三岔路口，蓝玉京踏上当中的那条路，东方亮也是亦步亦趋。走了一程，蓝玉京忍不往问道：“东方大哥，你上哪儿？”

东方亮道：“你呢？”

蓝玉京心想：“我若不说，那就不够朋友了。何况又是我先问他。”便道：“实不相瞒，我是想到嵩山少林寺去。”

东方亮道：“很好！”

蓝玉京道：“什么很好？”

东方亮道：“我也正是要去嵩山。”

蓝玉京一怔，“怎的这样巧？”说道：“不知大哥和少林寺的哪位禅师相识？”

东方亮淡淡说道：“嵩山也不是少林寺的，我去游山玩水不行么？”

蓝玉京道：“我也不是和少林寺哪位大和尚相识，只不过有位道长托我办点私事……”正自思量要不要如实告诉这个有恩惠于自己的新交，东方亮己是哈哈一笑，说道：“我才没工夫管你的什么私事呢。你忘记了吗，咱们见面的第一天，就曾经说过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的。所以，不论什么事情，你喜欢说就说，不喜欢说就不必说。只除了比剑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破绽乃是例外。你不要我说，我也要说。”

蓝玉京大喜过望，说谊：“这样最好。”

两人一路边说边走，蓝玉京听他讲一些江湖上的见闻，和一些必须知道的常识，听得津津有味，得益不少。

他们在一个小镇吃了中饭，继续前行，走了一程，踏入山路。山路崎岖，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的行人，两人无须顾忌，又谈论了一会剑法。不知不觉已是日影西斜。山风吹过，黄叶纷飞。东方亮忽然停止说话，好像凝神在听什么。蓝玉京可是只听见风声和落叶声，心想风声和落叶声有什么好听。

东方亮忽道：“小兄弟，我说过不管你的事的，但现在有一件事，我却是非管不可。”

蓝玉京道：“什么事？”
东方亮道：“待会儿要是碰上什么人，那个人和你说话，你不要理他，一切由我替你说。”
蓝玉京道：“是个什么人？”
东方亮道：“我想你大概不会认识这个人的。”
蓝玉京道：“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你要管也不是管我的事。”
他说得轻松，心里可是甚为诧异，东方亮的武功那样好，难道还会害怕什么人不成？因何他如此郑重其事，好像生怕自己说错了话，会惹出祸殃似的。
心念未己，只听得一阵银铃似的笑声，那个人已经出现了。是个女人。
东方亮道：“五娘，什么事情这样欢喜？”
那女人道：“碰上了你啊！东方亮，你这小子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从武当山上铩羽而归的“青蜂”常五娘。
东方亮没答，反问她：“为什么你也还在这儿？”
常五娘看了蓝五京一眼，说道：“这位小兄弟是……”东方亮笑道：“你说对了，他正是我的小兄弟。”
常五娘道：“胡说八道，你哪来的兄弟？”
东方亮道：“他是我的师弟。师弟不也就是兄弟吗？”
常五娘道：“这就奇了，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向天明还有另外一个徒弟。”
东方亮模仿她的口吻道：“这就奇了，我也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和我师父是、是……”
常五娘道：“是什么？”
东方亮道：“嘻、嘻，是、是老相好？”
常五娘嗔道：“你作死了，竟敢调戏老娘！”
东方亮道：“你不是家师的老相好，家师另外收下弟子，又何须要告诉你呢？”
常五娘道：“岂有此理，我和你说正经的……”
东方亮道：“我也不是和你开玩笑啊！”
常五娘怒道：“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也不知……”突然一个转身，扑向蓝玉京。
她刚刚说的那句话，口气分明是针对东方亮的，谁想得到她却忽然袭击蓝玉京。
但东方亮却料到了。
“如封似闭”、“龙跃深渊”！常五娘身形一动，东方亮就把这两招先叫出来。
他是提醒蓝玉京用这两招来对付常五娘。
蓝玉京反应极快，不过，假如他没有别人提醒，仓猝受攻，他是绝对不能够在这瞬息之间就想得出最佳的应着。
蓝玉京和他练习了七天剑法，一听他说出招数的名字，不假思索的就使出来。
刀剑相交，铮铮数声，来得快，去得也快，待到蓝玉京脚尖着地之时，常五娘已是站在原来的位置，长刀短刀都已入鞘，笑吟吟地看着他了。轻功之佳，固然是蓝玉京见所未见，出刀之快和收刀之快也是难以形容。
瞬息之间，双方的兵刃碰击了七八下，更确切他说，这“瞬息之间”就

是蓝玉京使出第一招“如封似闭”的时间。

第二招“龙跃深渊”，他的身形是平地拔起，然后再凌空刺下的。以常五娘的身法之快，当他的宝剑从上方刺下来的时候，当然是连她的衣角都没碰着了。

他身形拔起之时，几乎感觉得到常五娘那把短刀是贴着他的鞋底削过。他脱下鞋子一看，果然发现鞋底原有的泥垢都已给刀锋刮得干干净净，蓝玉京骇然自思：“要不是我使龙跃深渊这招，只怕半条腿已经给她削下来了！”

常五娘好像知道他的心思，笑吟吟说道：“你别担心，要是我损坏了你的鞋子，我会赔你一双新的。嗯，小弟弟，你今年多大，十五还是十六？小小的年纪，虽然是得师兄指点，这两招也真是难为你了！”蓝玉京给她一赞，满面通红。他记着东方亮的嘱咐，不管常五娘和他说些什么，他都不应。

常五娘又再问道：“你是东方亮的师弟，为何你的剑法之中，却有武当派的招数？”

蓝玉京好生奇怪，心里想道：“原来她刚才只是试探我的武功，但怎的她也懂得我的武当派剑法呢？”

常五娘道：“咦，你这师弟是哑巴吗？”

东方亮道：“他当然不是哑巴，他只是不爱说话。”

说罢，突然拔剑出鞘对蓝玉京道：“你那两招是使得不错，但还不够完美。瞧清楚了！”如封似闭和龙跃深渊这两招使出，蓝玉京看得心悦诚服，自愧不如。想道：“要是我使得这样好，如封似闭这招就可以把她的双刀夺出手去，龙跃深渊那凌空下刺，料她也决计躲闪不开。”

常五娘格格笑道：“小亮，你是向我示威吗？”

东方亮道：“不敢，我只是帮我的师弟向你解释，现在你该明白了吗？你总不至于说我的剑法也是武当派的吧？”

常五娘笑道：“不错，是我忘记了。令师祖和武当派的掌门人三十六年前是交过手的。不过，你的聪明，看来更在令师祖之上。”

东方亮淡淡说道：“多谢你给我脸上贴金。正因为敝师祖当年曾得与无相真人切磋剑术，所以在他所创的剑法之中，也就把武当派剑术的精华融化进去了。他老人家精思好学，不仅采纳了武当派的长处，其他各派的长处，他也是兼容并包的。”

常五娘道：“但我还有一事未明，想要请教。”

东方亮眉头一皱，道：“请说。”这两个字显然说得甚为勉强。

常五娘道：“据我所知，令师虽可说得是青出于蓝，但他的剑法也还未出令师祖的范围之内。比较起来，你的剑法之“青出于蓝”则似乎‘出’得更多了，就以刚才那两招而论，令师就决计使不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

东方亮道：“青出于蓝这四个字我是绝不敢当的，剑法的变化，倒是颇有一些。其中原故，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

话中之意已是含有“心照不宣”在内，也不知常五娘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东方亮道：“这很简单，只因为我比师祖更多一些和武当派高手切磋的机会。”

这句话在常五娘听来，“高手”二字即使不是指无相真人、无色长老，这两个顶尖的高手，最少也是指武当派“不”字辈如不波不岐这些高手。心中想道：“他不怕给这少年知道他上武当山挑战之事，这个少年纵然不是他

的师弟，大概也不会是我要我的那个人了。”要知她之所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目的就是在想要查明蓝玉京的身份。

但这句话在蓝玉京听来，想法却又不同了。他想，“东方大哥也未免说得太过份了，怎能把我说成武当派的高手呢？”又想：“原来他的师门和本派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一直没有说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难道到了如今，他都未曾把我当作朋友吗？”只觉这个东方大哥好像谜样的人物，而这个叫做常五娘的女人，则更加处处透着“古怪”。

常五娘虽然不敢断定蓝玉京的身份，但对东方亮的话却仍然是半信半疑，微笑说道：“如此说来，你不但比令师祖聪明，也比令师祖更加幸运。”

东方亮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常五娘道：“那天你下山的时候只是独自一人，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上你这师弟的？”

东方亮忍耐不住，板起脸孔道：“五娘，你是老江湖，我也想要向你请教一事。”

常五娘道：“好说，何事？”

东方亮道：“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最好莫向别人打听。江湖上是不是有这么一条禁忌？”

常五娘道：“不错。”

东方亮道：“好，那就请吧！”

常五娘变了面色，勉强笑道：“小亮儿，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撵我走么？你的师父也不敢对我这样无礼！”

东方亮道：“师父和你有交情，那是师父的事。我这个人嘛，却是不买任何人的交情，去做任何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的。你恼我无礼，大可以到师父跟前告我的状。”

常五娘道：“你不愿意说的，我当然不会勉强你说。不过

东方亮道：“没什么‘不过’了，我已经言尽于此！”

常五娘笑道：“你言尽了，我可还未曾言尽呢。”

东方亮冷冷说道：“那你去找喜欢听你说话的人去说吧！”

常五娘笑道：“这话正是你要我和你说的啊！”

东方亮一怔道：“我要你说什么？”

常五娘道：“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我一来的时候，你就问我，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个地方，现在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东方亮道：“现在我不想知道了。”

常五娘道：“听不听随便你，说不说可由得我。凭着我和你师父的交情，你既然问了，我就该说。”

东方亮道：“好，江湖上的禁忌你比我知道得多，你高兴说就尽管说。”弦外之音：你若说出不中听的话来，可休怪我不客气。

常五娘道：“你不必担心，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事。唉，这次我真是倒霉透顶，在武当山上和一个道姑交手，她用的兵器是一支拂尘，她中了我一枚青蜂针，我却也被她的一根尘丝射进了穴道。花了几天功夫，还未能将它炼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迟至今天还在此地的原因。喂，小亮儿，你对武当派的剑法甚为熟悉，这个道姑是能够用拂尘使出剑法的，你可知道她是谁吗？”

东方亮道：“武当山上的道姑，我怎会知道？”

这次他说的倒是实话，那日他上武当山挑战，不悔师太虽然在场，但却

并没出头露面，也没和他交过手，武当派有数百弟于之多，他又岂能全都认识。

但他不知道，蓝玉京却是知之甚详的。

蓝玉京越听越是吃惊，“ 她说的这个道姑，可不正是我姐姐的师父吗？她那青蜂针不知是什么玩意，不悔师太的内功造诣听说甚为不错，大概不至于有什么事的。哼，这个女人不知因何原故跑到武当山上和不悔师太交手，料想也不会是什么好人了，怪不得东方大哥不想理睬她。 ”

他哪知道，令他吃惊的还在后头。

常五娘续道：“ 这个道姑你不知道。那么蓝靠山这个人你知不知道？ ”

蓝玉京大吃一惊，“ 怎么她连我的爹爹也都知道。 ”

东方亮道：“ 蓝靠山是什么人？ ”

他对常五娘的秘密略有所知，但知之不详。蓝玉京的养父是蓝靠山这节，他确实不知。他虽然讨厌常五娘问个不休，但想她总算没有说出他上武当山挑战一事，已经是知所“ 避忌 ”了，因而也就不能不稍为给她一点面子。

常五娘道：” 蓝靠山是在武当山上种菜的。 ”

东方亮道：“ 五娘，你不是没事来消遣我吧？我还以为你问的是什么名人呢。 ”

常五娘道：“ 蓝靠山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有个好朋友却是大大有名，无相真人的关门弟子、武当派未来的掌门人，你大概总会知道？ ”牟沧浪接任掌门一事是在东方亮下山之后发生的，东方亮和蓝玉京也都未曾知道。

但常五娘说起的这个人，东方亮却不能推说不知了，“ 你是说不岐道长吧，他是那个姓蓝的朋友又怎么样？ ”

常五娘道：“ 蓝靠山有个儿子，但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不岐托他抚养的。 ”

蓝玉京心头大震：“ 这不是说到我的头上了吗？嗯，那谣言、那谣言难道竟是真的？ ”

东方亮道：“ 那又怎样？ ”

常五娘道：“ 也没怎样。不歧恐怕这孩子将来知道自己的来历，已经把蓝靠山夫妇杀掉灭口了。我就是因为在那天恰好撞上这件事情，所以…… ”

话犹未了，蓝玉京已是大叫起来：“ 你胡说！ ”

这下可泄了底了！常五娘出手如电，一把就抓着他，冷笑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胡说？ ”她出手太快，东方亮要想援救亦已不及。

东方亮喝道：“ 放开他！ ”

常五娘道：“ 他又不是你的师弟，你这么帮他干嘛？ ”

东方亮道：“ 不管他是谁，我要你放开他！ ”

常五娘道：“ 你不知道他是谁，我可知道他是谁，他是耿玉京！ ”

蓝玉京不能动弹，叫道：“ 胡说，我不姓耿！ ”

常五娘笑道：“ 你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也未免太少了。你若想要知道多一些，跟我走吧。你可以认我做干娘。 ”

蓝玉京早已感觉到自己的身世是有点可疑了,姐姐叫他不要相信那些‘ 谣言 ”。可那些谣言却还是像阴魂似困扰着他。要是有一个能令他相信的人，把真相告诉他，那该多好！

可是这个女人他能够相信吗？他就是死了，也不愿认这个女人做干娘。

“胡说八道，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你这妖妇居然想做我的干娘，那是作梦！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蓝玉京叫道。

常五娘格格笑道：“假如鬼会说话，对你而言，恐怕也只有鬼话才是真话。活着的人，都是不肯和你说真话的，除开我是例外。还有你骂我做妖妇，纵然过份一些，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个好女人。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干爹也不见得比我好了多少。如果我不配做你的干娘，他更不配做你的干爹！”

蓝玉京怒道：“要嘛你就放我，要嘛你就杀我，我不许你含血喷人！”

东方亮喝道：“听见没有，我叫你放人！这是第三次了，事不过三，可休怪我不再客气！”

常五娘拈着一根毒针，针尖上发出蓝色的光芒，对着蓝玉京背脊的大椎穴，说道：“你敢动一动，这枚青蜂针就会刺进他的穴道！”

东方亮道：“好，你若害了他，我就杀死你！你相信不相信我有杀你的本领？”

“我相信。但请你也相信我一句话！”

“说！”

“你以为我想害他，那是完全错了！”

“你不想害他，抓他去做什么？”

“我一点也不想害他，只不过他对我很有用处。所以你不必担心，我要保护他还来不及呢。”

“什么用处？”

“别人的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这也是江湖上的禁忌！”

“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但我也有个好处给你，你肯不肯和我交换？”

“什么好处？”

“我可以帮你把那恨尘丝炼化，免你终身受苦。”

“这个好处大小，别的人也能帮我。”

东方亮道：“不错，唐二先生也能帮你，但恐怕你不敢把因何受伤的原故告诉他吧？”

常五娘道：“或者敢，或者不敢，我自己也未知道。但总而言之，我宁愿受苦，这孩子是不能交还你的。”

东方亮道：“你想要什么好处？”

常五娘道：“我想要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你能够给我么？”

东方亮道：“我不能给你，但我可以取你的性命！”

常五娘道：“你可以取我的性命，别的人也可以取你的性命。而且，你先要赔上这孩子的一条性命！”

东方亮道：“不错，唐二先生大概也有本领杀我。但假如我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告诉他，他就未必会杀我。”

常五娘道：“你要挟不了我的，我敢说那句话，就准备你告诉他。”说罢就走。

东方亮道：“喂，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常五娘笑道：“交易做不成，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蓝玉京叫道：“大哥，不必顾我。我宁死也不能落在这妖妇手中。”

东方亮却道：“好，我让你将他带走，只不过我还要跟他说句话。”

常五娘道：“有屁快放，有话快说！”

东方亮突然一掌打在蓝玉京身上，他用的是隔物传功，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令蓝玉京得以脱出常五娘的掌握。

他已经无法可想，只好行此险着。

可惜这险着只成功了一半。

常五娘虽然给他的内力震开，但那枚青蜂针却已插进了蓝玉京背脊的大椎穴。

常五娘跃出三丈开外，冷笑说道：“你若是舍得不要蓝玉京的性命，那就来杀我吧！”

东方亮一言不发，伸掌在蓝玉京的背脊一拍，那枚青蜂针弹了出来。青蜂针是要见血才能令人中毒的，东方亮拈起青蜂针，不怕中毒。

常五娘笑道：“青蜂针是被你取出来的，只可惜青蜂针的解药，只我才有。”

东方亮喝道：“把解药拿来！”

常五娘道：“除非你把这小子交给我，否则就拿我的命换他的命吧！”

东方亮冷冷道：“你以为我就没法拿到你的解药吗？”

常五娘笑道：“依我看嘛，恐怕你即使是杀了我，也还是不行的。因为我身上的毒药和解药少说也有十多种，你若是弄错了，这小子立即就得送命。你敢不敢冒这个险？”

东方亮道：“咱们走着瞧吧！”说话之时，右掌已是按着蓝玉京的背心，跟着说道：“小兄弟，你把真气凝聚，护着心房，能够支撑多久就多久，你若死了，我替你报仇。”他掌按蓝玉京的背心，正是助他收束真气的。

常五娘笑道：“你当真要和我动手吗？”她貌作有恃无恐，心里其实亦已有点发慌。

东方亮道：“你不给我面子，我为什么要和你客气？”说时迟，那时快，身形疾起，已是追上了常五娘。常五娘的轻功本来不弱于他。刚才若是要逃跑的话，是可以逃脱的。但她患得患失，略一踌躇，已是被东方亮的剑光罩着了。

常五娘双刀出鞘，只听得铮铮数声响过，双刀都只剩下了刀柄。

常五娘把心一横，喝道：“好，你杀了我吧！”

东方亮不说话，但手中的招数却是丝毫不缓，剑光霍霍，绕着常五娘的身于展开。常五娘遍体生寒，头皮发麻，她不知东　方亮要怎样对付她，心想这小子若是在我脸上划上几道伤痕，把我变成个丑八怪，这可糟糕。她纵然不怕死，也怕东方亮将她“消遣”。

东方亮的剑势已是将她圈住，她却是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冻窗上乱撞了。

常五娘又是吃惊，又是诧异。要知她是曾经和不悔道姑交过手的，不悔是武当派有数的高手，她也能够和不悔拼个两败俱伤，可说相差不了多少。也正因此，她只道自己纵然不敌东方亮，最不济也可以抵敌三二百招，哪知才不过数招、就弄到如斯狼狈，她惊诧不已，暗自想道：“这小子的剑法怎的如此了得，似乎比他的师父还要高明？他的师父号称剑圣，按说决不逊于武当派的一流高手，他就已青出于蓝，又何以在武当山上铩羽而归？”她哪知道，东方亮的剑术是在这几天中突飞猛进的。她被攻得手忙脚乱，想脱出东方亮的剑光圈子都不能够，哪里还能使出毒功？甚至即使能够腾出手来，她也不敢。因为自己的功力不及对方，万一偷袭不成，那就会反害自己了。

哪知她虽然不敢对东方亮使用喂毒暗器，却仍然逃不过被自己的毒针反刺之灾。

东方亮的剑光将她圈住，把那枚从蓝玉京身上取出来的毒针轻轻弹出，吹一口气，毒针就像“活”了一般，如影随形的跟着常五娘身形移动。常五娘眼看着毒针飞来，亦是无法躲避。“嗤”的一声，毒针刺入她的酥胸。

蓝玉京坐在地上运功，中毒虽深，发作却慢，常五娘是在打斗中中毒的，不过片刻，麻痒之感已是蔓延全身，十分难受，毒气冲近心房，眼睛也开始发黑了。陡然问只觉皮肤凉飕飕，衣裳被剑尖划破，　的一声，一个小小的玉瓶落下，“卜”的一声，跟着一个盒子落下……。

东方亮以迅捷无伦的剑法，在她的衣裳上划开了十几道裂缝，把藏在她身上的瓶子、盒子、小竹筒、中空的指环，以及其他一切物件全都用剑尖挑落，东方亮冷笑道：“把解药捡出来，若敢弄假，那就只能害你自己！”

到了这个田地，常五娘还有什么好说，只好乖乖从命了。当下捡出解药，双手奉上。东方亮接过解药，把地上那些物件全都踏得粉碎。溶入泥中。常五娘暗暗吃惊，心想好在不曾弄假。这解药是分成两包的，常五娘不待他发问，便即说道：“红色的内服，白色的外敷。”

东方亮分一半给她，看着她服下解药，这才交给蓝玉京。然后脱下自己穿的一件外套，抛给常五娘，挥一挥手。

常五娘衣裳上被剑尖划开的裂缝少说也有十七八道，肤质细致，尽现眼前，饶她一向风骚，此时也不禁满面羞惭，披上东方亮的外套？转身就跑。

蓝玉京笑得掉下眼泪，说道：“大哥，你这一手可是做得真绝！”他刚刚服下解药，药力尚未发挥作用，一笑之下，真气泄了不少，胸口登时又再隐隐作痛。

忽听得常五娘的笑声也从远处传来，跟着阴阳怪气他说道：“蓝玉京，你这傻小子，你以为东方亮真是好人吗，他帮你，不过是想要骗你的剑法罢了。嘿嘿，你想不想知道他的底细！从他师祖这一代算起，已经是和你们武当派结下三代仇怨了！”

青蜂针是常五娘的独门暗器，毒药解药也都是她亲手制炼，疗毒之法，可说没人能胜过她，她服下解药，运气导引，不需多久，药力已是运行四肢，轻功亦已恢复。她料准东方亮要留在蓝玉京的身边守护，无暇追她，即使敢来追她，她的轻功已经恢复，也不怕会给他追上，她从容把话说完，这才飘然远行。

蓝玉京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说话，暗自想道：“东方大哥和我拆招，使我得到的益处更多，怎能算得行骗？不过，那‘三代仇怨’之说，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哼，那妖妇说的岂能相信。”

东方亮似乎看透他的心思，微笑说道：“小兄弟，你信不信这妖妇的话？”

蓝玉京道：“大哥，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么？我刚刚被她刺了一支毒针，还会相信她的鬼话！”

东方亮道：“好，你既然不信，那就不必胡思乱想了。静下打坐运功法毒，待你好了我再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蓝玉京打坐运功，他的内功心法是无相真人亲自传授的，一旦心无杂念，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东方亮在旁守护，心潮却是起伏不定，“常五娘说得不错，我的确是在骗这天真的孩子。嗯，他这么样信赖我，我却骗他，不可耻么？”“不过我

也不是多少帮了他一点忙吗？”“哼，你不过是找寻骗他的藉口罢了，以他的资质，你不帮他拆招，他迟早也会领悟的。”

东方亮心潮起伏：“我不仅是骗他的剑法，也是骗他的友谊。但我若是把真相告诉他，我又如何能够完成师祖的遗愿，不负师父的期待？”

要知他的师祖就是当年败在无相真人剑下的玄贞子，玄贞子的遗愿就是要他的后代传人在剑法上胜过武当。玄贞子的徒弟向天明虽然业已青出于蓝，在武林中得到了“剑圣”的称号，但自忖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才叫自己的徒弟东方亮代替他先上武当试探的。临行前东方亮请师父训示，向天明说的话是：“如果我这一套已经修补好所有破绽的飞鹰剑法仍然还是比不过武当派剑法的话，那我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你了。你的年纪比我轻，资质比我好，败了不打紧，只要你能够知己知彼，截长补短，再练个十年八载，甚或二十年，三十年，总有一天，你可以完成师祖的遗愿！”

他想起师父的训话，又看一看正在闭目运功的蓝玉京，心中不禁叹了口气：“即使我的资质真的胜过师父也没有用，蓝玉京的资质远胜于我，除非我现在就杀了他，否则我始终不是他的对手！”

他当然不是真的想杀蓝玉京，但有这个念头出现，己是令他不觉打个寒襟了。“我骗他的剑法己是不该，怎能还有这个念头？嗯，我也不求能胜过蓝玉京，只求胜得过牟沧浪便已心满意足。他现在己是道号无名的武当派掌门，我若是能够报了他那一剑之仇，也算是替师祖出一口气了。”

正在他心潮起伏，患得患失之际，忽听得一个冷峻的声音喝道：“东方亮，你好大胆！竟敢掳走我们武当派的弟子！”

声到人到，出现在他面前的赫然竟是武当派长老之一的无色道人！

无色道人见蓝玉京盘膝而坐，动也不动，只道他不是着了迷药就是已经给东方亮点了穴道。

“你别误会！”东方亮连忙分辩。

但无色道人只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不耐烦听他分辩，一声笑，剑已出鞘，喝道：“误会？难道蓝玉京会自愿当你的俘虏不成？”

东方亮道：“他不是被我点了穴道，他只是中了毒……”

话犹未了，无色道人己是唰的一剑刺过来了！喝道：“我早料到你是常五娘一党，任你花言巧语，今日决计放不过你！”

东方亮傲气勃发，冷冷说道：“好，那日在武当山上未得领教高招，今日正好补此缺陷！”说话之间，已是还了三招，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无色道人心头微凛：“相隔不过十天，这小子的剑法好像精进了许多！”当下立施杀手，一招“天绅倒挂”，唰唰两剑，斜掠下来。东方亮身躯一翻，斜势划了一道圆弧，半攻半守，俨如鹰隼，龙蛇疾走，刚中寓柔，把无色道入闪电般的七招快剑全都化解。无色道人更为诧异：“怎的他的飞鹰剑法之中，竟然也似含有太极剑法的剑意？”

蓝玉京闭目静坐，运功疗伤，已是差不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但毕竟修为尚浅，两大高手在他身旁搏斗，金铁交鸣之声宛如繁弦急奏，终于还是将他“惊醒”过来了。

眼睛刚一张开，但见沙石飞扬，剑气纵横，人影莫辨，凝神细看，这才看清楚了和东方亮比剑的是无色长老。

蓝玉京吃了一惊，叫道：“师叔祖——”

就在他说这三个字的时间，无色道人己是攻了一十三招，剑法之快，当

真快得难以形容？倘若不是蓝玉京这十日来大有进境，恐怕连看也看不清楚，哪还能体会其中奥妙。

无色道人攻得如雷霆疾发，但东方亮也不弱，无色道人连攻十三招，他退了七步，每退一步，就消解无色的一分攻势。而且他也不是全采守势，他是攻势寓于守势之中，剑势回旋，表面看来，看不出是什么招数，其中却蕴藏着不知多少变化。蓝玉京和他拆了七天，也只能看出三成多点。

蓝玉京看得目眩神迷，不知不觉就忘记说下去了。

东方亮连退七步，到了最后一步，无色道人己是只剩下三成攻势，东方亮松了口气，这才能够出声，“ 小兄弟，你别管我，你师叔祖杀不了我的！ ”

无色道人从蓝玉京说话的声音，听出他的中气虽然不足，但已是并无大碍。他放下心上一块石头，说道：“ 京儿，你继续运功疗伤，这小子我会替你打发的！ ”他这话的意思其实和东方亮刚才所说的也差不多。口气之中也似乎承认他要杀东方亮并无把握，所以只用“ 打发 ”两字。

东方亮嘿的一声冷笑，说道：“ 要打发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

无色道人哼了一声，身形倏起，剑光暴长，斜削下来，正是他最得意的一招杀着“ 白鹤亮翅 ”！

蓝玉京看得又是欢喜，又是吃惊。心想：“ 原来我以前所学的果然是错了。但想不到经过我修改的这一招白鹤亮翅，却是和师叔祖现在使的这一招不谋而合。不过他使得又快又狠，我要达到这个境界，可不知还要多练几年？ ”吃惊的则是：“ 师叔祖这一招凌厉，东方大哥躲得开吗？ ”

心念未己，答案己是出现眼前。只听得“ 嗤 ”的一声，东方亮的衣袖被截去一幅，但毕竟还是避开了。这一下东方亮也不禁暗暗吃惊，心中叫了一声“ 侥幸。 ”想道：“ 要不是我早已熟悉蓝玉京变化出来的这招剑法，只怕是难免受伤了。 ”

无色道人这一招连对方的皮肉也没伤着，也是颇出意料之外。他抢到先手，不敢松懈，连忙加紧进攻！

东方亮退了几步，忽地笑道：“ 让你也看我的！ ”倏地拔起，半空中一个“ 鹞子翻身 ”，俨如飞鹰加紧进攻！凌空击下的一招，竟然也是“ 白鹤亮翅 ”。

他的“ 白鹤亮翅 ”和无色道人的“ 白鹤亮翅 ”又有不同，他是把“ 白鹤亮翅 ”融化在他的飞鹰剑法之中的。蓝玉京看得出来，无色道人可就有点思疑不定了。

此时已是容不得他仔细推敲，百忙中还了一招“ 推窗望月 ”, 只听得“　 ”的一声，无色道人倒退两步，青钢剑已是损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东方亮这一招凌空击下，力道比他大得多。

蓝玉京吓得大叫：“ 东方大哥…… ”

话犹未了，只听得无色道人厉声喝道：“ 让你也看我的！ ”欺身扑进，长剑一伸，反手一削，又狠又疾！就像在夜空中闪过一道电光！东方亮大叫一声，头下脚上，疾跃出三丈开外，接近地面之际，这才一个筋斗翻了过来。虽没受伤，额角已是滴下黄豆般的汗珠！

原来他加以变化的这招“ 白鹤亮翅 ”，虽然狠猛，但后继这一招却不能保持连绵不断的剑意，这就犯了太极剑法之忌了。无色道人毕竟是武当派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立即就抓着了这稍纵即逝的时机。不过东方亮的飞鹰剑法可以在半空中转折回翔，却也还是他始料之所不及的。

蓝玉京看得惊心动魄，连忙叫道：“师叔祖手下留情，他是我的朋友！”

无色愕然道：“什么，他是你的朋友？”

东方亮面色惨白，忽他说道：“小兄弟，你错了，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也不配做你的朋友！”

蓝玉京叫道：“大哥，你……”

东方亮不理睬他，却对无色说道：“无色道长，你的剑法是比我高明，不劳你打发我，我自己走了！”转眼之间，影子也不见了。

无色一派茫然，回过头来，说道：“京儿，这是怎么回事？”

蓝玉京道：“我说的是真话，他不但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无色越发惊诧，说道：“你不是被常五娘毒手所伤的么？”

蓝玉京道：“不错，那妖妇是叫做常五娘，我中她一枚毒针，听说叫做什么青蜂针。”

无色道：“这样说，他们就是串通来害你的了。怎能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蓝玉京道：“那妖妇是东方大哥赶跑的，那青蜂针的解药，也是他给我夺来的。”

无色摇了摇头，说道：“京儿，你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了，他们本来是一伙的。一个做好，一个做环。你少不更事，上了他们的当。”

蓝玉京道：“不会的，我和东方大哥在一起，走这条路也是我自己定的。那妖妇怎会有未卜先知之能？而且东方大哥是费尽心机才能夺得解药的。那妖妇给他弄得非常狼狈，恨极了他。我看，决不会是串通了在我面前做戏。”

无色思疑不定，说道：“那毒针取出来没有？”

蓝玉京道：“东方大哥早已替我取出来了。”

无色道：“好，那你暂且不要说话，把余毒拔清再说。”

他的内功在武当派虽然不算一流，但造诣亦颇不弱。蓝玉京服了解药，毒质早已消除十之七八，无色一加援手，把真气输入他的体内，不过片刻，药力已是得到了充分发挥，余毒都尽已消除了。

无色问道：“你什么时候和他在一起的？”

蓝玉京道：“已经有七天了。”

无色道：“在这七天里，你们做了些什么事？”

蓝玉京道：“和他练剑法。”

无色道：“好，你把所练的剑法，练一趟给我看看。”

蓝玉京把这几日来苦练剑法的心得，在无色长老面前施展出来。无色越看越是惊诧。

“请师叔祖指点。”蓝玉京把一套太极剑法练完，说道。

无色苦笑道：“我也不知怎样指点你才好。”

蓝玉京吃一惊道：“是我根本练得不对吗？”

无色道：“不是不对，是太好了。”

蓝玉京道：“师叔祖，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无色正容说道：“平时我喜欢和后辈开开玩笑，这次可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说实话，你的剑法虽然不能算是无瑕可摘，有几招甚至还有破绽，但却深具创意。有些招数，你的构思之奇妙，还在我原来的剑法之上！”

蓝玉京又喜又惊，说道：“多谢师叔祖夸赞，但那些破绽，不知师叔祖是否可以详加指正。”

无色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不肯指点你，你的剑法是自己领悟得来的，只要跟着你本来的思路不断发现破绽，也不断加以修正，将来定能把本门的剑法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你的成就也必一定远远在我之上。我若是指点你，反而会令你受到束缚，说不定还会减弱了你将来的成就。”

蓝玉京呆了半晌，心想道：“师叔祖的说法倒是和东方大哥的说法不谋而合。月的辞句不一样，道理是相通的。”

无色道人同样也是惊疑不定，说道：”你下山不过十天，怎的就能妙悟如斯？”

蓝玉京不敢隐瞒，说道：“徒孙若有寸进，依我想一来是得掌门师祖传我剑诀和本门心法；二来是东方大哥和我拆招之功。”

无色道人叹了口气，说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你是被那小子骗了！”

蓝玉京说道：“就算他和我拆招，他学到了一些本门剑法，可我得到的好处更多啊，这、这恐怕不能说是骗吧？”

无色道：“你知道东方亮是什么人？”

蓝玉京听他的口气越说越严厉，又想起他和东方亮刚才见面时所说的话，不禁心头一震，说道：“难道他是本门的仇敌吗？”

无色道：“我也不知怎说才好。或者不能说他是仇敌，但他是以压倒本门剑法为平生志愿的，说是仇敌，也未尝不可。”

蓝玉京呆了半晌，“师叔祖，你是怎么知道的？”

无色道：“就在你下山的第二天，他曾上武当山挑战。你的师父和不波师伯都败在他的手下。”

蓝玉京大吃一惊，说道：“师父和师伯有没有受伤？”

无色道：“这倒没有。他好像只是以打败武当派的高手为荣。”

蓝玉京松了口气，说道：“徒孙有个想法，不知对是不对……”

无色道：“你说。”

蓝玉京道：“这几天我和东方大哥比剑，虽然每一次都输了给他，但每输一次就有一次的好处……”

无色哼了一声，截断他的话道：“他得到的好处恐怕比你更多。”

蓝玉京道：“不管谁得到好处多，总之大家都有进益。因此，依我看来，武学之道，恐怕也是必需互相切磋的。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不同门派的人相互切磋，还可截长补短，比同门拆招，收效更大。”

无色叹口气道：“东方亮上山那天，掌门真人也曾这样对我们说过。他说国无外患者恒亡，这句话移用于武林门派也未尝不可。有一个高手时刻准备向我们挑战，对我们也有鞭策的作用啊。”

蓝玉京道：“啊，掌门师祖的话，那可是比我说得更加透彻了！”

无色道：“武林中人大部囿于门户之见，以至故步自封。这的确是个相沿己久的毛病。京儿，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般见识。”

蓝玉京喜道：“这么说，你是不会怪东方大哥的了？”

无色脸上好像有点迷茫的神气，过了好一会儿，方始说道：“如果他是出于善意，来和咱们切磋，咱们自是欢迎不暇，可他却是别有用心，他是要压倒咱们武当派的，这就有关本门的荣辱了，咱们是绝不能让他得逞的。”

蓝玉京诧道：“因何他要压倒咱们一派？”

无色道：“这是有前因的，远在三十六年前，他的师祖曾经败在无相真人剑下。”

这件事蓝玉京已经从常五娘口中听过，如今从师叔祖口中得到证实，心里不觉好生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而是东方亮对他隐瞒真相。

蓝玉京心想：“好在东方大哥那天没有伤人，如果他伤了义父的话，我和他再见之时，恐怕也只能将他当作仇敌了。”当下说道：“师父师伯败在他的手里也不打紧，只要有人能够赢他就行。师叔祖，你刚才就已经赢了他了。”

无色苦笑道：“我刚才也是赢得好险啊！”

蓝玉京蓦地想起，“听东方大哥刚才所说，他那日在武当山上是未曾和无色长老交过手的。掌门师祖又在病中，那么是谁将他打败的呢？”

无色道：“说来好险，幸亏牟沧浪那日也刚好来到，替本门挽回面子。否则我即使可以胜他，恐怕也得在百招开外。他是晚辈，我以长老的身份，百招之外方能胜他，也是胜之不武了。”

蓝玉京道：“牟沧浪是谁？”

无色道：“牟一羽你是见过的，牟沧浪就是牟一羽的父亲，他也是本派俗家弟子的领袖，人称中州大侠。他只不过用了三招，就剥下了东方亮这小子的面皮！”

蓝玉京一怔道：“剥下面皮？”

无色笑道：“不是真的面皮，是他戴的人皮面具。”

蓝玉京恍然大悟，心道：“原来东方大哥和常五娘所说的武当高手，乃是这位牟大侠。”

无色道：“这位牟大侠已经出家，现在是道号无名真人。”

蓝土京诧道：“真人？我好像记得本派是只有掌门人才能尊称真人的。”

无色道：“不错，无名真人正是本派的新掌门人。”

蓝玉京吃一惊道：“掌门师祖把位子让了给他？”

无色道：“这件事我正想告诉你，你莫伤心，你的师祖就是在那天仙去的。”

蓝玉京忍不住掉下泪来，说道：“师祖命我下山，不过是前一天的事，想不到就是这一天之隔……”

无色道：“掌门真人是在本派获胜之后，含笑而逝的。他年过八旬，又喜见后继有人，一笑谢世，可说是已无遗憾。京儿，我只想问你，你打算怎样，回不回山？”

蓝玉京道：“我心里乱得很，按说我是应该回去的。……”

无色道：“心中烦乱，却是为何？”

蓝五京心想，告诉师叔祖无妨，便道：“徒孙下山之时，掌门师祖曾有吩咐，说是不管山上发生什么事情，叫我一概不必理会。”

无色暗自寻思：“掌门师兄是自知死期将至的，他预先安排京儿下山，而且还不让不岐知道，其中定必有因。”说道：“尽孝道最紧要是无违父母之志，对父母应该这样，对师父师祖也该这样。既然师祖这样吩咐你，那你就暂且不要回山去。你准备上哪儿？”

蓝玉京道：“师祖叫我到少林寺去拜荫一个和尚。不过，这件事……”

无色鉴貌辨色，已经知道他有难言之隐，笑道：“师祖叫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是吗？（蓝玉京点了点头）那么，你对我也不必例外。学武之人，总是免不了要在江湖历练的，以你现在的武功，到少林寺去走一趟，我也可以放心得下了。这你就去吧。”

蓝玉京道：“ 多谢师叔祖教导。 ” 正要告辞，无色忽道：“ 京儿且慢！ ”

蓝玉京道：“ 师叔祖有何吩咐？ ” 无色深沉地看着他，说道：“ 你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我想有些事情也应该让你知道了。 ”

蓝玉京心头一震，说道：“ 是和我有关的事么？ ”

无色道：“ 是有关本门的大事。咱们武当派虽然是和少林派并称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但这十几年来，本派有许多位重要人物莫名其妙的被人暗杀，至今一件都未破案。 ”

蓝玉京吃惊道：“ 有这样的事？ ”

无色道：“ 你听说过何其武这个人么？ ”

蓝玉京摇了摇头，说道：“ 他是什么人？ ”

无色道：“ 他是本派的俗家弟子，二十年前是和牟沧浪并驾齐驱的武当侠士，武林豪杰称牟沧浪为中州大侠，称其何其武为两湖大侠，他也正是你的义父的俗家师父。 ”

蓝玉京诧道：“ 义父可从没对我说过。 ”

无色道：“ 何其武就是本门在十六年前，第一个被人暗中害死的人，此事有关本门体面，所以这十六年都是暗中侦查，并没张扬。你的义父可能因为你年纪大小，要等待你长大了才告诉你。 ”

原来无色虽然尚未知道蓝玉京的身世，但从无相真人遣他下山以及常五娘要来掳走他等等事件看来，也是觉得颇有可疑之处了。因此决定把这些秘密告诉他。

蓝玉京惊愕不已，心里想道：“ 原来我还有这么一位俗家师祖，他是死于十六年前的，那岂不刚好正是我出生那年？ ” 问道：“ 你说这位何大侠是第一个被害的人，那么后来相隔多久又有别人被害，被害的又是谁呢？ ”

无色叹道：“ 就在第二天，何其武的女儿和徒弟也都死于非命！ ”

耿京士是被不岐“ 误杀 ” 的，何玉燕则是自杀身亡。这件事无色是知道的，但因真相未明（耿京十是否奸细？又或者只是被奸人陷害，而不岐却误中了奸人之计？），无色只能暂且瞒住蓝玉京了。

蓝玉京却是一怔，“ 何大侠的徒弟？那就不是我义父的同门师兄弟么？义父也从没和我提过。 ”

无色道：“ 这件事令得你的义父非常伤心，这十六年来，他都是避免在人前提起的。 ”

蓝玉京道：“ 这位被害的师伯是…… ”

无色道：“ 他不是你的师伯，是你的师叔。何大侠总共只有两个徒弟，你的义父是大弟子，这位被害的二弟子名叫耿京士。 ”

蓝玉京心头一震：“ 他姓耿？ ”

无色道：“ 你曾经听人说过他吗？有什么不对？ ”

蓝玉京道：“ 没有。我只不过听得不大清楚，所以多问一句。嗯，这位耿师叔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吧？ ”

无色道：“ 不错，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多点，还没成家。 ” 要知耿京上当年和何玉燕私奔一事，他虽然亦有所闻，但因事涉“ 私德 ”，他是不愿和晚辈说的。

蓝玉京松了口气，心道：“ 我也忒多疑，但那妖妇为什么无端叫我做耿玉京呢？ ”

无色道：“ 另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也是在那天被害的，他是本派以前的首

席长老无极道长。”他从无极长老的被害一直说到不久之前无相真人的大弟子不戒被人暗算，说得比耿、何一案详细许多。但蓝玉京的心里，不知怎的，却总是渴望他多说一点有关这位“耿师叔”的事。

无色并没如他所愿，最后只是说道：“我让你知道这些秘密，为的就是要你多加提防，本门有一个极厉害的对头，好像隐形人一样，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说罢，就和蓝玉京分手了。蓝玉京目送他的背影，但感一片迷茫。正是：

身世难明心事苦，重重迷雾惹疑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萍水孽缘难自解 江湖侠骨恐无多

蓝玉京为了对自己的身世起疑而感怅惘，也为了失掉东方亮这个“朋友”而感伤心，心里想道，“师祖叫我到少林寺去找一个叫做慧可的大和尚，料非无因，说不定这个和尚知道我的身世。”当下只好把烦恼暂且抛之脑后，独上少林。

他可不知，还有一个人比他心情更加不好过的，这个人就是刚刚被东方亮赶走的常五娘。她受东方亮所辱，不仅伤心而已，更加羞愧难当。

她翻过一座山头，正想在密林深处更换衣裳，忽听得有个人斥道：“贱人，你干的好事！”

常五娘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只见那个人已经出现在她的跟前了。

常五娘一副急泪掉了下来，颤声哭道：“二爷，我还指望你给我报仇呢，你也不问情由，就来骂我。”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情夫，天下第一暗器世家四川唐家的老二，在江湖上人家都尊称他为“唐二先生”，而不敢直呼其名的唐仲山。

唐仲山哼了一声，说道：“报什么仇，你这个样子，把我的脸都掉光了。”此时她披的还是东方亮那件外衣，但外衣只能遮掩上半身，下半身衣裳的裂缝却遮盖不住。

常五娘道：“我被人侮辱，你不替我出气，还来骂我！你知不知道是谁伤辱我？就是你的朋友向天明的徒弟东方亮这小子！”

唐仲山道：“别说我惹不起他的师父，就是惹得起我也不会为你去找麻烦。”

常五娘冷笑道：“你是天下第一暗器高手，想不到也会给他师父‘剑圣’的名头吓怕！”

唐仲山冷冷笑说道：“怕不怕剑圣是我的事，我问你，东方亮为什么要侮辱你，总有个原故吧！”常五娘道：“这、这个……说来话长……”

唐仲山道：“说来话长，那我就先问你一件事，你跑去武当山做什么？”

常五娘大惊道：“二爷，你不要听人家闲话，我只是偶然动了游兴，到武当山逛逛。”

唐仲山道：“你若是没作出对不住我的事，我还没有问你，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听了人家的闲话？”

常五娘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发怒，我想，你一定是……”

唐仲山喝道：“别管我想什么，你只说你自己做过的事！”

常五娘颤声道：“我真的没做过什么呀！”

唐仲山道：“你不说，我替你说吧，你是上武当山偷会情人！”

常五娘叫起撞天屈来。“我哪来的什么情人？这许多年来，我不是都跟着你吗，你莫听信……”

唐仲山冷笑道：“这个人是你十八年前就勾搭上的，我什么都知道了，你还要瞒我？”

常五娘道：“你哪里听来的谰言，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唐仲山冷冷说道：“你不知道？你一定要我说出来么？好，我就说出来吧！他本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大弟子，名叫戈振军，十六年前，做了无相真人的关门弟子，道号不岐，你千方百计想要抢到手中的那个孩子，就是你和他的私生子吧？”越说越气，啪地打了常五娘一记耳光。

常五娘在地上打了个滚，披头散发地坐起来叫道：“ 唐仲山，你是我的什么人？ ”

唐仲山喝道：“ 无耻贱人，你要不要脸？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 ”

常五娘忽地狂笑起来：“ 我无耻？我不要脸？我问你，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吗？我求你收我为婢为妾，你都不肯让我入你家门！我只不过是你的玩物罢了！你凭什么要我替你守节？莫说我没有情人，就是有，你也管不着！你自己在外面玩女人

唐仲山喝道：“ 住嘴，贱人！越说越不像话，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

常五娘道：“ 你杀我好了！我跟了你这许多年，你高兴就来看我，不高兴就把我抛在一旁。名份没有，气倒是受够了！可怜我还要逆来顺受，唯恐讨不了你的欢心。我受够了。好，你杀我吧！来呀，来呀！为什么不来杀我！ ”

唐仲山被她一顿又哭又叫的责骂，倒是不觉有点内疚于心，但面子是不能放下的，喝道：“ 你疯了，这样闹像什么样子？ ”

常五娘道：“ 不错，我是疯了！你不杀我，我也不想活了！ ”突然拿出了一枚青蜂针，向着自己的咽喉就刺。

唐仲山中指一弹，一股劲风射过去，把她手中的青锋针弹飞，喝道：“ 不许你寻死觅活！ ”

常五娘趁势倒入他的怀中，哭道：“ 二爷，你也不念我对你的好处，我是黄花闺女就被你哄上手的，服侍你也服侍了二十年了。你只听了人家几句闲话，就来打我骂我，我还活得下去吗？ ”

唐仲山道：“ 好，我不打你，也不骂你，你说真话！ ”

常五娘道：“ 我死都不怕，也不怕对你说真话了。不错，我和戈振军是曾经相识的，他好像对我也有点意思，但我们也只是一相识就分手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私情。你想想，倘若他真的是我的情人，他在武当山十六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这次我在武当山上根本也没有见过他。我知道你在武当山也有朋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们。 ”

唐仲山当然不会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但她是第一次上武当山，这却不假。而且唐仲山宠了她这许多年，也确实是舍不得杀她。只求面子过得去，把她的假话当作真话又有何妨？

常五娘见他沉吟不语，又再说道：“ 至于那个孩子，不错，他的确是私生子，但却不是我的私生子。是戈振军师妹的私生子。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牟沧浪。 ”

唐仲山诧道：“ 你怎么知道牟沧浪知道？ ”

常五娘道：“ 儿子知道，料想父亲也当知道。不过，据我所知，你好像只是和牟沧浪有交情，和他的儿子大概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吧？ ”

唐仲山道：“ 牟沧浪只有一个儿子，叫做一羽，我是知道的。你说的不错，我大约在二十年前见过他一次，那时他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孩。但你又怎么知道牟一羽知道？ ”

常五娘道：“ 就在我上武当山那天，恰好牟一羽下山，有个道士送他到半山的。我看见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没看见我。这件事情，我是无意中从他们的谈话中偷听到的。 ”她说的倒是实情，那天送牟一羽下山的是无量道人的大弟子不败。不过她以为牟一羽没发现她，这却错了。

唐仲山听她说得有根有据，不觉又信了几分。

常五娘七窍玲玫，鉴貌辨色；知他己是回心转意，便即趁势撒娇：“ 是

谁造我的谣言，你不说给我知道，我可不依！

唐仲山道：“那也不全是谣言啊，称自己也承认和戈振军是旧相识的。”

常五娘道：“但那谣言却说我和他生下了私生子，你不给我讨还清白，我还有何面目做人？”

唐仲山心中烦乱，淡淡说道：“你没做过，那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何必追查？”

常五娘道：“你这样说，分明是对我尚有怀疑，我一定要你查个明白。”

唐仲山道：“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不要吵了！”

常五娘道：“你这是敷衍我的，不查明白，你始终还是不能释疑。”

唐仲山道：“叫我向谁去查。”

常五娘娇声道：“哟，你瞧你好没心肝！我刚说过的你就忘了。向你的老朋友牟沧浪去查呀。他的儿子都知道那个私生子的来历，说不定他知道得更多！”

唐仲山有点奇怪：“她应该见好即收的，为何还要自寻烦恼？”苦笑道：“你知不知道，中州大侠牟沧浪如今已经是变成了武当派的新任掌门无名真人啦！”

常五娘道：“那不正好么，你可以一举两得，去给你的老朋友贺喜。”

唐仲山正色道：“武当派要你的命，我避开他们还恐不及呢，你却要我去见武当派的掌门！”

常五娘道：“就因为我上了一次武当山，那你更应该替我去走这一趟，向他们解释误会。”

唐仲山道：“误会？我也不知你做了什么，如何解释？你不要不识趣了，我告诉你一个确实的消息，武当派的无色长老正要找你算帐呢！而且，听说他如果找不到你，就要来找我，要着落在我的身上，把你交出来！”

常五娘道：“你怕了无色这个牛鼻子臭道士？”

唐仲山道：“不是怕他，但我们唐家的确也是斗不过整个武当派！”

常五娘道：“听你刚才的口气，你似乎不以为这是他们的误会，你毕竟是相信了他们的那一些鬼话！”

唐仲山道：“我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指控，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鬼话，但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总应该自己知道！”

常五娘道：“我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哪件事情得罪了武当派？听你的口气，你虽然没有听到他们的指控，总有点风闻了吧？”

唐仲山道：“这个……”常五娘和武当派结的是什么梁子，他确实是虽未完全知道，却亦已知道一些的。

常五娘道：“二爷，你是还在怀疑我吧？为何不说下去？”

唐仲山突然喝道：“我岂仅只是怀疑你，你这贱人，竟敢借我的名头招摇，我岂能饶你！”

常五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以为已经把唐仲山哄得服服帖帖了的，怎知又突然变卦了！

她刚刚发觉唐仲山的眼色似乎有点特别，唐仲山“卜”的一掌就打下来了。

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大叫：“唐二先生，手下留人！”

常五娘已经在这个人的大叫声中倒了下去。

这人声到人到，原来是武当派排名第二的长老——无色道人。

无色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可惜，可惜！”

唐仲山板起脸孔道：“无色道兄，我杀这个妖妇，为何你叫可惜？难道你和她也有一手？”

无色道：“唐二先生，你怎能和贫道开这种玩笑，谁不知道她是你的外宠。”

唐仲山叹道：“咱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必瞒你。二十年前，我受这妖妇迷惑，是，是曾经和她相好过一个时期。想不到直到如今，她还在外面借我的名义胡作非为，听说还曾经私上武当山用青蜂针打伤了贵派的不悔师太，有这事么？”

无色道：“有。但，不过……”

唐仲山早已截断他的话道：“她这样胆大妄为，你说我怎能饶她？所以我特地找来，把她一掌打杀了！但我不懂，你怎的还要替她求情？”

无色摇头道：“唐二先生，你忒也鲁莽了。为何不等我来到才处置她？”

唐仲山翻起双眼道：“哦，你这是怪我擅杀你们的仇人吗？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好歹她曾经是我的人，要处死她也只能由我处死，我可不想经过你们的手？”这等于“清理门户”不容外人插手一样，江湖确是有这条规矩的。

无色道：“贫道并无越俎代庖之意，只不过……”

“不过什么，爽快说吧！”

“实不相瞒，我们找常五娘，并非只为她用青蜂针打伤了不悔一事。”

“还有何事？”

“这十多年来，敝派接连发生了几宗莫名其妙的惨案，我们怀疑与常五娘有关。”

“哪些惨案？”

“敝派以前的首席长老无极道长，俗家弟子两湖大侠何其武，敝师兄丁云鹤，敝师侄不戒等人，都是死于非命的。”无色他只是提几个头面人物。其他人等，如耿京士、何玉燕、何家的老家人等等都不提了。

唐仲山暗暗吃惊：“原来这些传说都是真的。”说道：“这就令人似乎有点不敢置信了，你说的这些人都是贵派有数的高手，常五娘本领再大，恐也伤不了他们吧。”

无色道：“我说的只是‘有关’，并非指控这些案件都是她一手所为，但最近敝师侄不戒的死于非命，却已确实查明，是在受了掌力所伤之外，还中了一枚青蜂针的。因此我们希望从她的口中，问出其他的主犯或同犯。”

唐仲山这才装出恍然大悟的神气，“哦，原来你们是要留下活口查询，怪只怪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复杂的案子。”

无色道：“是呀，那些案子，或者与她有关，或者与她无关，但总得问她一问，只盼找到一点线索也是好的。”

唐仲山道：“可惜你来迟一步，我一怒之下，已是将她毙了。”

无色忽然向倒在地上的常五娘走去。

唐仲山道：“你干什么？”

无色道：“我想看一看还有没有得救？敝派的纯阳丹功效不在少林派的小还丹之下，只要能够延长她一口气也是好的。”

唐仲山冷冷道：“你是不相信我已经打死了她吧？”

无色道：“决无此意，贫道只是想尽人事而已。”

唐仲山道：“ 我若阻止你，说不定你连我也会怀疑了。好，你这就去仔细察视吧。 ”

无色哈哈一笑，说道：“ 唐二先生言重了，请恕贫道放肆。 ”

他道号无色，确是已经勘破色空，眼中并无男女之别。他走过去把常五娘抱起来，只觉她的身体已经僵硬，一探她的鼻端，气息亦已毫无。

但奇怪的是，他却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在武当派中，他虽然不以内功著名，但身为长老，内功的造诣当然还是不弱。闻到这股幽香，竟然也感呼吸不舒，头昏目眩。

唐仲山冷冷说道：“ 小还丹也好，纯阳丹也好，只怕也未必能够解得我唐家独门秘制的断魂冷香散吧？ ”

“ 断魂冷香散 ” 是唐家七大剧毒之一，闻香断魂，无药可解。除非内功深湛的人，事先闭了呼吸，或可避免受害，但即使是内功深湛的人，若被这药散纳入口中，那也是决难抵御的。

无色吃了一惊，说道：“ 你还迫她服了毒？ ”

唐二先生板起脸孔道：“ 好歹她也曾经是我的人，我总得给她留个全尸。我若是用重手法击毙她，只怕她就难免脑浆涂地了。我想你也不愿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吧？ ”

无色心想：“ 那你刚才又说是一掌打杀了她。 ”

唐仲山好像知道他的心思，说道：“ 我这掌力是废了她的内功，这样她就死得更快了。无色道兄，可惜你出声之时，迟了片刻，否则我还可以让她多活半个时辰。 ”

无色虽然还是有点怀疑，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常五娘的确早已气绝身亡了。他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一个人是真死还是假死，那是决计骗不了他的。

唐仲山冷冷说道：“ 现在你相信她已经死了么？ ”

无色只好点了点头。

唐仲山哼了一声道：“ 你有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

无色苦笑道：“ 当然没有。 ”

唐仲山道：“ 那你还抱着她干什么？ ”

无色瞿然一省，不禁自己也觉得有点尴尬，只好把常五娘的 “ 尸体 ” 放下。

唐仲山面挟寒霜，把常五娘接过来，冷冷说道：“ 无色道长，你请便吧！ ”

唐仲山抱起常五娘的 “ 尸体 ”，神情似是颓丧已极，茫然望着前方，喃喃说道：“ 五娘，你别怨我心狠手辣，我会好好料理你的后事的。 ” 常五娘曾是他的 “ 外室 ”，他不愿常五娘暴尸野外，那也是情理之常。无色不敢再 “ 刺激 ” 他。心想：“ 虽然这条线索断了，但常五娘已死，总算是给不戒师侄报了仇。还是回山禀报掌门师兄去吧。 ”

唐仲山走了，在树林深处把常五娘的 “ 尸体 ” 放下，登时换了一副脸色，好像一个捉弄了别人的顽童，心中大为得意，哈哈笑了起来：“ 想不到身为武当派长老的无色道人，居然也会给我骗过！ ”

就在此时，忽地也有人笑道：“ 唐老前辈，小侄向你贺喜来了，这条计策当真是再妙不过！ ”

唐仲山道：“ 小鬼，原来你早就在这里等候我了。你是不是想来领功？ ”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新任掌门无名真人的儿子牟一羽。

牟一羽笑道：“ 不敢，晚辈今后要倚仗老前辈的还多着呢。 ”
唐仲山一皱眉头，说道：“ 你说得不错，无色道长果然是来找我要人的，但他来得这样快，恐怕也是得到你的‘ 指点 ’吧？ ”
牟一羽笑道：“ 事情迟了结不如早了结，我就是要让无色师叔亲眼看见五娘‘ 死了 ’，他才能放心回去。 ”
唐仲山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个忙？ ”
牟一羽道：“ 实不相瞒，这是家父的主意。 ”
唐仲山道：“ 令尊已经是武当派的掌门，五娘却是被你们武当派当作仇人的，因何他又授意你这样做呢？ ”
牟一羽道：“ 家父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常五娘也算得是半个唐家的人，那些疑案是否和她有关，家父也不想查究了。 ”
唐仲山本来是个自大的人，听得牟一羽这么说，正好满足了他的“ 虚荣心 ”，心想：“ 原来他是怕和我结怨。 ”当下说道：“ 如此说来，令尊卖给我的这个人情可真是太大了，我只怕报答不起。但我有个脾气，欠人家的债，总是想要尽快偿还的。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请快说！ ”
牟一羽道：“ 晚辈怎敢望报，只有一件小事，前辈要是知道的话…… ”
唐仲山道：“ 什么事，快说！ ”
牟一羽道：“ 本派有个小弟子，名叫蓝玉京，不知前辈可知他的下落？ ”原来他是第一次和唐仲山会面之后，不久就碰上了无色的。见过了无色，他再绕道回来会唐仲山。无色巧遇蓝玉京这件事情，他却尚未知道。
唐仲山怔了一怔，道：“ 连贵派‘ 不 ’字辈的大弟子我都未曾全部认识，怎的你以为我会知道你们一个小弟子的行踪？ ”
牟一羽道：“ 这个小弟子有点与众不同。 ”
唐仲山道：“ 怎样不同？ ”
牟一羽似笑非笑他说道：“ 他是尊宠所要寻找的人。 ”
唐仲山恍然大悟，说道：“ 原来你是要我帮你问她。不过……
牟一羽笑道：“ 你要尊宠活过来大概也不会怎样费事吧？ ”
唐仲山其实是不想常五娘这么快就“ 活 ”过来的，但有话在先，却也不能不帮牟一羽这点“ 小忙 ”，便道；“ 好，我可以马上将她救活。不过你可得先答复我一个问题。 ”
牟一羽道：“ 前辈请问。 ”
唐仲山道：“ 你这个小师侄的父母是谁？ ”
牟一羽道：“ 他的父亲叫蓝靠山，是在武当山种菜的。他的母亲姓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 ”
唐仲山道：“ 我是问他的亲生父母是谁？ ”
牟一羽一怔道：“ 前辈，你是怎样知道的？ ”
唐仲山道：“ 你不必管。我要知道另外的一半。 ”
牟一羽压低声音道：“ 听说他是以前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女儿的私生子！ ”
唐仲山道：“ 他的父亲是谁？ ”牟一羽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恐怕只有问那位何姑娘才知道。 ”其实他是另有原因，不愿意说出耿京士的名字。
唐仲山松了口气，心想：“ 只要不是常五娘的私生子就行。 ”说道：“ 这个小弟子因何私逃下山？ ”
牟一羽道：“ 他不是私逃的，是前任掌门无相真人在羽化前一天叫他下山的。 ”

唐仲山道：“ 为什么？ ”

牟一羽道 :“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这位小弟子一向是很得师祖宠爱的。”

唐仲山道：“ 原来如此。 ”心想：“ 这个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但在她的处境，却也不失为一种自保之道。 ”原来他以为常五娘是因为和武当派结下仇怨，所以要把无相真人疼爱的小徒孙掳作人质，以便自保。他这样想，对常五娘的疑心倒是不觉又减了一些了。

“ 好，我可以帮你问她。但你可不要告诉她我们见过面。 ”

唐仲山说罢，便即取出一枝细长的银针，插入常五娘的太阳穴，过了片刻，只听得常五娘已经重新有了呼吸。唐仲山把藏在指甲缝中一撮药粉轻轻一弹，弹入常五娘的鼻孔，常五娘打了个乞嗤，“ 嘤 ”的一声，醒过来了。

原来唐仲山刚才用的并不是“ 断魂冷香散 ”，而是和“ 断魂冷香散 ”气味相同的另一种迷药，可以令人心脏停止跳动，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维持“ 假死 ”的状态。

常五娘张开眼睛，牟一羽分明站在她的面前，她却好像视而不见，只是向唐仲山撒娇：“ 二爷，你好狠心，我有什么对不住你，要把我置之死地？ ”

唐仲山道：“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做，正是为要保全你的性命。无色道长刚才来过，要不是他亲眼看见你已经‘ 死掉 ’，他早已把你抓回武当山去了。 ”

常五娘道：“ 今后呢？ ”

唐仲山笑道：“ 今后，江湖上就再也没有青蜂常五娘这个人了，有的只是我唐仲山的五娘。我把你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只要你不用本来面目在江湖走动，武当派人当然相信你已经死

常五娘噘着小嘴儿道：“ 好呀，你是要我下半世过见不得光的日子。 ”

唐仲山道：“ 虽然委屈了你点儿，但你也不用担忧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也还是值得的啊！ ”

常五娘把目光移到牟一羽身上，这才说道：“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这位好像就是武当派新掌门人的公子吧？ ”

唐仲山笑道：“ 他虽然是武当派的弟子，但却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

常五娘道：“ 哦，此话怎说？ ”

唐仲山道：“ 无色来找我要人一事，是他暗中通知我的。这条叫你假死的妙计，也是他和我合计的。 ”

常五娘道：“ 这么说来，你们倒是为我设想得很周到啊！ ”

牟一羽道：“ 晚辈只是秉承家父的嘱咐。 ”

常五娘淡淡说道：“ 原来这是令尊的主意。那我可以不必多谢你了。 ”

唐仲山喝道：“ 五娘，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

常五娘道 :“ 难道不是这样么？我若肯依计行事，我固然可以苟全性命，牟沧浪也可以免了麻烦啊！ ”说到“ 麻烦 ”二字，目光显得颇为异样。

唐仲山喝道：“ 五娘，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

牟一羽尴尬笑道：“ 五娘说的是实情，家父的确是不想多惹麻烦。 ”他可不知，常五娘所说的“ 麻烦 ”和他心中所想的“ 麻烦 ”并非一样。

常五娘道：“ 牟公子，请你回去告诉令尊，说我常五娘虽然不领他的人情，但却愿意和他公平交易。令尊要的是什么？说吧！ ”

牟一羽笑道：“ 五娘的确不愧是老江湖。不错，家父的确是有所求，求五娘放过我那小师侄蓝玉京。 ”

常五娘道：“从今天起，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又怎能和你们武当派的弟子为难？我想令尊一定还有附带的要求吧，否则这宗交易，他就未免太吃亏了。”

牟一羽道：“五娘料事如神。不错，家父是想知道蓝玉京的下落。如果五娘知道的话……”

常五娘道：“我本来不知道的，但好在我无意中愉听到蓝玉京和东方亮的谈话，这宗交易是可以做成功了。”

当下慢条斯理说道：“听他们说，好像令师侄是要去少林寺。”

牟一羽道：“多谢五娘。多谢唐老前辈。”

唐仲山道：“这话应该颠倒过来，是我理该多谢你们父子才对。世兄回去请代我问候令尊。”

牟一羽走后，唐仲山埋怨道：“五娘，我真是把你宠坏了。你这次险死还生，怎么还可以这样任性？”

常五娘娇笑道：“牟沧浪怕了你，我也替你高兴啊！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你若怪我恃宠生娇，你打死我好了。”

唐仲山道：“哎呀，我现在还舍得打死你吗？”虽然给她弄得啼笑皆非，心头的大石却是可以放下了。

牟一羽在前往少林寺的路上独自前行。

和唐仲山刚好相反，唐仲山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下地，牟一羽却是益增疑惑了。

常五娘那副傲慢的神情，那副俨然有恃无恐的模样，如在目前。他不觉心里想道：“爹爹为什么对这妖妇如此宽容，难道他当真是怕了唐二先生吗？这可不像爹爹平素的为人呀！”

“又难道只是为了那宗交易？但即使玉京这孩子可能和本派的兴衰有关，爹爹也犯不着只是为了要打听他的消息，就放过了涉嫌暗杀不戒师兄的凶手呀？”

他的确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不过，他的父亲因何这样“关心”蓝玉京的原因，他却是知道的。

就在蓝玉京下山的第二天，亦即是无相真人去世的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已经把这个原因告诉他了。

“据我所知，无相师兄曾把他对本门武学数十年的钻研心得，写了下来，其中不但包括了上乘的内功心法，并且还有得自本派祖师张真人当年传下来的，并且经过他整理和阐释的剑诀在内。但现在我接管他的物事，这部遗著却不见了。”

牟一羽吃了一惊，说道：“会不会是聋哑道人隐藏起来呢？”

他父亲道：“那聋哑道人服侍了无相师兄几十年，他的忠实可靠，我是信得过的。”

“那怎会不见呢？”

“据那聋哑道人所‘说’，无相真人好像是把一卷东西交给了蓝玉京，假如我不是误解他的‘手语’的话，这卷东西很可能就是无相师兄所写的心法和剑诀。

“我不懂无相师兄为何急于叫玉京这孩子下山，但他钻研武学的几十年心得，付托给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这、这，要是落在外人手里，可就是危险得很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要他找到了蓝玉京，问个明白。如果心法和剑诀当真是在蓝玉京身上，那就得马上把它要回来。当然他是还未料到，蓝玉京早已奉了师祖的遗命，把那个长卷焚化了。

原因虽然明白，疑惑仍是未能打消。

不错，无相真人那部秘瘦是关系重大，早一日拿回来早一即使迟些日子才能打听到他的消息，也不过多冒几分风险而已。权衡得失，让常五娘用一个消息来交换武当派的不再对她追究，这个“交易”岂非太过便宜了她？常五娘不但是涉嫌谋杀不戒的凶手，甚至无极长老的死亡以及何其武一家父女师徒的灭门惨案，都有可能从她身上找到线索的。这宗“见不得光”的“交易”假如给本派弟子知道，那时爹爹坐的这个掌门人位子，恐怕也将“不保”了吧？即使本派弟子能够体谅掌门人的“苦心”，掌门人的威信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受损了的。

爹爹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风险？

三来，即使是出现最坏的结果——那秘笈是在蓝玉京身上，由于得不到常五娘的指点，找不着他，以至秘笈被人抢去。武当派也不见得就会衰落下去。爹爹的武功不是比无相真人更胜一筹吗？别人抢了那部秘笈，顶多也不过是练成无相真人一样。

当然，这只是牟一羽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已是令得他益增疑惑了。

他不敢怀疑自己的父亲是存有私心，他知道爹爹并不是个“古板”的人，有时也会用点“权术”，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相信他的爹爹是个正人君子。他是拿父亲来作榜样的，说到“随机应变”的手段，他自信甚至是可能青出于蓝。

莫非是别有原因？但做儿子的怎能去向父亲盘问？除非是父亲自己说出来。

他百思莫得其解，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了已死的母亲，想起了母亲临终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他的母亲是在八年前去世的，那时他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少年，说大下大，说小不小，但最少也可说是颇懂人事的了。

他的父母一向十分恩爱，是武林人士艳羡的一对“好夫妻”，但外人不知，他却是感觉得到的。在母亲最后的那两三年，父母的感情却似乎有了一点变化。

首先发现的是，母亲脸上的笑容很少见了，渐渐说话也少了。他还往往碰上这样的情景，母亲的脸上好像刮得下一层霜，父亲则在一旁赔笑。母亲看见了他，脸上这才挤出一点笑容。

这两“少”也有一”多”，父亲出门多了。他的父亲是中州大侠，交游广阔，当然免不了要行走江湖。但在过去，他的父亲虽然常常出门，也还是在家的日子比较多的。到了母亲最后那两三年，却是颠倒过来，父亲每年在家的日子，平均不过三四个月。有一年甚至忘了回家过年。

母亲去世那天，他坐在病榻旁边（父亲在外面煎药），母亲忽然说出两句令他莫名所以的话：“你的爹爹其实并不坏，你要相信他是好人！”

从他开始懂得人事起，父亲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几时怀疑过父亲是坏人？

母亲在说了这两句话之后，不久就断气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疑团。

一阵山风吹来，他不觉瞿然一省：“咦，我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情？”

忽然有一个令他自己也觉得吃惊的念头从心头升起，他隐隐觉得，母亲临终时说的这两句话，和父亲这次的“放过”常五娘，这两件事情好像是有点什么关连！

“唉，我怎能这样想？爹爹当然是为了顾全大局的关系，才放过那个妖妇，我却想到哪里去了！”

正当他茫然若失的时候，忽然听得好像有人在叫他。

“牟师叔，牟师叔！”那个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得颇为秀气的少年。一对眼睛，漆黑明亮，尤其吸引他的注意。

这少年他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但一时却想不起是谁。武当派比他小一辈的弟子有数百之多。

“你是哪一位师兄的弟子？”牟一羽问道。

那少年道：“我也不知叫你做师叔是不是高攀，我只是不悔师大的挂名弟子。”

牟一羽不觉一愕：“你的师父是不悔师太？”

那“少年”噗嗤一笑，说道：“是呀，我叫做蓝水灵，是蓝玉京的姐姐。”

牟一羽想了起来，说道：“怪不得好生眼熟，原来你是蓝姑娘。”

蓝水灵天真烂漫，见这位“小师叔”看不出她是女扮男装，大为高兴，说道：“我是恐防一个单身女子，行走江湖，有所不便，因此才女扮男装的。牟师叔，你看我扮男人扮得像不像？”

牟一羽忍住笑道：“很像，很像。不过，你的嗓子若是粗一些，那就更加像了。”

蓝水灵道：“多谢指点。”捏着嗓子，粗声粗气说道：“牟师叔，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下山吗？”

牟一羽其实早已猜到几分，却道：“我正想问你。”

蓝水灵道：“我是下山来找我弟弟的，弟弟不知什么缘故，突然离家，我放心不下。牟师叔，你可知道……”

牟一羽道：“令弟离山一事，我是知道的，却不知他是为了何因。”

蓝水灵因他是新任掌门之子，对他是相当信赖的，不过却也不敢把心中的疑虑对他说出来，暗自想道：“无相真人把掌门之位传给他的爹爹，但他也不知道弟弟离山的原因，看来是一定要见到弟弟才能知道了。”

她想了一想，又再问道：“牟师叔，你识得人多，你可曾听到他的消息？”

牟一羽道：“实不相瞒，我也是奉了家父之命，找寻令弟的。但迄今为止，还是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他说了谎话，心中不觉颇有“愧意”，但想少林寺反正也不能让女子入内，她少不更事，还是哄她回去的好。

“蓝姑娘，虽然现在尚未知道令弟下落，但你也不用担心。他在江湖上没有仇家，本身的武功又很不错，相信不会有什么风险的。现在已经有无色长老和我找寻他了，你一个人行走江湖确是不大方便，我看你还是回山等候我们的消息吧。”

蓝水灵道：“你不知道，他是有仇家的。就在他下山的第二天，有个妖妇名叫常五娘的，曾经到过我的家中寻找他呢。”

牟一羽道：“你怎么知道那个妖妇叫常五娘？”

蓝水灵道：“是师父和我说的，她曾经和那妖妇打过一架。”

牟一羽为了哄她回去，心想，有些事情也不妨让她知道。便说：“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常五娘决计不会再找你的弟弟。”

蓝水灵道：“为什么？”

牟一羽道：“她是唐二先生的外室，唐二先生你知道吗？他是当今之世最厉害的暗器高手，他知道常五娘曾经在武当山胡闹，已经一掌将她打死了。”

蓝水灵道：“唐二先生我是听得师父说过的，但什么叫做外室？”

牟一羽笑道：“你不必管什么叫外室，总之，常五娘死了就是。”

蓝水灵喜道：“若是真的，那我就放心了。”

牟一羽道：“当然是真的，无色长老曾亲眼看见。”

蓝水灵道：“我不是不信，不过我还是希望找到弟弟。”

牟一羽道：“我们会替你找的。你先回去吧。”

蓝水灵心想，京弟的义父对他没存好心，这件事师父曾叮嘱过我不可乱说，这位牟师叔看来虽是好人，恐怕还是不能告诉他的。

牟一羽见她好似发呆，这副模样煞是逗人欢喜，不觉笑道：“你这小脑袋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蓝水灵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好不容易出来一次，总得在外面多玩两天。”

牟一羽笑道：“好吧，我也拿你这小淘气没办法，你要玩就多玩两天吧。但可不要玩得乐而忘返就好。”

蓝水灵笑道：“牟师叔，你倒有点像我的弟弟。”

牟一羽诧道：“我怎的会像令弟？”

蓝水灵道：“你不知道，他虽是弟弟，但他比我聪明，却是常常会管我。”

牟一羽不觉笑了起来道：“我不是管你，只是怕你的父母担心。我知道你说两天是假的，但顶多也希望你不要超过二十天。”

蓝水灵道：“知道了，小师叔。”忽地问道：“小师叔，你上哪儿？”

牟一羽怎能告诉她是要往少林寺，说道：“我去办一件正经事情，这可是不能带你去的。”

蓝水灵道：“我并没有说要跟你走呀，只不过想知道咱们是不是同路而已。”

牟一羽道：“我要往北走，刚好和你要回武当山的方向相反。”

忽听得有个人冷冷说道：“武当派掌门之子，竟然对一个晚辈说谎，羞也不羞！”

声到人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正是那日上武当山挑战的东方亮。

牟一羽冷笑道：“我们武当派的事，用不着阁下来管。阁下那日能够安然走下武当山，阁下也当有自知之明，并不是凭着阁下的本事！我们不敢说是要你感激，只盼你少来招惹我们武当派的弟子！”话中有话，透露出他业已知道东方亮“招惹”蓝玉京一事。

东方亮打了个哈哈，说道：“抱歉得很，我这个人偏生就是这样不识趣的。你骗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我看不惯，我就要管。那日在武当山打败我的，也并不是你！”

牟一羽老羞成怒，喝道：“好，那我就来领教阁下的高招！”

东方亮笑道：“求之不得！但要是你输了呢？”

牟一羽怒道：“输了再说！”

东方亮笑道：“ 还是说定的好。我只要你对这位小姑娘说真话！ ”

牟一羽喝道：“ 胡说八道，蓝姑娘，你别受他挑拨！ ”

东方亮道：“ 哈，你心虚了！ ”

蓝水灵道：“ 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牟师叔，你快点把他打发吧！别再让他在这里胡说了！ ”

牟一羽喝道：“ 你听见没有，废话少说，出招！ ” 他的剑早已出鞘了。

东方亮却不拔剑出鞘，只用套着剑的鞘在牟一羽面前虚晃一晃，说道：“ 想不到你这样混赖，待会儿你输了给我，我划出的道儿可不能这样简单了。 ”

牟一羽大怒道：“ 小子欺我太甚！不管你什么道儿，我都奉陪！ ” 他深知对方厉害，一出手就是武当派连环夺命剑法的杀手绝招！

东方亮眼看他的剑锋刺向自己右腕，也不缩手，连鞘的剑掠下挽个剑花，直刺敌足。虽然剑未出鞘，若是给他刺着，马上就得变成跛子。

连环夺命剑本来是以快捷著名，但想不到东方亮这一招比他更快，竟是后发先至！

高手搏斗，只差毫厘，东方亮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牟一羽虚晃一脚，剑法倏变，划了一道弧形，反“ 圈 ” 敌足，一下子就从夺命剑法变作了太极剑法。

连环夺命剑法凌厉无前，太极剑法却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剑理截然相反，这一下转换，就等于是要一匹向前飞奔的骏马，突然缓步倒行一般，其难可想而知。

蓝水灵看得瞠目结舌，“ 妙啊，这才真的是当得起变化莫测这四个字！ ”

哪知心念未已，只见东方亮几乎是身剑合一，剑势如虹，投入圈中。招数险到了极点，也凶到了极点。双方的招式若然不变，东方亮的右臂顶多受伤，但他这招“ 白虹贯日 ”，却能一剑就穿过牟一羽的咽喉！

蓝水灵吃惊得叫不出声来，陡听得东方亮喝道：“ 叠翠浮青！ ”

牟一羽一个盘龙绕步，剑锋斜掠，剑尖颤动，幻出朵朵剑花，青光点点，可不正是一招“ 叠翠浮青 ”。

其实牟一羽本来就是要使这一招的，因为这一招才能化解对方的强攻。但给东方亮先行喝破，旁人看来，却好像是得他指点的了。

牟一羽又是吃惊，又是恼怒。吃惊的是对方竟然如此熟悉他的剑法，恼怒的是给对方好像师父教徒弟一样。对方分明是取巧，自己却是有口难言。

说时迟，那时快，东方亮又已展开凌厉的攻势了，口中不断喝道：“ 玄乌划砂 ”、“ 跨虎登山 ”、“ 苏秦背剑 ”……牟一羽使的每一招，他都争先片刻叫了出来。

牟一羽心道：“ 我偏不依你！ ” 把“ 苏秦背剑 ” 变为“ 张松献图 ”，前者是反手剑，后者是正手剑，招式相似，同中有异。只听得“ 嗤 ” 的一声，东方亮剑未出鞘，已是把牟一羽的衣袖削去了一幅。喝道：“ 你不听话，那只有自讨苦吃！ ”

牟一羽哼了一声，说道：“ 井底之蛙，自鸣得意，叫你见识武当剑派的奥妙！ ” 不理会东方亮叫的什么招数，一口气就划了七个圈圈。

这是他的父亲牟沧浪自创的一招，名为“ 众妙之门 ”，乃是根据张三丰所传的剑理，把太极剑法的精华纳于一招。这七个圈圈，有大圈圈，有小圈圈，有正圈圈，有斜圈圈，圈里套圈，变化无穷！

东方亮“嗯”了一声，说道：“牟沧浪的儿子果然还有两下子！”蓝水灵在旁看得心花怒放，拍掌笑道：“知道厉害了吧，看你还敢夸嘴？”

东方亮虽在激战之中，也没漏过蓝水灵这句话，微笑说道：“也不见得怎样厉害！”剑法陡变，同样的划出六个圈圈。但不同的是，他是反手划出，双方所划的剑圈纠缠在一起，力道的方向却是刚好相反。

蓝水灵对本门的太极剑法只是初窥藩篱，但也看得出来，他们使的这一招剑法，虽然是一正一反，那“剑意”却都是脱胎于太极剑法无疑。她也隐隐感觉得到：一正一反，各有其妙。至于“妙”在什么地方，她就说不上来了。

不过她却有个奇怪的感觉：“怎的他们用的这一招如此相似，好像孪生兄弟一般？这个东方亮也真聪明，他可并不只是依样画葫芦这样简单，牟师叔的招数一使出来，他就揣摸到其中剑意了。”

她心念未已，这一招已是分出胜负了。

本来一正一反，各有千秋。但牟一羽做梦也想不到对方会使这一招，内功的造诣，他也略逊东方亮一筹，心里一惊，只听得“　”的一声，他的剑已是脱手飞出！

东方亮哈哈笑道：“令尊的这一招本来是不错的，只可惜你的造诣和令尊差得尚远！”

按照一般比武的规定，兵刃脱手，当然算是输了。不料牟一羽突然飞身跃起，他那柄剑从空中落下来，他接到手中，立

即又是凌空而下！

站在一旁观战，心神未定的蓝水灵不觉“啊！”的一声叫出来！

原来牟一羽用的这一招正是“白鹤亮翅”。在武当山之日，她和弟弟拆招，她的弟弟就是在“白鹤亮翅”这一招上面，露出了老大的破绽，以至险些被她所伤的。

但如今牟一羽使出了这一招，却是令她看得目眩神摇了：

“原来白鹤亮翅是应该这样使的！”

双方动作都炔，她心里正在赞叹牟一羽这招“白鹤亮翅”的神妙，东方亮亦已还招了，东方亮的招数一出，登时令她看得呆了。

东方亮用的也正是白鹤亮翅！而且是和她的弟弟那日用的一模一样！

只听得又是“　”的一声，火化四溅，牟一羽的长剑这次竟然给东方亮那把未出鞘的剑“砸”断了！而也是在这瞬息之间，蓝水灵发觉东方亮这一招似乎已经稍加变化。

可惜时间太过短促，只是“似乎”，未能确定。就像黑夜的天空，蓦地电光一闪，还未看得清楚，那团模糊影子已从眼前消失！

这变化来得太过突然，而眼前的情景，亦已不容她沉迷于剑术了。她根本就没有琢磨的余暇！

眼前的情景是，牟一羽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跌出了数丈开外。虽然他没有变成滚地葫芦，但脚尖沾地，亦已似是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东方亮冷冷说道：“这一招我若是不留余地，后果将会如何，你自己总该明白。你还不对这小姑娘说真话！”

牟一羽嘶哑着声音说道：“大丈夫宁死不辱，你杀了我吧！”

东方亮冷笑道：“大丈夫是说谎话骗小姑娘的么？”

蓝水灵叫道：“别逼我的师叔，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

东方亮道：“ 小姑娘，你的话未免说得早了一点，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怎能断定我说的就是鬼话！不过，现在我也不勉强你，你喜欢相信谁就相信谁！ ”

说至此处，回过头来哼一声道：“ 大丈夫恩怨分明，我不讳言，那日在武当山上，令尊是曾对我手下留情，看在令尊份上，我也让你平安回去。 ”

牟一羽面色铁青，“ 哗 ”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蓝水灵大吃一惊，跑过去道：“ 师叔，你怎么啦？ ”

牟一羽不理会她，转过身就走。蓝水灵又是惶惑，又是尴尬，呆在当场。

东方亮缓缓说道：“ 蓝姑娘，你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我是你弟弟的好朋友。你若是想要知道弟弟的下落，我可以和你一起去找他。 ”

蓝水灵“ 呸 ”了一声，说道：“ 我只知道你是坏蛋，你说什么，我都不信！谁要跟你这坏蛋在一起？ ”叫道：“ 牟师叔，你等等我！ ”牟一羽已经走得远了。

东方亮打个哈哈，说道：“ 你也说得不错，我的确是个坏蛋，但你的那位牟师叔，却是一个更大的坏蛋！ ”说到此处。突然提高声音喝道：“ 牟一羽，你听着！我可以让你平安回去，但只是准你回武当山，可不许你往少林寺！倘若你不乖乖回去，下次碰上了我，可休怪我不保你的平安了！ ”

远处并没回声，这几句话也不知牟一羽有没有听见？

但蓝水灵却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奇怪，他为什么要提起少林寺？ ”

东方亮道：“ 蓝姑娘，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让你再想一想…… ”

蓝水灵道：“ 用不着想，你给我滚！ ”

东方亮叹道：“ 我好心指点你，你却执迷不悟，你不肯跟我走，我可要走了。 ”

蓝水灵道：“ 你去死吧！ ”

她骂了东方亮，心里可着实有点害怕东方亮要来捉她，急急忙忙就跑。

不过，她口里说“ 不用想 ”，心里却是在想。

“ 他为什么要提少林寺？难道弟弟就在少林寺不成？ ”“ 但弟弟又怎会到少林寺去呢？他是掌门人心爱的徒孙，本派的故事他应该比我更加熟悉，怎会不知避忌？ ”想至此处，不觉暗骂自己糊涂：“ 你这傻丫头真是傻得可以，你分明知道东方亮说的都是鬼话，为什么要花脑筋去想？ ”

她茫然无目的地跑，但却不知不觉的跟着牟一羽所走的方向。在她心里是记挂这位小师叔的。

虽然她知道牟一羽的武功比她高得太多，她也并不指望追得上这位小师叔。只因心有牵挂，不自觉就走了同一个方向。

不料走了一程，却发现了牟一羽就在前面。

只见牟一羽步履蹒跚，好像受伤的模样。蓝水灵吃了一惊，跟上去道：“ 小师叔，你怎么啦？ ”

牟一羽道：“ 没什么，你干嘛回来？ ”

蓝水灵呀着小嘴巴道：“ 小师叔，你这话可问得稀奇，我不回来，难道要跟那人走吗？小师叔，你没骗我吧，你真的是没受伤？ ”

牟一羽强笑道：“ 那个人说我骗你，难道你就以为我当真是喜欢骗人不成？ ”

蓝水灵忙道：“ 小师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

牟一羽道：“ 我也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就该相信我确实是没

有受伤。只不过、只不过……”

蓝水灵不觉又急起来，道：“只不过什么？”

牟一羽道：“他用的是一种邪门手法，我一不小心，着了他的道儿。我并没受伤，只不过轻功却是暂时不能施展。”

蓝水灵诧道：“有这样古怪的手法？”

牟一羽道：“这种武功上的奥妙，现在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但你也不用替我担心，过些时候，就会恢复如常的。”

原来在最后那招，他被东方亮刺了三处穴道。东方亮的内力用得恰到好处，并没有封闭他的穴道，只是令他的穴道酥麻，在三天之内，不能运用内功。内功不能运用，轻功也不能施展了。

蓝水灵心里不安，“他跑路都好像有点艰难，总得有个人照料他。”便道：“小师叔，都是我累了你。”

牟一羽道：“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蓝水灵道：“我不想到别处去了，小师叔，我送你回山吧。”

牟一羽道：“你不是要找你的弟弟的么，那个人已经告诉你了，何以你又漠然置之？”

蓝水灵道：“那人是本门仇敌，他说的话怎能相信。何况他也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他只是要我跟他一起去找，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说我会上了他的当吗？”

牟一羽道：“但在他的话语之中，却已暗示你的弟弟在少林寺，你也不想单独去少林寺试探试探么？”

蓝水灵道：“决不可能！”

牟一羽道：“为什么？”

蓝水灵道：“我听得师父说过，武当派的祖师张真人本来是在少林寺当过小厮的，后来他私自离开少林寺，创立了本派。少林派有些气量狭窄的和尚，就一直把他看作犯戒私逃的弃徒。虽然他们不敢公然上武当山问罪，但自张真人创立本派以来，直到如今，少林、武当弟子也还是怀着心病的。少林派的弟子从不上武当山，武当派的弟子也从不踏进少林寺。”

牟一羽道：“这也不过是‘心病’造成的“惯例’而已，两派都没有把不许门下弟子往来列为禁条的，据我所知，本派第三代的掌门人就曾经去过一次少林寺，不过那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了。”武当派第三代的掌门人就是他的祖先牟独逸，亦是武当派有史以来唯一的俗家弟子。

蓝水灵道：“我弟弟只是武当派一个小弟子，怎能和掌门人相比。况且，他无端端地去少林寺做什么？”

牟一羽道：“因此，你不相信东方亮说的话。”

蓝水灵道：“当然不信！”

牟一羽若有所思，半晌忽道：“但那也说不定是真的啊！”

蓝水灵睁大眼睛看牟一羽，面露诧异之色。

牟一羽道：“我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我只是在想，东方亮明知武当和少林是有心病的，他捏造谎言，为何不说别的地方，却偏偏挑上了少林寺？世上有些事情，往往是出乎情理之常的。所以我本来是不相信的，现在也不能不有点思疑了。”

蓝水灵道：“即使我的弟弟真的是在少林寺，我也不会到那里去？”

牟一羽道：“为什么？”

蓝水灵道："一来我是怕中了东方亮的圈套，二来少林寺中都是大和尚，听说那些大和尚的规矩很严，他们是不会让女子入寺的。"

牟一羽道："不错，少林寺有这么一条规矩。"

蓝水灵续道："三来，我想，少林武当虽有心病，但那大和尚是决计不会害我的弟弟的，我也就不必担心了。"她虽然天真烂漫，不通世故，但这三点理由，倒是想得合情合理。

蓝水灵道："小师叔，别的地方我也不想去玩了，我陪你回山。"

牟一羽笑道："你怕我在路上走不动，要留在我的身边照料我，是吗？"

蓝水灵面上一红，说道："我虽然没本事照料你，但彼此有个伴也总是比较好啊。"其实她是有这个意思的。她觉得牟一羽这次受到挫败，都是被她所累之故，牟一羽虽说没有受伤，但在这两三天之内，功力还是未能恢复的。她觉得有"照料"这位小师叔的责任。而且，"小师叔这次败在那人之手，心里不知有多难过。我与他同行，也可以给他一点安慰。"

牟一羽心中欢喜，微笑说道："蓝姑娘，你心肠真好，要是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妹子就好了。"

蓝水灵笑道："我希望多一个哥哥，但这样一来，你可就吃了亏了，你本来是我的师叔，怎可以无端降了一辈？"

牟一羽道："其实我也不比你大了几年，你不是叫我小师叔的吗？"

蓝水灵道："小师叔也还是师叔。如果你不喜欢我这样叫你，我就去掉这个小字。"

牟一羽笑道："你现在是不悔师姐的挂名弟子，如果我请我的爹爹把你收为徒弟，你就变成我的师妹了。"

蓝水灵道："这怎么可以，不乱了辈份吗？"

牟一羽道："规矩是掌门人定的，何况你也还未曾算得是不悔师姐的正式弟子。只要你为本派立下大功，我的爹爹收你为徒，同门也就不敢有所非议了。"

蓝水灵笑道："你可越说越是……"

牟一羽道："越是什么？"

蓝水灵不敢说出"荒唐"二字，话到口边，改道："总之是异想天开。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挂名弟子，哪一位师兄师姐的功夫都比我强，我又有什么本事可以为本派立功。师叔，你别逗我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牟一羽正容说道："我不用你陪我回山，我只想求你做一件

事情。"

蓝水灵吃一惊道："我能做得到什么事情，小师叔，你尽管吩咐好了。"

牟一羽道："这件事恐怕也只有你才做得到。嗯，这件事我应该怎样说才好呢？……"

蓝水灵静下来等待他去想好怎么说，过了一会，牟一羽道：

"未说到正题之前，我先问你，你觉不觉得东方亮的剑法有点古怪？"

蓝水灵道："是有点奇怪。那天在武当山上，我也曾见过他的剑法，好像和他刚才对付你的剑法不大相同？"

牟一羽道："不同是在何处？"

蓝水灵道："他用的最后一招，好像和你使出来的剑法甚为相似。"

牟一羽道："岂只一招，他的剑法已是深得本门剑法的神髓！"

蓝水灵吃惊之下，冲口而出，说道："怪不得他能够打败你。但，这却

怎么可能呢？”

牟一羽道：“本门剑法的奥妙，是决不能无师自通的，依我想，一定是有入私相授受。”

蓝水灵道：“他是本门仇敌，又是哪一位本门弟子会把剑法私自传他？”

牟一羽缓缓说道：“我怀疑是你的弟弟。”

蓝水灵大吃一惊，“弟弟怎会把本门剑法私自传给外人？弟弟可要比我这个做姐姐的还要懂事得多，我都知道不能相信那个人的鬼话，他怎会这样糊涂？”

牟一羽道：“你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的弟弟是在东方亮来挑战的前一天，就已经离开武当山的，他并不知道东方亮是本门仇敌。”

“那也不见得就是他啊！你凭什么说他的嫌疑最大？”

“有人曾看见他们在一起。”

蓝水灵喃喃道：“我还不相信弟弟会做出这样傻事！”口里说不相信，却显然已是有点心虚了。

牟一羽道：“没有做当然最好，但也不能不预防万一。”

蓝水灵没了主意，问道：“那你说应该怎样？”

牟一羽道：“东方亮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依我猜想，嗯，你莫生气，姑且假设令弟已经做出了糊涂的事情，东方亮凭着他的聪明，也已经探索到本门剑法的一些秘奥，但相信一定不是全部。所以他才要继续骗你。”

蓝水灵一怔道：“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他要利用你去找你的弟弟啊。”

“那你相信他所说的，我的弟弟是在少林寺？”

“我已说过，世间事往往有出乎情理之外的，因此也未必没有这个可能。”

“就算有这可能，但少林寺的规矩不许女子进内，难道他也不知？”

“不许进去，但却可以叫人传话。姐姐找弟弟，别人不会思疑。”

“为什么他自己不进去找？”

牟一羽道：“少林武当虽有心病，但也还是声气相通的名门正派。在关节上，两派自然也还是要联手的。东方亮大闹武当山之事，发生在十日之前，少林岂有不知？谅那东方亮胆子再大，也不敢独闯少林寺去找一个武当派的弟子。”

蓝水灵道：“那么你是不是要我去知会弟弟……”

牟一羽道：“叫他不要再上别人的当，这只是不得已的治标之法！”

蓝水灵道：“治本之法如何？”

牟一羽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了出来：“把他杀掉！”

蓝水灵吃了一惊，呆了半晌，说道：“把他杀掉？”心想：

“纵然他骗了弟弟，那也罪不至死呀！”

牟一羽道：“你不敢下手？”

蓝水灵道：“我从来没杀过人，我、我不知道，到了其时，我是否下得这个狠心。一定非得杀他不可么？”

牟一羽道：“任何一派弟子都该维护师门，师门荣誉，胜于一切。你懂吗？”

蓝水灵茫然说道：“我懂。”

牟一羽道：“东方亮是秉承他的师祖、师父之命，立志要挫败咱们武当

派的，你知道吗？”

蓝水灵道：“我知道。”

牟一羽道：“那么，本派的剑法落在他的手上，你说危不危险？”

蓝水灵道：“不过，他并未曾害过本派的弟子。他偷学了本派的剑法，也不见得就能尽败本派高手。”

牟一羽道：“到了本派弟子受他所害之时，那就迟了。他现在只不过从令弟的手中偷学到一点本派的剑法，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再过三年五载，十年八年，那时他已精通本派剑法，但他的本门剑法，咱们却摸不到底。那时他是知己知彼。只怕我的爹爹也没把握胜他了。何况他比我的爹爹年轻三十年。万一……”

他没有说下去，蓝水灵已懂他的意思，心里想道：“是啊，无名真人一死，那就不敢说他不能尽败本派高手了。”

牟一羽继续说道：“何况这个人心术不正，将来必定是个坏人。即使他不害本门弟子，他用本门剑法害其他的人，那也是本派所造的孽。”

他并没解释何以见得东方亮“心术不正”，又何以“将来必定是个坏人”，但蓝水灵的心中是早已认定东方亮是本派仇敌的，不知不觉之中也就接受了牟一羽的说法了。

牟一羽续道：“还有他的武当剑法是从令弟手中得到的，若不趁早将他除掉，待到将来追究起来，令弟就要成为本派叛徒了。你愿意见到你的弟弟身败名裂么？”

牟一羽说到了她的弟弟身上，这可打动她了。她猛地一惊，心里想到：“是啊，我可以不管师门荣辱，反正有那么多师伯、师叔、师姐、师兄，维护师门也不在乎多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弟子。但弟弟的声名我是必须顾全，我决不能让他身败名裂。那个东方亮既然是坏，那就杀了他也无妨吧？”

牟一羽看她意动，说道：“你想通没有？”

蓝水灵道：“小师叔，我愿意替本派做这件事。不过，我的本领和东方亮差得太远，怎能杀得了他？”

牟一羽道：“俗语有云，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你和他同行，须得装作逐渐的相信他，喜欢他，渐渐他就不会提防你了。你不愁没有机会下手的。”

蓝水灵道：“要我暗算他？”

牟一羽道：“偷施暗算，本来不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之所当为；但事有大小轻重之分，为了师门荣辱，为了令弟声名，无须拘泥小节！你只要能够将他杀掉，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你是为本派立功，没人敢说你半句闲话。”

蓝水灵像从迷惘中醒来，点了点头，说道：“我懂了。”其实她还不是真懂的。

牟一羽大为满意，说道：“好，那你就去吧。待你功成回来，我一定兑现我的诺言，请爹爹收你做关门弟子。”

蓝水灵道：“我是为了弟弟做这件事，并非贪图什么。”

牟一羽微笑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但你不喜欢变成我的小师妹么？你做了我的师妹，咱们之间就更加可以无拘无束

了。”

蓝水灵本来犹有童心，心里一想：“这个小师叔为人不错，要是没了辈份的拘束，倒是可以和他做个朋友的。”说道：“这件事言之尚早，我也未

必就会在路上碰见东方亮。”

牟一羽道：“你只要朝着少林寺的方向走去，我敢担保你一定会碰上他。”当下把方向告诉了蓝水灵，两人就分手了。

蓝水灵行独行，不由得心乱如麻。一会儿想东方亮这个坏人是该杀掉，但一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死在她的手下，她就好像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在她眼前倒下去似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害怕。

她打了一个寒噤，心里自己安慰自己：“小师叔又不是神仙，他怎知道我准会碰上那个东方亮？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的希望而已。东方亮走得比我快，他已经走了多时，我一定不会碰上他的，不会碰上他的。”眼前的幻影忽然变了，不是东方亮鲜血淋淋的幻影，是小师叔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庞。小师叔好像对她说：“你这样想，只不过是你不愿意杀他，因此希望不要碰上他罢了！但你怎么不想你的弟弟，此人不死，你的弟弟就会毁在他的手上！”

小师叔的微笑好像变成了一股压力，她也不知道为了。‘维护”弟弟的缘故，还是为了这股压力的缘故，不知不觉又走快了一些。

日影渐向西斜，她已经走过了刚才碰上东方亮的那个地方了。她暗自想道：“此去少林寺不知要走多少天，要是到了少林寺门前，还没碰上他的话，那我也可以回去向小师叔交差了。”“咦，我为什么会想到交差这两个字？”其实她是不想碰上东方亮的。

可惜事实不如她的愿望，就在她胡思乱想，惘惘前行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个人说道：“蓝姑娘，我早知道你会回来的！”

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个人，正是东方亮！

蓝水灵道：“我走我的，与你何干？你干嘛在这里挡道？”

东方亮道：“你是不是要去少林寺？”

蓝水灵想起了小师叔的吩咐，声色缓和了一些，但仍是冷冷说道：“去又怎样？不去又怎样？”

东方亮道：“你若是要去少林寺，那可就和我有点相于了。”

蓝水灵道：“为什么？”

东方亮道：“第一、是我和你提到了少林寺，你才起这个念头。第二、你的弟弟是我的朋友，我不放心你这个样子，一个人到少林寺去。”

蓝水灵道：“什么叫做这个样子。”

东方亮道：“不男不女的样子！”

他笑了一笑，继续说道：“你扮男子，这次是头一次吧。你想，连我都可以一眼看穿，你又怎能瞒得过那些经验老到的和尚？少林寺的规矩是不许女子进去，要嘛你恢复女子装束，只在寺门请知客僧通报！要嘛，你就只能躲在山上，等你的弟弟出来。嘿嘿，你不想闹出笑话吧？”

蓝水灵道：“闹笑话是我的事。”

东方亮道：“少林寺是经常有江湖人物前往参拜的，江湖人物又以好管闲事的居多，要是给他们看出你的破绽，那就不仅是闹笑话这么简单了，只怕还会惹出更大的麻烦！”蓝水灵赌气道：“惹麻烦也是我的事！”

东方亮道：“麻烦有大有小，倘若他们只把你当作怪物围观，那倒罢了，怕只怕碰上青蜂常五娘这样的人，要把你捉去，那你怎么办？而且如果你碰上的那个‘常五娘’的是个男的，岂不更加糟糕？”

蓝水灵初时呆了一呆，但她并不愚蠢。再想一想，就懂得“常五娘”也可以是个男的的意思了。她不觉粉脸一红，心里这才有点发慌了。但仍是硬

着头皮说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死也好，活也好，与你都毫不相干！"

东方亮道："你这话就不对了，你是相信我才去少林寺的，怎能说与我无关？"

蓝水灵道："别臭美啦，谁相信你？"

东方亮笑道："要是我不和你提起少林寺，你会去吗？当然你是相信你的弟弟是在那儿了。"

蓝水灵哼了一声，转身便走。

东方亮身形一晃，拦在她的面前，"蓝姑娘，你干嘛？"蓝水灵佯咳道："应该是我问你干嘛，我不去少林寺了，你也不许么？"

东方亮不声不响，忽然拔剑出鞘，使了一招"白鹤亮翅"，跟着使了一招"如封似闭"，转为"铁锁横江"，把蓝水灵看得"傻"了眼。

东方亮道："那日你们姐弟在展旗峰下玉镜湖边拆招，结果令弟在白鹤亮翅这一招上面输了给你，我说得对么？"

她当然不能说是"不对"，因为对方连他们当日所用的招数都使了出来，而且一模一样。东方亮那一招"白鹤亮翅"就是弟弟那天用的，原有的破绽也都保存。跟着那两招"如封似闭"和"铁锁横江"则是她当日用以破弟弟那招"白鹤亮翅"的。

蓝水灵道："你在我面前演出这三招是什么意思？"

东方亮道："没什么意思，只是向你证明我说的不是谎话。"顿了一顿，接着微笑道："你看了这三招，大概也该相信我和令弟乃是好友了吧？"

蓝水灵呆了一呆，想起了牟一羽的教导："你应该装作逐渐相信他，喜欢他。"但现在她用不着"伪装"，最少在这一件事情上，她已经可以相信东方亮说的话是真的了。弟弟如果不是把他当作好朋友，又怎会把姐弟之间拆招的详情都告诉了他？

但这件事情，不也正好是证实了弟弟是曾经把本派剑法私自传给外人吗？

东方亮从她的眼神中也看得出，她是开始有点相信他了。笑了一笑，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有时候虽然妒忌弟弟，妒忌弟弟比你更多得父母的宠爱，但其实你也是和你父母一样，十分疼爱你的弟弟的。我说得对吧？"

蓝水灵睁大眼睛，说道："弟弟把这些私事都告诉你吗？"

东方亮笑道："你的弟弟是叫我做大哥呀。"

蓝水灵"呸"了一声，说道："你想我也叫你做大哥吗？我不知道你怎样哄得我的弟弟这样相信你，但要我叫你大哥，那可休想！"

东方亮笑道："你不要我做大哥，那没关系。但你的弟弟，你总是要的吧？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不是骗你的了，为什么还要回武当山呢？"

蓝水灵道："好，我跟你去少林寺，不过……"低下头看一看她穿的男子衣服。

东方亮道："在路上你还是扮作男子比较方便，我带你走山路，那就可以多见树木少见人了。"

蓝水灵道："但到了少林寺又如何，你说我扮得不像的。"

东方亮笑道："我会教你怎样才能扮得更像。到了少林寺，我帮你跟那些和尚打交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蓝水灵道："没有了。"东方亮道："好，那就走吧！"刚踏出第一步，东方亮就笑道："男子的脚步还应该跨

得大些，唔，好了一些，但还是稍嫌生硬。嗯，有一些大小动作你也应当留意。”

两人并肩同行，东方亮从步法、举止、教到神态等等方面应该注意的事情，蓝水灵笑道：“想不到你这个人倒是很有耐心，而且还很和气。”

东方亮道：“你以为我应该像个青面獠牙会吃人的妖怪？”

蓝水灵道：“那天你在武当山上，绷着脸皮，死板板的，好像连笑都不会笑。”

东方亮道：“这是因为我那天戴着一张人皮面具，想笑都笑不出来。这张人皮面具，后来也已经给贵派的掌门戳破了。”

蓝水灵道：“你还有没有这种人皮面具？”

东方亮道：“你想要一张？”

蓝水灵道：“戴上人皮面具，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倒有趣得很。要是你有多的话，给我一张玩玩。”

东方亮道：“戴在我的脸上，你们看起来或许觉得有趣，戴在你的脸上，就不怎么有趣了。”

蓝水灵道：“为什么？”

东方亮道：“你这样美貌的小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女僵尸，那还会有趣？不比我，我本来就长得丑陋。”

蓝水灵道：“我和你说正经的，你却拿我来开玩笑。”但听得他称赞自己美貌，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却实喜之。

东方亮道：“说正经的，戴上人皮面具，是很不舒服的。何况，人皮难得，制作人皮面具的巧匠更加难得，你就是不怕难受，也没处寻求。”

接着笑道：“其实一个人总是以本来面目示人的好，戴上了假面具，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蓝水灵感觉此言似有深意，不觉一怔：“他不是说我吧？”笑道：“那你为什么又戴？”

东方亮道：“我是逼不得已。那天我若不是冒充师父，贵派掌门焉肯给我赐招？”

蓝水灵道：“你只是想见识武当派的剑法。”

东方亮道：“好胜之心，当然也是有的。不过，倘若没有竞争，恐怕也就没有进步了。你说是吗？”

蓝水灵点了点头，说道：“你的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只不过……”

东方亮道：“不过什么？”

蓝水灵本来想说：“不过偷学别派的剑法总是不好的”，但想到小师叔的吩咐：“你要逐渐使得他相信你，喜欢你。”这话就不方便说了，说道：“印证武功，彼此都有好处，不过，若是因此变成仇敌，那就不好了。”

东方亮道：“这就要看双方的气量了。我是希望能够和贵派弟子多交朋友的。”

他说了这话，倒是不觉有点内疚于心：“其实我哪里有我说的那么高尚？”不过，也不能说他全是口不对心，对蓝家兄妹，他确实是希望获得他们的友谊的。

他们走的是一条崎岖山路，在蓝水灵所学的武功之中，本来以轻功最好，但走了不到一个时辰，亦已是香汗淋漓了。

“喂，你走得慢点好不好？”蓝水灵叫道。

东方亮笑道：“ 你想不想既可以省点力气，又可以跟得上我？”
蓝水灵道：“ 这敢情好。但我能够这样快就学得成功吗？”
东方亮道：“ 咱们试试看。你学过点穴的功夫没有？”
蓝水灵道：“ 最近才开始跟师父学的，我拿弟弟来试，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手法都未纯熟呢，更莫说成功了。 ”
东方亮道：“ 人身三十六道大穴的所在，你知道吗？”
蓝水灵道：“ 知道。 ”
东方亮道：“ 这就行了，我教你一种运行内息的法子，这种法子是不用静坐的。你只要在施展轻功的时候，想象你体中有股真气，按照我的法子运行，把三十六道大穴分成三条线路，依着次序运行，那就可以跑得又快又省力了。 ”
蓝水灵半信半疑，说道：“ 我听师父说，内功要练得有了相当火候，才能令得真气凝聚的。现在我的体内是否有真气，我都不知道呢。 ”
东方亮道：“ 所以我要你只是想象有这么一股真气，你不必去管是否真的已经有了。 ”
蓝水灵心想试试又有何妨，按照他的法子一试，一试之下只觉通体舒畅，疲劳若失。试了几次之后，隐隐觉得那股真气也好像若无若有了，原来东方亮从她轻功的造诣已可测知她的内功到了什么火候，她的内功虽然还是浅薄得很，但只要运行得法，真气还可以诱发出来的。她对武当派的内功心法已经略有所知，因人施教，见效甚速。试了十几次之后，蓝水灵已是觉得好像有条无形的小蛇在穴道中游走了。到了这个境界，果然并不怎么费力，就跑得比前快了许多。
她新练成一种功夫，兴趣特别大，一路奔跑，不肯自休，不知不觉，已是入夜时分了。
东方亮笑道：“ 天色已晚，你不累也该歇了。 ”
蓝水灵蓦地省起，说道：“ 今晚在哪里歇宿？”
东方亮道：“ 已经错过了宿头，这里又是荒山野岭，找不到人家，只好在树林里过一晚了。 ” 蓝水灵看林子里黑黝黝的。心里有点害怕，但若是没人作伴，更加害怕，只好跟着他走入林中。
到了密林深处，东方亮叫她帮忙拾了一堆枯枝，生起火来，说道：“ 野兽见了火光，就不敢走近。你不用害怕，等我去去就来。 ” 蓝水灵道：“ 你去哪里？”
东方亮道：“ 你是我的客人，我总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呀。 ”
蓝水灵跑路的时候，由于专心要练轻功，还不觉得怎样。一歇下来，又听他这么一说，登时就觉得肚子饿了。
“ 你也不用客气，随便吃点干粮也成。 ” 蓝水灵道。
东方亮道：“ 干粮我自己也吃得厌了，你这个娇俏的小姑娘怎吃得惯？”
蓝水灵嗔道：“ 什么娇俏，我是个农家女儿，又不是千金小姐！”
东方亮笑道：“ 要是千金小姐，我才不会请你呢。 ” 一笑走了。
松风如涛，火光摇曳不定。野兽虽然不敢走近火光，但远处的呜呜猿啼之声，却是隐隐可闻。蓝水灵想到要和一个陌生男子在林中过夜，不禁有点忐忑不安。但不知怎的，却又盼望他早点回来。
东方亮果然很快就回来了，提着两只山鸡，笑道：“ 运气还算不坏，我请你吃一道名菜——叫化鸡。 ”

蓝水灵道：“ 叫化鸡也算名菜？ ”
东方亮道：“ 做这烤鸡的方法是叫化子传开来的。名称虽然不雅，味道却是很不错的。在杭州的天香楼，叫化鸡是最出名的菜式呢。你莫以为是我信口开河。 ”
他把山鸡裹在一团湿泥之中，烤熟了剥开泥块，羽毛尽脱，入口果然酥化甘香。蓝水灵笑道：“ 这个法子倒是简便，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 ”
东方亮道 :“ 我是向叫化子偷师的，我是江湖浪子，他们把我当作同类。”
蓝水灵听他说话风趣，不觉笑了起来，心里想道：“ 这个人好像并没有小师叔说的那样坏呀！ ”
东方亮道：“ 你笑什么？ ”
“ 你的叫化鸡弄得很好吃，我也想向你学师了。 ”
“ 你知不知道叫化鸡是要偷来的滋味才特别好。你懂得怎样去偷鸡吗？ ”
“ 我没试过。你一并教给我好了。 ”
东方亮一本正经他说道 :“ 这可不行，我怕你的小师叔说我带坏了你。 ”
蓝水灵噗哧一笑，说道：“ 我的小师叔的确是把你当作坏人的。要是我只是跟你学了偷鸡的本领回去，恐怕他反而要赞你是好人了。 ”
东方亮道：“ 啊呀，原来我在你的小师叔眼中，竟是坏得如此之不可收拾吗？多谢你还肯跟我去少林寺。 ”
蓝水灵想起小师叔叫她可以不择手段将东方亮暗杀的吩咐，不觉默然无语，心头好像坠了铅块一般。
东方亮吃得快，早已把一只山鸡吃完了，说道：“ 你慢慢吃。 ” 拿了一束枯枝，点燃当作火把。
蓝水灵道：“ 你又要去哪里？ ”
东方亮道：“ 给你找住处呀。 ”
他去了一会，回来说道：“ 你的运气不错，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刚好可以容身。山洞我也已经给打扫干净了。 ”
蓝水灵有点过意不去，说道：“ 何必这样费神？ ”
东方亮笑道：“ 天有不测之风云，你莫瞧现在星月交辉，天空明净，万一下起雨来，可不是好玩的。总得有个地方给你遮头。 ”
那个山洞其实是两块挤在一起的大石中间的空隙，不过，形成的“ 山洞 ” 虽然小，两三个人还是可以容得下的。
蓝水灵道：“ 你呢？ ” 话出了口，方始感觉不妥，难道可以邀他一起在这小小的山洞里过夜不成？
好在东方亮没她那么敏感，笑一笑说道：“ 我是露宿惯了的，我也不想多花功夫去找另外的山洞了。你安心睡吧，我在外面替你守夜。 ” 待蓝水灵进了山洞，他在洞外另外再生了一堆火，这才离开。
树林里那堆火，火光已经黯淡下来，看来就快要熄灭了，东方亮并没添上枯枝，夜幕已经降临，微弱的火光闪耀在一片黑漆的森林中，东方亮背着火堆站立，背影隐约可见。蓝水灵看着他站在那里，许久，许久，动也不动，好像一尊石像。
闪着火光的夜森林，令蓝水灵颇有几分“ 神秘 ” 之感，而眼前这个人物，更是比黑夜的森林还更神秘。
但她在有着 “ 神秘 ” 之感的同时，还有着另外一个感觉。

一种安全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感觉。“安全”与“温暖”是合而为一的。
洞口那堆火烧得正旺，洞中温暖如春。但她不仅是身体感到温暖，这温暖的感觉是从心中生出来的。
内心的感觉才是真实的感觉。日间她和小师叔分手的时候，阳光还是普照大地，但她心里却是感到难以名说的寒意。
不知怎的，她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把东方亮和小师叔联想起来。
不错，牟一羽是要她暗杀东方亮的，但现在她想的却并不是怎样去进行暗杀，亦即是说她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才把这两个人联在一起。
她只是将两个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牟一羽和东方亮的年纪差不多，论相貌是牟一羽更加英俊。牟一羽是她的长辈，但她和牟一羽在一起的时候，却并不是把他当作长辈的。牟一羽对她很亲切，好像是把她当作小妹妹，她也喜欢和这小师叔在一起。
不过和这小师叔在一起的时候，她又好像在喜欢中有点恐惧。牟一羽对她是既有一股吸引的力量，又有一股令她惶恐不安的“压力”的。
比较起来，她和东方亮在一起就觉得轻松多了。只不过相处一天，最初的那一点对他恐惧、戒备的心情，不知不觉就好像烟消云散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一阵冷风吹来，火光摇曳不定。她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心里自己责备自己：“我怎么可以把他来和小师叔相比？小师叔是名门正派弟子，他是为我和弟弟好的。这个人却是本门仇敌，他是要害我的弟弟的！”
蓝水灵从狭窄的洞口望出去，东方亮仍然像是石像般地站在那里，他在想些什么呢？
当然她是不会知道他的心思的，她连自己的心思也还在捉摸不定呢。
她的心从来没有过这么乱，一忽儿想道：“看来他可不像坏人，他会害我的弟弟吗，说不定这只是小师叔的过虑吧？”一忽儿想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小师叔的见识比你高明得多，你怎可怀疑他的说法不确？”她的耳旁又好像响起小师叔冷冷的警告：“防患未然、他从令弟手中偷学了本派剑法，你怎能担保他不用以为恶？到了令弟被他害得身败名裂之时，你后悔已经迟了！”
忽然听得隆隆的雷声，把她从胡思乱想中惊醒过来。
雷轰电闪，令她突然又想起了弟弟的义父不岐道长。她听得弟弟说过，不歧是最怕打雷闪电的，一到了下雨天，他就常常会莫名其妙的乱发脾气。
“奇怪，不歧道长的武功那么高，修养又那么好，怎的却会害怕雷电？”
但更奇怪的却是：“不岐道长对弟弟那么疼爱，为何却又把似是而非的剑法教给弟弟呢？这不是存心害他吗？”
想到不岐道长都可能是要害她的弟弟的人，她还怎能相信这个仅仅和她相识的东方亮？
“但弟弟的剑法既然学得不对，又怎能传给东方亮以本门的上乘剑法呢？”她不觉对牟一羽说的东方亮是和弟弟私相授受的说法也有点怀疑了，“说不定他是向外人偷学的呢？嗯，反正我是要去少林寺，待见到了弟弟，就明白了。”
闪电划过长空，她的思潮起伏不定，变幻得比闪电还快。但闪电照明夜空，她想来想去，心中却仍是黑漆一团。
雷轰电闪，大雨跟着倾盆而降。洞口的那堆火熄灭了。

电光闪过，隐约仍可见到东方亮的背影，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雨中。

蓝水灵不觉失声叫道：“东方大哥，下这么大的雨，……”冲口而出之后，她方始瞿然一省，她把东方亮叫作“大哥”竟是这样自然。

但“下这么大的雨”又么样？她呆了一呆，下面的话就不知该怎样说了。

东方亮道：“不错，雨下得很大，你当心着凉。”

蓝水灵呆了一呆，这个人在狂风暴雨之下却担心自己着凉！

“东方大哥，你……”蓝水灵说不下去了。

东方亮却已知道她的心思，笑道：“日晒雨淋，我是惯了的，再大的雨，下个三天三夜，你也不用担心我会淋坏身子。”

蓝水灵好生过意不去，但一想若是叫他找个地方避雨的话，最好的地方莫过于这个山洞了，这个山洞虽然勉强可以容得下两个人，却怎好意思跟他挤在一起？听得他这么说，只好任由他了，她心乱如麻，从雷轰电闪想到了弟弟的义父不岐道长，从不岐道长想到了小师叔，又从小师叔想到了这个在她目前的东方亮，她刚才不自觉地叫他做“大哥”的东方亮。

“要是我把今晚的事说给小师叔听，小师叔不知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承认他是一个好人？嗯，我怎能只是听信小师叔的揣测之辞，把一个好人杀掉？”

她还想起了那些平日喜欢对她风言风语的小道士，东方亮的背影似乎显得更加高大了，“比起那班油嘴滑舌臭道士，他简直可以说得是正人君子了。但不岐道长何尝不也是道貌岸然？嗯，东方大哥该不至于是像不岐道长那样的伪君子吧？”

大雨下个不停，她感到了寒意了。雨没有打在她的身上，却好像打在她的心头，她越来越感觉寒冷了。她瑟缩一隅，牙关也不觉格格作响。

忽然电光闪过，她看见东方亮的身形移动了，他在倾盆大雨中正向这个山洞走来。电光一闪即逝，眼前黑漆一团，她的一颗心也好像沉下黑漆的深渊了。“他摸黑来做什么？”刚在不久之前，她还担心他没有地方避雨，现在却又害怕他是居心不轨了。

东方亮在洞口停下来，说道：“我知道你冷得难受，可惜无法生火，我也没有多带衣裳。”

蓝水灵更慌了，连忙说道：“我不冷，我不冷！”

东方亮道：“反正你也睡不着觉了，咱们随便聊聊。你知道奇经八脉么？”

奇怪，这个时候，他却有兴趣来和自己谈论武学？“名称是知道的。”蓝水灵道。

经络学说是中国医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并不神秘，简单解释，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路，其干线叫“经”，分支叫“络”。经与络联成一个纵横交错、沟通表里上下，联系全身的联络网。经络分正经、奇经两类。正经有十二条，左右对称，即手足三阴经（太阴、厥阴、少阴）和手足三阳经（阳明、少阳、太阳），合称十二经脉。奇经有八条，即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跷脉和阳跷脉，各有各的功能，这个学说不但在医学上有实用价值，在内功的修练方面，也可用作理论根据。

蓝水灵好像被老师考问的小学生，把奇经八脉的名称背了出来。

东方亮再问：“你知不知道每条经脉循行所行的穴道。以及那些穴道是在人体的哪个部位？”

蓝水灵伸了伸舌头，笑着道：“师父是说过的，我哪记得这许多？”

东方亮道：“ 奇经八脉之中，督脉称为‘ 阳经之海 ’，最关紧要，你知道吗？ ”

蓝水灵有点不悦，说道：“ 督脉之所以称为督脉，就是因为它有督导全身阳脉的功用，别的经脉我知之不详，这条经脉的循行所经穴道，我大概还会记得。它是起于尾骨尖下主的长强穴，止于上齿龈处的龈交穴，对吗？ ”

东方亮道：“ 对。我教你一个御寒之法，你用我今日日间教你的运行内息之法，经章门、中院、膻中、隔愈、阳陵、大杼、悬钟、太渊八穴，聚于丹田，再引导真气在督脉循行一遍。如此反复练功，必有奇效。你试试看。 ”说罢，他就走开，仍然回到原处。

蓝水灵练了几遍，只觉浑身暖烘烘的，果然寒意全消。她喜不自胜，心里想道：“ 东方大哥真是个好老师，包教包用。我学会这门功，落雪也不怕了。 ”她哪知道，东方亮乃是记经知道她的内功深浅，因人施教的。他教的不但是“ 御寒之法 ”，且是一种上乘的内功心法呢。

蓝水灵身子暖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忽然听得好像有人在和东方亮吵架，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你瞒着我出来，想不到我会找到你吧？ ”正是：

相逢陌路非亲故，李下瓜田惹人嫌。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